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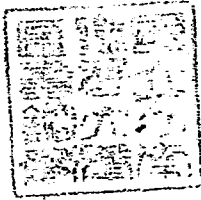
5-145

李輝英編

抗戰文藝叢選 (二)

中日戰事文藝叢選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M6
J246.7
424



3 2173 1308 3

李輝英編

抗戰文藝叢選

(二)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抗戰文藝叢選

小說(上冊)目錄

序	(一—三)
新的一代	徐盈(一一—一六)
第七蓮	東平(一六—二九)
差半車麥楷	姚雪垠(二九—四七)
春天的曠野	艾蕪(四九—六九)
長子	歐陽山(七〇—九五)
歸來	李遠英(九六—一二)
渦河的黃昏	王西彥(一二—三二)
防空——在「塔察加」的一角	沙汀(三三—四三)
總的破壞	劉白羽(四四—六九)

抗戰文藝叢選



小說(下冊) 目錄

序	(一—三)
血淚	碧野(一一—三)
人同此心	老舍(一四—二六)
路	靳以(二七—四八)
支那傻子	荒煤(四九—六〇)
海的彼岸	舒蕪(六一—七〇)
螺螄谷	端木蕻良(七一—九四)
山下	蕭紅(九五—一二八)
陳國瑞先生的一羣	黃藥眠(一二九—一五〇)
慰勞	陳白塵(一五一—一五九)
橫渡	羅烽(一六〇—一七一)
誠實的小俘虜	章明(一七二—一八四)

抗戰文藝叢書

荒村之火

王平陵（一九四一年）

序

隨着神聖的抗日戰爭的展開，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有了飛躍的變動與進步，這不僅作家脫離閉關小亭子間，參加了前後方的抗戰建國工作，就是文藝作品本身，也以新的姿態，爲全民抗戰號召，爲抗戰建國宣傳，出現於這偉大的大時代里來了。這說明了抗戰之後，中國的作家們的生活，與從前有子絕然不同的轉變；而作品本身，也邁入了新的階段。在這樣的時代中所產生的文藝作品，是不容使之湮滅而應保存成冊的。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一個目的。

其次，隨着抗日戰爭的軍事上的變動，中國的文藝界的活動，由於交通的困難、地域的限制，彼此之間常常是隔閡着的，在重慶能夠看到半年之後的上海書報，那已是幸運的了。自然，上海放了孤島，一切情形不難想像；單以我們的抗戰後方來論，各地文藝活動和書報的流通，也由於交通的阻塞大有問題。那麼，怎樣使散失各處的作品，集於一處，實在是一件須待着手的工作。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二個目的。

文藝是促成社會改進的動力，在抗戰中它又負起它本身的戰鬥任務，文藝在戰爭中成長，戰爭在文藝作品中留下烙印，這樣的文藝作品，無疑的是將來回顧文壇的紀程碑。同時我們又相信，所選作品上

是受難者噬盡心血的，絕非筆付之類文字可比。這整個內容，即是中國在抗戰建國中海成長的側攝。這裏面包含有敵人的種種殘暴和悽柔；軍隊在前方流血抗戰；後方民眾在出錢，流汗參加建國工作；這中間也有無告的難民和喪心病狂的漢奸以及荒淫無恥的行屍……的描寫與暴露。有血與火的迷燄，哭與笑的交奏，賣命與享用……等等。這樣的文藝作品，何嘗不是將來抗戰史料編纂的最好的參考！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三個目的。

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以及各公私圖書館，用有限經濟力量，購置抗戰佳作，很難如願以償。本書所選，雖不敢稱盡爲佳作，大致是不會使人失望的作品，用最底的價格，購置一部文藝新軍之佳作選集，爲歐抗戰中文藝成果，是頗爲經濟合算的事情。這是編選本書的第四個目的。

現在這本選集總算在諸多困難的條件下編成了，能力使我們只能作到這一點，有什麼缺憾只有請求各界的原諒和指正了。

借給我們參考書報，賣給我們參考書報（雖然化了三倍以上的價錢買來，難得原主忍痛割愛）的朋友們，我們由於他們的熱心幫助，是要在這裏致謝的。

作品太多了，原定五十萬字，現在超出六十萬，雖然每一作者不重選其作品，仍有好多作品割愛不能選入，只有等待將來第二集編選時再加入了。

最後聲明一點：孤島的作品，本編未選入，因為搜集材料過於困難，同時聽說那方面已有類似本書的選集出版，自然不選取當地的文藝作品上是不會缺少論。故此略去這一角落，一方面避去了重複的選拔。

抗聯文藝選

新的一代

徐 盈

招待所新買來的壁鐘洪亮地敲了十下。魏慶「晚安」，劉招待主任走向自己的房間來。

「再打個呵」，他打了個哈欠說道：「打個長途電話，問一問西面來的新汽車到了那一站啦」。

勤勤兵疲憊地向着劉主任行了一個敬禮，側身出去又小心地把門關上，儘是怕那門外的黃色宇宙擠了進來。可是窗外的風吼聲，激盪得滿屋的黃塵在電燈下跳躍着，望息得劉主任不禁又打了兩個噴嚏。

「說不定呵」，他走向玻璃窗前，向模糊的窗外遙望着，「也許風大，在半路上拋錨了」。

黃土的高原上，西北風颳了一天了，塵土不時沙沙地洗刷着玻璃。招待所的歐化小洋樓，埋在瀾天大霧似黃風裏，到處都披上一重金色的外衣。晴空上孤懸着一輪極白色的月亮，照耀着沙土中的石英，反映出輝煌的光彩。小洋樓的燈火，在昏穆的地表上孤出來一重模糊的蔭影。

他發俯偻地又踱回公事桌前，躬下身，撥弄一下銅盆裏的炭火，金白色的灰粉中逐漸刺露出猩紅色的火核。他雙手撫摩着自己馬臉似的多皺的長鬚，疲憊中揮含着無限的興奮，特別是對於那已經被勤務兵展開的床鋪，望一眼過去，好像有多少含饀似的。他伏在公事桌上，戴上老花的銀邊小眼鏡，振作起精神來，嘴角上一絲微笑，手顫顫地寫着給秘書長的報告：

「第一批西來軍火車遲至夜十時纔來到省，招待事宜一切妥當，即請安爲轉達空席，盼其不必等候，明晨有限來所指導，是所至禱。……」

正當他把這封信嚴密粘封起來的時候，勤務兵推門進來，帶進了一陣冷風和土氣，大聲地說：

「報告主任：電話叫不通，好像是線斷了！」

「線斷了呵」，劉主任重複了一句，多皺摺的臉上的高興消失了，小眼鏡中間的小眼睛，吃力地睜着，好像那批汽車本是已送到了眼前，可是現在又突然地遠了。他把手裏的信交給勤務兵，吩咐道：

「你先呵——先把這信叫交通兵趕快送到省政府！」

勤務兵走到門邊了，又咳嗽住脚步。

「再打個呵」，一邊打哈欠一邊說：「打個電話問問運糧處，看看他們那邊有沒有消息？快去！」

風仍然颯得很響，室內却極安靜，劉主任聽到自己的心房發着興奮的跳躍聲。他相信，只要知道這個消息的人，對於這次的第一批外援軍火車的到來，都要感到非凡的激動。民國二年，他便被派到那個最寒冷而又最有熱情的國家去求學，近二十年來，他始終是留在邊疆上作些外交上的事情。二十年來，兩國的變化太大了，……但是天時代的到來，變動的迅速令人不敢相信，尤其不敢相信的是兩大國家歷史翻新，他也成爲創造這個歷史新頁的一頁。過去，他招待了不少來來去去的代表，如今，又是第一批

的軍火車子的來到。

慢慢地，他沉醉在自己的回憶中，他想起了西伯利亞的被雪的森林，一串詩了冰的草行，寬大的臥床，莫斯科的寒冷，紅場的石頭，民族博覽會的伊犁，以及後來每天開門出去，便看到那雪白耀目的天山。尖風、大漠、皮毛滿身像野獸似的人羣，慢慢地一切新的景象像山崗一樣地屹立着。到處起了「快樂的人們」的歌聲——

「我們要開闢那極北的天地，

用全力改造起死的洪荒；

我們能創造人類的幸福，

那才是燦爛的無上榮光。」……」

風聲是音樂的拍子，使他點着頭在幻境裏醉往了許久，一陣敲門聲他才驚醒過來。招待所的勤務員推開門，同時他還聽到了勤務兵用着全力在打電話，拼命地搖，拼命地喊，同時，電話鈴聲還在間歇作響。

「主任」，勤務員報告道：「我跑了一天，紅柿子和啤酒都是沒有辦法的，只有問問航空站……」
「好的」，劉主任又撫摸著長馬臉道：「爲了外賓，我們沒有辦法中要找辦法，現在不是大革命的

時候，人家來了沒有紅柿子吃！……」

「主席手諭說：紀念十月革命，七顆眼看到。」

「你去罷。……」劉主任動着眼睛半思索的說：「我有辦法……。」

這裏雖是沙漠裏的一片綠洲，但是綠洲裏的一切都要靠着外面來供給的。這是一個山城，四週的山都是精光的沒有被蓋，不必說樹木，連根草也沒有。來到這裏最痛苦的，就是一個過去的外交官來主持頭緒紛繁的職務，使他感到了一些難於應付的痛苦。但是，他克制着了，他不承認自己的衰老，要打起精神作得各方面都完美。至少飲食上更不有絲毫吝嗇。

風呼呼地響着，黃沙仍在刷洗着玻璃窗，勤務員出去又把勤務兵迎進來。那勤務兵雖在入冬天氣，却顯得滿臉通紅，額上有汗珠子掛着。

「報告主任」，他喊：「運輸處連個兜毛都沒有。……」

「沒有呵」，劉主任常習慣地先說半句話。「沒有問問毛主席在公館嗎？」

「公館處裏都沒有找到。方才西安來一批車，也沒有找到毛主席。……」

劉主任聽了叫勤務兵出去，自己心裏說道「哼，官僚到底是官僚」。他們本來是同時到那顆最寒冷最有熱情的國家裏去學習的，毛在那年青的時代已有了溫善的氣質。到現在，劉已滿五十歲了，但是他

不經意，他總不曾被後邊幾聲驚聲所發覺。過了幾鐘，一級級上的跳板，聽着了幾聲響聲，響聲了終，響聲力在重擊，響聲力在重擊，響聲力在重擊。直到幾聲中央的紅種子。每逢響聲到別人的寫工，總要引起響聲的煩惱，特別這今天他期待，他是這樣與告，而別人的冷淡，只有使他狂怒了。

他更爲這一批在途中前軍火汽車担心起來：莫非是迷了路？要不就是留在一個地方避風了。第一次的長途跋涉向友人不至於有什麼危險罷？回回軍隊已經特別開照過，而且路上還特設了招待分站。可是爲什麼分站一個電話也不打過來呢？都是風，線纏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修好了？

勳務兵又攜着風沙進來送一個省政府的物件，那是隨書長的親筆回信，看了幾句，他便又興奮，點頭朗誦：

「……長途跋涉實爲破天荒之第一次，友邦情殷，企盼吾兄妥爲招待。……對呀對呀！」

從中央亞細亞過來，這是一批長途跋涉，最艱難的是八天的荒漠，車上要裝着八天的糧和水，他們帶來雖無些有限的藥品，然而更感謝的是無限的兄弟間的高高熱忱。

夜深了，風颯得彷彿更響，門窗都擡不着黃塵的飛舞來，電燈光像是埋在塵土中似的，黃土高原本是這樣吹來的。展開了回牀鋪對於他的誘惑更形增加，使他又連接着在打呵欠。

「說不定呵」，自言自語道：「推進在半路上壞了鋪」。

看一看手錶，差三十分一點，他決定十二點鐘睡覺了。炭盆裏加上驚塊新炭，正在銀白的灰裏燭裂作響。

「零零零……」

風聲中，突然很清晰地聽到電話鈴聲，這是希望的鈴聲，使他大加振作，他搶步跑出去聽消息。

勤務兵已把耳機子拿在手裏，一面聽一面說：

「報告主任，這是十二站的電話！」

「喂！永登嗎？」劉主任搶過去大聲問：「怎麼……車子過來了，……什麼，八點就過來了，……」

電話壞了……車子沒見呵！……好，我這裏去接，……一定，一定……」

他放下耳機子便匆忙而又興奮地吩咐，似乎已經忘了把「呵」字拉得很長了，「快替我叫運糧處來

那車子，越快越好，越好，……」

十一點半鐘過了，車子才來，是一輛運貨的卡車。

「什麼都是慢慢的」，他咕噥着上了車，和司機坐在一起，「沒有組織，沒有訓練，什麼都是慢慢的。……」

這輛運糧車衝破了寂靜，靜靜地駛去。

每天都是這樣，在一聲命令下，驍兵吹着號，萬里跋涉來的二十輛汽車陸續地停住了，曠野上風聲之外，頓時有了人聲。

天空上懸着個圓圓的白光，好像太陽，却是月亮。像是月亮埋在沙窩裏，透出來的是失了光芒的明亮。在這點微弱的光線下，他們趕路到省城，左旋右轉，希望找到黃河，可是黃河終於沒有找到，依地圖上看來，這地方的名字應當叫做黑城堡。但這裏到底是不是黑城堡，却沒有一個人敢確定，他們迷路了。

領頭的車子停着時，隊長首先跳下車來，他似有着穿行戈壁沙漠經驗的眼睛四面打量一下，然後拍打着滿身的沙土，走上了一個倒塌了的土堡。他屹立在風沙中，讓塵土沙沙地磨着遮風眼鏡。方正的面孔上，掛着一絲和藹的微笑。

從西面來，永登以下是一片平壤，甘新大道的痕跡隱隱可見，左公柳成爲奇跡似的，偶然有一株兩株。大雪山，藏在黃雲後面，依稀有一點雄影，公路裏面留着深陷的大車轍，有時不小心，公路會把汽車錯進了無底的山溝。他們希望看到「水」，可是一連過了幾條都是乾河床，卵石迎着白白的萎蘆的亮光。

「水呵——前面也許就是水囉」，每一人的心裏都在企望着。

但是現在停察的地方，風颯得噓着人的呼吸，看不到一滴水，却遙望着有一塊蜿蜒的頹古城垣，像是斷了節的蜈蚣，幾個舊日的土堡，裏面留着過路人堆起的土灶。另外一個角落裏似乎有幾株樹，說不定那裏會有人烟，可是他們一羣人卻沒有想到去拜訪。一路上，除了招待站外，他們從沒有擾過老百姓。

二十輛汽車的汽缸和水却澎湃着，黃霧中騰出一朵朵白霧，別有神采。每輛車上的兩盞燈猶如牛眼晴，前車照着後車，車上的重載肥飽得猶如蟻蟻肚皮。當車像凍僵，似而立定時，司機人分別走下車，首先是給車頭上披上了長毛老羊皮的外衣，以後紛紛跑着步，活動一下自己的腿脚，逐漸地向那隊長在站着的土堡集中。

風還是一點也沒有減小，一陣狂瀾似的塵土奔騰過去，又起了連串的小旋風，在這片荒漠上打轉。一羣交通兵背着風站成了整齊的行列，聽着狂風把隊長的話吹得忽高忽低，用着遮風眼鏡看隊長在黃霧裏面，裹着黃土外衣宛如一個黃土的人型。

曠野上，風聲之外，又沒有了喧嘩聲。只有隊長在發令，他指出在黑暗狂風中想趕快過貨是錯誤的計畫，為了完成這次使命，要過這來太驢下流塗繞，儘量前進繞，儘量前進繞，潛時繞，空懸的黃土之

能終了。現在他決定今夜不再趕路，就在這漢中處過風夕。

每個交通兵似乎都是披了一重黃土的外皮，甚至眼睫毛上也是土，塵土窒息得他們不轉呼吸，他們屹立着，光板的羊皮外皮像鐵板一般地挺硬，皮帽的長舌罩着風鏡，那上面厚厚地積了一層土，長筒大皮靴，一路上爲土沙磨擦得泛白色，聳立着像是整齊的行道樹。這却都是十月革命前後的新青年，他們已經担負起來國家的擔子了。正當的激發下，使這新的一代幼體格與智慧，都達到了最高的水準，一個個都是同樣的堅實、勇敢、樸實的美男子。

解散的時候，隊長更說明今天的天氣不好，地方更不適宜舉行晚會，所以停止舉行。一瞥間，他們便紛紛又跑回原車地位去，車一串，展開了像是一條長蛇。

頓時突起洪大響亮的歌聲，斯拉夫人的豪邁天性忽的迸發出來，他們來自最寒冷而又嚴情的國家，風與沙埋蓋不住他們的熱情！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新的一代

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

歌聲裏，汽車的牛眼燈又亮了，車身上風雨飄的帆布有些被風吹得像是翅膀在翻飛，又像是炸蟻一般地蠕動着。巴庫的油液化了動力，使一列長蛇轉成爲一個「圭」字，整整齊齊地取着攻擊的姿態陳列着。陸續地，燈光又都熄了，只留着儼然的車子上有照明，指揮着大家開始整衛。

每個交通兵，一方面是發練的司機，一方面還是精確的射手。他們開始有了說笑，有了歌唱，有的拭去了鋼盔上的浮土，便一口一口地向嘴裏送；有的是打開了車身中間的一扇小門，拉出一桿打磨得響亮的新式步槍來，再把腰際的刺刀拔出來，裝上去，風風砂，掩蓋不着精鋼的光彩奪目。

植屋官支配了步哨，他們分別穿上風衣，把槍背上身，長途的跋涉，絲毫沒有倦意，更以無畏的姿態走進了黑暗和風沙裏，一聲也不響地，屹立在指定的崗位上。

——他們在保衛這列軍火車，他們受盡了艱苦，這種崇高的行爲，是出於人類兄弟的熱愛。

曠野裏，嘩喧聲過去，又聽到風聲在獵獵，但是沒有人管它，只留着一羣車燈直射空際，閃着肥胖的土粒在跳舞。頹廢的古堡，蜈蚣般的長城，朦朧中的月亮下，步哨們注視着遠方，地表上印着一條條英雄的雄姿。

兩個鐘頭過去了，寒冷天，每隔兩小時要掉換一次崗位，隊長揚着手電在巡視，吹起了叫子催促他們換班。一直到天黑，隊長每過兩小時便更換來檢查一次，圍繞着車廂，毫不許有一點睡火存在。這羣青年人，新的一代，沒有一個人在吸煙草。

「什麼時候過行結了，什麼時候便是自由的開始！」

每個戰鬥員都深刻地記憶着這命令。一路上，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在這種緊張的氛圍中警備着，不敢有絲毫的疏忽。這列車子總是停在空曠的地方，無謂的人者是走到車身前，沒有命令開了槍，並不算甚麼。

風、沙、黃霧中的明月夜，照着這動人的一幕，他們要這鐵，乃是爲了人類弟兄的熱愛，維護世界和平。

風，風在將來黎明之前變小了，月亮的光芒逐漸明暗起來，地表面上的人影都映照得十分鮮明。黃土灘上頓時活躍起來，響聲，歡呼，一束束濃密的影子直送到劉培特主任和特司副鑽出了營衛線。

「派員見！」劉主任感動地握着隊長的黑手，用外國語告別道：「我聽你的話，先到城裏預備出負傷的友軍人來」。

車開了，車聲越起來，宛如兩條騰龍升入天際。回路上，一切困難消失了，沒有迎頭的狂風，也沒有大海掀起的惡浪。司機把攔着輪框，直向路面上開駛。劉主任貪婪地回頭望着，搖着手，他看到那形似以剛毅的姿態屹立着，慢慢縮小了，小了。

公路是迂曲的，比大車道好不了多少，只是使得堅實起來，汽車駛進，人像在搖籃似的感到非常順潔，劉主任的思維也是同樣在顛簸。這是半生以來少有的激動，他興奮得沒有一絲兒疲倦。二十年前，他本是眼望着一個舊社會的傾覆、破碎、黑暗、腐化；二十年後，一個新社會已然屹立着了。特別是機器對運轉的一代而興奮，創造了幾乎是同一典型的堅實、樸實和英武。

「老劉」，他又下瀟灑地擊打着司機的肩膀，「你方才的演講很好，這也給他們一個最好的印象！」雷德們千辛萬苦地找到了這列軍火汽車隊時，經過一個短時期的靜靜，於是回國地激動了外賓，他們也是興高采烈地以最大的熱情來歡迎。先談到他們的汽車隊，劉主任在汽車上的夢願完全被顯款，隨處隨處而隨處上起了兩片鮮紅，不知道是淚的還是興奮的，他尤其得了工人兄弟的友愛。他們先聽了車隊長報告長途跋涉的經過，略是望不到邊的是，水是比金子還要寶貴，一路上的驚險場面太多了，車隊着每個人的堅強的體格和鋼鐵一般的意志克服了過去，雖然，還是有着一小部份車子在中途斷了隊。劉主任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痛恨自己的語言表示不出中國人民的熱望，可是他的報告的反響却

是最熱情的歡呼。他們更要求司機講演，司機姓李，「李同志，請你來發言」。

「第一句，我說我們中國司機要向諸位致敬禮，並且向諸位學習。……」

劉主任聽這句普通話過後，立跳起來了，可以揣測他來的悲壯影響。李司機的話講得非常得體，他報告一些這中國公路的建設，以及告誡他們這次擔任這方向可以取最簡捷的道路達到省城，說：「我們中國工人，只是些笨蛋，沒有科學，我們單獨要學習諸君的艱苦精神，我們更要向諸君學習科學。」這些話語得到了更多的「好呵」、「你朋友呵」、「對呀」的大影響。

李現在駛着車，內心的興奮仍自繼續着，爲了國家，他只能講這點側面的話，可是中國司機師，對照將來是多麼一個廣化的集團呵。他聽斷了一下，他聽着了劉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說的話，他回答道：

「外國的朋友未進步了！」

計算起來，到省城只有半個鐘頭路了。可是車子忽然停止了前進，雪佛蘭牌的水缸最容易沸騰起來，可是佳水再沸騰，車子也不再走了。司機小李跳下車，又從劉主任手裏借了電筒，掀開車箱來修理。這裏仍是一片漠野，彷彿聽到了鼓譟的水流聲，冰塊在推擠着前行。

「真他媽的」，他自己咕噥着說：「火線已經燒壞成這樣了」。

「怎麼」，劉主任有些不耐煩感道：「出來時候也沒有檢查一下？當時呵——又不是平時——」

「劉主任」，李有幾種氣地說道：「我不願意聽你說，這輛車根本不是我開的，是我一時多事，聽到你在電話裏要車子，但同時又沒有一個司機在汽車邊，我雖然起副司機，我一時昏黃頭，就開來了。你知道，有些司機正是希望車子上的零件完全燒壞了，借零件件配不上，他們正好趁著機會休息……」

李一面修理著電線，不時地火星四濺，一面很誠懇地說著。劉主任走下車子，蹲在地上，靜靜地端詳著這個不到二十歲的副司機。他有一張白白的臉子，很感憤悶的眼睛，身材不高却非常堅實。

「我是個新到公路上來的人」，他又繼續說下去：「我就是新招考的一個司機中隊的一個。我們湖南人，雖是不願報酬，只顧工作的，可是也要要求一個痛快，這裏，處處叫人太不痛快了。這條路上的老司機現在都升成了正司機，我們處處要聽他們的命令，可是他們都是一羣最腐化最惡化的。我們不能眼看他們」還在打牌、吃酒、玩姑娘，尤其是怠工，破壞戰時交通。……」

「是這樣嗎？」劉主任嘆息著「是這樣嗎？……」

「可是，我們還是原諒他們的。他們人不老，思想太老了，不希望多受一點教育，只希望一天天地變壞。運輸處上下敷衍，不想法子改善工人生活，不想法子提高工人抗戰的靈敏，只讓工人們成天地來往在沒有一點娛樂的長路上，來了又走，走了又來。這樣的腐敗生活，我們在湖南、四川，都沒有看

見過！……」

「今天才開車到省城來，正司機在車上睡着覺，我放下車窗沒有四個鐘頭，正司機一下車子就去

花天酒地了，我看風太大，正想舒服地睡覺一下，可是上頭來要人了。我不管明天別人怎麼對付我，可是我總算是對於國家作了一件我們司機應當作的事情。……」

劉主任從微微顫慄的身腔內又熾燃起激動的烈火，他發狂似的拍着李的腮頰，大聲喊道：

「你是對的，你是對的！——」

「可是我看到人家的精神，我更難過了，我——」

「用不着」，劉主任仍用大聲喊：「他們的精神我們同樣也是有的，你，就是中間的一個！」

隨着黎明的到來，淡月逐漸蒙上一層朦朧。汽車修理好了，他們又都爬上了車去。電火很快的熾燃了，油液成汽，車子立刻飛似的向前移動了。

劉主任精神勃勃，滿心歡喜，這一夜的辛勞，他絲毫沒有感到疲倦，他感到最興奮的是看到了兩個「新的一代」，他懷戀着這新的一代的攜手，是有着無限的前途。

車子駛到黃河岸上，路身變好了，車身和河身相銜，就像一條鐵線，大輪船沒有過，可是河岸上已經有千百隻羊羣在嚼着深藏在土壤的草根，牧童牽着鞭子，在暮色中送着羊羣過去。

在省城的前面，來來往往的人羣中，那架大鐵橋上已經掛出了醒目的標語，用中外文字寫著：

「歡迎友邦來救！」

進了城，一路上都插着小的三角指路牌，那上面寫着

「請由此路前進！」

第七連

東 粵

——記第七連連長丘俊麟語——

我們是……第七連。我是本連的連長。

我們原是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的學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連一百五十人算着「八二三」圍剿爆發後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羅店擔任作戰的××軍，因為有三分之二的幹部遭了傷亡，陳誠將軍拍電報到我們廣州分校，要求派給他一百五十個幹部。我們就是這樣被派出的。

我了解這次戰爭的嚴重性。我這一去是並不預備回來的。

我的姪兒在廣州華夏中學讀書，隨行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個墨皮的圖囊，他說：

——這圖囊去的時候裝地圖、文件用的。回來的時候裝什麼呢？我要你裝三件東西：敵人的首級，敵人的旗子，敵人的機關槍的零件。

他要把這個規約寫在圖囊上，但筆字太多，只得簡單地寫着：

——請記住我送給你這圖囊的用意罷！

我覺得好笑。我想到了什麼時候，遠處就要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他也許給拋在小河邊或田野上……

一種不必要的憶念牽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這時候必復戰慄之外，對於戰亂的恐怖有着非常複雜的想像。這使我覺得驚異，我漸漸懷疑自己，是不是那樣的同學中最膽怯的一個？我是否能夠從火線上，作起戰來呢？我時時對自己考驗着。

我們第七連全是老兵，但並不是本連派來的老兵，原來連的老兵大概都沒有了，他們都是從別的連裏撤了的。陣仗收緊過來的。我們所用時槍機槍等全是從死去前同伴的手裏收接過來的。我們全連只配備了兩架重機槍，其餘都是步槍。而支撐我們的連長是個法國學生。

我們的連長是法國留學生，從法國學院軍回來的。連長的個子，活潑而又精整，態度和諧，說話很有道理，不僅普通時以善談，談話的裏面充滿着幽默感。但他更懂得當機立斷，必要時會發生變故，如果有的我也不必應付得非我口已過。一個學生，我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較高的理性生活，我們的團長無懈的這一點是切合於我的理想與對我的信仰。

有一次他對我們全營的官兵訓話。當他的說話完了的時候，突然叫我出來向大家說話。我知道他有意來試驗我，心裏有點恐慌，但不能逃避這回就說：「這一次我說話說得特別好，普通話用得很流暢。」

團長離走的時候和我熱熱地握手。他低聲地對我說：

——我決定提升你做第七連的連長。

這以前，我還是負責整頓隊伍的一個普通教練官。

從崑山出發之後，我開始走了一條嚴肅、奇異的路程。在錢塘門附近的小河流的岸邊，我們的隊伍的數量出現了一個年青、貌美、穿綠袍子的女人。我對所有的弟兄們說：

——停止。我們在還夾歌一歌吧！

排長陳偉英後來偷偷地問我：

——爲什麼要歌一歌呢？追上去，我們和她並肩的走，爲什麼不好？

——這是我自己的哲學。我說：我現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開，因爲她要引動我想起了許多不
必要而且有害的想頭。……

我們的特務長德太倉帶來了一個留聲機，我叫他把這留聲機交給我，我把所有的膠片完全毀壞。因爲我連音樂也怕聽。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築我自己的道路。

鋪石塊似的，——爲了要使自己能夠成功爲一個像樣的職關員，能夠在這廢物的陸地上站得牢，我

處處防備着情感的毒害。

有一禮拜的時間，我們駐紮在羅店西面徐家行一帶的小村莊裏。整天到晚沒有停止的砲聲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聾的狀態，我彷彿覺得自己是處身在一個非常熱鬧，非常嘈雜的街市裏面。——我參加過一二八的戰爭，一二八的砲火在我的心中已經遠了，淡了，我彷彿記不起它，不認識它，它用那種震天動地的響聲開闢了一個世界，一個神祕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沈入了憂愁，這世界對於我幾乎完全地不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來，我們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經跌在泥濘裏。我們有了新的任務，經過嘉定。趁小火輪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進。……二十日下午，我們在南翔東面相距約三十里的洛陽橋地方構築陣地。

密集不斷的砲聲，沈重的飛機聲和炸彈聲使我重新熱習了這過去很久的戰爭生活。繁重的職務使我驅除了懼怕的心理。

排長陳偉英，那久經戰陣的廣東人告訴我：

三十天來，我們是在想像中餓死的。在深夜中想像的恐怖和在白天想像的完全餓死。一旦身歷其境之經驗，恐怖者都不是原來的想像中所有，恐怖變成沒有恐怖。

二十日以後，我們開始沒有飯吃了。火快雖然照舊在每晚十點鐘左右送飯，但已無飯可送。我們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們在吃田裏的黃菲子和葵瓜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們是預備回來的，把糧食和貴重些的用品都埋在地下。爲了要消滅不利於戰鬥的陣地前面的死角，我們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們在地裏掘出了三個火腿。

吃飯，這時候似乎成爲和生活完全無關的一回事。我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中完全斷絕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二滴，顏色和醬油一樣。我不會覺得肚餓，我只反問自己到底成不成爲一個戰鬥員，當不當得起一個連長，能不能達成戰鬥的任務？

任務占據了我的生命的全部，我不懂怎樣是勇敢，怎樣是怯懦，我只記得任務，除了任務，一切都與我無關。

我們的工事還沒有完成，我們的隊伍已開始有了傷亡。傳令兵告訴我：

——連長，又有一個弟兄死了。

我本已知道死亡毫無足怕，但傳令兵這一類的報告却很有擾亂軍心的作用。我屢次告誡那傳令兵：

——不多不少，爲了「調」等，我們大家都要和他一樣。

兩個班，全死了。剩下來的一個班長又在左腿上受了傷。

我下樣子叫 等兵氣全盡在代理班長，帶着孫子去的傳令兵剛翻回來，就有第二個傳令兵隨着他的背後走到我面前說：

——代理班長也打死了。

三天之後，我們連長的八百米濶的陣地大體已算完成，但還太濶，缺少交通壕，不夠寬，只有七十米左右，兩個人來，當挨身的時候必須一個跳出壕外。

這已經足十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了。

雨繼續在下着，還未完成的壕溝裝滿了水，兵士們疲勞的身體再也不能支持。鏟子和鐵鍬都變得軟而無力。有一半的工事は依着竹林構築起來的，橫在地下的竹根常常絆落了兵士們手中的鏟子。中夜十二點左右，我在全體的壕溝裏作一回總檢閱，發現所有的班長和兵士都在壕溝裏睡覺了。

我一點也不慌亂。我決定給他們熟睡三十分鐘的時間。

三十分鐘過後，我一個一個的搖醒他們，攙他們，他們一個個都沒得滿身的泥土，而且一個個都變成了泥人，我攙着他們，又給一拳。

二十四日正午，我們的第一線宣告全滅，砲火繼續着淹沒了第二線。——我們僅是第三線，眼睜睜地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線（現在正是一線）在敵人的猛烈的砲火下崩陷下來，失去了戰鬥力的敵兵在我們陣地的前後左右結集着。敵人的砲兵的射擊是驚人的準確，隨處一擊即有性靈的、活動的魔鬼，緊緊地纏繞着懸掛在我們潰兵的背後尾隨着，追逐着。丟開了武器，帶着滿身鮮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瘋狂的狼似的在濃烈的火網中流竄着。敵人的砲火是威靈的，當它造成了陣地的恐怖，迫使我們第二線的軍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狽地潰敗下來，而構成我從未見過的非常驚人的晝雨的時候，就顯露尤其威猛。它不但擾亂我們的軍心，簡直要把我們的軍心完全撲奪。我想不必等敵人的砲火來滅滅我們，單是震驚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們的戰鬥力。

亞楠就在這時候纏到了我們的身上，這以後，我再也不見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們把所有結集在我們陣地上的潰兵全都趕走，把我們的陣地弄得整肅、乾淨，以等待戰鬥的到臨。

大約過了三個鐘頭的樣子，我們的陣地已經從這紛亂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來了。我們的陣地前後左右的潰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戰鬥竟使我的靈魂由惶急漸漸安靜。

我計算着這難以按捺的時間，我預想着當猛烈的砲火停止後，敵人的步兵將依據怎樣的姿態出現。

砲火終於停止了。

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在我們的頭上作鸚鵡低飛，不時的把機身傾側，驕縱成性的飛行士也不用望遠鏡，他在機上探出頭來，對於我們的射擊毫不介意。

飛機偵察過之後，我們發見先後放棄了第二排的陣地上出現了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麥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機關槍立時發出了顫動的嗚叫。

由第三排負責的營的前進陣地突變發出違反命令的舉動——對於敵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舉手把他們活捉或消滅，就發狠切戒自己的驕奢，要把自己掩蔽得無影無蹤，我會經吩咐第三排要約束注意這一點，但他們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排長反乎理性的瘋狂行動，使我除了氣得暴跳之外，簡直無計可施。這個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對於我們戰鬥的任務毫無裨補，他在敵人的監視之下把機關槍的陣地一再移動，自己的機關槍沒有發射過半顆子彈，就叫他率領下的十個戰鬥兵一個個的倒下去。第一排的排長所率領他的一排躍出壕溝，給第三排以援助，但我嚴厲地制止了。我寧願讓第三排排長所率領的十個人全數犧牲，却不能讓我們全連的陣地在敵人的監視下完全暴露。但我的計算完全地被否定了，在我們右邊的友軍，他們完全聽出了戰鬥的軌道，他們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詭譎如蛇的敵人的試探，他們犯了比我們第三連更嚴重的錯誤。爲了要對付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他們動員了全連的火去把自己全連的陣地完全暴露了。

敵人 猛烈的砲火又圍繞了。

敵人的華麗的砲彈和我們中間的炸地開了非常厲害的玩笑。砲彈的落着點所成構的曲線和我們的敵兵滾所構成的曲線完全一致。密集的砲火使陣地顫動的改變了方式。它像彈簧一樣的顫動了，它完全變成了溶液，像淵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洶湧彈波濤。

我們的團長給了我一個電話機。他直接用電話對我發問：

——你能不能支撐得住呢？

——支撐得住的，團長。我響。

——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這是你立功成名的時候，你必深明大義，指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我彷彿覺得！我的團長是在和我的靈魂說話，他的話（依據我們中國人和鬼的通靈法）應該實在天上，焚化，——而我對於他的話也是從靈魂上去發生感動，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我不明白那幾句僵尸一樣的死的辭句，為什麼會這樣的感動我。

——團長，你放心吧！我自從穿起了軍服，就決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徑，我是一個軍人，我已經以身

許給戰鬥。

於是我報告他第三排的排長如何違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槍斃。但第三排的排長已經受命回來了，我請求團長饒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掛着滿臉的鮮血躺在我的近邊，團長和他在電筒中所談的話他完全聽見的。他以爲我就要槍斃他，像一切瘋狂的野獸似的逃走了，我以後再也沒有聽見他。

夜是人類天然的休息時間，到了夜裏，敵我兩方的槍炮聲都自然地停止了。弟兄們除了一半在陣地外放哨之外，其餘的都在壕溝裏熟睡起來。我的身體原來比別人好，我能夠繼續支持五天五夜的時間在溝壑中。我圍着這張軍毯，獨自在陣地上來往，看着別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我這時羨慕對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很可以做這些戰士們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滿着砲烟，混身爛泥；鞋子丟了，不曉得膠鞋在那處的泥漿裏，只好把襪子當鞋。我的襪子還有少許的炒米，但我的身體得像一個屎缸，這張嘴老早就失却了吃東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曉得這時候是否應該向嘴裏送一點食品。

二十四個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壕溝。約摸過了二十分鐘的鏖戰，前面發出了激烈的機關槍聲，敵人和我們的砲可以清楚地判別出來。這槍聲一連響了半個鐘頭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援兵去接應。一個排兵報告我排長已經被俘虜了。我覺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們全退回來。

原來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們留在後頭等着，自己一個人前進到相距兩百米突的地方去作試探。恰巧這時候有一小隊的敵人從右角斜向左角的友軍的陣地實行暗襲，給第二排的弟兄撞見了，立即開起火來。但排長却還是留在敵人的陣地背面。天亮了，排長何博不願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們的陣地前面獨戰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們全線退却的時候，方纔回來。他已經傷了左手的三掌，我和他重見的地點是在南昌鐘象山塔六眼井的一個臨時醫院裏。因我也是在這天受了傷的。

這天的情況是這樣的：

從上午八點起，敵人對我們開始正面的總攻。這次總攻的砲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們伏在壕溝裏，咬緊着牙關，忍熬不能抵禦的砲火的重壓。對於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個月、一禮拜來計算，後來僅用一天，用一個鐘頭，用一秒，現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

「與陣地共存亡」。我很冷靜，我刻刻的防備着，恐怕會上這句話的當。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錯誤，中國軍官將官最喜歡這句話，我不來復，解這句話的神聖的意義，但我還怕自己會受這句話的愚弄，人

的「存」和「亡」，在這裏都成問題；而對於陣地的觀察，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這時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深切地盼望在敵人的無情的砲火之下，我們的弟兄還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數，而我自己，第七連的靈魂，必須還是活的，我必須親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鮮麗的畫景。我們中華民國的勇士，如何經毀壞不堪的壕溝裏躍出，如何在陣地的前面去迎接敵人的鱗鱗的畫景。

但敵人的猛烈的砲火，已擊潰了右側方的友軍的陣地。

我們出擊了，我們，零了地剩下了能夠動員的二十五個。像發瘋似的盪漾地，惶惶地在砲火的濛濛的烟霧中穿窺着，我清楚地聽見，砲聲一聲比一聲可，和我們相距約二十米左的地方，有一大隊敵人像潮水似的向着我們右側衝破了的壕口竄進，他們有一大半的北方人大叫着「殺呀！——殺呀！」用了非常笨重愚蠢的聲音，挺着刺刀，蹣跚着兩股。

我立刻一個人衝到我們本陣地的右側，這裏有一架重機關槍，叫這重機關槍立即快放。

這重機關槍吝嗇地響了五發左右不再繼續。

——壞了。

那射擊手簡單地說着，隨即拿起了一支步槍，對着那密集的目標作個別瞄準射擊。

我們一齊地對那密集的目標放牌機火。但敵人的強大的壓迫，我們又退回了原來的壕溝。

右翼方的陣地是無望了，我決定把我們的陣地當作一個據點扼守下去，因此我在萬分危險中開始整頓我們的殘破的陣容。而我們左側方的友軍，却誤會我們的陣地已經被敵人佔領，用密集的火力對我們背後射擊。爲了要聯絡左側方的友軍，我自己不能不從陣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動。

這時候，我們的營長從地洞裏爬了出來。他只是從電話聽取我的報告，還不曾看到這陣地成了個什麼樣子。他的黧黑的面孔顯得非常愁苦。他好像從睡夢裏初醒似的爬出來了，對我用力地揮手。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肺，他咳了兩聲就倒了。

敵人的砲火已經對我們直接瞄準了，從砲口衝出的火好可以清楚地瞧見。

我開始在破爛不堪的陣地上向左躍進，第三次剛剛抬起頭來，一顆砲彈就落在我的身邊。我只聽見頭上的鋼筒噹噹的一聲，接着就沉了約莫十五分鐘之久。

我是決定在重傷的時候自殺的。但後來竟沒有自殺。我叫兩個弟兄把我推走，他們拖了好久，還不肯使我移動一步。這時候我突然發覺自己還有一付健全的腿，自己還可以走的。我傷左頸，左手和左眼皮。鮮紅的血把半邊軍服淋得透濕。

當我離開那險惡的陣地的時候，我猛然記起了兩件事。

第一，我會經叫我的勤務兵在陣地上抬槍。我看他已經抬了一次堆了，他退下沒有呢？那一大堆的

糟嗎？

第二，我的黑皮圍套，我在縫縫裏穿洞用它來墊坐，後來丟在菜溝裏。記得特務長問我：

——連長，這皮圍套不要吧？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去」的意思，覺得那圍套可愛起來，重新把它背在身上，
不錯，現在這圍套還在我的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漢口。

（七月）

「陰溝滾水，又是個『差半車麥積』」

在我們當工人游擊隊裏邊，近來最喜歡把別人叫做「差半車麥積」。有時我們向隊長要煙吸，如果隊長把煙筒藏在腰裏不拿出來，我們就向他叫道：「喂，隊長，『差半車麥積』」當着別人面前猛不防打了個噴嚏，鼻涕從鼻孔裏噴出來，你隨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握下來抹在鞋席上，別人也會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車麥積』」我們全隊的人，沒有一個不長蟲子。平常不論蟲子在身上怎麼的爬，咬，我們只圍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裏邊捏死一個兩個。到我們真正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我們能夠安心睡一覺的時候，我們決不棄放殘廢敵人的機會。我們的兩大敵人是：是鬼子和蟲子。在殘廢開始的時候，我們照例圍繞着一堆烈火，把內衣脫下來在火頭上烤着，抖着。我們的敵人會炒着炒着，一個個的肚子膨脹起來，落到火裏。火裏邊嘩嘩剝剝的響着爆烈聲，騰起來一種難聞的氣味。這陣子，但每個人都會勝利而快活得亂亂亂互相的打着，推着，還互相叫着：「『差半車麥積』」你罵一罵，用牙咬呀！」總之，我們用「差半車麥積」這個詞兒來取笑別人的機會非常的多。

差半車麥積

三五

多，幾乎任何人都可被我們稱做「差半車麥稽」。我們把「差半車麥稽」這詞而廣泛的引用着，並不顧及它是否恰當。當我們叫出這詞兒的時候，並不含有一點惡意，只不過覺得這樣一叫就怪開心罷了。假若我們聽「真沒有這個寶貝詞兒，生活也許會像冬天的山色一樣枯燥無味！」

雖然我們把「差半車麥稽」這綽號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車麥稽」他本人却早就離開我們的隊伍了。

他是一個最有趣的莊稼人。從他入伍的時候起他就開始做了我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醫院床上離開我們的時候。他走了以後我們不斷的談着他，想念他。隊長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煙袋，像保存着愛人情寶似的，珍惜的不肯讓別人拿去。當「差半車麥稽」還沒有掛影的時候，一天晚上他總是在嚼着他的小煙袋，也不管煙袋鍋裏有沒有煙。有時候他一個人離開屋子，慢吞吞的走到鄉村旁邊，蹲在一棵小樹下面，皺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原野，嚼着他的小煙袋，隔很長的時候，把兩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嚼嚼一嚼，隨即有兩縷灰色的輕煙從他的鼻孔裏呼了出來。同志們有誰走到他的跟前問他道：「『差半車麥稽』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黃臉婆哩？」「差半車麥稽」的臉皮微微的紅了起來：「怎麼不是呢？」他說：「沒有聽隊長說他的『屋裏人』跟小孩到那兒啦？」在「差半車麥稽」看來，我們的隊長是『屋裏人』，無論什麼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的下落告訴他，不過是怕他偷跑罷

了。有時候，「差半車麥穗」並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拙劣的口氣望着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煙，然後再把不邊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心生的滋活，好好的地裏那會長得這末深的草！」

他扒去了一層土，露出幾塊向南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小塊垃圾，門大姆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的看一看，拿近鼻尖聞聞，再放一點到舌頭尖上品品滋味，然後他把頭垂下去輕輕的點幾點，喃喃的說道：

「這地是一塊露出油的荒地。……」

同志把眼淚都笑出來，以後他就永遠不再開口了。當我們大家唱歌的時候，他噙着他的小煙袋，微笑着，兩隻生滿血絲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們的嘴巴亂動。他無論在高興或苦悶的時候，在平常的行軍或放心休息的時候，他最愛用悲涼的聲調反復的唱着兩句簡單的歌詞，是他從做小孩子時候就學會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阿下雨便刮風。……」

他的小煙袋正同他本人一樣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見他的小煙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

動人的事說來。

一個笨笨的黃昏，忽然從頂的窗兒裏透得發出一股噴噴着跑到天井裏，把一個盆蓋到滿漢奸，同隊長密密的圍起來。漢奸兩隻手背綁着，臉黃得沒有一絲血色，兩條腿顫抖着勦子站立不牢。他的頸子後面插着一把亮亮的刀，腰裏插着，根小煙袋，頭戴着一頂古銅色的破毡帽。隊長手裏拿着，自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太陽鏡，冷靜的像是一尊鐵人。同志們瘋狂的叫着：

「他媽的打扮得多像莊稼人！」

「槍斃他，槍斃他！」

不知誰在叫，漢奸的臉兒更紅了，他手裏的煙袋，像是一隻毒蟲，在他身上爬來爬去，他臉上的血，像是一股血，從他的鼻孔裏流出來。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說着：

「噫，原來是一泡鴨子尿！」

隊長還是伸一尊鐵人似的樣子，他手裏的煙袋，像是一隻毒蟲，在他身上爬來爬去，他臉上的血，像是一股血，從他的鼻孔裏流出來。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說着：

「老爺，他是好人啊！」漢奸的臉兒更紅了，他手裏的煙袋，像是一隻毒蟲，在他身上爬來爬去，他臉上的血，像是一股血，從他的鼻孔裏流出來。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說着：

「二團子屎是稀的，北方人拿它比不強硬，沒勇氣的入物。」

「是小名字嗎？」隊長左頰上的鬍根黑毛動了動。

「是小名子，老爺。小名子是爺起的，爺不是念書人。爺說起個壞名子壓壓災星吧。……」

「你這六名子叫什麼？……站起來說！」

「沒有，老爺」。「啞巴」茫然的站立起來，打了個嗝氣：「爺說莊稼人一辈子不進學堂門兒，不登客房吉兒，用不着大名兒」。

「有綽號沒有？」

「差，差，老爺，『差半車麥秸』」

「嗯？」隊長筒黑毛又動了幾動。「差什麼？」

「『差半車麥秸』，老爺」。

「誰差你半車麥秸？」

「人們都這樣叫我」。「啞巴」的臉紅了起來。「這是吹棧人的王二麻子給我起的外號。他一口咬定說我不夠數兒。……」

「哈！」同志們都笑了起來。

隊長不笑。隊長一步追一步的問他家鄉和當漢奸的原因。

差半車麥秸

「俺是王莊人」，「噯巴」說：「是大王莊不是小玉莊。北軍來啦，看見『屋裏人』」(三)就糟蹋，看見『外廂人』(四)就打呀，砍呀，槍斃呀。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莊裏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帶着『屋裏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來啦。小狗子娘已經兩天夜水米沒打牙。肚子兩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餓癢啦，小狗子吸不出奶來就吱吱啐啐的哭着。……」

被綁着的農人把頭垂了下去，有兩行眼淚從他的鼻凹滾落下去，我們的隊長用低聲咕囁道：

「說簡單一點吧，你說你爲什麼拿着小太陽旗？」

「老爺，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咱們死了沒要緊，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餓死嗎？不是的，老爺，小孩子沒做過一件虧心事，憑啥要餓死呢？』小狗子娘說：『你回去吧』，她說我：『你回去到莊子邊把咱地裏的紅薯備挖幾根拿來度度命，全當是爲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離莊子還有二里遠，有幾個戴銅盆帽子的北軍就開槍向我打起來，我又跑回來啦。回來聽着小狗子在他媽懷裏『吱啐啐，吱啐啐……』」在開始嘔咽起來。

「不要哭！」隊長低聲命令道：「因此你就當漢好了，是不是？」

「(三)『四』『屋裏人』是女人；『外廂人』是男人。」

「我孫子，還是漢奸！我要做了漢奸，看，老爺，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差半車麥糶」從了鋒眉勝，與秀的繼續說下去：「別人告我說，要拿一個太陽旗北軍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個小旗交給我，她說：『小狗子爺快走吧，快去快回來』。我說：『混帳旗子多像膏藥呀……南軍看見了不礙事嗎？』她說：『怕啥呢，我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呀，你這二百五！』老爺你想我是中國人還會當漢奸嗎？小狗子娘真壞事，她叫我拿她媽的倒楣的太陽旗！」他一邊哽咽着，一邊憤怒的咬着牙齒，一邊又用恐懼的眼光看着隊長。

隊長又詳細的細細的盤問了一會兒，漸漸鬆開了臉皮，不再像一尊鐵人了。其時我早就想對隊長說：「得啦，這傢伙是個有趣的大好人，還有什麼可疑呢？再盤問下去，連同志們也不耐煩了」。隊長終於吩咐我們把「差半車麥糶」手上的繩子解開。一鬆開繩子，「差半車麥糶」就擰了一把鼻涕，一雙眼抹在鞋尖上。這時我纔發現他穿着一雙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後跟塗抹着厚厚的一層已乾的和未乾的鼻涕，乾的地方微微的發亮。

「以後別再把鬼子兵叫做『北軍』」，隊長和善的告他說：「現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樣。現在一邊是中國軍隊，一邊是日本鬼子。你懂嗎？」「差半車麥糶」：「」

「怎麼不懂呢？」他點點頭：「我不是不夠數兒阿！」

隱隱把小太陽照進他心，吩咐道：

「你就在門口這兒，叫過我『唔唔』吧，喝完了湯你安心去遊你的紅蘿蔔，敵人在夜間已經給我們打亂了。小太陽照你這帶着去，萬一逼着鬼子時你就拿出來讓他們瞧瞧，可別說出我倆在這兒。……」

吃飯的時候，同志們都穿着綢緞「差半車麥精」蹲在一塊兒，幾乎把他的棉袴都撕毀了。起初他還非常拘束，後來我們大家互相勸，分親熱，就漸漸的膽壯起來。他吃得又快又多，盤裏邊祇得乾乾淨淨。吃畢飯，他又捏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個飽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來一片蔥葉子，又一彈子蔥葉子同牙花從一個同志的頭上飛了過去。

隔了一天，剛吃過午飯以後，我又看見「差半車麥精」在我們的院裏出現。隊長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加入我們隊了。我們大家高興得瘋狂的叫着，跳躍着，高唱着我們的遊擊隊歌。可是「差半車麥精」一直老老實實的站着，茫然的微笑着，嘴裏噙着一隻小煙袋。

晚上我問「差半車麥精」是在一號兒。我問他：

「你為什麼要加入我們的游擊隊？」

「我為什麼不加入呢？」他說：「你們都是好人呵」。

〔五〕北方人把吃晚飯叫做「喝湯」。

停一停，他大大地抽了一口煙，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問道：「你的小太陽藏呢？」

「給小豹子做尿布了」。高彷彿毫不在意地答道。

「差半車麥糶」同我悄悄的話着家常。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爲着要安生的做莊家而強烈的期望着鬼子打跑。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隨着雜民車逃到後方去。他同我談話的時候，眼差不斷的向牆角的油燈瞟着，似乎有一種什麼感觸使他難以安下心去。我裝着隱微的樣子偷偷的觀察他的舉動，我看見他坐着小煙袋蹣跚的坐了半天，不時的向燈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發的不安起來。最後他偷偷的站起來向燈光走去，但只走了兩步，就折回頭走出了屋子，在院裏撒了一泡尿，故意咳嗽了一聲，又回到我的身邊來。於是他又看了我一眼，把去煙灰，把小煙袋放到枕的東西下面便倒下去了。

「這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物」，我心裏說：「而且還粗中有細哩！」

在我們游擊隊住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找到煙火，我們總是要點着煙睡死，從「差半車麥糶」入伍的第二天起，這種兩夜兩晝在了一夜六個不閉眼的時候。第一夜煙火在半夜熄滅了，一個同志起來撒尿時

踏破了別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向槍走了火，把大家從夢中驚起，以為是敵人來了，在黑暗中亂碰着，亂撞着，一兩隻手電是不濟事的，有的誤摸走了別人的槍支，有的摸到槍支却找不到刀子。等驚慌平息之後，大家都憤怒得像老虎似的謾罵並追究起熄燈的人來。隊長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問了一遍，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心裏有一點納悶，便向「差半車麥稈」偷看了一眼。「差半車麥稈」的臉色蒼白得怕人，兩條腿輕輕的戰慄着。隊長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憤怒的眼光也都跟隨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裏說：「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戰慄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溫和的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能過不能過？」

「能的，隊長！」「差半車麥稈」從他的腰袋抽出他的小煙袋來，遞到隊長的胸前：「你老抽袋煙吧！」

同志們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隊長也笑得連連的打着噴嚏。可是「差半車麥稈」自己卻不笑。他搔了搔頭皮，順便用手往頸子裏一摸，摸出來一個蟲子，又用指頭捻了一下，送到嘴裏一格崩！一聲啞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車麥稈」拖到沒有人的地方，悄悄的問他為什麼每夜要把燈火熄掉。他的臉色紅

了起來，一邊微笑着，一邊吞吞吐吐的咕嚕道：

「香油費得要命吶，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頸子：「點着燈我睡不慣。呵，你抽袋煙吧？」可是樂團生活對於他漸漸的習慣了。他開始膽壯起來，活潑起來，他對同志們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滿的見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的黑話，比如他把路叫做「條子」，把河叫做「帶子」，把雞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爐子」。他批評同志們說：

「有許多話說出口來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諱。你們在做工的時候馬虎一點不要緊，現在是玩槍吶，幹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們有時也故意的說幾句黑話，大部份的時候却同他抬槓，向他解釋着我們是革命的游擊隊，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說土匪的黑話。「差半車麥糶」雖然心裏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帶着諷刺的口氣說：「俺是莊稼人，俺不懂新規矩吶！」於是他又沉思起來。

「喂！」有一次我對他說：「你應該稱別人做『同志』吶！」

他微笑着，搖搖頭，握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爭辯道：

「二哥，咱山東人叫『二哥』是尊稱呢！」

「可是咱們是革命的隊伍吶」，我說：「革命軍人都應該按着革命的稱呼纔是吶。」

「啼，又是新規矩！」他不禮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類一條心』的意思」。我給他解釋道：「你想，咱們同生死，共患難，齊心齊意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麼？」

「對啦，『哥』，他快活的叫道：「咱們就怕心不齊！」

在晚上出發的時候，「差半車麥積」在我的肩膀上輕輕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聲音叫道：「同志，隨着便又羞澀的，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一會兒他又用膀子突把我撞一下：「我們要去摸鬼子嗎？」

我點點頭：「你怕嗎？」

「不」，他說：「俺打過土匪！……」

我同他勝奔勝的走着，聽見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厲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

「喂，你撒謊！」我小聲叫道：「我聽見你的心跳啦！」

他還原來驚愕的樣子，把小煙袋滾滾的抽着，喃喃的說道

「我一點也不怕，怕得不就是這！以前打土匪也是這樣子，這事發海邊是心驚呀，腿顫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總下人說怕官啊。……」

約摸離敵人住的村莊有三里遠的光景，我們在一座小墳園裏停下來。隊長徵求兩排同志自告奮勇
走在前面探路。其餘的大部份跟在後面，一小部份繞到村子後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車麥藉」
忽然從隊長面前站了起來，搶着說：

「隊長，我『條子』熟，讓我先進村子去！」

這時之際前同志都茫然了。隊長凝視着「忽兒」，左頰上的黑毛動了幾動，懷疑的問道：

「你這說要做探子嗎？」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哨」。

「有人在隊長背後咕噥道：『他不行，別讓他壞事吧！』但隊長立刻不再疑的對「差半車麥藉」

說：

「好吧，可是你得特別小心！」他又扭過臉來命令我說：『你得跟他『過去』，『不要大意』！』

「差半車麥藉」扭着像猴子似地跳出了墳園，在我們背後留下一些微弱的理條。我聽見是隊長的聲

音說道：

「不要事的，他粗中有細」。

我們走到離敵人的村子有一里遠，便息在墳園上，看着屍骨向祖邊仔細的察看了一忽兒，又側着耳

衆仔細聽一聽。村子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差半車麥稻」隨着我兩耳朵說道：

「鬼子們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從腳上脫掉，插在腰裏，彎着腰向村裏走去。我非常替他擔心，往前爬了十來步，伏在一棵柳樹的下面，把槍攔鈕弄開來，注意着周圍的動靜。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還不見「差半車麥稻」回來，我心裏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邊爬去。在一座草棚前邊，我發現了一個晃動的黑色影子，並且有一種東西拉在地上的微聲。我的心口像馬蹄般的跳起來。我把槍口瞄準了黑影子，用一種低而駭厲的調子叫道：

「誰！」

「是我呀、同志！」一個非常熟識的聲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們又白來一趟！」

一個箭步蹣跚到聲音跟前，我不放心的問道：

「全村子你都看過了？」

「家家院裏都看過啦，連個人毛也找不到」。

「你爲什麼不早咳嗽一聲呢？」

「我，我……」「差半車麥稻」用膀子尖詭媚的貼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說：「俺家還少一根

牛繩哩，拿回去一根礙事嗎？俺以前打工匠的時候拿老百姓的一點東西都不算事的。」隨着他把牛繩子頭舉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來。

「放下！」我命令道：「隊長看見要槍斃你的！」

「差牛車麥積」眼光失望的看看我，遲疑着把圍在腰裏的牛繩子解了下來。我大聲的咳嗽三聲，村子周圍立刻有幾道電光擊破了黑暗，同志們從四下裏跑進村來。

「二哥」，「差牛車麥積」用一種恐怖的將要哭泣的低聲說：「你看，我把牛繩子放下啦，……」在回去的路上，「差牛車麥積」一步不離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膽怯，像一個打破茶盅等待着母親責罰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牛車麥積」心裏不安，就悄聲的告他說我決不向隊長報告。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把小煙袋塞到我手裏，我一邊抽着煙，一邊問他道：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

「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呀」。他含糊的答道。

又沉默一會兒，「差牛車麥積」忽然握了一把鼻涕，用一種感慨的聲調問道：

「同志，幹革命就得不到一點好處嗎？」

「革命是爲着自己也爲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釋道：「革命是教自己愛點子膏，打下了江山，大家

享福啊。我們要把鬼子打跑，幾千萬人都能夠過安生日子，咱們不也一樣能得到好處嗎？」

「自然啊，千千萬萬人能過好日子，咱們也，……」

「到那時咱們就有好日子過了。以後咱們的孩子、孫子、子子孫孫都能夠伸直腰兒走路了」。

「我說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當菩薩啊！」

從此他越發的活潑起來，工作得非常緊張，爲着念女人和孩子而苦悶的時候也不多了。他開始跟着鐵匠習鑿字，每天總會一個字，不準剛認會了三十個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槍傷了。

一個月色蒼茫的夜晚，我們二十個游擊隊員奉派去破壞鐵道。敵人駐紮在離鐵道只有三里遠的村子裏。我們並沒有帶地雷，也沒有帶漸式的工具，憑着我們的力氣，去打算把鐵軌撬斷三根，然後出其不意的衝擊敵人的兵車。我們儘可能小心的進行工作，誰知終於沒法使鐵軌不「鏗朗」的響了起來。這響聲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遠處飛去，立刻引回來幾響比這更清脆，更尖銳的槍聲，擊我們的頭上急速的掠過，露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來。

「臥倒！」

分隊長領着令剛開槍，敵人的機關槍就遠遠的響了起來。槍彈有聲落在我們的背後，有時存我們的前面劃下一道弧線，閃閃着寒光射到湖裏。機關槍響了十來分鐘便忽然止住。鐵軌微微的顫抖着，敵人

的戰車駛來了。……

分隊長原是膠濟路工程工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傢伙，他連二接三的把五六個炸彈綁在一塊兒，放到鐵軌下面發了一道命令：「快跑！」我們像飛一般離開了鐵道，躲到一座小墳園裏，靜靜的伏在地上。「差半車麥藉」若無其事的拿出他的小煙袋來，預備往嘴裏塞去，給分隊長用槍托照他屁股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煙袋插進腹裏去了。他帶着不滿意的口氣向我咕噥道：

「槍子兒有眼睛的，怕啥呢？」

轟的像打了個霹靂似的，鐵軌下的炸彈爆發了，敵人的戰車帶着一些灰塵，彈烟破片，從地上狂跳起來，倒進滾水裏。……

「好！」二十個人的聲音重新把原野變得一瞬。跟着，片刻間，一切寂靜。

跟着疲而來的同志們的歡樂的謔罵，迅速的，簡短的，幾乎不為同志們所注意的從分隊長嘴裏發出來的命令。在這些紛亂的聲音中，有一道低啞而悲涼的歌聲：

「有敵人出來……」

我們跳出了小墳園，向鐵道跑去，就在這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比先前更兇猛的響了起來。「差半車麥藉」在我們的前面正跑着，叫了一聲：「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們並不去管他，只顧拚命的前進

•我們還沒有達到鐵道線；敵人的馬蹄聲已經分明的從左右臨近了。我們開始退却……

我跑過「差半車麥稻」的身邊，看見他拚命的向着馬蹄聲裏亂射擊。我說：「掛彩了嗎？能跑不能跑了？」「腿上吶」，他說：「我留下還他們幾個吧……」我不管他的反抗掙扎，把他背起來就跑，有時跌了一交，有時滾下溝裏，……槍聲，馬蹄聲，背上的負擔，彷彿對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地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敵裏，才發現「差半車麥稻」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槍，他已經昏迷不醒啦。我們把他救醒過來，知道槍彈並沒打進致命的地方，便決定把他送往後方醫院去醫治。當把他抬上擔架床的時候，他的態度高得怕人，嘮裏不住的說着胡話：

「塔塔！喇喇！黃牛嘍！……塔塔！……」

二十七年四月初寫於武漢旅次

（文藝陣地）

春天的原野

艾蕪

滿天星和他八個同伴，英勇的農民游擊隊員，押出日本臨時兵營，一家中國地主的大院子時，都一齊唱起歌來。雖然登時就有粗暴的拳頭，打在背上、頭上、臉上、嘴上、鼻子上、甚至牙巴血，鼻血都流出來了，但他們還是毫無畏怯地歌唱。悲壯的青年的聲音，穿過春天青綠的田野，一直達到遠處含烟的山谷。

青草葳葳的村路，引進一座雜木的叢林，雨後不久的簞子氣味，和太陽蒸發着的松脂氣味，濃烈地鑽入的鼻子。澆着雨珠的淺草，潤濕着每隻腳血的赤足，和厚牛皮的靴子。調好聲音，在婉轉歌唱的黃鸝與烏鶻，突地住了嘴，跟着飛了起來；掠過樹梢的綠海，鑽進叢林的另一端去了。只有一隻畏光的貓頭鷹，還高踞在濃蔭茂密的樟木樹上，緊緊地縮著頭。

樟木樹向四圍伸出許多巨大的枝杆，活像一條條長的臂膀，神氣傲岸地垂在雜木林中，彷彿軍隊中的指揮官一樣。牠那橫在空中的枝杆上邊，正掛有五個光頭的莊稼漢子和一個學生模樣青年，他們都是赤足，懸空吊起，頸子套着粗麻繩。有四個人眼珠子露出眼眶，集滿食鹽，其餘兩人，則已沒有了，大約是鳥子啄去，舌頭則部長長地拖在外邊。凝起紫血。

「認不認認！二哥。……是日本人哪——我這剛才起來的，聽說有個鬼子，我就疑心是你，馬上起來，要是差一點就糟了！」

黑臉漢子握着他的手，高興地笑着說。

滿天星阿的說了一聲。記起來了，是黑臉漢子，連忙吐去滿嘴的唾涎，還拿手拭一下嘴角，熱情地說道：

「是你老弟嗎？——我們分手六七年了！」

穿着長馬靴的日本軍官走了過來，一隻手按着佩的劍，一隻手伸來拍拍他的背，竭力做出溫和的樣子，說着生硬的中國話：

「好漢子，……你沒事了！」

滿天星阿邊臉去看，卻沒有答話。這個留有牛角鬚子的矮傢伙，昨夜曾像野獸一樣兇猛地踢過他的。他今天走路的時候，還覺得兩隻足裡好生疼痛哩。隨即不高興地掉回頭來，馬上對黑臉漢子也冷淡而懷疑地打量。黑臉漢子汗衣上身，襠大腳筒小的褲子、皮鞋，還掛有手鎗。……簡直是他聽的一個東洋鬼子！

黑臉漢子忙拉攏他們。

「真該多謝這位長官！三哥，要是換一位，就難說囉！」

滿天星沒有回答。只對那日本軍官含着敵意地又看了一眼。

黑道臉怕弄成了僵局，同日本軍官敷衍了一句，日本軍官走開了，才指着滿天星的真臉說：

「走，我們回去息息罷！」

「回那裏去？」

「到我做事的地方，營盤裏去！」

黑道臉指一下那家中國地主的房子。這是他們剛才出來的地方。

滿天星掉頭看一下他那些吊在樹上的同伴，臉上起着痛苦的痠澀，嘴脣皮顫顫地說：

「那末，請你快把他們放下來！」

黑道臉感到爲難了。

「這怕……辦不到！我……只能救你一個人！」

「爲什麼？」

「因爲他們都是游擊隊，官長恨他們透了！」

「那末我不是游擊隊嗎？」

「我把你先前殺過的事情，報告給他，他答應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這樣嗎？……好的！請他也把我吊上去！」

「何必這樣呢？三哥！……你看，就是現在放下來，他們也活不了！」……這些東洋長官不比……最難講話的！……好，我去講講！」

滿天星現着火燙傷似的表情，又瞥視一下他那些昂着不動的同伴，忽然看清旁邊那位長髮的青年屍體，原來是他們隊上失蹤的政治指導員，向來同他滿愛好，一道曾在農家稻草堆上、山嶺荒徑上，廝過許多次夜晚，講過許多痛快話，禁不住心上疼了一股。剛好黑袍驗轉來他的面前，他忿恨地吐着唾沫說：

「你們真幹的好事！」

黑袍臉也望一下那些昂着的人，搭訕着說：

「三哥！……我們先前不是殺死過許多人嗎？……連綁來的小孩子。……」

「混蛋！……這是我自己的弟兄，我自己的同志哪！……你今天爲什麼念舊，不是因爲我們都在……
圍三結義而前吃過血酒嗎？」

黑袍臉低下頭去，半晌才低聲說道：

「三哥，……這太遲了，他生氣得很！」

日本兵不用分說，又拿索子綁着他連拉帶搯地押出林子。

叢林外陽光照着田野，這大地母親的胸膛，正發育着萬物。麥子抽着嫩苗，豌豆發着綠葉，油菜影映着蒼鶯，紫雲英金鈴菜都在競賽似的開花。小鳥之羣，若是不停地唱歌，一會兒飛上晴朗的天空，一會兒落在青綠的地上，樣子顯得怪歡喜的。就連冬天無聲流着的小河，這時也在垂柳草場底下發着嘩嘩的聲音，快快活活地奔馳着。而人們，許多年來就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却正在這春天，被外來的異族海那邊而日本人摧殘、蹂躪、屠殺、吊死他樹上。……

滿天星一路憤怒着。雖然仍被拘押，但已不是昨夜黑暗霉臭的廠倉，而是一間乾淨敞朗的屋子。牆上有着花紙打破了碎片，和掛幅撕爛了的紙張。窗外天井里一株開殘了的桃花，枝枒已經折壞了，花瓣又在起苔的地上。鄰屋唱着不是中國人聲音的歌，什麼意思也領略不出來，只覺得那是淫猴可厭的調子。

滿天星坐在桌子面前，拿手襯着沉重的頭，不動也不作聲。有人開門進來，許多響聲。

「吃藥。」進來，中有人伸手搖動他。「這是趙先生招待的！」做出討好的樣子笑嘻嘻地說。可見他不發允，只是橫掃一眼，便立刻不笑了。前面紅雲臉臉走了出去。

中饋地主在這春天放到池裏的章魚仔仔，只有小指頭那麼大的，也全被撈了回來，有十多條硬出現在桌上的盤中。眼睛給油煎得鼓腫了出來，正像那些吊死在陳中的人，眼珠白的蔥節，可不是泡汰嗎？紅的辣椒粉，可不是血液嗎？滿天星恨恨地推開面前的碟子，雖然多天不進食物的肚子，已經餓得發響了。

黑瘦臉走進屋來，滿臉懇懇地說：

「呵呵，怎不吃一點？……」

滿天星站立起來，捏緊拳頭，劈面就問：

「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我？不給我姓張一前一個痛快？……捨不得子彈？還是捨不得藥子？」

黑瘦臉立刻現出惶恐的樣子，稍微弓彎背，低聲地說

「三哥，請息怒！請息怒！……這實在是在，做弟兄不好，使哥哥受了這樣大的委屈！……千不說，萬不說，務必請你哥哥明白，做兄弟的，絕不是什麼忘恩負義的亡八鳥龜！……要是今天趕不上來救你！……請做兄弟的，……就全權過！……一生一世！」

滿天星不問話了，慢慢鬆開了捏緊的拳頭。

黑瘦臉又忙攔着他。

春天的原野

「三哥，憑點粉子再說！還是做兄弟的些微孝敬！」（造粉子，哥老會的話，即吃飯。）一面替他裝一碗飯，又替自己裝一碗。

滿天星沒有動手，只是望一下飯又望一下他。

「你爲什麼要同他們一道？……難道堂堂的一個男子漢，自己連一碗飯，也攪不到吃嗎？」

黑蓮臉端起碗了，又放了下來。略微紅着臉，口吃地說：

「三哥，說到這一層，……你不能單怪我？……前年子，做兄弟的替李大哥抱梁子，殺了顧貞子老三，你哥子怕不曉得吧？……入娘的蕭老么他走了水，做兄弟的就落了網！……判官小鬼來過堂沒有說的，就是要人擄梁子！……我不服氣，肯上去，打到第二審第三審。……後來聽說梁子打來了！……」（抱梁子即報仇。顧貞子姓劉。）

他信口說了出來，立即發覺失言了。胆怯地看一下門口，又看一下窗上，然後低聲接說下去：

「大家一夥兒，避個裏上去，要求出去打鬼子。好了，別的都准了，只咱們幾個吃刑官司的，着了一盤子的灰，這吃那算子法官說幾句放不成的話，……不要妄想，這沒你們的份！……三哥，做兄弟的，真歇倒這輩子完了！再不會想到今天會見你哥子的面。……」

滿天星低着眼睛，輕輕嘆一口氣。

黑袍臉又趕忙要勸他，一面拿筷子點一點碗邊：

「三哥，快冷了，胡亂吃一點！」

跟着又把一大盤豬肝、豬腰子，移了過來，一邊說道：

「這很新鮮，……昨下午才在山那邊，獵來的真奇怪！他們這些人！豬肚子裏面的東西，都不歡喜吃」。

滿天星拿着筷子碗子，聽見這麼說，又放了下去，望着黑袍臉嚼動着的嘴巴，責備似的說：

「我真不知道，爲什麼你們吃得下這些血淋血滴搶來的東西？」

一個人覺得心極盡到了，而對方還不滿意的話，自然而然地會發生不快起來。黑袍臉這陣子恰好就是如此的心情，所以回答滿天星說：

「三哥，讓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你簡直忘記做兄弟的出身了！」

滿天星突地立起身來，氣虎虎地說：

「不錯！用不着你提，我們的出身是強盜，我一點也不害羞。……」

黑袍臉趕忙申明說：

「三哥，我不是說你，誰也明白，你是早就洗手不幹了」。

滿天星朝窗子那面走去，接着又掉回頭來，眼光兇兇射着說：

「可是，我像你們那樣幹過沒有？……你是跟過我好幾年的。你看過我搶窮老婆子的猪嗎？你看過人家跪着求饒，我一刺刀戳進她的口裏嗎？……請你告訴我！」

「三哥！昨下午他們攔着，我並沒在場哪。」

滿天星站在窗子面前，向外望着，頭也不回地說：

「你沒在場？誰不定你在場，還要幹得厲害些！」

黑油臉見他肝火太旺了，不再回答，只是沒辦法地搖一搖頭。

稍遠的地方，有馬在嘶鳴。附近隔不幾間屋，突然女人的聲音驚叫而且啼哭起來。

滿天星陡然變了臉色，轉過身來，憤憤問道：

「你們把我放在地獄裏，到底要怎樣擺佈？」

黑油臉是吞下飯，又現出惶恐的樣子說：

「三哥，你又誤會了！……做兄弟的，就是太不成材，也還記得當吃血酒的話：有福同享，有禍同擔。……如今一切富貴榮華的事情，都包在兄弟身上！」隨即壓小聲音說：「……你哥子不知道我們這幫子人，他們頂中意了！」

「你要我打扮成鬼子一樣，跟那雜種屁股後頭跑嗎？……滾你富貴榮華的鬼囉！」

「三哥，那還要你做小事情，……你的位子，不勞你操心，剛才就同長官商量好了，要你去做督把子，把先前我們一夥兄弟，收攏起來。……款子沒多少就多少！」（督把子即頭目）

「我姓張的，送眼紅你們一個督把子嗎？……那才叫他入彀子的權了！……我受做的話，我就不該五年前洗了手！」

「那末，三哥讓我做兄弟的，問一句話？……那你現在同那些泥腿子混在一塊，到底又是什麼用意呢？」

蒲天星一下走到桌子那裏去，攪得黑煙滾滾，大聲罵氣地吼起來：

「哈，你還不明白？你去開開那些狗雜種哪！那個燒我的房子，那個宰我的牛牲口，那個毒死了我的老婆。……難道人家除了我的房子，我姓張的，不叫一下手！……我怎麼不養的！」

「有這樣的事嗎？」

黑油臉放下碗筷，痛苦地搖一搖頭。

蒲天星倒也似的，坐在板凳上，雙手襯着沉重頭。一時又爲血淋血滴的記憶所侵襲了。

半天黑油臉才安穩他說：

春天的原野

「三哥，真想不到你這了這樣的事情……做兄弟的聽見了真是萬分難過！……但這是沒辦法的，應該看成劫數，俗語說得好，各人有各人的運氣。……好在如今，只消做兄弟的去說說，一切損失，都可以賠償……」三哥，千萬不要難過！兄弟要是連這點事情都辦不到，也枉自海過來去！……就是燒了草房，賠你洋房，都辦得到。……聽說大嫂子哭了一點，人很難得，也未嘗不可找個更好的，常言道：老婆是洗足水，倒了一盆又一盆。」三哥即是說大盟做過弟兄」

接着走近身邊來，悄悄溫語地說道：

「就是你哥子今晚上要得辦得到！……那星星裏鬧了好幾十個，還是換僧的，由你挑選就是！」

滿天星燈地拾起頭來，兩眼像要冒火一般，對着黑茫茫臉罵道：

「看你也像個人嘛！你怎麼說出這番忘八話來！……滾！你再不出去，我就揍死你！」

一面伸手指着門。

黑茫茫臉來就曉得他那火辣辣的脾氣，再不走開，真會動起拳頭打人的，便紅着臉趕緊退了出去。

隔屋並非中國腔調的歌聲，息了好一會的，現在又幾個人合着唱了起來，帶着無恥的歡樂與可憎的淫猥。而那遼道地的中國女人的哭聲，則一下子又嘶叫着，一下子又嘶叫着，充分流露出了一個被蹂躪的生命，是在怎樣的痛苦，怎樣的掙扎！

「……」

緊了。於這軍裝身來，拿手端桌上一題，沒樣子，菜盤子，以及碗碟，都嘩嘩嘩地打了一地。

滿天星給日本兵士封鎖，他叫長，坐下了。並沒有如他所想像的去受拷打，倒是客客氣氣地，請在一張刻有「長命萬歲」的木椅上坐，背後則立着兩個帶手槍的日本兵充當臨時的侍衛。

隔一張，仙桌子，同滿天星所對面坐着的，還是先前踢過他的那位日本軍官。正勉強作出一臉容，把香烟和火燒透了過來，要滿天星吃烟。同時似乎爲了減少開口的困難起見，首先便理一理翻上的牛角鬍子，然後費力地說道：

「不錯，你是好漢子！……不怕死的人，我們日本人頂佩服了！……我一路看見那些穿長衫的，被滿宰牛來招待，個個長着奴才像的臉子，我給牛眼都不瞧的。……你這種漢子，真是我怕日本佩服的。……剛才聽見趙德標講，說你反對中國壞政府，有十多年了，這樣請神實在難得！……你這我們就做患難與共的朋友！」

一面站起至桌邊上伸了過來，做出感動的樣子說：

「來，我們握個手罷，真的，我一看見你，我就很喜歡你！」

「不要多提提了，我一看見你們日本人我就討厭！」

日本軍官紅着脸，攔住手去，隨即打兩隻包抽出幾筒紙票來，一齊丟在褚天星的面前，狡猾地埋埋

鼻子笑道：

「你不喜歡我們日本人，那你一定喜歡這個了！」

褚天星彷彿受了莫大的侮辱一樣，冒火把頭前的紙票一下掙開，剛要站起來，指着對方的鼻子罵，就立即給他在站着向日本兵拉住了。褚天星強着坐下便越發生氣起來。

「沒空講的與你，連你個中國一肩死去吧！你麼個我們中國人個個都要錢嗎？」

日本軍官這下氣憤了罵道：

「你不要裝得那樣高貴，你要明白，你只是個強盜呀！」

褚天星要站起來，又給日本兵按下去坐了。

「是呀，我這強盜……可是我告訴你，我還沒有像你們這批強盜一樣，跑到外國去出醜，幫高談奇法，給人笑話！」

「混蛋的與你！……」

日本軍官兩隻咆哮起來了。

押回屋子不久，黑瘦臉走進來了，面上現得悽悽惶惶，垂頭站在滄天星面前，忽經過地說：

「三哥，做兄弟的，還要……」

「還要什麼？……你沒有辱折我夠嗎？」

滄天星車轉身去，拿背對着他。

黑瘦臉本要說還要請你想想，因見他這麼樣的口氣，便改口說道：

「做兄弟的，還要打救你！」

「打救我？……夠了，什嗎都夠了！要不是碰着你這傢伙，我會撓辮子的時候，還受這麼一肚皮氣嗎？……唉，看見我自己栽培出來之兄弟，正在做仇人的幫手，真是痛心！」

黑瘦臉紅着眼睛說：

「三哥，這你不能埋怨我！……你請聽我說：我在牢獄裏，沒有人幫助我，沒有人來看我，日子誰也過不了的。……我會賭過咒，要是有人肯把我打救出來，我就是跟他提一輩子的爛鞋子，我都是甘心願意！……你哥子想想吧，人家打開牢獄，救了我，我難道連幫忙都不肯嗎？……這點義氣都沒有，還算個人？」

滄天星馬上轉過身來，向他走近一步，直對他的臉罵起來：

「好罷！你真幫的好忙，成千成萬的婦女，被強姦了！成千成萬的同胞遭殺了！成千成萬的房屋給焚燒了！這就算是你在做着義氣的事嗎？……我容你；關老爺的大刀，也不容你的！」

黑袍臉臉色變了一下，接着低聲哀訴似的，叫了一下：「三哥！……」

要說的話，又吞下去了，胆怯地看下門口和窗子。

滿天星搖着他的肩膀，幾乎要逼近他的鼻子說：

「我只有句話，你的祖宗老子，並不是那些日本狗雜種，你是中國人，生養出來的，你得搭救中國人！……再不然的話：你可以回家去檢狗屎，……出去！聽不聽由你，總之永遠不要來看我！」

跟着一拳就把他朝門那邊掀去。

黑袍臉頓跌了一下，扶着門扇站穩之後，才惶恐而悲傷地說：

「三哥，做兄弟的，實在胡塗得很！請你告訴我，到底不能幫你一點忙嗎？」

滿天星馬上轉向着他，嚴厲地說：

「當然，……能夠！你可以，……」

立即使勁搖一下頭，彷彿要把那種不正當的念頭拋開似的，一面憤憤地說：

「三哥！……你不是要幫我！你還不幫！」

撲着很快地車轉身去，把雙手朝背上一放，帶着感傷的語氣，自言自語地說：

「漢子的專漢子骨！我何必扯着到別人呢？」

半晌，又車轉身來，風快地瞞他一下，惱怒中帶點嘲弄的神氣說：

「你爲什麼不走？真是不幫點忙，就不甘心嗎？」

跟着又做出極鎮定的神情，冷酷地說：

「好，你就幫這點忙罷！……你叫他們槍斃我，給我一個快性！我不喜歡那樣婆娘家狗死法！」

黑道臉見他半眼也不瞞他了，站了一會，便垂着頭，走了出去。他不知道要怎樣才好，走着自己的屜裏，弓着背坐在床上，埋頭沉思起來。牛皮鞋子和丁丁作聲的馬鞍，從窗外時時經過，也彷彿全不覺得。

照在窗頭的落日餘光，溜走了，屋角牆陰漸漸展佈着陰影。這時日本軍官處的傭兵來叫他，他趕忙盪一下手錶，允准展限兩鐘頭，業已過四五分鐘了。立刻身上起了一股可恨的急憤，好像大讓業已來臨似的。連忙整治一下衣衫，迅速走到長官室去。日本長官正現着急匆匆的脚色，向一個平素認識的日本副官，發表一串短促的鬼話。副官走了之後，才掉着頭，對黑道臉異常惱怒地問道：

「怎麼樣？……答應沒有？」

黑池臉不知有什麼事在發生了，但也可明白，在這種危急情形之下，什麼事情都不該請求轉旋的。他不敢說話，便含糊地答道：

「他……答允了！」

「馬上叫他來見我！」

黑池臉聽不到有這麼一着，馬上急了，紅着臉連聲懇求地說：

「再等一等，……讓我……」

日本軍官非常惱怒地來，大聲罵道：

「混蛋，還在我面前搖鬼哪！……你兵探得好，人家都放刺背後了！」

一面揮開黑池臉，走到門口，對衛兵吩咐了幾句，便出去了。黑池臉打算跟着打聽，立刻給衛兵的槍口阻止着了。他只好頹然地倒坐木椅上。

外面烏澄澄的天陰下，吹起了緊急集合的喇叭聲音。各處天井裏，盪道上，奔跑着無數沉重的皮鞋。刺刀和槍桿發出一串喧嘩的碰響。稍遠處有步槍在嘶鳴。黑池臉一瞭明白，爲他導引深入的這日本軍隊，準備與敵陣肉搏，想擊中敵游擊隊的，已在中國軍隊反攻之下開始被包圍了。他驚愕着他自己的驚天動地的命運，同時也驚愕着中國軍隊游擊的迅速。

最後，日本軍官走進來的時候，黑道臉現着很痛苦的神色，聲音略微顫抖地說：

「長官，這樣對待我，實在太絕望了！……我敢賭咒，我對你實在沒有二心……要處我……」

日本軍官俯首桌上道：「我了一支香烟來吸，我願意也不聽的輕靈神氣。」

總之，這聲音，與與與的響着，迫得走近了。

日本軍官坐下去，又突然站了起來，臉上起着慄慄，走到門口，又折轉了身子，開始在屋裏來回走着。

黑道臉垂着頭，沒說話了，臉上現着絕望的神情。

日本軍官凝視他一會，驟然說道：

「你是可憐的，那末你能不能替我做件事情？」

黑道臉眉毛一蹙，忽然臉上增加了神彩似的，大聲說：

「長官，無論你吩咐什麼，……水裏火裏，我都去。」

日本軍官吩咐衛兵一聲，接着不久，滿天星拂到屋外的走廊下了。馬燈光中現出黑道臉無畏無懼的神色。同時臉上又帶着傾軋於面輪廓的樣子，顯然是愉快與否；

日本軍官叫出黑道臉來，殘忍地笑了一下，便把手槍遞給了他。

黑廬臉摸着手槍，一面趕過地看一天星，一面又畏怯地看日本軍官，狐疑地說道：

「這是我……做什麼呢？」

「槍斃他！」

日本軍官伸手指着滿天星嚴厲地護着命令。

黑廬臉牽着手槍的手，立刻軟了起來，無力地垂在身邊，神色悽惶地說：

「這……我……不能夠！」

「哼，你不能夠嗎？……你不能夠嗎？……」

日本軍官一步逼緊一步地逼着他，一面氣虎虎地對他作着恐嚇。

這時，機關槍聲，迫擊砲聲，更加宏大起來。黑廬臉飛快地掠視滿天星一眼，見他露出滿臉驚異的
微笑，彷彿在說這樣早怯的話，到不如無所畏懼的死呀。便一下羞惱起來，憤怒地說道：

「我不能夠！」

一面生氣地丟了手槍。

「你不能夠！」

日本軍官就對準他的鼻子一發，黑廬臉痛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馬上在胸口上給他一回擊。接

著很快地兩人便抱成一塊。滿天星塵動盪了，勁威似叫了一聲，「有種的！」衛兵翻過手幫偉長官的忙時，一顆迫擊炮彈，已落在房子上爆炸起來，瓦木泥沙四處紛飛。跟着是第二個，第三個。四週起了火，人亂跑着。

於是這一片被敵八密圍的土城，便再不能忍受沉獄，這一夜就開始了咆哮。而那原野中的林子，與山的叢松，彷彿都和風的好似前，一齊發出了助威的呼聲，威嚇這些從遠方倏來的敵人。

(文藝陣地)

長 子

歐陽山

鑛匠李長壽當他度後母所生的弟弟李萬福在汕馬路結婚那天的晚上，拒絕了回家參加婚禮的請求，一個人跑到一間小酒館裏喝酒。從下午六點鐘喝到夜裏十一點鐘，已經喝得爛醉了。

小禮拜堂的鐘聲在四月的暖和的夜裏緩緩地飄蕩着，好像羽毛一般輕輕地降落在溪在已經開始陰暗起來的柏油路上；他沒有了什麼宗教的意味，只是使人們喚起了自己的快活或痛苦的記憶，感覺到十分疲倦。從巖谷山吹來的冷風擾亂了這和平的鐘聲，使她若斷若續地嗚咽着。

柴煙，煙草的濃霧，油脂氣和酒香，人類赤裸裸的笑聲或其他聽不清楚的喧嘩，填滿了這狹小的酒鋪。沒有一絲冷風，聽不見禮拜堂的鐘聲，這里悶熱得和夏天一樣。

有一種嘲笑的聲音從旁邊的樓子上發出，使李長壽搖搖擺擺地勉強站立起來了。

——你說什麼？

——我說李長壽真是一個寬大的年輕人。不過這種寬大是要把世界攪亂，把世界弄得不像我們現在這個過慣了的世界的。……要是他在這里，我要和他喝一滿杯。……

——你大概想殺了，來吧！

他不會再發瘋。自己喝了一滿杯的藥酒，才搖搖擺擺地爬起來，把腦袋靠在鐵壁上，閉着眼睛，悶悶地呼吸着。

這原籍番禺仙馬鄉的青年是二十三年以前在一個販賣生絲布匹的商人家庭出世的。那時候父親母親和他三個人客居在順德縣大良鎮。他十三個月大，母親就害病任靈亂症死掉了。到他滿十八個月，他的後母便生下他弟弟萬福。照舊法家規，弟弟只比他小一歲，但在體格上他比弟弟粗壯得好像相差三四歲似的。人們常常以自己愛疼和疼惡去或愛不可爭辯的事實底外貌。……他底後母，羅四姑，跟幾一種獸性的貪婪的慾望，當他兩兄弟在小學畢業之後，便強迫長壽把萬福喊做哥哥，隨後又把她自己親生，由自己指派的哥哥送到布店裏做學徒，把丈夫李鈞前妻所生，也由她指派的弟弟長壽送到大良城王二鐵舖裏學打鐵。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們全家從順德遷徙到自己的故鄉番禺仙馬鄉來了，萬福和別人合股在廣州開了一間布店，長壽也在同一的城市裏做了正式的工匠。照着政府規定的手續，羅四姑到鄉公所去正式登記過了。她登記着他有兩個親生子，長子是萬福，次子是長壽，不過所有在鄉下和在省城認識他們的人，都知道那裏所登記的並不是事實。他們談話着再論，嘲笑着長壽，議論着四姑，特別深刻地抨擊着萬福的軟弱無能。在長壽的自述中，雖然這家庭底一頁，實際上和那所有約莫五十年錢財產的家庭毫無關係。

嘲笑者鼓動着青腫一般的腮部，起腫脹而細小的眼睛，頓着他搖頭。

——所有廣州鐵匠都是得入，我敢保證這句話。要是我說錯了，大家可以拿我底老婆充公。看你，李長壽呀，你真是世界上最寬宏大度的角色，你底肚子裏簡直儲得下八隻五千噸的洋船！——這時候，你醉了，你底舅舅也醉了。他就要同去大洞房，還固全是恭喜的笑聲，吉利的言語，全是紅綢綠緞，鑲金鑲銀，還同金毫香的，暖的，全燻着光。你呀，你這六個鐵櫃進又黑又臭的板閣和那張又冷又硬的被窩裏，孤伶伶的只有你一個人。……唉，我底舅舅同情你，又可憐你——到底，你是一個好人呀！

那個人底同情和憐憫用心理學的火力在烤炙着李長壽，這年輕的鐵匠又在困難的掙扎中晃晃蕩蕩，不能自制地踉蹌過來了。

——伙計，拿酒來！給我拿兩碗酒來！

他底舌頭已經麻木不靈，聲音含糊而殘缺，好像經過了一個破裂的圓筒向外而壓迫出來似的。隨後又低聲的吩咐那正在他旁邊侍身酒漬的伙計：「拿一碗真的酒，拿一碗冷水，……把那碗冷水給我就行了」。伙計沒有依照他底吩咐，却給他端了兩碗用酒精、酒精和冷水混合的液體來。他底味覺已經經過多的酒精燒壞，端起白瓷碗一口喝乾了，覺得一點酒味都沒有，便勝利地縱聲狂笑起來。他那個把酒攪攪他櫃子上的動作因為找不到櫃子座位因而落空，結果他底手一鬆便把酒碗打得粉碎。他詫異地聽了聽

那滑稽的可噁的聲音，又緩緩地將屋裏四面旋轉探望了一下，便傾斜着魁梧的身體走出了酒館。

他並沒有走錯路，在一個偏涼，沒有什麼陳設，但是燈光非常明透的小房間裏，會見了他底朋友大學生李廣沛。這是一間在廣州小北門內那種舊式磚牆屋宇中算是比較精緻的平房，門拱和屋頂都須高大，牆壁的青磚都是用水磨得很潔淨的，而且有很高的日廳石牆基。大學生李廣沛就住在他底父底房屋左邊第二個小房間裏。是一個急躁、狂熱、容易發脾氣的年輕人，已經離開學校整整五年了。

大學生緊皺着眉頭，用一種衰弱而充滿厭惡的調子咒罵着：

——你這個混蛋，喝醉了酒，而且着着實實痛哭過了！爲什麼要哭呢？

——我哭過嗎？誰說的？……呃，也許我是真的哭過了。——我底弟弟今天晚上結婚呀！

——呵？他結婚了？這是不公平的！……那學生很瘦弱，但是精神很健旺，咳嗽着，隨後又十分生氣地繼續說下去，……讓他結婚去，讓他養小孩子去，橫豎他是一個商人，外貌和頭腦都是純粹的商人，他不會關心中國底命運。

他把李長壽按在一長圓形的藤椅上，把痰盂移到他面前，讓那年輕的鐵匠儘量地嘔吐，自己是痛苦地猛烈地咳起來。鐵匠嘔吐完了，把兩袋埋藏在手臂裏，蜷屈在藤椅中間不動；李廣沛坐在他對面另一張藤椅上，沉默地深深地吸着煙捲。明亮的燈光把他們兩個寂然不動的影子清晰地畫在塗了白塵的牆上。

和洗刷得十分乾淨的紅地毯上。躺在椅上的銅表響動得使人想起一些昆蟲用牠們底鋸爪在剝毀樹皮。

這大學生是一個患了肺結核的病人，曾經在上海的一、二八戰爭裏面受過傷，後來傷口好了，就回到廣州來養病。對於社會上一些平常人看見了以爲沒有妨害的事體，他用憤恨憂慮的態度咒罵着。此外他又用鄙屑的敵視的語言攻擊日本、日本人以及屬於日本的一切。他和李長壽認識是當他參加一二八戰爭以前，在顧維鈞大良城做宣傳工作的時候，那時候李長壽在打鐵廠做學徒，剛剛備師不久。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李長壽跟着全家還回番禺嶼馬鄉，他和這年輕的憂抑的肺病患者，立刻成了很親密的朋友。鐵匠租營地拿起他朋友底白藍布底一角揩去了嘴上的酒沫和眼睛裏的淚水，以一種醉後的鎮定明朗的語氣站起來說：

「宗兄，我一點不遮掩——告訴你，這不是生活！從我認識你的二十一年起到現在的前二十六年，我又做了五年鐵匠了。在以前，做了三年的學徒，又以前，做了十五年的我底弟弟底「弟弟」。總之，這是沒有辦法的，簡直不是一條路！我要去當兵了！」

他站着。那粗糙的、紅得和馬皮一般的面皮在白藍布映照之下閃爍發光。他底全身好像是由粗大的沙粒、碎石子、以及富於膠質的灰泥混合而成時。

李廣沛絕望地冷笑了。

——好，你去當兵，你到那裏去當兵呢？假如我們能和日本那些鴉鴨子開戰，那樣你就有很好的機會了。我也要去的。可是，——怎樣呢，現在不是一點希望也沒有嗎？唉，真是……

酒力逐漸過去了，鐵匠仍然屹立不動。

——聽之，我不能不讓我底後媽把我拋在一邊，眼睜睜地望着她胡作胡爲。我底爸爸是一個好人，我底弟弟也是一個好人，——我知道他們是沒有主宰的屠頭，什麼事情都可以原諒他們。我底弟弟對我很關心，他總是在我面前垂低頭，拿他自己的錢偷偷塞在我手裏。我底後媽四姑，那完全是一個黑心肝的母狼，她張開嘴咬過來的時候，我真是不止十次八次地要拿刀戮死她。……

——你講的這些話我聽過也有十次八次了！你老是說，却沒有做出來。而且——你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李長浦手板向下地平伸出右臂來，彷彿他正撫摩着演講壇上光滑的柚木檯面，繼續說：

——這裏面的一個是一般的社會問題，另一個是民族革命的問題。……唉，你看你打這一個飽嗝噴出多少墮落的氣味來？你能夠當兵嗎？會變成一個好戰士嗎？

鐵匠李長浦切實覺到他底朋友並沒有給他底境遇以應有的關心。在深夜裏，沒有例外地，在每一天的深夜裏他底朋友所獨自煩躁焦急的是一些打仗、民族革命等等。……他又發覺那有肺病的人底額上已

經冷出跟氣候絕不適合的汗珠，於是在他底痛苦的臉上，立刻發露起玩弄的微笑來了，他對李慶浩還款說：

——隨便你怎麼說吧，如果你向我要求：「打鐵師傅呀，你把酒戒掉，中國就不會亡的」，——那麼，我勸老實告訴你，有什麼辦法呢？我真是對中國不起了！

X

X

X

在中國，酒鬼比六月的煙草還要多，關於他們的故事，比在各處流行的狐妖精怪的故事還要豐富。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不久以後的一天傍晚，有一酒鬼從廣州市回到仙馬鄉來了。他是李長壽底族叔，他底日子完全在酒氣醞釀的昏迷狀態裏過去，因為他對於人類底罪惡抱着一種不能理解的迷信。現在，他正穿過新大巷，用蹣跚不穩的步伐向利源雜貨店走去。不久就和李長壽底後媽四姑碰見了。

——你好呀，李鈞嬌！你能夠借四毛錢給一個正要去看酒的人嗎？

——你好，大叔。……

那服飾樸素而高貴的中年婦人冷冷地回答，並且給了他四毛錢。她早就聽見別人說那醉鬼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整個鐘頭在街上走來走去，傳播一些離奇古怪的險惡的消息。這種迅速傳播開來的風聲，使她要立刻把那醉鬼我輩出來，於是她從扁圓的髮髻上拔下金耳挖搔扒着臉亮，輕輕地探問：

——這牛鬚鬚，袋裏有什麼新玩意？

——呵，不錯，李鈞燦，我差一點忘記了告訴你呢！鎮上的人個個都向我打聽。他們答應請我飲茶！——想用這個法子買好我！……現在我通通告訴你吧：我們中國不會亡了！我們和日本鬼子打仗了！恭喜你們底大少爺萬福哥，他就要出去打仗了，將來打完仗回來，說不定是一個師長哩！

——不要瞎說，你怎麼曉得我們萬福要去打仗呢？他一點也不喜歡打仗！

——不，他一定要打仗的。這是政府規定的呀。在省城，告示貼得滿街都有了，凡是長子，都要抽出去打仗！

他們兩個分手了。一會兒，李鈞燦又從後面趕上那醉鬼。

——大叔，你不要開玩笑呵。……

——那裏，我拿我底腦袋在你家裏做担保！

隨後他就把他在省城所看見的政府告示，一句一句地給那中年婦人背誦出來。他那流利的背誦和那熟悉公事的程度，使別人不能疑惑。

——你聽聽看，不是千真萬確的嗎？

於是他又邁開自己的膝蓋，互相碰碰的顛顛跌跌的步伐走掉了。

那醉鬼在仙馬路與高采烈地侮辱使他自己喜欢得發狂，使他自己得着中國不會亡的結論的中日開戰的消滅之後的半個月以內，李鈞底以自己，他底女人四姑，他們底新媳婦萬福嫂三個人組成兩個單家庭裏發生了可怖的變化，他們吵鬧着，互相怨恨着，把一切他們以為將要降臨的不幸，堆在那孱弱、柔儒、以口角爲最大的不祥的中國舊式商人李鈞底頭上。四姑用毫不猶豫、好像人們在爭取當然權利時所具有的確信去想，簡單明瞭地提出她底要求，她要把他們底兒子長壽恢復到原來的長子底地位，把她底親生子萬福貶降到次子底地位。這要求是違反她二十年來曾經以那樣大的努力來她次第實現的志願和理想的。李鈞想絕用他底名義或由他出面到鄉長那里辦這個更改登記的手續。他說：

——隨你的便，你要改，你自己去改去！我看打仗倒也是不壞的事。我們有兩個兒子，出去一個有什麼要緊？說不定還替我們賺點光彩回來！

——那是打仗不是壞事，你叫長壽去打去，他本來是長子；不然的話，你這個老鬼就自己去打去，你去打個勝仗回來給我看看。至於我自己，萬福和我底媳婦，他們都是我底人，我們是不去打仗的！

——那怎麼辦呢？

——我曉得？

他們底媳婦萬福嫂也發覺着這人這事這惡毒的吵鬧發瘋了。她緊緊地握着自己的不幸的命運，嫁給李

家，連李家都是長子孫個是次子都沒得繼承。——

——我不管你們這裏誰是長子，誰是次子，我是嫁給這裏的長子的！

吵鬧和爭論是一條無窮無盡，氾濫橫溢的巨大的河流，不論白天和夜裏，不論下雨和天晴，它總是以堅強無比的毅力，向前一步不停地流着；它淹沒了李家底和平、寧靜、和全部歸隱故鄉以後所享受的幸福；它沖激着它們，腐蝕着它們，毀壞着它們。……

X

X

X

一個炎熱的，鬱悶的末夏晚上，李家舉行了一次家庭會議。因為上海也和敵人打起來了，鄉間廣泛地流行着台灣的飛機遲早就要到廣東來施行極端殘酷的轟炸的謠言，鄉下人一早就把燈火滅了。只有李家新房子底堂屋裏還懸掛着一盞用鮮豔的油彩塗飾着的煤油燈。

這天一早，萬福嫂匆匆忙忙地回外家去，一直到中飯的時間過了以後才回家。她去找着自己叔叔，向他詳細打聽關於長子和次子承受家財的法律規定。按照政府底法規，所有的家財是不論男女長幼一律均分的，於是萬福回家的時候，她就向他說明了母親底企圖。

——如果媽媽要你做次子，你就答應好了。

——爲什麼呢？這是說，你——爲什麼要勸我答應呢？

長子

七九

——家財是一樣分，只是餉了次子就不必當兵了。

萬福嫂驕傲地回答着。這素來怕事的年輕商人憤怒起來了，他在他女人底豐滿的喉頭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從他結婚的時候起，他就對哥哥長壽抱了慚愧和不安，而覺得自己的懦弱是一種很大的恥辱。

和他同樣對長壽抱着慚愧和不安的痛苦的是他底父親李鈞。他跑到村口——這歇絕的、偷偷地愛着自己底兒子的父親，去等候長壽回來。他和長壽一同走到自己的田地上，沿着狹窄的田塍路，走着現在正發一旬晚稻的綠秧的禾田走。他們談着一些軍糧底收成，南瓜和黃瓜底市價，以及捐稅底徵收等等有趣的問題。李長壽告訴他爸爸廣州如何因戰爭而激盪起來，新聞記者、青年教師、一批一批的大學生，都跟着軍隊跑到前線去了；廣東的民衆已經組織了起來了，廣東民衆禦侮救亡會，全所就離六榕寺的花塔不遠，省城各工廠商店已經開始抽取壯丁了。……他自負地聲音希望自己有機會出去打仗，那會比留在廣州給敵人的飛機轟炸好得多。

——有一個大學生告訴說，——他搬運道，——「火線上的戰壕比後方的防空壕安全得多哩！」他們把這句話叫做「真明」。

由於一種混合着憐憫和義憤的父性的愛，李鈞有一種隱匿的希望，他想擁着那和牛牯一般強壯的兒子，把他緊緊地擁着，用自己的肩膀的盡量去盡他底義務，並且藉藉告訴他底兒子，並且藉藉告訴他底兒子，

的圖畫來捕捉他，但是聽那那兒子聲言自己已要帶打仗的時候，他就什麼話都不說，沉默起來了。這彷彿四姑正在張開一個美麗的網，長壽正在愛着那滿佈毒液的網，自願地往那裏面鑽。

晚上剛敲十二點鐘，他們底會議開始了。四姑對大家說出了一番她底聰明所編造的迷信的託詞：她害了一種奇怪的病，觀音菩薩給她報夢，說她有着什麼虧心事，……因此她懺悔了。她準備把長壽仍然提升做長子，把全部財產分給他三分之二，並且立刻替他成家。只要他同意這樣辦，到鄰長那里去取正登記，事情就妥當了。

在平靜溫和的狀態裏面，鐵匠李長壽是善良、忠直、年輕而且快活的，爲防止自己粗魯的動作，他把兩手壓在大腿底下，安坐而拘謹地坐着靜聽那後媽底懺悔。父親李鈞用手掩住臉孔，藏匿着那因四姑底荒謬舉動而引起的唾言的隱痛。萬福是愧怍而喪氣地，彷彿是習慣似地垂着腦袋，活像一個受着嚴厲審判的罪犯。萬福嫂始終在意味深長地微笑着。雖然聽着長壽將領受全部家財「三分之二」的時候略略躊躇了一下。

空氣是沉悶得和凝固了的一般。長壽和萬福打對面坐着，他底右邊是四姑和萬福嫂，左邊是那軟弱無能，然而外強中乾的老父親。對於一個不慣於接受恩寵的人，施恩是一種殘酷的虐待。長壽聽見四姑說出不像她平常口氣的話來，臉紅得和硃砂一樣，連頸攣都頑硬起來了。他困難地微微翹起頭，恰

好交碰了萬福底閃爍的眼光，他確實知道通過那種不自然地興奮的光輝，弟弟是在請求他饒恕。

除了長壽以外，大家都用祈禱時的虔誠的眼睛望着父親，準備靜聽他對於這不公平的變動的意思。且也却也同其餘的人一般靜悄悄地一聲不響。

——好了，就這樣辦吧！

母親說，她是着手把這事件迅速結束了。……萬壽突然離開了他底座位。這動作使在坐的女人們發出了穆穆的呼叫。他並沒有立刻發言，走到小窗前面對屋外的黑黝黝的梧桐林呆望了一會兒，才轉身頗抖着嗓子對長壽聲明：

——我不認承這回事！

——萬壽，你怕我拿掉那三分之二財產嗎？

——不，不是的！

——我現在對大家發誓，我不要那些什麼家財！百分之一都不對，一個銅板都不對！我們做手藝的憑着兩手就過得活……。

——不是的，哥哥，不是這回事！

——什麼哥哥？誰是哥哥？——李鈞庭也怒吼着。

當這家庭會議顯然混亂不可收拾的時候，李鈞用鏗重的聲音把長壽喊了過去，大家才恢復了原來的沉默。

——長壽，我告訴你一條政府的法令吧！這條法令說：凡是長子都要徵調出去當兵，替國家打仗。

長壽好像突然受了木棍猛擊一般，兩手緩緩地放下。他走過去，用一種深思的步伐，雙手撫着萬福底肩膀，向他表示感謝。

——好，我知道你底心事。一個人肯把心掏出來叫別人看清楚，很不容易。但是不要爭執，好兄弟，我本來是哥哥呀！——隨後把腳跟向大家旋了一轉，使所有的人都看見他底決心，然後昂然問道：現在，還有誰反對我做哥哥的？有誰呀？

——我還是反對！我不能夠在回家裏拿錢和娶老婆的時候做哥哥，到了當兵的時候却是弟弟了，這是什麼話？不成了二匹畜生了嗎？還問我要是不能夠出去打仗，我這一輩子決不會有一天好過的日子！

萬福撫着他的短小的鼻子固執地說，萬福嫂緊張而煩躁地嚼噬着：

——唉，你瘋了！

長壽和四姑中間只有兩米突的距離，他那樣以闊大的步伐向她走去，好像他一下子跳到那女人跟

——你！噫！這是什麼聲音苦難！

——長壽！你做什麼？

父親喘止着地。四姑把右手彎曲地舉起來，使袖和肩膀齊平，以便防禦那鐵匠底襲擊。長壽惡作劇地十分不穩地劇地冷笑起來了。

——把你的心手時放下來吧，四姑。你是母親……世界上有兒子打母親的嗎？而且——我已經答應去當兵了。在你看來，和日本打仗是會死的，你就把我推出去，要我帶着那三分之二的家財去送死；但在我看來呢？那就不一樣了——我要和日本打仗才得活。我不信什麼打仗會把我打死。可惜……我要去打仗的時候，偏巧你也要我去打仗，這一來好像我是聽了你的擺佈了。……我簡直不想依從你底話，半個字都不聽從，可是這回却沒有辦法了！唉，真是可惜，事情竟有這樣巧妙的！萬福，你不要生我的氣，把你媽媽扶回房間裏面去吧。——她心地很不錯，可是她臉也白了，唇也紫了。……

但是爭執並沒有因此而停止。爭執中間還夾雜着由父親李鈞所發出的嗟嘆，以及由母親和媳婦那方面發出來時怨罵和呵斥。最後他們決定用抽籤來挑選一個出征的英雄，這家庭底長子。父親滿着眼淚，兩兄弟滿着眼淚，在這些各不相同的傷心，愧怍，最後是長壽底感激的眼淚中的抽籤結果證明着：長壽是出征的英雄之家庭底長子，他勝利了——李鈞和萬福嫂也勝利了。

然而所有這一切全由於那酒鬼胡騰而來的四姑臨頭顯的錯誤，……剛剛和我們底抗戰政府所頒佈的兵役法處於相反地位的錯誤。十月，鄉長，他曾經和一個談棍共同瓜分過四姑爲了改正人口登記而是獻納賄賂五十塊錢的，——把子家底次子李萬福徵發出去受入伍的軍事訓練了。

四姑好像狂人一殺我尋覓挽救這可怕的局面的一的可能，但她顯然是陷在絕望的失敗之中了。她企圖再繳納五十塊錢的賄賂給鄉長，那父高又瘦死的瘦子告訴她，除非她能得到長壽本人底同意，否則他不能接受她底錢贖。她選用地全部的勢力、威脅和恐嚇，壓迫着丈夫李鈞，但那衰弱的老人却表現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頑強無比的固執。他以爲這是四姑自己親手造成的局面，任何的更改企圖都是一樁難以啓齒的事，凡稍有羞恥心的人都不肯去做的事。同時又是一樁難堪、醜惡、屈辱、卑鄙、屈辱，會給別人指摘一輩子的，嘲笑一輩子的！於是她和她底媳婦都完全絕望了。

萬福受軍事訓練快滿四個月的時候，有一天，李長壽回到仙馬鄉來過陰歷的新年。冬天已經快要過完，桃樹開始冒出淡藍色的嫩芽，大地籠罩着那片潮濕的霧氣。

這家庭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四姑拋棄了家庭和她所愛的人，到一個建築在隣鄉的山腰上的齋堂去做齋姑，吃素念佛去了。萬福給太陽晒得和焦炭一樣，頹喪而孱弱地墮着氣。父親病倒了，媳婦也瘦削不

塌，而且滿身骯髒地在廚房裏蠕動着。堂屋裏，房間裏，後園裏，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冷清清地非常寂寞；從各處堆積的灰塵看來，這彷彿是一所不幸的空房子。長壽不久就明白，這一切的變動是由於萬福已經接到華倫隨時出發的命令而造成的。

長壽走進父親的病房，緊緊抓住父親底乾瘦多汗的手。李鈞也緊緊抓住他底手，但是沒有說話。他底弟婦，那美貌而結實的婦人，無論在什麼地方碰見他，總是用包裹着奇異的聰明的眼睛不可解釋地望着他。

下午，他步行了二十里路，在一間荒涼的廳堂底又黑暗又狹小的房間裏找着了四姑。這高貴而嚴厲的婦人變成非常柔軟，在長壽看來，這彷彿是一件全新的物品在一夜之間突然變舊了似的。他向那殘酷的婦人探問道：

——父親病了，你曉得嗎？

那婦人非常冷淡地回答：

——是的，他是快要死的了！

——你不能回家去服侍服侍他嗎？

——我？我還有什麼家？

——如果我能夠代替萬福去服兵役，你不是可以回去嗎？

——你這句話如果是真的……——四姑一面用她的眼睛在深刻地觀察着她的對手，忽然悟覺那年輕人是在戲弄她^了。於是她突然失去了矜持的力量，站起來朝廳堂後面的菜園子快步逃遁，嘖嘖粗笨地咀咒，——你這枉死鬼！你這枉死鬼！我一定不能饒你……

晚上李長壽在李氏宗祠門口碰見了他弟弟萬福，這懦弱的被武裝起來了的布匹商人，慄慄不安地對他說：

——哥哥，我聽女人說，她嫁了我倒不如嫁了你。

——這麼說？

——她說，你是不怕打仗的。……可是又用不着去打仗。……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萬福拉緊了自己的腰帶，使身體暖和了一些，靠近長壽的耳朵旁邊說：

……媽媽恐怕活不成了，可憐她！爸爸又病倒了，恐怕一時也好不起來，萬一我一離開，不是留下我女人一個人對住那老頭子嗎？萬一我一出發到前邊去了！……唉，是呀，這樣辦罷！……你不要到省城去了，只管回到家裏來，管理一下田工，服侍一下爸爸。……萬一我不回來了，你就把我女人……怎樣呢

？我想我是多半不回來了。隨她怎樣去罷！或許你就把她留下來。……

鐵匠一句話沒有說，在他弟弟的腮骨上重重地擊了一拳。萬福抱着一邊臉投進黑暗裏，沿着小河向有盞盞油燈火的碼頭那邊走去了。在深夜裏，他聽見隔壁弟弟房間裏有隱約的低低的哭聲。這哭聲繼續很長久，透過尺多厚的磚砌的牆壁，鐵槌似地插進他的耳朵裏。他不能辨別那是男性的聲音還是女性的聲音，以及這哭聲中包含了什麼性質的委屈和不快。他整夜沒有睡好，只有顫來函去地在思索着。

很顯明地，從四姑，萬福嫂起，以至於這家庭中其餘的人，每個人都負着不能訴說的隱秘，——這很顯明，他們都似乎在要求着什麼。……但是那被要求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被要求的人是誰呢？不錯，四姑和萬福嫂是在要求兒子和丈夫的安全，父親是在要求一個清和敬愛的家庭，弟弟萬福是在要求自己能夠得到一次毫無掛慮的出征。……是這樣的嗎？

——這是怎麼說的？

——不！他分明是害怕出征呵！他經不起士兵生活的煅煉，他從來不會在太陽和風雨中開勞動過，他從來不曾看見也不會想像過殺人或給人殺死的事。……結局他是胆怯起來的！

雖然對於父親和弟弟的愛一直和對於四姑的厭惡在緊緊扭纏着使他不能平靜，但是他第二天一早就跑到那瘦長而駝背的鄰長家裏去，聲明完全不是出於威脅和誘惑，而是由於自覺的決心，他自己願意代

替萬福底兵役。當天他便接受了萬福底藍色制服，三角的證章，和一條被汗液漬染得十分醜陋的皮帶子。結果什麼都好。來了。開始也從營裏回家來了。

只是那怯懦的年輕人用憂鬱的猶疑不決的響音向他訴說着：

——你會變性的了，哥哥。萬一是那樣的話，我這一輩子就永遠不會有一天好過，

長壽輕輕地笑起來了。「永遠？」他嘲弄地反問着：

——爲什麼會是永遠呢？你做一個壞人所做的事，可是沒有壞人底勇敢。你想做一個漂亮的好人，又一樣沒有好人的勇敢。……你頂好是學一個完完全全的壞人那樣，把我忘記掉就行了。不過又有誰曉得，你就活得長久還是我能活得長久呢？

一個晴朗的三月的早晨，李長壽果然出發到前綫去了。剩下其餘的人在憑着那冗長、無聊、沒有希望也沒有安慰的太平生活。

X

X

X

在人和爐到高塔嶺之間，在遙遠的紫色的天弧爲暗夜的薄霧所溶化，又被連綿交錯的山峯所阻隔的狹谷裏面，一個巨大的那亞正告着了滿語時王的灌木叢的沒有人跡的草徑前進。夜深了，大地底脈搏緩慢地跳躍着，幽微的月色籠罩着荒涼的山巒。雨後的道路非常滑溜，到處都是把人滑倒的泥汙、深溝、

和泥人的臉都子陷了進去。保護我出的水坑。樹葉上面殘留的水珠飄蕩在人們臉龐、水盞、和漱口盂上，可以聽見叮叮噠噠的響聲。不能辨別從什麼地方飛躍起來的水點常常打在人們的鼻子上，甚至打透機械地盤。次着然而什麼都沒有看見的黑暗裏面去。在狹谷裏和溪水底鳴響一樣的金屬物品底輕微的撞撞聲，一到他們走出那狹谷，進入一個小村莊下面的低矮平原的時候就不見了。實際上這時候不論狹谷或平原的溪流都已經乾涸，變成裝載了一些亂石的泥槽了。這時候正是寒冷的冬天，貫穿人和高增兩地的蚌江，也已經乾涸得和淺灘一樣。

他們底目的地竹料墟還躲藏在東通一帶禿頂的深藍色的土岡後面，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們依然嗅着那溼潮的肥沃的泥腥氣，嗅着那菜心底黃花底柿實一般的香味，緊張地前進着。故鄉是可愛的，土地是可愛的，但是滅滅敵人的戰鬥欲望更強烈地占有了他們靈魂底全部空隙。他們在仇恨的沉默裏前進……前進！……

這正是廣州陷落的六個禮拜以後。我們底正面部隊向北侵的敵人施行猛烈的反攻，因為敵人不斷增援的緣故，在廣從公路的鎮落潭一帶彼此相持住了。爲了迅速擊潰敵人主力的軍事計劃底實現，指揮部派出×××師×××團全團的堅強戰鬥員，連夜繞過鐵路，跨越農花公路向敵人側後方的一個重要據點竹料墟施行強力的壓迫。於是這一團人全體出動了。

他們是富於作戰經驗的廣東部隊，最初是在江蘇安徽作戰，後來調到海南，最後又調到江西，參加馮當封鎖線底防禦戰，輾轉走遍了中部的幾省地方的。

特務連走在全團底最先頭，而特務連連長李長壽是這一連弟兄敬愛底領導者，他對於路徑的熟悉，好像一個老水手對於沿岸的碼頭底熟悉一樣。

八個月的戰爭生活使他變成鋼鐵一般的人物，這鐵匠從來沒有受過傷，沒有想過家，沒有在命令之前退却過半步。這戰爭生活又使他看見許多新穎的地方，碰見許多奇異的人物，經歷許多不可思議的驚險，他完全快樂得入了迷了。他熱愛着戰爭生活，那把他從牢籠一般的狹小世界裏救了出來，那把他從平平無奇的人們之中選拔起來，使他成爲人人敬畏的勇士，使他成爲×××師×××團的特務連連長！他只想過一次家鄉和家裏面的各人，那就是當他在南潯線上作戰，忽然聽見廣州已經在十月二十一日淪陷敵手的時候。不久，他們底部隊調回廣東來了。李長壽坐了軍車，經過湖南向自己的家鄉番禺前進。十二月初這部隊接上火綫，和敵人展開了正面的戰鬥。現在他們底目的地竹料墟，是一個位置在小山羣中高地上的小村落。離他底家鄉只有六十華里左右了。

他在沉默的仇恨裏走着。他能望見離他不遠的桑田，荒廢的茅舍，田裏的儲水溝，和在隱約縱橫的田基路之間的沒有拆去的無用的瓜棚。他想像他們底敵人在不多一會之後，將會陷於怎樣慌忙混亂之中

，對這不明底實的部隊怎樣感到害怕和憤恨，在被殘滅的死亡之前怎樣懷念着自己的人，而且深深後悔到中國以後屠殺無辜民衆的過於殘暴。……他甚至真切確實地聽見日本那些醜鴨子在拋棄送命的時候所發出的呼號，在陣地裏發我們擊中而殞命的絕望的哀叫。……

——不過，那時你已經暈了。

他愉快地悄悄他說，恰像他面前正躺着一匹在做臨死的犧牲的醜鴨子。

月亮從雲層裏滲出來了，遠山和近山都緩緩地在一種尊貴的韻律下改變了原來的顏色。深夜的天空平靜得好像熟睡了的母親，她穿着純黑的長衣，露出那渾圓的雪白的乳房，向在荒野之中爬行着的這千多個祖國底嬰孩哺乳。她以她底溫度保護着這一羣在寒風中完成自己的使命的衣服襁褓的人。在遠遠的地方，那東邊一帶柔頂尚深藍色的土圍看來比剛才更加矮胖，她們是在這莊嚴的行列前面跪下了。

李長壽沉醉在勝利前預感所引起的如癡如狂的喜悅裏面。……滿身汗泥地向前走着……

X

X

X

敵人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攻擊，顯見得有些忙亂。立刻把隘口堵，壘子口，以及每一條草徑都用嚴密的火力堵塞住。大砲開始盲目地轟擊。我們底步槍、捷克式機關鎗、手榴彈，雨點似地向敵人的陣地撲掃，我們底步砲以沉着、威猛的調子密集地給敵人以無情的擾亂和破壞。從拂曉到正午，這這支部隊在

一種無窮的、寶貴的精力，和敵人相持不下。傍晚，特務連全連的弟兄也加進攻擊裏面了。李長壽提起了全部總擊着敵精力，朝一個單純的目標打擊。他奔跑着，叫着着，射擊着，一下子仆倒，一下子踣屈。同時在這種危險和危險之中，又冷靜地觀察着，精密地思考着……

戰鬥在第二天的中午結束，我們勝利了。爲了軍事上的緊急需要，團長在勝利的那晚舉行了一千多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並且歡迎向我們投降的八個日本俘虜和三個中國俘虜。

李長壽拖着疲倦的身體走進會場的時候，日本俘虜底演講已經完了。一個受了重傷的中國俘虜隨台前走回來要求團長允許他說幾句話。綑帶重疊地裹着他底腦袋，只剩下雙恐怖的眼睛。他是一個墨西哥人，只能用團長底自來墨水筆寫下他底演講詞，由一個政訓員朗讀着。

——我是一個罪犯，因爲我逃避了國家的兵役。——他這樣寫，寫得非常簡單。——我姓李，叫高雷，是峇里蘇的仙馬鄉人。我底哥哥叫做李長壽，他代替了我服役。……

會場中響起一陣說話聲的波浪，但又立刻平息下去。李長壽把軍帽蓋着眼睛，臉色好像死人那樣蒼白。俘虜底演講繼續着……他說廣東戰事一起，他就決心去當游擊隊，但一來因爲自己勇氣不夠，二來因爲母親拚命攔阻，到底沒有去成功。日本兵一來，給他打了嘴巴的毒針，就把他送上火線

請你們和我底哥哥李長壽說，如果你們碰得見他的話，第一說我不是甘心附逆的，我想投降我底祖國，可是我底嘴不會說話；第二說家裏面的人都死光了，叫他不必掛念了。……

李長壽歪歪倒倒地披開衆人走到演講台上面來。在離弟弟五尺遠的地方站住不動。俘虜機噤地解開了頸上臉上的繃帶，指着自己的臉孔向他招手，嘴裏呵呀呀地，非常焦躁地叫着。連長已經失去知覺，一步也沒有移動，彷彿他是一個站在地上的草人。俘虜扭打自己的前胸，亂抓自己的臉孔，他底傷口亂復裂開，流下點點滴滴的鮮血。連長一言不發地用機械的步伐向他走去，他因驚懼而後退回。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會停止過那啞巴的淒慘的呼叫。

末了，那啞巴的俘虜挺直身子，用着他全生命底力量做一聲最後的尖銳的長叫。……他這全身攤倒在地，死掉了。台上的人們把連長俘虜圍起來。團長向台下宣講俘虜因爲血管爆裂而死亡，台下的千多人起了一陣很大的震動。

李長壽抱着他弟弟底屍體走出場外，聽衆沉默地目送着他們。有一個老百姓用男性的低音向他底同伴低聲說：

——一個男人大丈夫爲什麼要逃避兵役呢？……這就是下場了！

他底同伴點點頭，用同樣的男性低音回答道：

——胆大的死不了，胆小的逃不了！

對於殘暴的敵人的憤怒和對於厚弱的同胞的憐惜，沒有例外地，攫住了全場的千多個中國人底心！

（抗戰文藝）

歸來

李輝英

割得好模好樣的麥子，天忽然陰得像鍋底一樣黑，雲霧深鎖着天空，天空縮攏得像快要扣在一起的紙傘。不出人預料的，陣陣的急雨，龐亂的降落在田地裏，林叢中，屋頂上，像悲傷的人傾流的眼淚似的，半晌也不停歇。雨注從天空一直灑到地面，灰白色的穿梭的亂絲似的迷花了人們的眼睛，澆冷了人們的身子，五月這季節，在北方的山村中，一經落過急雨，那輕悄的叫喚無從防範的寒氣，就狂烈的冷激了人們的肌膚。於是，有如敗殘的落葉似的，人們從山林中、田野裏，躲閃進不同方向的各自的家門。

張老頭跟別個在田裏割麥子的人一樣，衝破穿梭似的雨林，奔回自己的家門。當他一脚踏進他那熟悉的窖洞門口時，迎着面，他看見宣撫官開賽會似的在擺弄着爲他平常說慣了的「宣傳品」，滿坑滿地，像被纜似的擺滿了紅綠的顏色新鮮的花花紙。老頭子伸進一隻腳，躊躇了半晌不知那隻腳應該落在什麼地方，像懸掛在肉鋪裏的勝蹄似的，吊在那裏不着邊際，衣服上、腳尖上撲簌簌的流下來一滴滴的水珠。

「啊，老伯父！」宣撫官驚叫一聲，似乎發現了什麼奇跡。他趕忙伸手收拾起東西，讓出一條可以通行到炕邊的道路。「外面的雨下得這麼大啊！」

「就是呀」，老頭子輕輕的依着炕邊坐下身子，拉起掛在繩上的手巾，盡興的在他那副繃緊的臉上擦拭着，通過兩隻濁重的，呆滯的眼睛，閃出來不知怎的眼色。「真氣人，割得好幾好幾的麥子，雨上擦拭着，通過兩隻濁重的，呆滯的眼睛，閃出來不知怎的眼色。」真氣人，割得好幾好幾的麥子，搖搖下起這麼大的雨！」

在這一間被寒氣侵蝕的，煙氣薰着的窖洞裏，流動着黑暗的顏色，依着拱形的灰棚頂，描着朦朧的暗淡的陰影，八仙桌脫退了顏色，那上面瀰瀰了像管賬先生賬簿似的書籍和表冊，旁邊，鑲在土墻下寫出一架銹銹子的電話機，兩只黑色的長方形的木箱，橫躺在正對着八仙的牆角邊，箱蓋敞開，裏面裝着還未被鋪展開的宣傳品。

外面，山村初夏的暴雨在怒吼着，潤溼了鬆懈的土地。土面上，汪洋似的屯集着白亮亮的雨水，像漫無邊際的水田。

張老頭的臉孔是方正碩大的，毛茸茸的鬍子邊，凸出兩塊圓潤潤的額骨，兩眼很小，顯得有些灰濁，一當他仔細注視着某種東西的時候，便眯得成了兩條細線。鼻子高大，下面排列着脫齒的兩片枯瘦的咀，實在說，若是往上追溯過二十年，當張老頭年輕力壯，臉面發胖，鬍鬚修潔的時候，他的臉面相當可以在人羣中得到他的好評。但現在，他老了。

他穿一件破爛的退色的半截藍夾襖，腰上束了一條布帶子，黑的夾褲漏出四五個窟窿，鏢刀就放在

他的身旁。他很舒適的坐在那裏，因為他正坐在家裏，得到了一個暫時的免去風吹雨淋的休息。當他猛然的發覺到他那六歲的小孩子，蹲在陰沉的角落中，聚精會神的觀看那些花花紙時，他不自主的生了一點忍耐不住的火氣；平常日，他就一再的叮囑着他的孫子，叫他不要走進這間屋子裏玩耍，正如這整洞是一間妓館，進來的人免不了要學些壞的毛病，那些壞毛病，差不多又都是在不注意的沾染中學成的。他背着宣撫官，使力的隱出他那變灰濁而蒼老的眼睛，暗示着他的意思，孩子望望他，不瞭解的又把目光注視在宣傳品上，他忍不住生了一個老頭子慣有的脾氣，頓着腳，在粗聲地吶喊了：

「小鎮子，去！這裏不缺少你！」

孩子驚訝的抬起頭，一言未發，像一隻順馴的花貓避着一條凶橫的大黃狗似的，悄悄的運動脚步，頭從門走了出去。

宣撫官像是不聞不見的，從牆上摘下他的棉大衣，誠心誠意的遞給張老頭：

「脫下你的夾襖，把這件棉大衣穿上，你上炕暖一暖」。

這一種意外的幫助，使這個一向對於宣撫官飛着輕視的眼光的老頭子，不由又拋棄了頑固的成見，從內心中受到了深深的感動。他實在有些不明白，宣撫官還是對他和和氣氣的，那種親熱的，關心的談笑，就知是多年以來就在交往着的朋友——一件平平常常的棉大衣，恰如披上他一身值得感戴的親厚的

友情。他誠懇的接受了宣撫官的盛意照樣作了，一面在點煙開獎似的抽着煙。

自從宣撫班打着一面香綵綵的太陽旗，來到這小村子之後，宣撫官就擔任在張老頭的窩洞裏。一舉一動，大家都似乎感到有些生疏，彼此緘默着，誰也不大喜歡開口，因為，兩方面似乎都苦於缺少一種良好的方法，使得他們接近，他們自己不知從何處開口，且不知利用什麼樣的機會開始交談；日子過久了，慢慢的，在無從記憶的過往中，彼此間有些漸漸的熟悉起來了。宣撫官常常到司令部裏辦他的公事，司令部門口掛着太陽旗，裏面出出入入一些揚眉擠眼的日本官兵；他也雜在別些宣撫官中，在家家戶戶的門口，張貼着標語、宣傳畫，他緊攏着村裏村外的百姓們，開着大會，分送邊報和雜葉，當他作完了他的例行公事之後，就回到窩洞裏休息。他喜歡香煙，一個人不出一聲的，聽憑兩隻眼睛在書本上溜轉着，是常有的事情。他抽煙抽得十分厲害，屋子裏時常充塞着重濁的煙霧，光線愈加顯得陰暗，刺激得人們常常要咳上幾聲。他還常常在深沉的思索中，掃興的，低聲的嘆着氣，彷彿一個慣常爲憂鬱病征服着的，糾纏着的人，在失望中無可奈何的爲他不幸的命運在嘆息。這時候，他多半腫直了眼睛，呆呆的望着迴旋的，噴出口外的煙圈出神。張老頭雖然輕視他，因爲他替日本人幹事，但他本身在作人方面，還沒有什麼值得人議論的地方。不過那終究是一件怪事：一個好模好樣的中國人，爲什麼要替日本人事務？沒有心肝，沒有血性。這樣比較比較，張老頭有充分的理由，替他的兒子驕傲。他的兒子，看着作

小買賣的名目，給中國軍隊探送一些敵人的消息，光明正大的作爲是值得人稱許的。

宣撫官約有二十六歲，黃色的面皮上凹陷着兩隻充血的眼睛，小而尖瘦的鼻頭，脛着暴暴的兩側，灑開來瘡癩一般的小疙瘩，像插種一樣，一直播到了兩隻耳朵邊，播滿了兩片臉蛋，稀疏的眉毛裏面，閃動着耐人不喜歡的暗影。他蓄有短短的八字鬚，下面兩片恆於吸煙的嘴唇，掩遮不住滿口焦黃了的，腐蝕了的，排列得不整齊的牙齒，時時的，衝出口腔，噴出來煙垢的臭氣。

不可掩飾的，張老頭和宣撫官之間，豎立着一條把他們隔離開的無形的藩籬。這條藩籬，上邊高懸着天空，下邊深埋在地底，道新的隔離驅使着他們不能稱心如意的接近，即使是面對面，誰都不肯說上一句半句老實話。遇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兩個人睡在一鋪炕上，只要高興，誰都可以開始一個稱心的交談。可是這種輿致，像是人的靈魂似的深埋在土中，再也不會跳到外面來，偶而例外的應酬上幾句，也全是空洞得不着邊際的鬼話。他們之間，不禁存在着牢固的隔膜，且在暗地裏敵對的互相戒備着，費盡心力，使着戒備的形勢增大，不因此發生任何不幸的超出戒備之外的事端。

宣撫官恰如市集上的扒灘販子收拾他的貨物似的，收攏起他鋪陳得滿屋的宣傳品，裝進那兩只貨箱般的黑箱子裏，順手把蓋子關上。

「這些東西，印了這許多，有什麼用！老伯父」，他轉向張老頭，不以爲然的敬詢着。「你說是不

「是！」

「可怪好看的」，張老頭點點頭，應酬着回答。像往常所持的主張一樣，他決計不在這上面發表定論的意見。

「我一看見這些東西就頭痛，不知道印了這些作什麼用？我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宣撫官發起討人不歡喜的含着笑容的兩眉，在屋中踱着步子，就如他正在苦思他這件認為頭痛的事情似的，推敲般的抽着煙。

外面，雨還在吼，風在叫嘯，掃打着，衝擊着這間窰洞，像要毀滅了這間小小的屋子，屋子裏突破了沉濁的稠霧，飄進來寒冷而鬼森森的氣息。但張老頭沒有感覺到什麼冷意，從他的棉大衣中，他澈底的暖熱了他的冰冷的身子。

「宣撫官，……」張老頭放下煙管，張開兩片脫齒的嘴唇。送到這風雨交加的日子，壓得人的精神過分的不愉快，一種解悶的，應酬的念頭驅使着他開了口，打算跟宣撫官不多不少的談點無關輕重的家常，可是還不待他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就讓宣撫官半路打規矩的攔住了他的話頭。

「你別這樣叫成不成？」宣撫官夾求般而翻動着充血的眼睛，認真的說：「我不是請求你好幾回，督我叫馮先生的嗎？老伯父，你不知道，把宣撫官這三個字加在我身上是並不光榮的！」

「有什麼關係。當官人就是客氣」。張老頭眯縫着眼睛，半垂着方正的臉，有趣的摸弄毛茸茸的鬍子。「若是我當了官，我想我最高興別人稱呼我的官職，宜撫官，不，馮先生，我說的話對不對？也許我還是鄉下人的鄉下想法，鄉下人的腦袋是跟城裏人的腦袋不同的」。

宜撫官一陣旋風似的兜了一圈，最後把身子安置在張老頭的面前，像蠶繭一件珍貴的美術品似的，深釘着他，半晌不出一聲，鼻梁兩旁的瘡癩一般的小疙瘩，抖動着像要跳起來的樣子。他在深鎖的眼睛裏，停泊着欲說的，但又是他不能理解的語語。面對着這意想不到的，奇妙的舉動，張老頭不自主的暗發楞，「總不會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在心中不安的思忖着。

宜撫官歪着冷笑的嘴巴，奇妙的，出人意外的狂笑，兩手緊扣在一塊，像磨礮一般的揉個不停。他粗野的像老牛喝水似的抽着煙，抽出來吱吱的響聲，被煙霞罩籠的臉面上，飄閃着不信服的神情。當他把煙捲頭使力的擲到地下的時候，遠越常規的緊纏住張老頭的肩膀，他嘲笑般連聲問道：

「你真願意幹我這差事？你覺得我幹的事情很好？你羨慕我？」

「不！」張老頭毫未思索，從本有的良心上，果敢的，堅毅的回答出這麼一個簡單的字，當他偶然見到他這態度外表而不甚妥當時，那已經晚得像脫韁的馬似的無法拉回來了。他趕緊從消極方面，秒轉陳詬頤，談起平素的家常。「宜撫官」，他故意的打岔：「不，馮先生，應該說馮先生，對嗎？這兩片

嘴，真該打，老改不過來。倒從來沒有請問過，馮先生，你的老家離這邊有多麼遠？」

「我問你，你真覺得我這事情幹得很對？」宣撫官的頭腦，並未裝進家畜的影子，他的思想正溶襲着他嘲笑般的態度在發展着。

張老頭像一隻陷進泥潭中的奔馬，任憑牠掙扎半天，也不能跳出那穩欄的深淵似的，他單身感到料不掉泥濘糾纏的艱難，後悔他自己過於莽撞。抓住這點他陷在深淵中的機會，宣撫官打落水狗一般緊逼着問他，正如在這間罪犯的口供。「他想從我的身上，給日本人辦點獻功請賞的公事？」張老頭不安的着想，一面鎮靜的決定不回答任何意見，他憑依着五十多年的生活經驗行事，該在這位官員面前唯唯諾諾，像一個服侍主人的用人似的。他不僅不能引發他的懷疑，且要盡可能的設法討求他的歡心。

「嘻嘻，馮先生，沒有什麼，你可是說的那裏話」，他搖着一副年畫上壽星老人特有的使人歡喜的笑臉，點燃了他的煙管。「馮先生，你是不是想上炕？想騎一會？」

「謝謝你，我不愛」，宣撫官心平氣和的踏着步子，不再追問了，他擡起充血的眼睛，凝神的注視着貼在牆上的一幅標題「鐵路愛護村」的五彩石印畫。

「馮先生，那幅畫是個怎麼講法？」絕妙的機會被他抓到了，張老頭靈活的運用着，希望把話頭轉到畫片上。

事情發覺在巧，恰在這時，牆上的電話鈴，嗚嗚響了一陣混亂的陰冷的聲音，宣撫官還沒有來得及加細的消化了張老頭的話，給他一個簡單答覆，便急速的奔上前，拿起聽筒，他問了幾聲之後，一通串聯說着照例是張老頭聽不懂的日本話。張老頭雖然聽不懂，但他却可以猜得出，宣撫官在跟日本人商量着什麼事情，他那堆滿了疙瘩的臉蛋上，忽隱忽現的流動着激情的，不耐煩的顏色，聲音一陣拉長，一陣變成微弱的敷衍的語氣。

「他媽的，又要開會！」他不高興的順手掛上聽筒，稀疏的眉毛，閃出來憤怒的光彩。

「開會？」張老頭望着宣撫官發怒的，快要跳出鼻梁旁邊，行將送住了他的眼睛的疙瘩，忍不住好奇的開了口。「開什麼會。馮先生？」

「村民大會吧，什麼會：叫老百姓服從日本『皇軍』，反正不過這一套」。

「日子定了嗎？」

「明天一早。現在」，他望着窗外說：「雖然不下了，明天誰知道能不能晴天？還在會上發獎品，歡迎老百姓踴躍參加，爲個鬼玩意兒」

宣撫官打開剛才開好的箱子，伸手去亂翻東西，忙忙碌碌的樣子，正像在預備着明天開會使用的物

品。

外面一陣狗叫，接着，踏着泥水響着的，走進來一個統着担子的具有深思的黑色眼睛的男人，身材不高，但是長得很結實，光着腳，褲腿捲在膝蓋上，他的神態，表示出一種飽滿的健康。他站在門口放下担子，使用兩手拉着轆轤，皺着眉頭，細心的注視着屋裏的人物，過一會用低沉的聲調，自語般說：

「這大黑狗，才幾天不回來，又不認得人了」。

他是張老頭的作小買賣的兒子，他待人很好，說話有條有理像在講道。宣撫官很喜歡他。

「少當家的買賣好不好？」宣撫官放下忙碌的手問着。他走了兩步，作出要走近少主人的姿式，但他似乎想到了他未完的工作，還不能立刻放手，就又在忙碌中收拾着東西。

「湊合事，替你掛心了」。少當家的謙虛的 answering，像囚犯被推進牢監一般，仔細的把屋子巡視了一轉。

張老頭慈愛的問詢着兒子，關於買賣上的事情，他不厭絮叨的問他賣了多少貨，賺了多少錢，到後懸懸着他的辛苦的奔波似的，謔語炕沿叫兒子坐，歇息歇息身子。

兒子順從的坐了，詳細的報告他的行程，用不高興的調子，埋怨着他的不順利的運氣，因為他遇到了陰來的日子是個雨天。但也不能說運氣十分壞，落雨的時候，他剛好走到廟門口，運氣給他找到一個合適的避雨的地方，使他的身上沒有打濕。他趁着雨水不落的這一刻盡快的趕回家來。

歸 來

「剛才日本人在電話裏說要抽壯丁，你們聽說過這件事情嗎？」宣撫官拍的一聲關上箱蓋，像要引起別人的注意似的插進來說。

「日本人要抽壯丁了？」張老頭被刺激得像是看到暗黑的密洞在慢慢的旋轉起來，烟霧迷濛，使他感到了一陣異常的暈眩；耳朵裏呼隆的亂響，正有如遭遇到猝然不防的襲擊；他又如澆在狂雨中的路人，渾冰一般的涼。意外的驚人消息，使得他的神經緊張，周身的血管，要爆裂一般猛烈的跳動，奇異的冰冷，透進他的骨髓，流瀉着麻癢的抖動。他只有一個兒子，正如他只有一個孫子，若是敵人不顧一切的抽去他的兒子，無形中就等於拆毀了他整個的家庭。老早，他就聽到過這樣的傳說，他希望永也不會變成真事，他想不到，現在已經一溜二白的擺在他的眼前。這一件必然的會引起他關心的大事，使他耐不住的顫聲的問了：「馮先生，像我們家裏，能不能抽壯丁呢？」

「很難說，差不多吧」。宣撫官穩重的說，充血的眼睛在張老頭的身上溜轉，然後又移向少當家的那邊，一如他就是抽取壯丁的主持人，在精心揣摩着被抽取的壯丁的特點。

「剛才電話裏就只談這一件事嗎？」

「一點不錯」。

「像我們這樣人家，當真還能抽去一個？」張老頭不信任的追問着。

「家三男，不卷抽不到的」。宣撫官捧着八字鬚，發出來他的定論，閉着的透過焦黃的牙齒，噴吐着濃厚的香烟，煙捲的火頭，快要燃着他那薰得黃黃的手指了。

「誰能，抽我去罷，唉！」無可奈何的，到後嘆了一口長氣。

「人家抽的是壯日，要老頭子作什麼用！」

「一定是我的老大？那麼，一家人不就都完了嗎？」張老頭衰老的眼睛，湧出來滾滾的，酸辛的眼淚。

「日本人管你這一套——」不完而完的，宣撫官止住了他的話頭，他覺察到他說出來的話超越了他本身地位所應保持的無所偏袒的那個範圍，他機警的消過話頭，不在意的說：「給日本人抽了去，就抽去罷，那又有什麼辦法」

「哼！倒也不錯」。少當家的半晌未發一言，這時候，捲着刺諷的嘴巴，擺出一臉的榮容，空空的，不覺聲色的說：「給日本人幹事情，倒是『很光榮』的，日本人給的錢既然很多，人家又有勢力，村裏村外誰敢欺負，誰敢不另眼看待，我倒覺得『求之不得』呢！」

張老頭的深心裏面，塗和了扯不開的煩惱，有如一個墮在蛛網上的不幸的飛蛾一樣，纏在那裏怎樣想盡了方法，用盡了功費，也擺脫不開，反而是愈來愈被束縛得加緊，失去了自我的主宰。他的頭腦，

流亂得茫無頭緒，棉大衣裏伸出無形的魔手，抓得他坐臥不安的心煩。眼看在幾天之後，他自己親手扶養起來的兒子，就將要無緣無故的生生給敵人抽去，幫他們作着殺人放火的勾當。他被他們拖進可怕的戰爭法，吸着濃重的火藥氣，而當有一天他獲得他應得的賠償時，他就在這世界上失去了他的唯一的兒子。他覺得心裏有些微微作痛，像被一條小虫在咀嚼他，咬得他痛癢難忍，不能安寧。

兒子看來像是很不在意，這樣重大的事情，在他聽來不過像聽一件極平常的故事，聽過法就算了，却細心的數着錢，交給當爹的，一面有趣的移轉談鋒，心平氣和的問詢着：

「爹，這場雨下的真不好，麥子又沒有割完？」

「那裏割得完，若是你早回來兩三天就好了」。張老頭無心少意回答着。

「我本來打算早些趕回來的，可是趕路趕就誤了，忙了爹一個人，心裏覺得有些不安呢」。

「別這樣說，你還不是爲了多作一點買賣」。親熱的撫着兒子的肩頭，張老頭灼熱的妻子的熱情，暫時的壓下方才擾擾着他的不安的情況。

宣撫官爲這個家庭父子之間愛撫的表現，感動得覺得自己像丟拋的西瓜皮似的，過分的冷淡、孤獨單調。他遠離開遠在東北的家庭，享受不到家庭中父子之間的熱愛，孤零零的被人家稱呼爲宣撫官，樹立着極含敵對意味的防範。宣撫官聯想到自己的家。家，在這個學院里，該是農忙播種的時候了？爸

替使用着他衰老的精氣力，運動着笨重的脚步，在田地里奔走，那樣的勞作，還有誰可以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哥哥早就抽到「滿洲國」的軍隊里去，弟弟因為是思想犯，像封在庫里的貨物似的，關進深鎖着的，陰沉的牢獄。他們，受到了什麼人的毀害？……

長時間的，這不可解的問題，在他的周身上下環流着，尤其是當他每次看見跟他相同的百姓們遭受日本人殺害時，他便從不安的激動中，拉回來他的過往的記憶；在他的把他扶植長大的故鄉中，相同的殺害，傳染病似的，一年到頭不停歇的流行。他眼看那些被害的人，一天天的躺下身子，閉上了眼睛，結束了不情願死亡的生命，而他却不能像一個醫生一般，施用手術救治活傳染病人，給他們一種幫助。這，直使得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譴責——他沒有宗人類互助的神聖任務，他放棄了天賦給他的權力。而他，還失却了人性一般，替那些殺人的囚犯，作着口頭上、文字上，迷惑祖國民眾的虛偽的宣傳；穿着宣撫的罩衫，給魔鬼們掩飾着他們深重的罪惡，這是多麼不該當！「我還算得上是人？」他焦急的，忿忿的責備着自己，「簡直是一條卑鄙的狗！」

他是中國人！他應該在中國的地方施展着他的力量，爲祖國盡國民義務，洒自己的血、準備犧牲。他不能隨便便忘記掉，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張老頭可以是他的父親，少當家的就等於是他的親弟。他們之間，不應該堅立着邊籬，他們應該親密的攜手，一家人一般的增厚着緊要的，親密的友誼。

「挺直了腰板，而向着英國的敵人」

這羅信與喬的打開他精緻的煙捲盒，伸到少當家的的面前，謙誠相讓着。

「來，抽枝煙」。

少當家的接過煙捲，點頭表答着他的謝禮。

「你們父子真是一團和氣」。這撫官靠近着坐下了，感謝的鄭重的提議着說：「來，咱們這回來談談家常罷」。

「還倒我倒還沒有心思談了」，張老頭搖着方亞的頭，樣子是無補少神的。「意外的事情，攪得人心神不安」。說完，低聲的嘆了一口長氣。

「爹你還在想日本人抽壯了的事情，算了罷」，少當家的打算把爹爹的憂慮壓伏下去。他安靜如恆的，在深邃的眼睛裏，搖動着平和的光波。「到什麼時候，說什麼時候的，用不到發愁。人世上，還未聽說有辦不了的事情，放心罷」。說到這裏，好奇的像想起來一件遺忘在門外的東西似的，趕快穿出發洞去，不大一會工夫，又鑽了進來，拉着小鎮子，抱歉般親切的說：「寶寶，爹真不對，回來這半晌，才想起來找你」。他掏出一把洋糖，小心心的放在孩子大張着的手心裏。孩子剝着光亮的包糖紙，滿意的臉上，飄展着天真的微笑。張老頭搖能解決的心事，隨着孩子的笑臉怡然的消走了。

「宣撫官」，孩子含着糖塊，品味着其中的好壞來，「沒有你送給我的日本糖好吃呢」。

「我送你的糖好吃？少吃一點罷，沒有什麼好處」。他含混的說。不自主的搖了搖頭。

「親子，你願不願意認宣撫官作乾爹？」少當家的托起孩子的小下巴，戲笑着說：「若是你有這樣一個乾爹，將來不愁你吃不到日本糖的」。

孩子臉起圓溜溜的眼睛，仰頭注視着宣撫官的臉，似在審視他這未來的乾爹，是否是他的滿意的一位，是否真能給他些好吃的日本糖。宣撫官充血的目光，在孩子的臉上投射着親暱的微笑，他使力的捏着孩子胖胖的臉蛋，興奮的說

「我家裏的孩子，差不多也好有你這麼大了」。

「那就認個乾爹罷」。張老頭倒很同意，寬鬆的解放了煩亂的心緒，他希望假藉着這定形的似乎接近一層的親近，可多可少的卸除了他的困難。

「這可不成，我又有這顧分」。宣撫官在推託着。

「那倒是我們高舉了，忘記了這一層」。

「認真話，我的處境不許可我有這點自由」。誠懇的解釋着，希冀免除他們父子由此引起的不快的聚會。

「就是囉」，張老頭依然沒有明瞭宣撫官的意思，還繞在他的想像中的「處境不許可」，就應該怎樣「官」與「民」不能隨便接近的一種表示。

「老伯父，你想的完全不對」，宣撫官顯然有些着急，臉上的疙瘩顯得更臃腫，「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話只能說到這裏為止。再詳細的解說，那我的處境也是辦不到的」。

他抱起來孩子，張開烟熏的，惡臭的嘴，在孩子的臉蛋上，瘋狂一般親吻着。這顯然出乎孩子的意料之外的突然的舉動，嚇得他被惡狗追逐一般高聲驚叫着，奮力的向外掙扎。宣撫官知難的立即放下孩子，低聲的安慰着說：

「實實，別怕，我很喜歡你呢」。

電話鈴第二次又響了起來，當宣撫官接起聽筒時，仍然嗚嗚着那套日本話。他掛上了聽筒之後，慌慌張張像趕火車似的急忙穿起他的雨衣。

「有事出去嗎？」少當家的問。

「可不是，日本人不管天晴天陰，什麼時候喜歡，就什麼時候叫你。幸好現在的雨還算不落，要不然，保準要濕得落水雞一樣」。

「這就是俗語所說的，官身不由自主」。張老頭搭上一句，左搖右擺着他時下身。

當宜撫官的影子，像燈影一般閃出了陰沉的屋子之後，濁重的空氣，風一般隨面着竄出門外，少當家的橫掃着深思的眼光，不滿意的抱怨的說：

「爹爹，你還當真給孩子講乾爹？他是什麼人，咱們是什麼人，就算他答應，咱們也不能幹。他是還好？日本人的走狗！咱萬不能跟他拉在一塊。他有如一個落水的人，咱們既無法救他上岸，自然也不希望被他拖進河里，這道理我們一定要明白」。

「我何嘗不明白這種道理，不過因為想到憑藉着乾親的關係利用他一下，說不定抽壯丁的時候，可請點方便」。老頭子窘迫的摸弄着毛茸茸的鬍子，不憚絮煩的解說着。

「方便？他能當得日本人的家？好爹爹，那沒有用」。

「那麼」，老頭子急得紅了臉，頰骨高聳着像要蹦跳似的。「若是真抽了，可怎麼辦？」

「怎麼辦？」少當家的聳了聳肩膀，「怎樣也不給他們抽」

「鬼子有槍啊，你倒說得容易！」

「有什麼不容易，過幾天——」歪着頭，朝外面溜了一眼，壓低了聲音：「過幾天，咱們的遊擊隊就會打過來的，把他們一網打盡」。

「真的？」

歸來

「隊長正在計劃着部署戰鬥呢」。

「妙啊！」老頭子興奮的放下煙管，像因久雨之下，忽然看見晴朗的天空一樣，心懷意外的寬敞。
「真是的，爲什麼不早說，讓我捱了半天放不下的心」。他心裏埋怨着兒子，怪不得對紮紮了事情，像神色泰然，壓來是這樣啊。這令人愉快的消息，使他謹慎的想起來應該促使兒子請請上的注意。「你這幾天出入要多加小心，免得露出馬脚」。

「咱們家里住着這樣的官，是最好的掩飾」。

「宣撫官近來倒有些怪，他不讓叫他宣撫官，看樣子像有心事，就像幹厭了他這個官」。
「實走狗的不會討到好。倒是要小心，別上他的當」。

孩子早不知在什麼時候溜到那邊「鐵路變護村」石碑畫廊前面。他伸出小手指點着，看着眼睛尖響噓叫，像在深軟的土地上發現了「蚯蚓」般奇跡似的。

「爹，牆上兩個胖小孩，多好看，小臉蛋上畫得裂開兩個坑」

「別看了！」少家家的輕鄙的阻止着說：「什麼叫『鐵路變護村』，簡直是魔障人之欺騙人的鬼玩兒」

那是一幅十分精彩的五色石印畫，上面印着一些像大人一樣而大人和孩子，男的，女的，不歡笑的來

保護鐵路，鐵路附過來一列掛着太陽旗的列車，但鐵路早被游擊隊拆毀了。這些人們一齊下手，恢復了路軌，火車安然通過，運來的是人們日常需要的物品，物品有了，交通便利了，人們得到實惠，鐵路得到保護，於是，鐵路愛護村的好百姓建立了功勞，得到了日本人的獎賞。……

「他媽的，我們要普遍的組織『鐵路破壞村』」。少富家生氣的說，揮動着錘子一般的拳頭。

外面的急雨驟然就停止了，卻從每個谷口湧出來凶猛的山洪，吼出來獅子一般沉重的巨響，回聲在村中旋繞，震撼着門窗顫動。天空中，浮游着的雲層和輕飄的蒸氣，海面上的奔濤一般的波動，泛着眼睛在雲霧中因現出新鮮的顏色時，是新生的弧形的虹，地面上，鼓盪着向水波，散佈着透骨的冷風。院里的雨水，汪成了半尺多深的小湖，在湖上，鴨子像小船一般游來游去，得到了羨羨一般家家的叫着，洗刷着羽翅，當張老頭披着棉大衣，把牆根下面的擁塞的水洞道閉之後，小湖不一會就枯涸成一座龐大的稀爛的泥坑了。

穿過陰沉的空氣，傳送過來日本兵的軍號聲，像叫驢嘶叫的喉嚨。洋馬在奔蹶着，馬蹄子濺起一灘灘的泥星。……

宣撫官回來了，雨衣沒有脫，襟褻裏的槍一下就躺在炕面上，完全是一個奔波疲乏的人，要藉着睡覺休息的樣子，可是他並沒有睡，充血的眼睛大張着，更加顯得紅，死釘着棚頂，那裏就像有什麼東西勾

引去他的深思。他伸出按摩一般的手，按捺着他舒適的頭，似在預備藉着這點手續，消除腦神經中的病症。呼吸是十分緊迫的，喘出來風箱一般，有節奏的粗重的氣息。

像打掃用的石滾子，他開始滾動着他的身子，翻到左邊，再翻到右邊，就像是不平的鐵實桿，熱得他渾身難受。這樣的機器一般的繼續一會，他忽的像不倒翁那樣坐起來，深埋着眼珠什麼也不看，感覺棍稀疏的眉毛，拚力插着煙。

「一定是挨了日本人的罵」，少黨家的看出來宣撫官的懊惱，心裏面在這樣想，順便的作出關切的樣子問：「宣撫官，我看你有點不對，莫不是遭了涼，身上不舒服？」

宣撫官懶懶的搖頭，充血的眼睛閃出冷漠的笑，沉默着不出一聲。

「若是受了涼，我給你作碗麵湯吃」，張老頭受到了感動，不安的摸着毛茸茸的鬍子，「多放點胡椒面，發發汗」。

「謝謝你，老伯父」。宣撫官解恨似的盡力抽了兩口煙，煙圈霧一般的旋轉着。

老頭子不解的瞧着他的兒子，兒子不瞭然的瞧着他的爹爹，在煙霧的氛圍中，交換着默默不言的眼色。

宣撫官掏出精緻的真空管鋼筆，打開日記本在寫着什麼，有時還變幾曲曲的像在慶普留。聽不到八

仙真旁，翻用索信紙信封預備寫信，但呆想一刻，又墜下去這件事，尋出一本大書，呆呆的邊相書，繼後又是疲乏的閉上眼睛，像要打瞌睡。在不留意中，他微睜着充血的眼睛，微妙的，深思的潛着少當家的神色，然後又轉到張老頭子的身上。顯然的，有什麼東西嚼着他的心，攪擾着他不能寧靜。他似乎使用着最艱苦的含量，跟他的良心鬥爭。他不時的抽着煙，抽完一枝再接上一枝。

張老頭不安的惹起來一個老年人普遍的對於年青人的關心和垂憐。雖然，他跟宣撫官之間隔離得很遠，彼此提防着，却仍然有一種潛在的力量驅使他願意跟他接近了。

「馮先生，你睡一會罷，我看你的精神有點不大好」。他誠懇的建議着。

「不，我很好」。感激的笑了笑，宣撫官依然抽他的煙。

「老伯父」，他緊接着請求：「若是不嫌麻煩，就請你給我作一碗麵湯」。

「這才是吧」，老頭子拉起孩子的手，「走，跟爺爺作麵湯去。多放點胡椒，汗一發出來，保證可以病好」。

纏着沉重的脚步，手伸在袋子裏，宣撫官默默的蹣跚着步，像在攪和着爆發的山洪的吼聲打拍子，密洞門口，擦着陰沉的天空，風在追趕着深雲奔馳。

他的脚步突然在少當家的面前停下了，鐵捲着鬚毛，柔和的微妙的問：

歸 來

一一七

「像你這樣的莊稼人，爲什麼要作買賣？」

少當家的遭受到這意外的詢問，猝促間增厚了他回答的困難，但他終於鎮靜的、淘氣地以問作答的說出來。

「像你這樣的人，爲什麼要當宣撫官？」

「爲什麼我不當宣撫官？」調皮的回敬過來。

「爲什麼我不該作買賣？」少當家的回答着同樣的語調

「我倒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你怎麼會明白內中的隱情？」

「我也有不得已的隱情」。

頑皮的互相注視着，兩個人同時禁不住笑起來了。

「你又有什麼不得已的地方？」宣撫官追問一句。

到這時，少當家的大夢方醒似的領悟到，他說了怎麼樣的錯話，一時的高興，竟然忽略了言語上該當的小心；他機警的收住話題，掩飾着的輕輕滑了過去，「你把我說的當成真話聽嗎？對不起，那你就上了當，管管你，我剛才跟你說的，全是順嘴隨口」。

也。他面露着這認真的態度，轉動着深思的眼睛，沉默着不出一聲，他想不出一句話，甚而也不知道該怎樣去說出口，回答給這面站着兩奇特的人物。一個時時刻刻都要提防的，還有危險性的前人物，在應酬上必須要巧妙的運用着戒備的時機，而當他而前的奇特的人物，還未顯明的說出他的要求的時候，任何說出口和拒絕的答應都不能輕於啓齒的。

宜撫常常他的右手，儘量用力的顫動着。他再說幾句。他以後自必安心。他文，他再願「希望你跟我握手，建立起新的友誼，這就是我講你答應的要求」。今天，他再說一句話。

少當家的順從的伸出去他的手，冰冷的，透骨的涼氣，從那隻手上，一直流竄進他的周身。宜撫官冷冷地睜着眼睛，顯露着罕有的愉快的微笑，他滿意了少當家的回答，感激的跳起身子，興奮的說：

「現在，我可以說出來我對於你的觀察，你不是真作買賣，你是藉着作買賣的託辭，在作着——」

「作着——」

「作着——作着——別一種活動！也許是我猜錯了，不，那不變的，因此，我要請你看在我們的結好的親的友誼上，給我一種幫助，爲了我的前途。」

「別說呀！」少當家的跳起他短小身子，感謝的跳開兩步遠。

「別說呀！」

此類文章

「別再冷淡我，欺辱我吧，讓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你，不然的話，我一定會被無法解脫的憂鬱悶死的」。他臉上的疙瘩，各個漲得挺大的，冰冷的手，顫顫的抖動。「我不能再忍耐，我不能再作沒有血性的人，再讓別人疏遠我，戒備我。朋友，我跟你說，我也是人，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不甘心再給別人作走狗，當傷僑！我也有我的家，可是家人怎麼樣？哥哥被抽爲日本兵的壯丁，兄弟成了思想犯，他們是不是還活在人世了？我，我味盡天良，給仇人幫凶，禍害自己的無辜的同胞，我是多麼愚蠢！我這般無理的賣命，還得不到狗種們的信任，而你們也把我當成了敵人，我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意味！我不能再這樣混下去，我應該翻然改悔，投進祖國溫暖的懷抱裏，眼睛裏受難的弟兄們攙起手來，共同的打擊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要在這世界上挺起來我的身子！」

「這就是我早想跟你說的話，却一直等到今天」。緩緩氣，他繼續說：「今天，我得到一個絕妙的機會，我願意獻上這個機會，爲祖國建立一點功勳，以卸我的罪惡，用以表白我的心跡！朋友，把我領到你們常作買賣的地方去，我要跟他們談一件新生意。地圖畫好了，路線指掌一般明晰。朋友，我願意交入去，答應我，因爲這中間關係着一件小小的勝利」。

不用多言的默默的攙他的手，在長久的注視中，翻攪着他的深思的眼睛，這樣醞釀的跨立了整整一天，他終於憔悴的使手到畫室官的面前。

端着熱騰騰的麵湯，張老頭圍進來。

「馮先生，快吃罷，胡椒放在碗裏了」。

「謝謝你，老伯父，我並沒有病」。

「爹，宣撫官的病，已經讓我給他治好了」。深思的眼睛，露着勝利的滿意的笑容。

外面，陰天的重雲深鎖着的雲層，風吹卷灰一樣地漸漸散失了，對着峯洞門口遠遠的一角，露出來新鮮的散笑的藍天。

（抗戰文藝）

渭河的黃昏

王西彥

一三二

在夕陽下，渭河像一條疲憊的蟒蛇，沒有神彩地向着東南緩緩爬去。兩岸高聳的白楊林，受着初夏的春風的撫摸，歡愉地絮語着；而一片廣袤的已經成熟的麥子，也便低垂着牠們金黃的沈重的臉孔，激起一陣陣浪海；落向無邊的遠處。

我們蹲伏在一隻破爛的小帆船裏，逆流投西北走。

我們是七個，都是同部隊失掉了聯絡的散兵，本來彼此完全陌生，但現在却相熟得如同是兄弟一樣了。

一個兩廣口音的兵士從木板上坐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

「這破爛道兒，好慢，粽子腳進香一般！」

（註：粽子腳，指路難走。）

「到亳州該雞鴨肥了，」那老黢的腦子臉擱着腔，「敵人在後屁股擰着，我假現在這裏攔攔，」
「中嘍，盤菜，便點勁好，不好？」

我回頭看看那斜襟藍布的女人，她正咧開嘴在對我們作着苦笑。她有着一雙叫人歡喜的眼睛，同一個端正的鼻子，不過那粗粗的却安放着一張闊大的嘴巴，牙齒是黑的，像個大煙鬼，在嘴角邊，刻劃着幾

纒織紋。這會聽到黑麻子臉的吆喝，顯得有幾分慌張，於是急急地撐着篙，又吩咐着船頭上的小孩子：

「阿吉——哪，放開篙子啊！」

船在逆流裏艱辛地上駛，流水唱着瘡痍的歌，不時飄騰——嗚嗚地起着激音。

被叫作阿吉的小孩子，這時把整個身子都支在篙子上，每打一篙，他就藉以發洩疲勞似地哼呵一聲；而他那乾瘦得僅剩一層黑皮的脊骨便可怕地隆凸着。水面漲着碎浪，篙端飛起細小的晶亮的水點子。對着這個小孩子，有一陣揉合着憐恤同內疚的情緒在我的胸口裏走動。在大寺集，當我們中的一個跳上這條破爛的小船時，船尾上那個女人驚嚇得發抖；由於不懂我們的言語，她的臉上明顯地刻着恐怖的表情，只是哀求着：

「老總，噢（我）這條船是破的。……漏水了，載不起重……嗚娘兒三個靠這條破船活命。……」
經再三的說明，同時把我們的態度裝得和平些，又掏出一張單圓票遞給她，對她說：

「給你一塊錢，到亳州——你撐去吧。」

「一塊錢！」她有點不敢相信似的，遲疑了一會，「老總你們幾位呀？」

「五個」。

「老總，只好五個，噢這條是破船，又沒有男人撐篙」。

可是我們剛團路土船，後面又趕來了兩個，河南口音，是第×師的弟兄——這時，其中一個扁鼻子的正坐在船頭唱一支沙嘎的歌：

「雞叫頭一啼呀，

郎哥。

快快起身莫延留啊，

打死鬼子再回頭。……」

天壁現出一層濁黃的顏色，純白的雲片漸漸消散着，溶化着。西邊，從着茫的地平線上，升起一抹猩紅的豔麗的晚霞，一刻刻地伸張它的面積，加濃它的顏色。而在四野的遠處，瀟灑着灰白的烟霧。

這唱歌的是一個有趣的傢伙，他一跳上船便好像別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一樣，粗魯地把一支步槍往船裏一揸，解下滿腰的子彈帶，整理着，一邊喃喃地數着：

「一顆子彈換一個鬼子頭——一個、兩個、六個、十個。……」

「同志，你換來了幾個頭啊？」

他仰起臉來微笑着，一個扁平的鼻子皺在一堆。

「俺嗎？俺在台兒莊可真換來不少哩！老哥，真夠味兒，一垛牆，他在那邊，俺在這邊，他把槍口

塞在一個洞裏，放了一錠，斷不難斷，他已經口裡去了，繩子上沒上一錠，差走一個瘋子送命！」

「——不錯！你貴姓呀？」

「俺叫張虎——老虎的虎。有一會，在運河邊上——」

繼續着他的報告。這扁鼻子的嗓子驚人的嘹亮，把每一個小故事都誇張地有聲有色地描述着，彷彿敵人就在他的眼前，而他也正在進行撕殺一樣。

船尾上的女人聽得發呆了，擗篙的手停了住。

來到一個淺灘上，船底磨着沙床，唧唧——的響。僅僅靠着一張又小又破的布帆，船身開始歪斜，橫擱着了。

扁鼻子的報告隨着中止。

有四個弟兄脫去草鞋，捲起褲腳，跳下水裏去。

當破船重新上途的時候，那個瘋子臉老黑已經代替了船頭上的小孩子，他憐恤地說道：

「小兄弟，你去歇歇力，長大了可別忘了打鬼子啊！」

小孩子從船篷外面回船爬尾母親身邊去了，骨條着一雙大而黑的飢餓的眼睛，張望着我們。而那個

穿藍的女人，她噙歪了一下臉，却突然痛哭出來了。

「謝謝老總，這孩子……這孩子……」

她那闊大的嘴巴撕咧着，而鼻子眉目却給氾濫着的淚漬弄得歪曲模糊了，彷彿整個臉孔只剩着一半嘴巴。她抽出一隻手來拉起前襟擦着自己的臉，感情激動得如同一個膿水飽滿的癰毒侯然地破裂了一樣。

扁鼻子張虎睜隨着一雙眼睛，不解地問：

「老鄧，嗎事啊？」

「噢想到這孩子……他爸爸……死得好慘。……」

那個黑瘦的孩子開始是蹲在一邊，瞪眼注視着媽媽的表情。隨後也悲戚地低下了臉。從後腦望過去，看得見他的頸項子上的筋骨魚鱗一樣的簇露着，而那兩條胳膊就好像隨時都可以被折斷一般。

渦河的水緩緩地流着，奏出悲怨的調子。

「噢付是高郵人，原來是在淮河裏做生意的。……今年正月裏，他爸爸……」

這時候，另一個乾澀的聲音從船尾的木板下面發生。我們發現那兒坐着一個被忽視了的老太婆，她的眼睛已經瞎了，蓋着一層白色的翳網；臉孔是瘡痍得如同是一枚風乾橘子，過多過深的皺紋幾乎把一

驟安亦擲下幾滴淚了。半個鐘頭是光禿禿的，不住地顛簸着地移移灰也移移灰，好像這水還在嘩嘩地流着。什麼，這會却噤聲乾哭了。

「噢你只剩下這條破船」，女人繼續她的訴述：「她爸爸給飛機炸死後，就一寸一寸的往上移……不知道要移到那塊去……婆婆的眼睛本來是好的，哭兒子哭得連什麼也不見了。」

突然——有人喊：

「飛機來了！」

已經聽得到馬達的嗚吼聲在漸漸地逼近，船艙裏陷入一陣小小的騷動。

「快放下帆——快！」

船停止前進了，所有的人都擠進艙裏來。從艙口望出去，三架日章機從西面浩浩蕩蕩的飛來。到達河邊的時候，却在低空盤旋着。

嗚嗚嗚……嗚嗚嗚……

「操你奶奶！」

誰罵了一聲。扁鼻子張虎却氣沖沖的企圖伸出頭去窺視。

「老總……老總……」

溝邊的黃昏

一一七

我們注意到那對母子捲縮成一團，伏倒在木板下面。臉孔完全蒼白了，驚愕地急迫地阻止着張虎的危險舉動。

咯咯咯咯……

停泊在河裏的許多船隻成爲可疑的目標了，機槍在空中掃射了兩次，飛機聲才漸漸遠去。

這時，脫離了死亡的威脅，船尾上那對母子慢慢地爬出來，臉上還殘留着剛才驚嚇的痕跡，茫然地望着飛機逝去的那一位——那裏正升上一片焦紅色的晚霞。

「——作孽啊！」

嘆息着。

麻子臉老黑爬到後艙來，他幫着女人拉起了帆，又一等神鼠般的竄回船頭執行他自己的任務去。

「老黑，賣點勁！」

「娘的，妍頭養的才不賣勁！」

好像感覺到這句話說得太不聰明了，他內疚地傻笑着。

船迎着水濤一盞一盞地往上爬。遇到湍急的地方，船滯得彷彿它反而在往下倒退，嘩嘩——嘩嘩的

暮靄烟霧一般的在四野流盪，增加着它的濃度而面積。天腳邊已經模糊不清了，原野也變成了天的一部分，刻刻變動着的浪瀾的顏色把它們接合着。夕陽收回了它最後的光芒，天邊僅剩着一片黃潤潤的微輝。白楊的聒絮變成疲倦，寂寞而煩燥。……

那個「丟那媽」——這是大家給兩廣同志取的綽號——已經睡着了，腦袋不勝沉重的垂在胸前，流着富有粘性的口水沫，同時，一個巫婆似的，飄着船而擺動，他的身子也不住的搖搖幌幌。

還有一個小同志也撲在自己的膝蓋上打盹。……

張虎擎了他的步槍，悄悄的爬到船口邊，瞄準着天際一羣歸鴉，回頭來對我們使了一個眼色，扳開保險，扣了一下。

砰！——

隨着那羣歸鴉的惶惶驚散，船上的兩條睡蟲也都突的睜開了眼，慌慌張張的去摸自己的武器。

「鬼子趕到了！哈哈！」

當兩廣同志明白了究竟之後，他嘟囔着：

「丟那媽……亂放槍，惹鴛鴦！」

小同志却捱了一會那雙血紅的眼睛，告誡一般的瞥了大家一眼，好像歷歷還沒有放鬆他，下巴儘往

下墮；但每一次墮下去的時候，他便振作着，又把它仰起來。一面，他懇切的說：

「喂，五天沒有睡」覺了。……唔哩……」

這情形給毆了船尾的阿 Q 瞧在眼裏，他嚙着牙，約笑了起來。

老黑捧着窩踢了小同志一下說：

「你不害臊嗎？瞧那個小兄弟都在笑你呢！」

馬上聽話的人臉飛了紅，藉以掩飾地脫下被汗漬弄得花斑了的灰軍帽，搔着腦袋，引色的頭皮光粉一樣的落着。

阿 Q 的笑聲被媽媽所阻止，她吩咐他：

「還笑呢——快擡窩去！」

小孩子順從地從船篷外面爬過去，站在老黑前面，不聲不響。

「小兄弟你幾歲了？」

「十二歲」。

「什麼時候逃出來的？」

「去年十一月裏」。

「爸爸是給鬼子殺死的嗎？」

「不是——飛機炸死的。」

「你恨鬼子不恨？」

「恨死了！」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小兄弟身上。他是那樣的瘦，那樣的黑——但他吼着「恨死了」的時候，却是那樣的堅決，他的小拳頭也隨着捏了一下，身子微微一震動。

艙裏面一個人插嘴問：

「那麼你怕不怕鬼子？」

他想了一想，然後抬起臉來回答道：「不——怕！」

忽然間，我又注意到船尾那個掌舵女人的表情來了。她臉上正浮着一層痛苦的光彩，大概那悲慘的回憶又在殘酷地啃噬着她的心了罷，淚光在她的眼臉裏閃動着。

黃昏的暗影投在渦河裏，把流水染上一層深淺不同的暗黃色。這時經過一個小莊了，岸上渡頭邊站著一大羣人，在撥動着什麼物件，擾擾嚷嚷的，一定是隸家在準備着逃難。這裏密密的船隻非常多，幾乎擠滿了狹窄的河面——祖國自由的土地又狹小一些了。

從瀉陽起就跟我們同行的一個中尉副官，一晌沉默着，不發言語，這時却對那女人說道：

「你這孩子幹嗎不給他當小勤務去啊？」

「那裏當去呢？」她很快地回答：「不要說當小勤務，縱使有十五歲，叫他打火線喫也肯！他只要能夠替他參爭口氣，怎麼樣喫也甘心！」

一羣老鴿從上空掠過，這暮靄中，前面黑色的城垛已經漸漸近來。

老黑把篙子交給小孩，莽撞的走出船艙：

「找到大隊伍後再幹一條伙——日本鬼子你儘管起來，咱們回頭見！」

「好的，回頭見！」

黃昏中的瀉河在瘡痍地唱着晚曲。

一九三八——九、一四。長沙，陳家壩。

（文藝陣地）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沙汀

神聖的民族戰爭已經展開，便是一股窮鄉僻壤的民衆，也都把他們的眼睛睜開了，我們看見了死亡流血和轟炸，並且爲着種種幻想的恐怖發愁，於是學生先生再也不費力地成立了本縣的防空協會支會。

這是一個瘦長子人，面孔白淨，五官擺得端端正正的，沒有絲毫說頭；只是留心看不得，眼睛過細，嘴巴微微張開，以致使他隨帶着一種神氣，好像他正幻想着一件十分惱人的事件一樣，可是他的胸口永遠是挺起的，鼻樑上又架着一副窩子眼鏡，所以態度畢竟不凡。

父親是拔貢，全縣第一等出色人物，因爲除開兩三個秀才監生，我們再也沒有功名中人了。這老頭子一生沒有開散過，就在暮年，他還是在農會會長的位置上咽氣的。死的前一年，他就準備好一封公事，推荐兒子繼承他的職務，因爲學生先生早已到了應該揮錢養家的年齡了。

雖然某聽到在父親病勢吃緊的幾天，那後繼者便已給兩三個有力角色在幕後確定了，他依舊把公事遞了上去。並且揚言決不交出農會的圖記。他真也說得到，作得到，這傢伙至今還躺在他的家的神陰指匾裏，字跡已經給香灰霉感模糊掉了。縱是這報復當時並無效果，除却香影印匠拉了一筆四串錢的生意而

外。

此外，就是學生從那時起勃發了雄心，總想拿點顏色給他的仇家看看。他強迫進了田皇帝的政治學校。這是軍隊上私自辦的，時間很短，半年便畢業了。當他穿了那身剪裁略欠考究的西服回去時，的確使得許多人側目；而也正爲這點，那些和他帶着同樣公事回來的人都找到了「春」，只有他被開趕來了。

這在起初大大激怒了他，憤氣甚麼也不願意幹了。並且深怪人們騙時，因爲要是人少，他也許會得到一個適當的工作。他消極了好久，每天只是吃開茶，或者同幾個老頭子打「太師麻將」消遣；但也一面留心着別種機會。因此在五六年之中，他進過種種培植新政人材的講習班和訓練班；雖然結果沒有一項使他得意。

在三次投考「縣訓」失敗，而且闕明此後決不再行開班以後，他本已向命運低頭了，但一種意外的機會又把他挽回轉來。一九三六年春天，他陪了母親下成都就醫。這個小而精悍的大婆，幾年前就得過同樣的病，偶然打了個呵欠，嘴便閉不開了，窟窿似的張着，眼淚直流，彷彿餓了一兩星期鴉片烟的癮者一樣。

這種奇怪的姿式一直保存了三天，全城的醫生弄得束手無策，隨後還是請了癩西之九二藥，給一邊

臉打了一頓耳光，這才算恢復過原狀。也就是說，嘴巴這才破舊像個嘴巴，能夠自由的吃、喝，自由的說說笑笑了。但不幸兩年過後，那全城資格最老，以精於聞耳博得紳士們稱許的「梁召」死掉了，所以這次他們只好進省求醫，一面去拜望一位久未見面的親戚。

在成都停留的期間，一天看報，他忽然發現了一條新聞：防空訓練班招考學員。這是政府主辦的，時間只有一月，不收學費食費。那記者先生還加油加醋地，把防空在國防上的重要誇說了一番。自然也就說到四川的地位，堪察加，天府之國，民族復興根據地。因為這些着力的渲染，又因為並不再化錢，於是愚生先生決定再去碰他的運氣。

他一面履行報名手續，一面向縣里索取保送的公事。他不久就得到滿意的結果：那位代勞的朋友還告訴他「上頭」要每縣申送五名，但除了他，此外便沒有別的人對國防感到興趣了。可是這只是開初的現象，待到入學的時候，却又多出三個人來，使得愚生先生不免稍稍覺得氣惱。

能夠安慰他的只有這一點：那三個人當中並沒有一個叫鳴雞，都是沒眉沒眼的角色，是不足為慮的。其中一個姓劉名元亮，綢緞舖的小老板，以用錢漂亮能夠和任何人玩笑，稍爲有點手面，是個多血質人，多嘴而又口吃，但卻喜歡川戲，每天下午去城外公園另一個破亭子內打「響器」，綢緞子，而且叫所有的遊人頭痛。一個比較出色的都是這樣，別的人也就可以想像到了。

受訓期間，他大多和他們保持着隔離態度，直到畢業的時候，由於某種打算，他才同他們在松江樓聚了一次餐，攝了一張影，交換了一些必要的意見，說是將來互相支持。但趁着幾個昏蟲大趕花會的時候，却又並不打一個招呼，嚴生先生便帶着政府介紹工作的文書，同着他那早經有着一付平平常常的嘴巴的母親，跑回縣里去了。因為經驗告訴他，凡事總以佔先為強。

回家的次日，他就穿好西服去會縣長；依舊是他政治學校畢業時繕的一套，還有七分新，只是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輕括，實在有點礙眼。然而說話時，却用不着再為那倒霉的硬領所苦了；不用時時都得伸兩個指頭掬掬領口，伸長頸子，那麼迴旋的輪動拋下。這是因為那硬領早已變成了軟領的原故。

縣長和他同過一次席的，所以立刻被召見了。他們談得很投機，不管從國際或國內的情勢分析，大家都肯定中日戰爭是一定會爆發的。也許廣苑事件就是引線。對於防空支會的舉，那個滿面油光的「父台」，更是滿口贊成；說道：

「這是應該作的，我們看日本吧，甚麼防空裝置演習鬧得不亦樂乎，反觀我們中國呢？」

「是嘛」，這一個兢兢忸忸的背着講義：「現在的戰爭，已經從平面的戰變成立體的了……」

「所以說喲」，縣長若有所悟似地嘆氣了，「我時常就這樣講」。

「像我們縣里麼，只要一枚半噸的炸彈！一枚半噸重的炸彈……」

在他詳細的說明當中，縣長已經陷入沉思了；他吸着葉子烟，一面想着他已經記過兩次大功，若是本屆的保甲獎賞掃解得快，那麼一定會來一個第三次；換句話說，他可以留有專員錄用的資格了。他把葉子烟蒂在鞋底上一磕，站起身來，高興興的截斷他道：

「所以說呀——你馬上把計劃擬好吧，會議上有我！」

像這樣，一場有關國防的重大會議就算結束，而魯生先生，便也開始專候行政會議的開幕了。時間是七月十號晚，慶宛事件再度破裂的後一禮拜，一個討論防空設備的良好時機。這時他那一個人也回來了，但他沒有讓他們知道，雖然在他的計劃書當中，除開一個主任，還有其他種種人員。

會議是上午八點鐘開的，等到防空主任那一個最末而最重要的節目提出時，勘盤錢食已經光了。他一面讓他們停觀他的書面計劃，一面在一片笑語雜音中做着說明，撥弄着自己的國防智識。一個小眼鏡嘆氣道：

「肚皮已經在放哨了！」

「是我們這個縣城嗎？」但魯生先生沒有理睬，「只要一枚半顆重的炸彈放全掃光！大家想，一枚半顆重的炸彈。……」

「說直截點好嗎？」一個胖子耐不住了。「你究竟需多少錢啊？」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二三七

「不多」，有人把那計劃書一捧，冷聲冷氣地說道：「每一月只有兩百磅點！」

這漢子的報告一完，會場的秩序立刻亂了。大家都隨意用着各人本有的嗓子和脾味談話，嘩嚷着像鴨棚一樣；但意見却相等一致：戰爭隔我們還遠得很哩！一個和主任有點世誼的老者，起來正式發表意見，說是既然有命令，成立是總該成立的，不過經費應該減削一點。但沒有人聽他的，都感着時間已晏，早該散會的了。

驛長也很不滿意，結果提議移到下次討論。然而這分明是個延緩辦法，因為會議要隔兩月才開一次。於是愚生先生是失望了，他重新恢復過原來的生活，吃開茶，打小麻將。小老板也早已把生活浸在川戲的練習裏，不過對於自己的被騙並未完全忘懷，一碰見對方便要佯笑勸解，諷刺兩句。

總之，他們彼此再亦不關心他們的防空了；好像直如當天會議上一個反對者所說一樣，一枚炸彈的價值一定很大，日本人斷不會對準他們這瀟冷城市浪費他們的「本錢」。至於有時候，愚生先生却也依舊神往於他的前途；他老早發不出牌來，儘用兩根指頭捻着，比了又比，一面眼睛茫然地望着「堂牌」，惹得牌友們取笑他道：「還要根牌嗎？……」

這種不快的日子繼續了一個月。其間，平津失陷了，「八一三」跟過來了，而在那種種可以噴出血腥的爆炸消息下面，於是我們的空防專家終竟達到了他的目的，可以每月拿三十元薪水，而且可以隨意

先生坐下，叫堂倌泡好茶，然後，以一種少有的正經，請對方接受他的禮物；一枚五十磅重的炸彈。這可是他昨天查學帶回來的；那里是幾年前「赤匪」遺過轟炸，而有兩顆未曾爆裂的炸彈，遂被一家農人從田土裏找出來了。

這是一樁事實，愚生先生是聽說過的。因為就在兩個月前，那莊稼人因想把那另外的一枚撬開，好當廢鐵賣，曾經出過一樁怪案。但他總覺得督學似在作弄他，因此話還未完，他便臉紅筋脹的站起來了，苦笑道：

「我們兩個沒有罇子（玩笑）哇。……」

「怎麼會是罇子！」那黑人努力給他保證，並且依舊把他塞在圈椅上。「你不信，我就會去拿來；騙了你不算人！」

「那麼你自己留着也一樣呀！……」

「我自己留着！」督學佯裝着氣惱了，「是我在幹你的事情麼，我早就買來陳列起來了。也免得小老板到處說我的壞話！……」

他說得熱情而真誠，但是對方並不感謝他的好意，上後面客房裏參加牌局去了。因為心神不寧，牌算既遲，手風又不順氣，下台的時後，他輸了很多。這時已經暮過三更鐘了，街面上冷清而且漆黑。

亂編一筆巨額數目的辦公費了。這自然和他的預期相差很遠，但我們這種最流行的經濟思想是：「一筆有千貫，不如朝進一文」，所以實際上倒也可觀。

和別種新成立的機關一樣，開頭總是有人說怪話的，但要證證時間，現在一切都落手了。雖然小老板還一直在挑剔着，找着漏洞，却也全不可慮，因為這城里的公事，除了和財政有關的職務，是不輕易變動人的。加之愚生先生，並不照領乾薪，他每天總要到會去呆上個把鐘頭，查看一下那些已經變色的各種防空報，然後才出來吃茶、打小麻將。

會所在城外的龍三廟，公園大門旁邊。爲了節省公款，愚生先生便帶僱用那兒雜種和畜，看守廟子的住持，幫他當小工。一天，辦完公事，他叮囑了那個孤苦的老人幾句，叫他賞心空報，免得野孩子扯去，或餐給過路人撕一搭裹葉子烟，便進城去着軒轅和牌局。

那茶館在十字口，剛才跨上階沿，他便被一陣笑嚷包圍住了。但那成爲談笑中心的督學馬上玩着眼睛，意思是要讓他本人來說明一切。督學姓賴，渾名黑賊，以潑辣胆大出名。每回查學，他都隨帶着一桿手槍防匪，或者騎在滑竿上亂放鴉槍消遣。他畢業於正式學校，也正式出入於敬老會，用了三哥名義接受着一切的尊敬。

看清他的眼勢，別的人都忍着笑靜下來了。他們是經常信賴他那無盡的智謀的。他很客氣的讓愚生

他帶着一付湯元担子的亮光才走回家去。太太尙未睡覺；在讀八仙傳。

「又穩了吧！」她瞪了他一眼，依舊看書去了。

墨生先生沒有回答，他一邊脫掉衣服，脫掉「簡而文」的尖頭皮鞋，默默地上床就睡。他是深信一開腔，就會同她吵起來的；不是因為穩了錢，而是因為某種不快，他已經沒有了平日開那種當丈夫的馴服脾氣。好在當她繼續嘮叨的時候，他已昏昏地睡過去了。早上起來，他知道半夜裏落了雨，而且還在霏霏的下着；天空陰暗，似乎還有大雨的樣子。他沒有出街吃早茶。

早飯後也依舊留在家裏，翻閱着一張油印的時事報告，上面載着由縣政府那只又沙又啞的收音機傳來的許多新聞；自從「圍戰」發生以後，只覺機器不出毛病，我們每天是有見識新鮮消息的福氣了。

那住持靜靜地走了進來；他立在階沿邊輕咳了一聲來提醒主任的注意，於是把尖頂斗笠摘下，搔着後頸笑道

「怕要去招呼他們一聲才對呀」。

「你說的甚麼？」主人微微吃了一嚇。

「談的甚麼嗎？……已經擺在那里擱起了哩；你去看看罷，總有這麼長……他們說上個月廢子溝炸死了幾十個人。……」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一四一

一四二

主任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了！但他不知道要怎樣發作才好。最後，他把油印報告一捧，厲聲道：

「這個狗東西；……你先回去吧！」

「要是吊下來呢？……辦公室鈎鉤匙已經拿來了，我幾就擱十天呢。……」

不管主任怎樣的說服，叱責，但他和他一樣頑固，終於笑迷迷地走出去了。這時被驚動了的老太太，太太，也已明白了所有的情形，她們驚叫着，並且狠狠把督學罵了一頓。說他是黑心子，連心把子都是黑的，所以專和正派人搗亂。隨後，她們一致阻止他去辦公。

「不過，……」

「甚麼不過！」那太太截斷他，「爹在的時候，一年連農會的門檻一次也難得跨呢」。

「那不是」，老太太附和道：「那個人不是坐拿薪水哇！」

「啊呀，你們就那樣嚇怕！……」

他開始給他們作着種種解釋，安撫着她們，並且搬弄所能記憶的關於炸彈的學問。然而除了模型，油墨沒有見過真實貨的，所以他並不相信自己的話，也正和他們的不相信一樣。雨在末了，他只好暫時容納了她們的勸告，不過仍把原因歸在落雨上面；他覺得這樣像樣一些。

於是，他這一天整天地登在家裏。他想一個人再來下細考慮一遍，總是不會錯的，也許可以設法把

那危險物擬開，或者請雷槍匠空去炸藥；要是他能於相信牠不會忽然炸裂，那自然便更好了。可是這似乎需要種種更深的知識，而講義上又是全沒有的。

在一種審慎的見地上，他與母親和妻子不要向外人張揚。她們自然滿口答應了。但萬一靠上大門的門枋，他們便再也忍不住了。因為要不和對門對戶談兩天有點違反習慣，何況她們所知道的又是一件新鮮事情，還同她們有着直接關係，於是不到半個時刻，督學時作弄，炸彈，以及魯生先生對這種種的反應，立刻成爲一切大門邊茶堂里的談話資料了，

雨一連落了三天。當天氣放晴的時候，不管如何阻止，魯生先生決定要去看一個究竟了。他似乎已經相信，這決不會是一種含有危險的舉動。他若無其事地走着，但沒有料到他的出現竟會引來一般街坊奇怪的注視，而在著者軒門首，那迎接他的，甚至是一陣意味深長的嘲笑。

一個茶客大家叫他做油大的，胖，精於吹牛，急眨着眼睛問他道：

「怎麼，還幾天欠安嗎？」

「沒有呀」，他臉紅了：「因爲下雨。……」

但那人已經穿下階沿，牽了他的手，微笑着：「我請你看個東西」。一面引他到街道轉角的牆壁邊去了。這地方是全城一個鬥爭尖銳的場所，一連有三個規模頗大的毛房，在各自兜攬着一切神情緊迫的

願主。而毛房牆壁的塗鴉，便是義務担任張貼各種告示、白頭帖子、以及種種揭條。在層層的廢紙上，那嚮導指出一張揭帖他看；於是他的頸項立刻粗了，誓罵道：

「這個狗東西？一定是小老板幹的！……」

「你說究竟是怎麼稿起的啊？」

「究竟是怎麼稿起的！……你以為我那樣沒常識嗎？……」

和對小老板一樣，他對油大幸災樂禍的神氣感到憤怒，一車身就走開了。他決意馬上到會所去，他要誠人家看看，他，一個防空主任，是不是會因爲一枝簡簡單單的炸彈而竟自藏縮起來！

他充滿了感情地走着，簡直忘記了一切，就連從他身後陸續跟上的幾個市民也未發覺。這些人老早就想長點兒膽的，因爲嚇怕，一直沒有膽去。公園附近已圍有一大屋人，但都離得很遠；而當主任離開大門僅有兩丈多遠的時候，忽然有人「轟」地吼了一聲，觀衆於是立刻向後，也即是向着主任前進的相反方向奔過來了。

大約由於情緒的感染，他也遇上階沿去了；但又立刻看出不大對勁，於是鎮下來，扶一扶眼鏡，紅着臉招呼道：

「不要跑呢，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你們想……」

他想起其所知來啓發一下市民們的愚蒙，一面支持起自己；這時候，竟想不到地，縣長和小老板，以及他那兩個別的同鄉，經會所里走出來了。但更其意想不到的，是縣長對他滿臉驚異的敬禮，僅僅給了一個冷淡的回答。並且就在當天下午，他便接到一封縣政府的公事，要他立刻準備交代；說是國防委員會，幸勿延緩，云云。

對於這個驚人的事變，若依老太太和太太的主張，是該和農會會長奉件一例泡製的。但因為這幾年來我們政治雜算已經上了軌道，愚生先生結果是跟從了。後一任是小老板，他正拿着全付精力對着會務；把炸彈裝置在一個小木籠裏，貼有一張紅紙簽條道：「勿用手摸」。最近，爲了辦公便利，就連川劇的練習也搬進王廟進行了。

不過熱心是熱心，嫉妒和說壞話的人也不是沒有的，就是前天，油犬先生便會經當面嘲弄他一陣；那肥人眼睛沒縫的笑道：

「好，你究竟不錯，單是你那付喉嚨，就會把敵機嚇跑的！」
然而這又有甚麼關係呢？他說的是笑話呀！……

圖書文獻學

1 234

總的破壞

劉白羽

一

王區長早晨一爬起來便去桌子上亂抹了一通，還喊着：

「蔣同志，起來，去貼標語吧！」

太陽還沒出來。只幾隻蒼蠅，在半空打着平靜的迴旋。床板吱呀呀的響了一陣，叫做蔣同志的，也伸出個懶腰想爬起來，一邊還打着呵欠——昨天夜裏，他們爲了寫標語，一直熬夜到一點鐘，現在，那堆紙條子：紅的、綠的、白的，都塗滿了刺激的句子，有的捲着，有的遮在一齊。掀了掀，王區長他笑了，從他那黃焦焦的臉上，倒垂着的粗眉下，眼睛珠是發出破裂似的紅色來，閃着。……

院裏，昨天落過雨，還有積水，長了綠鏽似的。

突然——從那稀有的蔞根黃梢竹竿後面，一個人跑來。喊着：

「老王——老王……」

他是瘦瘦的，繫在腰間的皮帶上，掛着只八音子，東北口音，一進來，就抓着王區長談起來。

總的破壞

一四七

從這黑暗的，連窗戶紙也沒有的屋裏，套籠更多了，嗚嗚的響。

他們談着——在這一帶，還一個禮拜裏，是「七·七」紀念週。在七月，河北燒着火一樣灼熱，太陽就像個火盆，烤在頭頂上，從那綠色的莊稼地上噴着旱氣——這些天，王區長是忙極了，西面的三個村莊，都在前兩天開過了紀念「七·七」大會，每一個會場上，他的發抖的嗓音喊斷了，他更從各處帶來一致的一句話，這句話像鑽一般鑽透，激動着人的心，他興奮的記着它，叨唸着它，準備今天下午，冬澤集的大會上喊出來。可是他的喉嚨啞了，現在是喝水也沒用了。

蔣同志提個漿糊筒，挾着標語，走出去。

「你的動員工作做得怎麼樣了，老王？」

「差不多吧——我想信，今天，明天，後天，我有把握！」

「什麼把握？」

「你等着瞧！……」

支隊的團部裏的指導員黃振九，興奮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訴了他——事情配備得差不多了，在南面的一團人，今晚已向東北方向指定的地點開拔了。……

冬澤集的街上、牆頭，出現了花色的標語，一條條的閃着金黃的光。

下午，在村外頭的關帝廟空場上，開會了。王區長蒸熱的淌着汗，他站在木台子的右角上，

風，簡直不會從田野上吹來一點，幾棵柳樹，也是乾燥的。農民們，坐在地面上，往上看着，那橫着的，寫了「紀念七·七大會」的布條是沉重的，紋絲都不顫動。在那下面瘦瘦的黃國志，正流着汗，嘶裂那早就啞了的喉嚨說着話。

人們的聽神經，跟着聲音波動着。

去年今天，一把火從豆腐橋上燃燒起來，田野上像放了荒一樣，襲擊，砲，子彈。

然後，是走了又來的中國隊伍，農民們也跟着站起來。

從那時起，組織起來了，人們的眼睛看着，他像一顆流星，王區長在會場上，在飯館裏，他走了，去開會，又回來了。……

跟着那聲音，人們想起這樣一個不平凡的年頭。黃國志因為激動，臉是紅的，一只手在揚起來，揮着，最後，他停下，喘了一口氣。

突然，從右角上，突出另一條劇烈的，顫抖的喉嚨響了：

「紀念七七——我們要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農民們低聲說：「王區長！」他一只右手攏着拳，向上擊去。因為喊的用力，身子是傾斜的，抖顫

的，一只腳提起來。像一個煤雷前的一條閃電，跟着這充滿了熱情，爆跳着火星的一聲喊，整個會場上的嘴，都張開了，叫着口號。在宏亮的聲音的洪流裏，那一梭抖顫的聲音，是堅強的起着聯合的領導的作用的。立刻在那些樸素的，棕紅的農民們的，婦女們，孩子的臉上，展開了片片笑痕，朝着燦爛的從額頭上斜垂下來的太陽光綫。他們有的是從田坎上剛丟下鋤頭跑來的，身上還滿沾着泥土，一頭蓬鬆動的，伸手去摸放在身旁地下的銅鑊鏟子滑滑的白臘桿。婦女們，有的抱着小孩子，她們的臉是更紅了，他們都在聽着。有的，也在看——那是他麼，王區長，他今天穿了一身白的土布衣褲，禿頭上的頭髮是稀疎的，擦不着汗。他一只手攥了手帕擦着。……

一會——來了一陣鼓聲聲。

呵，瞧！王區長跳到中間來了。很多人讚嘆的笑了，悄悄的：

「他叫王二禿子，是胡村的，……」

「呵——他天天忙哪！」

「嘿，他在瞞你呢！聽，聽！」

這樣，王區長的眼睛光亮的動着，他沉痛的說了，喊了，是妙啞了，他說：

「……鄉親們！前天上午，我到胡村開了會，李村，石盤，都開了會，還是個什麼日子呀！七·七

，……不錯，你們該這記得，去年，日本鬼子佔去了北平、天津，一踏殺人放火，現在一年了，明天，後天，就是了。……咱們來開這個大會，不用說啦！咱們要死也不改換的打日本——打日本，日本一天不走，咱們就打。

他興奮起來，唾沫星濺起來，白珠子擦在嘴角尖。他伸直手：

「可是咱們拿什麼來紀念七·七，這個日子呢！……我要告訴你們，誰說空話，就是放屁，可是他們說了，胡村的，李村的，各各杆子上都說了，說拿咱們的血和咱們的肉來紀念七·七，就是說要拿真的行動來紀念七·七！」

台底下，海面翻個大浪一樣呼的噴起來：

「對呀——好呀！」

「拿真的行動來紀念它呀！」

他們的眼睛都紅了，隨着遠處，心是砰砰跳的，遠處三十幾里外，就是平漢線呀！

雄壯的歌聲，由人羣裏沖出。他們是站起來了，揮着樹根般結實，有楞角的胳膊，——王區長送着，深在眼睫毛上閃盪，心面對着人羣，在他的腦子上更閃着；火紅太陽照着田野上，胡村，李村，石盤，人，一排排揮着手霍霍的站起來了。

一一

四點鐘開逸會，連茶也沒喝一口，他騎上自行車去參加了東面一區的大會。

「西瓜——塊大蘇萬呀！西瓜！……」

聞的，還白蘇蘇的瓜，在一片青石板上切開來了。

街上，從浮動的輕黃色的暮天的灰塵裏，白天的餘熱，還是更狠毒的留在着——在賣瓜的小攤旁，正有一個山東口的老頭子，打開那盛滿蒸魚肉的紅漆桶裏，掏出那肥肥的灌腸來。這樣聚集了一堆人，貪饕的圍攏來。透過那一只紙燈籠上閃出的白花，饑饉擔子上沖出身體香的水氣來。一個中年的人，他本來正酌着酒要喝，突然，他很快的告訴旁人說：

「王區長回來了！」

是的，那個瘦長的人，剛剛從十五里外趕回來，騎着自行車。……

「老王——老王——」

在雙義成門前，給誰拉着，急灼的談話了。

等他回到那區政府的院裏，悶熱，使他再也忍不着，他把小褂子剝掉，露出結實的黃色的胸脯和臂

勝。在那胸脯前汗毛上，掛着一片細細的汗珠。他站在那裏，腮頰，灼急，落在他的胸上。——這時，從後院，那平日是陰森森的磚樓上，送來婦女救國會趙同志輕鬆的笑聲。他想小蔣這孩子一定在那裏，……在他的四圍是一片漆黑，他憤怒了，在這蒸悶的黑夜裏，他捏着拳頭，想罵人。……

後面，歌聲愉快的透過來。

他一下跳到院裏，他簡直要叫喊了，拚着撕裂了的喉嚨。

風，輕輕的從頂空吹下——他靜止了，他暗暗的笑了，低低的姿備自己

「爲什麼呢？……小蔣也一樣忙，該玩玩的，爲什麼呢！……」

重新回到房裏，因爲幾天來興奮；奔波，他的身體實在是疲倦了。——等到把自己盥漱後，黏膩膩的脊背倒在那床鋪細細的涼蓆上，聽着街裏有人在彈絃子，他長長的舒了口氣，疲倦使他很快的睡着了。

胡村離冬溝集七里半地，王二禿子兩年前還在保定唸書，後來，就在這兒關帝廟小學裏教書了。

現在——一種喊聲從大平原的各處喊出。這一年是在血與肉當中過來的。跟着敵人的砲火，這兒是落在敵人的後方了。但是，從冬天，一個名子帶着勝利的意味出現了：這像強有力的太陽，擁出在這北部從恆山山脈中迤延的更遠的平地；河川；樹林的上空。從這裏送出自由的歌聲和槍聲。從這裏，由滹

沱河、磁河、沙河的肥沃的岸邊，人，和風一樣撲起來，他們守着最艱苦的哨崗，守着國土。——從隊在籬笆牆裏的人叢中，舉起手來，王二禿子如同每個區裏的流崖似的，他由沉悶中間，朝着戰鬥走去。因爲二十里地外就是長長的一條黑線，平漢路，常常是在戰鬥着，砲聲經常的落在農民的耳朵裏。四五天來，他跑着聽着：

「拿血肉來紀念七——七……」

限了羣衆的希望和要求，從遠遠的核心裏，早來了命令，是，「總的破壞——向平漢路！」

一團人，往東北方向去了。支隊長騎着棗紅色的馬出發了。這冬溝集的一部份，也是等待着命令的。

軍隊是和羣衆分不開的，王區長是始終堅定的抓着這一點。……

夜。一只螢火蟲飄飄的從窗口飛過去。

他醒來，跳起來，——他點了煤油燈，燈火照着，他臉上已經沒有汗漬，粗粗的眉毛，往下興奮的，沉重的垂着。眼上，突出那堅強的光亮。……

「老三……你醒了，我到醫部去過了！」

「小蔣——他們怎麼樣了？」

「差不多」。

「這話聽起來你一天差不多睡不著了？」

「睡不著，他們準備開槍打我。」

「小蔣的圓臉是發紅的，低着頭，去翻桌上的油印東西。突然翻着星一般的眼說：

「共產黨怎麼想開槍打我？」

「這會便坐下來：『羞衣劉』。」

「王區長收着笑聲，用那巨大的手掌

拍着蔣的背脊，風趣地說：『他肚子裏有點餓餓，可是沒愉快過。』

「黑臉說：『嘿！』

「要你們準備，農民們，咱們的好鄉親們——哈！你的槍呢？擦一擦吧！」

「擦！……我早晨還擦過呢！優點，有頂門子呀！」

「幾千五個團員抗着這年頭的熱騰騰的香槍，從蔣的腰裏鑽出來。……」

「這槍聲，噢！趙同志給你打的？」

「燈光下，跳着兩顆年青的心，青年的力量，摩酒樓樓壁着。」

那書眼圍的槍膛裏沒一粒土。——他然後從頭帶上掏出自己的「只」拐尺子」，開始揉起來，帶着戰鬥的期待，忍耐，他咬着嘴唇，站在那裏，細心而檢看着，擦着。一會，小蔣的眼皮合上了，他在揉，蚊子在膝臂上叮了一個泡，他還在揉，衣漸漸深起來，他還在揉。

五

五月五日，這天，全濟集上來了幾個柱子裏的人，嚴肅着，準備了的那種工作的態度。

要領的裏面的平感，是助了。——在一個堅決的難得下，人們是寧死不行的敵人的難得，大他難得，是難得難得的，需要這着那清清的白麗杆子。

太陽的光，消滅了海雲似的淡烟，照在街舟的牆壁上，在那兒：

一塊牆子黑灰的四方樣上，寫着：「……米振香女士，真是婦女的好榜，她把黃小蔣的五塊錢，買救國金了。……」

從下面走過去的人，極興奮的笑着，訂着。

王蔣從突橋出現在這兒——也許判的，看了這好的消息，然後很迅速的走過去了。

他到鐘滿家的場院裏去過：在那黃焦焦的坪院裏：午散開的擺着尾巴。一曉，小蔣子正把照牆子架

到觀上去，長長的套繩拖在地上。在車轅上栓着一個小小的黑油瓶，他正蘸了油往車軸上點着。——王區長他看見各處都忙碌着，在觀邊，廚房裏，響着搗牙嚼着木槽咯咯——咯咯聲音的草棚前，他達到他要尋找的人。這些人，都是好的農民，都是耐心的早就商量好，單等他來送信的。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一次上縣線了，光是拆下來的青鋼鐵軌，帶回來交給鐵匠來打出的鑄槍頭子也不少了。他們是常常希望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的。一會，當他到了一家，——那個人正拿斧頭修理着木限。他們談起來，突然，從後面來了一個人，那是一個有鬍子和星星眼的老人：

「王先生！你可別欺老，這話就瞞我嗎？」

「不是——老爺子！」

「那就好，哼！別忘了我就行，哈哈！……」他狡猾的；豪爽的笑著，去鑄槍了。

王區長到了團部，那裏是相當亂嘈嘈的，電話鈴不停的叮鈴鈴……的響。那個尖鼻子的團長李紫宸，打着湖南腔，在隔壁打電話：「……呵！呵！冬溝集，團部呵……呵！支隊長到了嗎？怎麼樣？呵！××團他們今天出發了！……好，我們去取得聯絡呵！一定！……」

牆壁上的地圖，一張張掀下來了。好多木箱子在裝東西。

黃崇九同志捏了一捲細細的煙圈，和王區長走出來。他們面議着。——

總的破壞

從這天到第二天，六日的早晨，——整個冬濟集的人們都知道要「出發了」！各處都活動着，從那潮濕的路子上，一批批的部隊出發了，他們背着槍，交叉的子彈袋、水壺，……走了；各連，各排，各班；留下來的掃管底子的同志們，忙着清理經手的事情；門板、掃帚、被褥，一件件的送回老頭子；老媽媽的手裏去了。交通兵抗了短的梯子，爬上去拆除着電線，一整盤纏到手臂上。……

早晨的霧，還遮蓋着遠遠的莊稼。莊稼葉上掛着詭祕的大顆露珠，黍粒一般的垂着。

李團長，黃指導員，十幾匹紅的、黑的、白的馬，嘩嘩的跑去了。

由那黑森森的屋裏，透出清晨的歌聲。趙同志興奮的跑出來，王區長，蔣同志，他們都就要出發了。她是負責這短時間的區裏的工作的，正像現在從各村莊裏，很多男人、農夫，要暫時離開，而那些查路條、放哨的工作，就落在王三嫂、李二姑的肩子上。她看着他們出去了。王區長他們迅速的左腳一沾地，一偏右腿，上了自行車，輪子嗡嗡——嗡嗡的擽着地上的沙土走了。只有活潑的小燕回過身來招招手。

冬濟集二十幾個居民，是吃了早飯，掖了兩塊絲糕出發的。

王區長一面蹬着車，一面吸着清涼的空氣。

到一個岔路口上，一個高個子大眼睛的，昨天才從敵區回縣裏回轉來的。他一直往東去，往一處

的區公所去取聯絡了。另一個寬肩膀，眼皮上有塊傷疤的同志，是往南十五里的白霧坪去取聯絡了，——這樣，只剩下王區長、小燕和一個拿頭材同志，往前進。陽光把他們的黑影，從小徑上投到高梁棵裏去。過了一片沙地，又繞過一條小小的河流。他們然後一直朝向東北了。從此便完全走出牛山地了，一眼望去是連一個坎口也沒有的平野。順着小小的沙河的支流，那莊稼在七月的微風裏，沉甸甸的搖也搖不動了。

三個人都流着汗。到了城家旺的村外邊，便遙遙看見：

那面，兩匹馬在路上急馳着，——前面一匹紅的，後面一匹白的。那倒起來的塵土，花朵一樣搖動着。等他們趕過去一看，那前面跑着的是李團長，尖尖的鼻子上帶着微笑。他們一齊走向滿是棗樹的林子遮着的村子裏去了。——在村裏，滿街是兵，有的替發飯的拉着風箱擰打——撲打的，有的在啃燒餅。那面，一排担架，擺在牆根下，靜默的等候着今夜戰鬥中光榮的負傷同志。那面，馬隊堵塞着了路線。他們一露面，便從各處來了呼聲：「王區長！」「來了——呵！」「王同志你追得真快呀！」「——哈！——哈！」「來了嗎？一塊走！……」這是多麼感人的親熱的招呼呵。王區長揚起那尖尖的下頰，笑，使他粗粗的濃眉更變成八字樣能往下極垂着了。一面，他還舉起來一只左手朝各處招着。——那邊，幾個十二三歲的小鬼背着背包，提着馬燈，很迅速的跑走了。

在這兒，王區長他們是不容停留的，他們還要趕到距離鐵路線二十里的地點去。

黃同志從人叢中出現了，抓着他的手。

「老王——你不停下吧？」

李團長悄悄的說：「今夜十點，我們的目的在×縣，同時也封鎖沿岸各處。……」

是的，新的戰鬥來了。就在今夜，也許是露水正涼的時候吧！我們要拿血、肉來紀念七七、七七了。

天一亮，就是這悲痛的日子來了呵！今天，我們要向平漢線上「齊動手」往北，我們要一直衝到蘆溝橋上去！……人們心底想着：「克服這座橋」吧！這座橋離這兒也不過三百里呀！

王區長笑着，那樣堅決的笑着。

黃振九同志走攏來，沉重的說：「因為這另外一個任務，我不能同你一齊走，晚上見！……」他一面跨上馬走了。

從悶熱里，太陽曬着大地的胸膛和人們的胸膛。

連王區長他們到了目的地洗腳，已經有一排騎兵歇息在樹陰涼下。

這個村鎮，敵人來過兩次了。在四五月裏，來了半天，農民們都躲到田地裏去了。只燒了三十幾間房子。

現在，是平靜的。……一處，有木匠嘩嘩嘩的拉着鋸木頭聲響。牆根下，兩人打盹。

透過綠陰陰的槐樹，那殘破了的石頭牌坊，是靜靜的。一排排高大整齊的院牆，是靜靜的。突然，人們看到王區長來了，他們跳起來嚷着：

「單慶——東北角上砲響了！」

很快，那個一區的區長來了。談過話，又回去了。他們五個等待着時間。

黃振九同志騎馬跑來，馬吐着白沫，……他下來，便展開地圖，細心的審視着。然後，跑向村公所，打電話，和在××縣的游擊隊取聯絡，決定今晚行動。……

支隊長騎近黃馬和大隊隊伍往前去了。

四點鐘——很多由遠近集攏來的農民，愈聚愈多了。在村外，一片柏林的佟家墳那兒，差不多已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了。一隊隊的兒童團，給人包圍着。他們張爾雅弱而且嘖嘖的喉嚨唱歌了。……林樹德背的藥子，遮着焦灼滾燙的陽光，紅塵鏗槍在人們的頭頂上搖擺着，大家興奮，——在眼中，那鮮紅的紅纜是動人的，跳盪的，從他們粗獷的胸膛上，噴吐出來的汗氣是濃鬱的。

那箇，一個人很快的喊了：

「來了——他來了！」

總的破壞

四六一

灰塵蔽蔽的道路上了。王區長禿着頭，廠着白布小褂子，腰帶上掛着槍，尙攣了手筒，揀了張木桌。人體顫動了，人圍展開了。……

王區長跳上了那搖擺着的木桌，顫抖的喉嚨，右頸的崩裂一樣，劃過樹林下的空間，——一層，一層，木桌之胳膊撲着胳膊，靜靜的，便不計分安穩，那些紅綫槍，總是搖來搖去的。人們聽到了：——「到子王現在已是四點鐘，我們的隊伍都佈置好了，我們怎麼樣呢？不錯呀！在冬溝集那個老頭子的話，我還記得話呀！就是他」。……王區長右手插在腰帶上，那槍柄是溫暖的，沾濕了的，貼在肚子上。他伸出左手，筆直的指着。人圍亂哄哄的回轉頭去，尋找着，然後把眼睛盯在一個老頭子的臉上。他有鬍子，和兩顆星星眼，鼻着紅綫槍，透過帽子，他是那慘甜甜，狡猾而又豪爽的笑。……「他說過，別管我就行。……鄉親們，你們有李村的，石盤的，胡村的，誰也不會忘記的呀！……」

太陽赤紅的那麼熱的落在大地上，從顧着林脚外來了一個趕鹽的人。他喊：

「好消息呀！」

人們被這聲音驚着。這時，那個人已經擠過來說：

「……噲！開火了，在溝里，十二點鐘，你們沒有聽到放炮嗎？……噲！」白珠子在他鞋上纏着的上滾着，他臉是棕紅的：「我到×縣去送芝麻，聽見鬼子的傷兵，一挑挑的往回抬呢！……」

「好嗎！……」平空前，發着悶響。

像是灼燒的一條鞭——這第一聲勝利的消息，燙着幾十顆心。

「還捉到五個活的呀！」

「走呵！趕緊呵！——你說呀！王區長！」

「去！到火線上去呵！咱們的事情是拾傷兵呀！老鄉們！幹吧！瞧見那電線桿子別忘記砍斷，電線拿回來，那回不是捨了幾萬斤黑皮線嗎？去呀！破壞鐵路呀！……」

下面瘋狂的喊叫了：

「對！——我們要拿鐵道再來多打些槍頭子！」

「捨不了，給他媽的扔在井裏！」

「去呀——報名呀！」

突然，瞪着眼的，鐵的顫抖般微笑着的王區長，吼着：「誰去誰舉手哇！」

手，一千多只，粗獷的，磨出胼胝的手舉起來。如同你站在山頂上望着遠處一大片白樺林一樣，井然不動的聳立着。人的外圍是那麼多婦女；穿着白布的，紗的，藍青色的襪子的；拉着孩子，用眼睛找尋着，很費力的跑着，看那一隻手是他丈夫或兒子的。不知道是關心還是怎樣，黍粒似的汗掛在臉上；但

是從他們的老實的眼睛上看不出有一點憂傷；捨不得；留戀的。只是想多看他們一眼，因為他們就要走了。——塵雜的響響，圍繞着整個的柏樹林。風也搖動着吹着呼哨般的響響。……多麼頑強呀！堅固呵！這一團，他們沒有想什麼的裏走了。村莊止，驢在驢，豬打着滾在泥塘里叫，是高梁穗脫節的時節了，可量去跑去放心吧！把村莊，莊稼，牛，馬，在這一夜裏交給媽媽老婆們，她們是會好好照管着的。

四

兩旁乾溝邊高起來的地方，莊稼在七月晚風里搖着。晚霞，已選紅得沒有力量了，——在那上面，突的，一個粗野的把犁的孩子，擺開刺人的葉子，赤着紅雨臂和胸膛，跑過來，朝着這鐵的行列高聲喊：

回來！你們委破壞呀！好！好！丟多擺擺個話的自來鬼子趕在馬屁股後頭帶回來呵！

大家嘩笑了，笑鬧着，再區長也因為我的笑訂。

「這嘛，午間勝利而消息已普遍了大地」到處傳說着；活捉了五個鬼子的事。

「兩邊是種籐的區會，在等着時間。這兒離鐵路沒有十里路。現在，天還是灰色的，——在村莊口上，地下，樹林里，很多人和拉着馬的。水桶桶的水，由那些堆滿莠草和麥穗的院子裡抬來。很多老頭和赤裸着的小孩子，運水桶到處跑着：『喝一碗再走吧！』喝一碗再走吧！」

摸黑，殘月的殘缺，已出來在天空了。

「隊隊的，密密綫綫的，站起來，走了。」——旁邊有一行，打頭的是王區長，他的槍在手裏，後面是農民們。路上，兩個莊稼人還在趁着月亮起地。官道那邊，一輛大板車的鐵皮輪，咕噥噥的響着。田埂上，矮瓜的黃花之眼睛般睜在黑暗里，——與這同時，在整個大地上，由西往東，幾百個行列，漸漸接近鐵路線的地點移動。他們要在這深夜執行一個總的破壞，等曙光一來就是血的「七·七」了，——王區長輕捷的走在前頭。農民們的工具：刀、鐵鎚、鋤頭，揹在肩膀上，這樣，到了槐樹壩：離鐵路幾英里了。

王區長跳向後面去，好多人在那邊悄悄的商量什麼，一會，他又星一樣出現在農民們的前面。

「蔣同志來！」

一會，一千多農民的隊伍，分成三堆。

一堆由小蔣和那個眼皮有疤的同志帶着，悄悄的斜刺里往偏北的方向去了。

接着——那些隊伍在散了。那個大眼睛的同志，移動了高高的個子，和那個章國材同志悄悄談着。然後，一支農民，隨着朝南面一片棗樹林下走去。王區長看着他們都消逝了，他微笑着，把槍拴拉一拉，一顆子彈頂上槍膛來。隊伍，又悄悄的往前進。他朝着自己的行列走過去，一邊走一邊輕輕的說：

「不要咳嗽——脚步放輕點。不要咳嗽——脚步放輕點！……」農民們的心微微顫悸了一下，隨即平復了。他們開始隨着隊伍往前走了。整個的田地，已經睡在月光里，是那麽安靜，只那田埂上，驢子不停的拉着井口的鐵轆轤叮唧——叮唧的鈴鐺響着，這是整夜不停的音樂。前面：馬一面走，一面嚼着路旁的高梁棒子棵。

走。走。……

前面，大地上起了一陣森森的寒響，是一列火車，在鐵路上急駛過去，遠了，飄來濤聲汽笛響。

兩年前，王區長也是常常在夜間趕這條路——一樣的夜，一樣的月光——去坐上火車到保定去的。那時，火車是中國的，她奔馳着，黑夜，白天，爰嚇着大地。……這樣想着，他是有點難過了。忽然，一只飛奔的鳥一樣，一股憤怒，不能遏止的衝上來，他感到嘴的乾灼，他想到應該喝點冰，便急離了兩三步，跳到田埂上去。

黑夜上，一匹黑的馬，迅速的蹣着柔軟的草急駛來：

「王區長！」

唔，這是與他們取聯絡的黃振九同志。王區長跳出來。

「時間快了——戰鬥要開始了，你看！」黃同志在馬背向下纏着腰，伸出載有電光錶的手腕：時間

是達十分十點。

「好，開始吧！」

「我們的聯絡不要斷，我們先兩面截斷，你們就動手，槍響不要怕——噢！給我點水喝！」

黃振九就他手裏喝了滿滿一口水，立刻，「提繩繩，那馬頭昂昂抬起轉過身跑了。」

隊伍慢慢更疏散了，——在王區長面前，一個聯絡哨兵走着。

拐過一片地角，看見鐵路線上，一串燈亮着。

——噢，敵人的警戒嗎？……不是。哨兵來了，傳說着：是老百姓給敵人強迫來站崗的。剛才，哨兵一出現，他們看清是中國兵，便都把燈掛在電線杆上躲開了。

一陣跑步，王區長先衝到平漢線上面來。

兩旁是敵人掘下二尺多寬的戰壕。兩面，武裝同志，平舉着槍，朝四面警戒。月光那麼明亮的從一塊滑動的薄雲裏出來，發着深夜十點鐘圓潤的光輝，照在災難的祖國的田野、鐵路、電線杆上。……主區長大量的呼着氣，捏着槍。——這時，「千米遠外，槍聲密的響起來，大家爬下了，一會遠去了停了，……」一匹馬橫躍過來說：「有二十個鬼子，退去了，死掉三個。……」王區長平地跳起來，在他手上拿着的是長水把的一個鐵頭。他一擰頭往鋼的鐵軌上錘去，碰出藍的火星，他嚴厲激動的喊：

「動手呀！兄弟們！」

鐵軌和枕木接連的釘拔動了，電線割斷了。……

東、南、西、北各處，砲聲轟隆轟隆的響起來。夜，十點，在河北大平原上，平漢線總的破壞開始了。在人們的腦子裏，展開帶有明亮的曙光的天。那時，整個的田野，是給太陽曬得紅紅的。

一九三九，一，七——十。

（文藝戰線）

血 淚

碧 野

秋雁的媚媚河籠罩在灰色的濃烟中，河水帶着一種像孤婦少婦的悲咽聲向東南流，悲咽聲悠悠地逝
遠在遠方。……

風，夾着寒意的羽翅，飛出了山谷，在媚娘河畔，在田野間，肆意地吹刮着。紅塾的高梁叢，結實
纍纍的柿子園林，和長幹的摩天楊：……不知愁苦地在嘩笑着。

在媚娘河的左岸，那發藍的山脚下面，和那一派青煙似的叢林的旁邊，有着一個含着悲鬱意味的小
村落，零星的草屋和牛棚，像一些遊忽不定的漂萍，得不到一點世間的恩情，也得不到一絲線縈的依
憑。……

這個村子叫做白馬村，這種命名是由於在這個村子裏發生過一次歷史上的悲劇。

悲慘的故事是這樣神奇地展開的：

南宋時有一個名將被金兵所追，這個名將因為保護了他的美麗的愛女，所以跑到這村子時已被金兵
追及，那時正是天雨路滑，名將因為馬失前蹄掉下馬來被殺了！他的女兒見狀大驚，知將為金兵所奪，
拍馬往村前的河邊奔跑。到了河邊，她大哭三聲，縱白馬上跳進河裏，等到後面的追兵趕上來的時候，

血 淚

她已經淹死了。後來從她的遺落的繡囊中，發現了她的詩篇，才知道這美麗的女郎叫做媚娘，後世的人們爲了紀念這堅貞的美貌女郎，把這條河就叫媚娘河。而至今五百年了，每當大陰雨漲的時候，那隻白色的神馬便在媚娘河邊來回地圍着步，時而出一陣悠長的悲鳴，她憑吊着她的年輕的女主人，爲了白色神馬的發行，人們便把這村子叫做白馬村。……

可是今年的暮春，當山茶花開紅了山凹的時候，一陣戰母的旋風帶來了敵人的血的馬蹄，從此白馬村在悲慘的命運下顛抖，媚娘河也滾冒着羞辱的淚波。……

靜美的白馬村被敵人的馬蹄踏碎了。時常我們看見：不肯屈辱的年輕少婦被丟進媚娘河；齒壯的男子被怒馬拖死在田野間；老年人的鮮血染紅了白髮，被殺死在屋門前；流出肚腸的嬰兒被曝曬在廣場上；甚至耕牛的屁股上也插着一把刺刀，痛奔在村邊。……

青龍是一個精壯的青年渡手，同時，他又是一個近幾縣著名的獵者。在尋常的日子裏，他帶着乾糧，揹着一支獵槍，奔躍到白馬村北邊的一帶嶺山上去打獵。他能夠單身與虎搏鬥，當他每次出獵後歸來，闊大的肩膀上總是扛着兩隻山羊或兩隻箭豬，有時也扛着一隻虎一隻豹；而在媚娘河暴漲的一些日子裏，因爲普遍的渡手都不敢擺渡，青龍却偏偏在這個時候賣弄他的身手，他能夠左手掌着舵，右手搖着

繫，使小舟安然地橫渡過亂石叢生的急湍的河面。……不要說白馬村這個小角落，就是附近兩三縣的居民，那一個不以「青龍」這個響亮的名字，作爲光榮的稱呼啊！

就因爲這，白馬村的一個年輕而美貌的女子，偷偷地愛上了青龍。這女子因爲自小就喜歡在媚娘河邊玩耍，村人們都叫她做媚花。

但是自從敵人的馬蹄穿在白馬村以後，青龍就變成一個沉默而憂鬱的男子了，而媚花也因爲青龍的不快樂，花容顏也漸漸變成秋葉似的憔悴了。……

人世間不幸的事情往往是成雙到來，就好像花已枯萎，而葉也凋落。

事情是發生在一個日落的黃昏，日本駐軍在臨媚娘河的村邊發現了一個自殺的日本兵。死者周圍的地上劃了一個圓圈，身體向東仆倒，刺刀還插在喉間，鮮血還顯着刺刀濺落地面，他的死是含着萬分悲痛的，我們可以想像到死者在那剎刻的生前，是怎樣地用抖擻的手劃着圓圈，然後臉朝着東方，悲哀地跪在手劃的圓圈內，對着東方的天際哭泣，顫動的嘴唇喃喃地念着他向富士、涼海、櫻花府祖國，他的慈母，嬌嫩的孩子，以及他的年輕美麗的愛妻的名字。再然後，他痛苦地咬着牙關，把手中的刺刀猛地向喉間一刺。……

由於這逝滅了的悲哀的生命，牽累到整個白馬村陷入恐怖的命運中：日本駐軍斷定死者是爲中國

民群謀害，而該害者必定是熟悉日本兵自殺的情形，所以把日本兵殺害後，照日本兵們自殺時的樣子頭向東置放着，而且在被殺者的周圍劃上了圓圈。

青龍被日本駐軍疑爲兇犯的謀害者！

西方天際的紅霞在燃燒，遠近的山野被抹上一層悲哀的淡紅，媚娘河的流水湧着血般的浪波。……這一切一切都抖擻在恐怖而惡兆中。

三十個騎在嘶嘶的怒馬上的日本兵，手中高擎着火把，繞着白馬村狂奔着，只要發見可燃燒的東西，就是把火把點上去，牛棚、草房、柴堆、矮樹叢，……一霎間統統在冒發濃烟發燒了。飛揚的烈燄夾帶着牛欄房樑或石塊的爆裂聲，在黑烟赤火中，在倒塌的房舍前，驢子掙脫了韁繩，高高地揚起了頂頭奔蹄，耕牛帶着着了火的尾巴吼着橫竄，母猪和小豬們被燒死在矮樹叢中，未燒死的小豬在慘啼着，老人們被壓死在烟火中的倒塌的牆根，女人們抱着孩子啼號，跌撞着，男子們在向着四處狂奔。這烈火，黑烟，倒塌的房舍牛棚，斷折的樹木，逃奔的牲畜，人羣，爆裂聲，嘶嘶聲，悲號聲，在這薄暮中形成了一幅巨大的悲慘和動亂的，用「殘暴」和「血」兩支筆畫成的活圖。……

青龍在烟火中被五個日本兵圍槍追擊着，可是當他的健跑中腿跳進了村後邊的一片大叢林後，他便得到了安全。

從樹林的空隙間窺望着大火中的村莊，突然他的腦海間湧現了一個苗條身材，有着兩隻靈活的，水濼濼的黑眼睛的姑娘，抖擻肺腑，伸長兩臂懇切的誓意向他求救。

「呵，媚花！」青龍失聲地驚呼起來。

於是青龍像着了瘋的野馬，跳出了火叢林，重新跑進了村莊。他的全身沸騰着沒有理性的勇敢的血液，他跌撞着，狂奔着，頭髮和腳毛都被火舌舐去了，他的眼睛怒睜着，耳邊只聽見風火的呼聲。……當青龍將媚花家門的時候，突然隨着一聲槍響，他的右腿酸疼了一下——他受傷了。緊接着又是兩聲槍聲，他看見了一個日本兵躲在一棵柿子樹後正向他開槍。

「噯——」青龍狂叫着衝了過去。

那個日本兵一慌，被青龍一拳重重地打倒了，青龍奪過了一支勃郎寧。再加幾十步，他就能跑到媚花家門了。

忽然在濃煙中，他隱約地看見媚花被人抬着，那忽現的秀美的身影，散失在一座矮牆邊了。……一激，青龍被燭火久燃的眼睛，突然滴落一串珠淚。……

青龍把撲克用手一揮，緊跟在後追。可是一陣緊密的機關槍把他阻止了。接着有十來個日本兵怪叫着向他衝了來。

青龍向四周開了一排槍，有三個日本兵同時倒下了。他不取鐵鎗，急轉身往後奔跑了。

後面的槍聲遠了，青龍緩下步來，沿着村邊的一排田廕走着。

一種女人向哀頭的泣聲，從田廕前面的草叢中傳來，青龍的心一跳：

「唉，孀花嗎？……」

青龍急急地跑了上去，他變手把草叢分開來，「啊！」青龍叫了一聲，像病馬般的垂下了頭。

女人的下體已經被搗爛了，血肉模糊的一片，血染的褲子被撕破了丟在一邊，女人雙手緊捂着散亂的長髮，全身在痛苦地蠕蠕着。當女人看見了青龍，突然把紅腫的眼睛睜大了，發出一下驚慄而哀痛的叫聲：

「哥哥！……」

這個被盜害的不幸的女人是青龍的妹妹，她在濃烟、烈火、槍聲中逃出了村莊，可是她脫了虎口尋又落狼爪上，她被兩個日本兵拉倒草叢中。……

「哥哥，殺死我吧，你！……」妹妹睜紅了痛苦的眼睛，她掙扎起半個身來，兩手緊緊地抱住青龍的右腿，但當她一看見青龍的右腿有着一大塊汗紫的血痕的時候，她頹然地倒了下去，無力地呻吟着。

「爸呢？……」

妹妹用空污膩的手往旁邊一揮，她的淚珠旋動在紅腫的眼眶裏。……

青龍悲嘆了一長聲，他的眼淚像流泉般的不可遏止地滲冒了；已經不在人世的癱瘓的父親，這將死的妹妹，那不知生死的媚花。……

青龍從衣袋上扯下一塊布，把淚面巾右邊縛好了，然後站了起來，把從敵人手裏奪過來的勃郎寧槍在腰間，天空已經露出了星星，青龍帶着一顆悲哀的心，孤獨地往媚娘河的下游——歷牙山的路上走去。

現在，青龍已經成爲一個堅強而勇敢的遊擊隊分隊長了。

歷牙山是媚娘河下游的一座險絕的大山，游擊隊像一條堅韌的蛇，往往夜裏出沒在歷牙山上；又像一條巨蟒，擊擊着附近幾縣的敵兵。

當青龍一參加到這支遊擊隊來，就受到同志們的歡迎和愛戴，他的英名給予人無上的崇拜。青龍起初還帶着一種原始般的憂鬱，可是戰鬥的生活漸漸使他習慣，漸漸使他堅強起來了。他的不能忘情他的打獵時的雙眼槍，就好像他的不能忘情媚花姑娘一樣；但是雙眼槍還可以用身邊的這支勃郎寧來替補。然而媚花呢？媚花，只有用這顆憂鬱的心來繫念她吧！……

時常，在落日黃昏的時候，青龍總在巖壩的站崗位置上，遠望着那虛渺的。猶如一葉青萍的白馬村，長聲短吁嘆着，而結果呢，總是從巖壩而拔出勃郎擊來，在空中揮動了幾下，然後顯着來時的，漸漸地爬滿了草叢的山徑，回到營寨去。

每當月兒照耀在長空，白色的流雲像柔紗般的掠過了山頭的時候，青龍總想像夢遊的孤魂在營寨四周的山徑上行走着。因此他感染了秋夜的寒涼，病了。但清醒了，眼淚深深地陷了下去。

青龍病好了，在一個月黑天陰的夜晚，他率領了四十個弟兄繞過七星湖，去襲擊路過三河壩的敵人，敵人的機關槍彈暴雨般的打來，眼看着游擊隊同志們已經站不住腳了，青龍猛地跳了上去，一槍把敵人機關槍射手擊死。一手把機關槍奪了過來，可是就在這時，青龍的左手被子彈傷傷了！因此游擊隊轉敗為勝。在得勝歸來時，光榮的勝利品有：一架機關槍、五匹戰馬、槍、馬刀、洋燭、罐頭。……

「報告司令，讓我帶一隊弟兄去夜襲白馬村！」青龍在擦傷了的手掌堅決地舉向階沿，他的心在跳躍着復仇的意念。

「同志，你好好的養傷吧！」司令用手拍着青龍的腦筋說，親切地說。

青龍不假地走開了。

從此，每隔三天，青龍就沿着娟娘河的上游到白馬村去一次。

從馬坊山到臨河，經過白馬村，這三十里路程，在黃龍的音龍用不着一個半鐘頭就走完了。

爲了避免人們的注意，青龍往往是日落日黃昏就到白馬村邊，而媚娘河灘上來，他像是一個遠道的惡吊者，他與着白馬村的一草一木，都起了深切的懷念。……

青龍坐在河灘上的一塊石頭上，腳邊的媚娘河在秋夕照裏，帶着寒意的意味夢囈般的在流。劫後的白馬村縮在燒過的禿林邊，現出荒涼的景色：被爛過的黑樹根，也有用新草剛蓋成的房舍，敵人的戰馬繫在亂木蓋成的大棚下，殘留的農民把枯黃的包穀桿堆放在麥場上。……這就好像是一隻癩狗的身上，剛剝的一塊皮，或新生的一絨毛，更顯出破碎與淒涼。……

而最驚齊和新耀的房舍，要算是臨河的村維持會長吳三鈞的磚房了。

青龍右手托着下顎，呆呆地凝望着白馬村，一種思想像腐灰色的虫在吃着他的心尖：媚花就像落葉般的消逝了嗎？媚娘河的水還在長流，而媚花再也不能在河灘上出現了。……啊，是生還是死？……

一個人影依憑在臨河的樓欄前，青龍像有所預感似的把頭抬起來，突然他從襟心裏衝出一聲痛呼

「呀！……」

樓前的人影正是媚花！她的消瘦的身軀無力地依靠在欄杆上，黑色的長髮披散在兩肩。她正舉眼遠眺臨河的青山，像有所思地在沉吟着。

青龍猶如失了繮繩的馬，向樓前直奔過來，河灘的亂石在他的腳下迸跳着。

媚花在樓前驚了一大跳，她睜着一個強壯的男子向她這邊疾跑來，當她看出那是青龍的時候，她的心歸一種驚喜和痛苦所扭絞着。……

媚花預感到將會有一場不幸的流血事情發生，聰明驅使她急急地向青龍搖着手，等到青龍站住了，她又向媚娘江下游不遠的一座丘陵頻頻地揮着手。

一分鐘後，青龍的身影在那座丘陵邊閃沒了。

青龍坐在丘陵後的一塊大青石上，他望着遠處的媚娘河的流水，悲哀地呼喚着：

「唉，媚花，你這失貞的女人，你這被豺狼咬傷了的羔羊！……走吧，我不能再要她！……」

青龍站起來走出了丘陵，他向着遠處的山崗慢慢地走了。

忽然，他覺到後面有人在追他，他驚駭地向後一瞥：是媚花！

一種罪惡的意念在侵襲着青龍，他站着遲疑了片刻，接着他向前跑了。

「青龍，你帶我走，青龍！……」媚花飄散着長髮在後面追。

可是媚花遠遠地遺落在後邊。

在青龍的重新回頭一瞥中，他看見媚花在一棵樹邊絆倒了，很久很久，媚花才爬起來。一陣淒惻的

心情鞭打着青龍，于是他又停下脚步，疑懼地望著遠遠追來的媚花。

「我不能要她呵！……」青龍更猛烈地向前飛跑了。

可是當他跑到崗麓的時候，後面的哀號聲把他的腳軟住了。他長長地嘆了一聲，頹然地坐在崗麓上喘著氣。

不久媚花就追上來了，她的身子猛地投進青龍的懷裏。

青龍雙手緊抱著媚花，用力向山崗上奔躍，他的心被憤怒的火燃燒著。突然他把媚花重重地拋擲在一塊崖頭上，一支刃利從腰間拔了出來，惡殺的思想像颶風般的擊打着青龍，他暴跳着，野獸般的吼叫着，一躍，他向媚花撲了過去！

「嗚呀。龍！……」媚花驚叫了起來，無意間把青龍的利刃掃落了。

青龍把身子重重地壓了上去，他兩手緊握著媚花的臂膀，一邊用牙齒把地上的利刃咬起來，著力地向媚花的心口刺去！嗚！——只聽見一下肉裂聲，媚花胸口的血像泉般的湧流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激烈的馬蹄聲朝這邊飛馳過來，立刻青龍就看見兩個男子騎着兩匹馬躍上了山崗。

青龍直挺挺地站了起來，等待着這將要來臨的搏鬥。

血 淚

三三

首腦上就是村維持會長，吳三鈞的大兒子吳標，後面跟着一個護者，他們是來追捕媚花的。

吳標也是個强有力的健碩的男子，他和他的持着手槍的護者一齊跳下馬來，怒冲冲的朝青龍走來。

青龍挺着胸膛向前迎上了幾步。

決鬥開始了，青龍靈活地在敵手肘下顛打了一拳，順手把吳標撲倒了。於是兩個人互相滾壓着，臂膀和犬腿凸起了結實的肉體，粗喘着，搏打着，青龍舉出眼珠，吳標裂着牙齒。……要是誰先被擄下崖頭去，誰就會在崖下碰進出腦漿！

青龍漸漸地佔了上風，但是還不能夠很快地把敵手壓下去。……

正在這難分難解的時候，吳標的護者舉起了手槍，槍口對準着青龍。

這時，媚花正在護者向青龍開槍的遲疑間甦醒過來，她忍着心頭的劇痛，向她的奴隸……護者招手，表示讓她來殺死青龍。

媚花一接過手槍，便向護者連放三槍，護者倒在血泊中了。

就在這和那間，吳標只一驚，就被青龍擲落到崖下去了。……

青龍輕輕地把媚花抱了起來，騎上了吳標高大的白龍馬，朝着崗頂的樹林裏走了。

月亮已經上升在空際，銀白的光輝從枝葉間繚落到林地上，秋夜有點寒涼，青龍慌張地垂着頭，
瀟灑地認着懷中的媚花：

「我鑽了！媚花。……」

但是媚花已經不能開口了，藉着葉隙間的月光，可以看出她的眼角邊凝停着兩顆淚珠。……

一九三九，九，黃河邊。

（大公報）



盧 澗

一五

人同此心

老舍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像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這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砸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羣的坦克車與重砲。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細趕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

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砲火打碎了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

他顧慮著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終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睛，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的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范明力和吳曉找來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范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像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曉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為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曉試着步兒說，語聲不像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那裏去？為什麼逃？難

道這裏不是我們的土地？」

「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驥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裏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着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像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爲國犧牲上，誰的血洒在場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榮譽。在爲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着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爲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僞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裏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方的厚嘴唇好像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着。「死不爲是急遽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闊門上灑出些紅些亮的光：「這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飛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罷」，吳德把拳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着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范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德、范明方、王文義，願爲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水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范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佈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像花蜜似的溢溢着芳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着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號，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遠光燭的路上去。他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像是回應着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預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X

X

X

X

在塵兒胡同的口中，無論冬夏老坐着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風氣，她老是那麼乾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着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着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他的窮窮面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着誰：剛纔往南去了，或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兒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說罷，胡同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會這件事，因為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書院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歡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孩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着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着一層淒涼。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着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商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着悲苦黯淡。

過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那一次也不像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像夢中把手壓在腳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羣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隊的飛機在空中

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繼往敵營去吃槍彈，大搖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是引起她的恨愁，假如這些事屬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裏，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縫紉機邊擠擠出來。像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落淚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她不滿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稱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着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着，在秋陽下閃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麼寬，那麼廣，好像唯恐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像白布上一個紅圈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寬的腳，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蹂躪。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爲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伙子簡直沒有心胸

，沒有志氣，沒有天賦兒，假若他有個兒子，要去挨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舉動的，即使母子都傷這，碎了頭，也是痛快兩。

她不要坐在那裏，但也不得離開；高——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摸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裏坐得久了，那個東亞彷彿吸住了她。他簡直像個臭虫，可恨，又使她願意發見——多麼總有人將用手電筒照耀呢？她血液里流着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尋覓着這遺憾，這痛苦，這變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裏，是一種障礙，而羞慚必流轉了去，這像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爲着民族與國——她總覺得這名詞都不會，話——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爲——容或她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鬍子囉囉臉的人物，而是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中心，在王文義的中心，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這差不多的歌來

國士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

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

每個人是血的國士如雲濤時。

民族的盜匪，民族的坟墓。

驅出國境，慘於斬首；

在國土上爲奴，終身顛抖，

是靈魂受着凌遲，

啊，靈魂受着凌遲！」

她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種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都是那麼兇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機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圓光在兩翅上，污辱着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麼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望，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有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並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聽：「咱們怎麼了呢？」那洋車夫和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裏，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有聽到過的，但是聽過之後，她彷彿有些頭緒：「咱們的地真大！」同時，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麼過去打他呢？那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着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消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着雙由垃圾堆上撿來的襪子，請好媽媽給收捨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讓車馬過去。聽說我們兩個小伙子，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倆小伙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裏還不准過人呢！聽說那倆小伙子是跑進一家小肉舖去，跑進去就沒影兒啦。好媽媽，你看肉舖的人也真有膽子，敢把倆小伙子放走！我們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幾天沒用過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豈也敢幫忙，你信不信？」

我怎麼不信？我要有槍，我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捨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是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你看，魚市上木盆裏養着鱒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鱒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鱒魚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倆小伙子比作我們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夥兒都得動。好媽媽？」

「誰說不是！我在這兒等着，說不定哪天就有人來打他」，隨着「他」字，好媽媽的針又向外擡了

指。「他要是倒在那兒，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媽媽來得特別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

可是一直到過午，並沒有動靜。「早晚是要來的！」她自言自語的說。

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來了個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寬腦門，高鼻子。他不像個窮人，可是手中拿着幾破襪子。好媽媽剛要拿針，那個小伙子攔住了她：「明天我來取肥，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嗎？」

「一塊兒走？來，我給拿着小筐！」

一閃進了驢兒胡同，少年低聲的問：「這條胡同裏有穿堂門沒有？」

好媽媽搖搖頭，而後細細的端詳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麼？」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媽媽點頭讚嘆。「我告訴你，這裏路兩的第十個門，有個後門，可是沒法打穿堂兒，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沒有言語。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

「行！我要準知道你什麼時候來，我可以託咐倒醬土的李玉給你開門」。

少年還沒有言語。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老媽媽抬頭望了望他。

「什麼意思？」

「我說不明白！」好媽媽笑了。「你是念書的人吧？」

青年點了點頭。

「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告訴我，你明天什麼時候來，我不會賣了你！」

「我明天早晨八點來！」

「就是賣杏茶的周四過來的時候？」

「好！賣杏茶的過來，那個門得開開！」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幹什麼？」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

水裏，好媽媽早就到了。她坐了好像一年的襪子，聽見到周圍尖銳的嗓音漸漸由遠而近：「杏兒——茶壺」。好媽媽的手哆嗦了起來，眼睛釘住那邊的刺刀尖——一個小白星似的。「杏兒——茶壺」。周圍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幾乎不能轉動，像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條黑影兒，由便道上閃到馬路邊的一顆柳樹後，緊跟着，槍響了，一響兩響。那個兵倒在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羅兒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趕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趕到像作戰的螞蟻似的，匆忙的過了句話，都趕進胡同中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氣，哆嗦着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願再抬一抬。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裏堵得慌。正在這麼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楞了一會兒，她把襪子遞給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發微一搖頭。「他裝死兒呢，一會兒就爬起來了」。

「嘿！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肥」。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是有槍啊，給王二一變，他也願意幹！」

「有的是人，媽媽！」

「你姓什麼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裏，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
才聽見，媽媽！」

「哦，下回來，打準一點！」好媽媽的心裏又不堵得慌了。

X

X

X

X

牠們三個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着工作，並且計劃着以後的辦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彷彿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剛毅的神氣。吳鵬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竊氣，挺着
細脖，張着點嘴，像打鴨的鴉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
越得意。王文藝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批判着：

「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
都差不了很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罷，我們商量明天的事，
就聽打聽，教這區域必定變成敵人的攻勢！」

這一天，警報聲到處也不會停過。這個鎮自從有一天在極熱鬧的街路上被丟下炸彈來之後，已成了這座不炸不痛的安瀾鎮了；前這一天，在鎮以上層階級的，無非造成轟動的飛行員創子等；他同官們也如探險和進軍隊去下來，使這鎮個個都震動着。可是這個鎮裏的人，仍此保持着那份不必憂的安瀾與大膽，站在階梯上或窗櫺邊得新料把手指點着敵機投彈的地點，當發現目的甚距此不遠的時候，將這遙遠地投房，隨着轟轟響下去，或是落到桌子的下面。一響爆炸的響聲，會震碎了幾方玻璃，還有一種風，吹動每個人薄衣着褲腳。

「去那媽，……」

隨後，飛機又跑出來。這望沖天而起向雲烟，那形狀如同原始時代的一條惡龍在旋着，極不憤懣地。天空，居然可似着夏夜中閃閃火紅的烈精。然後在海平線盡時天空裏，飛揚着小片的火灰。

把多少人的生命同那飛機同殺了以後，敵機這是在天空盤旋着。高射砲不斷的射擊着，空中的命地上面機關槍地迎打掃射，可是沒有一點用，敵機這是悠悠然地，毫不慌迫地浮在空中，正像在安瀾鎮的湖面上，飄着的一葉扁舟。

多少人都恨不得自己的背上能有兩隻翅膀，飛上半天，把那在空中開花的萬發砲彈送到敵機上去，讓牠們在空中化成烏烟。可是沒有用，那些白色的花朵只隨在飛機的上下左右，一次也沒有看見了架飛機，迅猛地落向地面，或者在空中能發出一溜燦爛的火花。

等着悠長的解除警報的笛聲響着的時候，天色已黯黑下來了。

記不清是夜黑天還是陰雲遮住了一切的光亮，天是可怕地黃昏。水和電都沒有，在一陣高興的歡呼之後，就伏在面前的桌子沉沉地睡着了。每個人都是如此，感到過分的疲乏，像是一刻都不能忍耐，轉眼間就酣然地睡着了。

驟然間亮起來的燈光，先照醒了靜開，她尖聲地歡叫了一下，把所有的人都驚醒了，這時纔看出來，癱在桌子下面最胆小的一個人，就動也不動地睡在那裏。

「你看，你看，——」靜開拉了青芷的手指點着睡在下面的人，「這麼大的天，真好意思，——」青芷趕緊拉了拉她，要她不要再說下去；可是說出半句話，已經惹起那個人的不高興，一面爬出來，一面冷冷地說：

「那個人能敵得住炸彈呢！」

靜開氣沖沖地纔要再說些什麼，青芷立刻攔住她，和聲說：

「我們還是到外邊去看看罷！」

靜蘭聽從她的話，不再說什麼，掠一掠散下來的頭髮，就半跪羅半行走地踱出門去。

三個月的共同工作，使她們的情感漸漸地融和了。幸福的快樂總是自私地想到自己，無情的災難，却使她們朋儕了，只有兩個人更堅固的團結纔能順利地克服，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兩個年青的女孩子，自自然然地就有了誰也不該離開誰的心，而且在佳德的工作之後，懶散地躺在竹床上，更是她們的好時候。這樣更親蜜；如姊妹一般的感情，就在她們中間生出來了。

街上的路燈許多都沒有亮起來，因為毀了綫路的關係；可是遠近的火光，把路樹照得亮亮的。担架床在街邊的人羣中急促地走着。救護車和救火車瘋了般地響着笛子在街心衝過去。空了的担架床是一片血，要不然就是一堆血肉模糊粘滿灰塵很難看得出就是人的體骸躺在上面。

她們繞走了二十幾步；到了一個路口的時候，就有一個武裝的壯丁攔住她們，和她們說前面是災區，不便通行，她們就把徽章給那個壯丁，「我們都是××工作團的團員」。

「是的，同志，不過這一次災情太重了，施救很困難，要不是實際工作的人，一概都不能進去」。

靜蘭再想說，青芷就回家鄉話說不如到別的路口試一試。她們道了聲謝謝之後就轉了一個方向走，可憐了那個路口又受到同樣的阻攔，靜蘭還想再做第三次的試驗，青芷就和她說：

「我們還是回去罷，看看情形今晚我們是無法過去過了。」

雖然說定回去，兩層太站在那裏好像生了根一般，仰望四面火光和微風吹來的焦枯氣味，還有點「屍身」的「已」這道通曉的夢，就請不再像以前那樣立刻就把手絹掩了鼻子，却使她感覺到無比的痛苦。多少年來，她所夢見最慘痛的事，就是敵人殘酷地將手絹掩了口，但這些這些和平的老幼平民死亡，就足以證明他們的國武與和平，甚至目前屠殺戰場他們侵略的戰爭嗎？」

她僵不絕而面通長嘆了口氣。

當著她們移動步調時，回去的時候，她問自己：「誰氣憤地說？」

「這這這的長氣比任何地方都壯旺，眼看著被敵機炸死炸光嗎？」

「時間，這裏也裝有法子回答她，因為她也時時這樣懸着，她自己一向就找不到滿意的解釋。

「——你看，這裏的人獻金比任何地方都踴躍。」

「靜聞，這裏不要說我，我們并不知道有什麼原因，也許——」她頓了頓，接着又說下去，「這裏只要人民該散開了，就不會再有什麼損失」。

「那總正好，鬼子以為我們都散開了，每個城便變成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夢想他們也不必再費力，就讓我們葬此死下去好麼？」

「那個不見得，我們最近不是在許多人嗎？他們不還都繼續生活？」

「我也負責任。為什麼我們這些人住得那麼錢？」

「還不是因為那邊還有一個教會，大家就都去保險了。」

「哼。我想早晚有一天它也要滅絕，我想不只那個教會，鬼子也許打掉他這家。」

「那樣會要影響美國利益，美國一定會干涉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你倒倒是有病亂說。」

這並沒有什麼說，在他們自己心中，這個信念也時常翻得動搖，如今被這團一說，更覺得失去了重心，可也一時也不復說出來，一直走到存心附送，看到那熱化排列的許多屍骨，她總嘆息着，轉過一

個話題：

「又死了這許多！」

其實人數是不算的，一區區用草草埋了，不知道誰這陣過來驅逐的兩隻白蟻，已經有人在那些屍骨旁邊地裏石。做風吹着，屍骨旁左面倒着，沒有被屍身壓倒的野草，也同時向左面倒下去，墓前的家獸在聲中呻吟着。

她們默默地站在那裏，像個無事者，手裏在那方草地上看到一個被炸死的人，下意識地隨着，像

除

三一

一隻被割斷喉管的鳥，被血污的草，這兩天總看不出來；可是如今成羣的鳥倒下去了，這血液，這深仇，時日還能使它再談下去嗎？

教堂的鐘響了，勻靜地幽美地使空氣被微雲托着，在平時，她們有的時候也會被這聲音所打動，想起來，想起和平的河山，也想到恬適的日子，可是這一陣，她們的心中起了無比的厭惡，她們恨不飛騰上去把那虛偽的鐘打碎，要它永遠再也不發出些微的聲音，性子有些急的靜聞，遠遠地朝那邊睇了一眼。

煩惱了，她們一夜的，不只是一日同時醒來，還有那一夜不斷的高聲。

可是這樣，使這個城市的居民隱切地知道第二天不會有警報。

她們照舊還是很早地醒了，想起該該似似向獻金宣傳，就一個個興奮地從床上跳起來。雨還是下着，只是像毛一樣地飄落，被雨洗得清新的街面，遠遠地在腳下退回去。

靜聞和青芷照例還是分在一組，他們一共是十個人，要到東區去工作。走出路口不遠，就看到昨天災區的景象，更多的房屋坍塌了，短小的街路，整個地毀了樣子，那是一片瓦礫，在瓦礫的下面，還冒着一夜雨也未曾澆熄的烟火，焦枯的氣味彌漫着。一條狗無目的地在瓦礫的邊傍嗅着鼻子。

行人是極其稀少了。被生活所迫的小販們照樣擺出了担子，熱精打彩地坐在樹下，一面暴雨一面閃

感着。不知道是誰說了一句：

「今天宣傳怕收不到一點效果」。

沒有回聲從口上流出，每個人的心上很清楚地記住了：大家沉默地走着，幾次走錯了路，因為炸平的街，實在使人難辨東西。

遠遠地他們就看見，在那個指定的十字路中心，有一大羣人緊緊地圍住那個獻金台，鼓噪和歡呼的聲響時時雷一樣地響起來，無數的晃動的腦袋，像照耀在陽光下的成熟的果子一般，可愛地搖着。只看見有人從後面扁着腦袋鑽進去，不看見有人從裏面鑽出來。傳音喇叭粗聲粗氣地報告着，於是又是一陣爆炸般的聲響。

「炸不爛的是我們的民氣！」

青芷在心中自己這樣想着，幾乎被感動得流下淚來，可是她努力地止住了，覺得流下淚來是一種恥辱。

在牆從後面好容易擠進去！代替那些在上面的人，於是他們能夠正視那羣熱情的臉，無數黑色的，充滿情感的眼睛，灼然地朝上望着，像反映着陽光的微波的海面，閃動着，好像在說着：「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我的身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們的了，就是我的生命，當着民族需要它的時候，我也絲毫不吝惜

啊！」

圍在這許多赤心的人羣中，在內心中自然燃起了一點動搖，是我們來開導他們，還是我們需要他們的開導呢？

一個頭包着白紗布的人從人羣裏一緩地鑽進來了，血已經滲透他包着的布，變成黑紫的顏色凝在那裏。他鑽到台前，把兩袋選了錢的至高舉起來，一邊喘着氣。

「日本你沒炸死我，我把我的錢獻給國家，我還要把我的生命獻給我的國家」。

那奇特的嘶啞的低音，正好打在每個人的心扉，接過來他的錢，那是一些法幣、證券、捲紙、銅仙等數目并不大，看情形是他所有的財產。

「我一個仙也不要，一個仙也不要」。

他還堅決地申明着，等到知道自己的手已經空了的時候，又通通地溜出去了。

一個白白的背影，在堆滿碎磚爛瓦的路上漸漸消逝了，台上的台下都給這情況鎮住了，用大喇叭宣傳筒的忘記報告，台下的人也忘記了鼓掌和喝采，只是吃力地扭頭子扭回去，望着那個搖擺的，漸行漸遠的人影。

這時候，大家像想起了些什麼的，大聲地叫起來，那隆大的聲音，使那個用木線和草蓆捲起來的獻

發台，靜靜地有點搖擺，正像靜在咆哮的海的中間的一隻小船。

那個影子已經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切緊張而危險的工作又隨著而危險的日子，都移到了半個鐘頭。這真由於住處已經炸平，四面情形勢斷絕，所以他們不得不走了。

房子炸平是在一個大海早，二十七架飛機把這個城又猛烈地炸了一番。他們眼看著幾顆炸彈把那個教堂的尖頂建築轟塌了，他們奔過這房子去，在劫後前停放死屍的地方躺下去。可是平地像稠得緊緊的一張鼓皮，炸彈像滾滾下來的鼓繩，他們就像一粒粒的芝麻，身子好像平躺起來，那一顆心更是上下不定，瑟瑟栗栗，沒有呼吸。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逃出這次災難，只閉了眼睛，思想空虛地，不知在等候些什麼。然而兩個人為眼睛迷閉了，無意識的，與那奈何的微笑又各自把眼光閃開了。

不知道是誰忽然驚覺地叫起來：

「喂！我們的房子中彈了！」

所有躺着的又把身子側過去望着那搖擺着的那一排房屋，儘量避開那幾架俯衝着的飛機。天空傳陣響又黑又紅的食婪的舌頭。

「呀！咳，我的東西？」

「叫什麼，飛機還在天上，有什麼大不了不得的事？你不想想在教會裏有多少逃難的人死了？只記得自己！……」

靜聞和音並卻沒有想到個人的衣物，可是她們也沒有想到教會裏那許多人。她們覺得有一時時沉，忘記了曠字原來是用它思索的。她們的額上溼着冷汗，下巴扯得很癢，頭邊的兩根筋，正亂朝上抗着。

記起了教會，她們的心感到疼痛，因為一直許多人當它是樂園，而今這地上的樂園，雖同多少可憐人的生命，在敵人的炸彈下毀滅了。

「那不是死亡，那是新生。……」

靜聞忘記在那裏看見這兩句話，心中反復地想着。

路躺在那裏，無蓋地伸展着，像僵死的長蛇；裸露着它那醜惡的肚皮，由於夏日的狂雨和不斷滾滾的車輛的馳行，有的地方積着一二寸深的塵土，有的地方露出來修路時軋在地面裏的小石塊，有的地方更陷下去，像一個小陷阱的，每次車子走過去，便瘋狂似地吼一聲，一跳就跳過去了。路旁種下去的兩株樹，缺小水的灌溉，乾禿禿的，蒙了一層灰塵，綠色的葉子，變成灰黃的顏色。

他們那一羣人，由於當局好意招待，裝在一輛沒有蓬子的卡車裏。連同他們殘廢的行李，齊都上了車，我們沒有座位，只得把備置的行李放在身下坐在那兒，不曾走過，也沒有一點經驗，大家都是很興奮地跨上車。

對於這個城，住了這麼一大節時日，心中自自然然地生出留戀來。更是靜聞和青芷，她們的眼裏幾乎充滿了淚水，和這個城告別，雖然她們的心中時常記着不該這樣輕易地離開，她們默默地望着這個城，更在離別之前，在這個城裏繞行一周，那些荒涼瓦礫場引起他們豐富的回憶。他們想到那些勇敢的，不自私的居民，幾乎沒有人不在心裏喊着：

「他了然明白，對付些貨車的傢伙們，用不着禮貌的」。

「禮貌是禮貌，事實是事實，這樣走法，我的腸子兩天就要斷的」。靜聞氣憤地，傷感地這樣說着。

可是不到兩天，他們已經到了S省境，指路牌上這樣寫明，坐在車上的人，很敏銳地就感覺到了。聞就高興地拍着手說：

「你看，這路多麼平，多麼寬，好像上海的馬路一樣」。

「上海有什麼好值得留戀的地方？」

靜

不知道是那一個這樣糾正她。

「我並沒有誇上海好。不過稱讚S省的公路修得對。要我們少受點罪就好了。難道說你要走那麼遠的路嗎？」

「路不見得一直是平坦的，我們要設法克服——」

「好，你去克服吧。走了兩天我也沒看見你覺累了多少，——」

「不過我不喊叫，也不抱怨——」

正在這時候，另外一個人插進來說

「還有什麼好吵的？他們看這裏的風景真好」。

被這句話所引動，大家又都站起來，向前望，一切景物迅速地從眼前過而回去了。向後望，總覺得那碧翠的筆直矗立在那裏的副峯，頂上籠繞着亂亂老松，間或也有一匹發亮的白絹般的瀑布垂下來，因為是這急流激着，看起來彷彿毫不會動一樣。雲間高興得拍着手和青正說。

「這山真像那山，這山真像那山到過似的」。

「我知道，你在山裏的古靈巖看過，可是那邊，你是一生也沒有見過前」。

青正聽着，把手指向左後方，靜靜地看着他的手看過去，看到許多很小的三角形紅旗，插在像一條

上面似叫喊禁止；同時有千百個戴着六斗笠，裸露着銅色背脊的人，正在不停息地築路者。那條路基，和這便奔馳着的新築公路，若不保持這相當的距離，若使便好像要過上了。那時候，她們更能夠斷斷地看到，她們怎樣地操縱着這車和這字，永遠地變化地在工作着；在大顆的汗珠一直滴落到地上。知道他們與這事過去了，總像有些驚慌一下臉和眼睛，來次這事不計而面露出一張驚天而臉。

「我永遠以為抗戰以來，最得超國家的，是兵士和這些勞苦大眾。」

「那麼我們怎麼算？難道我們算不起國家嗎？」

「不是那麼說，我們自然比那些經濟難財和道爾羅名的好得多，可是比起這些人來，我們又算不得什麼了！」

「你說話我以為有點過分！」

「那倒不一定。譬如說現在煤礦的情形不大好了，我們能先行退出，那些兵士呢，要與城共存亡；說許多工人入泥，他們直接地在生產建設方面努力，爲的使國家的力量更充足一點。可是我們呢，只知道應用，譬如說現在我們竊利剝削別人用血汗造好的公路；來運我們這一羣沒有什麼大用的火車。」

「你這樣看低自己嗎？」

「這並不是看低自己，我們對於自己的估價也只能如此而已。像我們當然比那些礦工更難得！」

附

四

得多，可憐！你能比那些和男人們肩并站在第一線的防衛戰士嗎？你能比和男人一樣工作的勞働婦女嗎？」

本來她還沒有注意，被青芷提醒了，纔看到在那許多男工之間倒有許多是女工，她們穿着一件粗布衫，一樣地和男人做同樣的工作。

她沒有話好說，只眨着眼睛盯視着那些不息地工作着的女人們。

從一個貨棧跨入另一個貨棧，立刻路面又是破碎不平起來了。更多的汽車來往走着，石塊堆在路傍，唧唧早烟管裏工人坐在上面，木然地望着往來的車輛。他們身上只穿了破爛布條縫綴起的衣服，有不屈的顏色，他們每個人有一張枯瘠黃瘦的臉。

車是一面駛一面前進着，每個人又都沉默了，鼓着眼睛，忍着漲紅的臉。只有當汽車在宿站或是飲食站停下來，大家纔稍稍恢復一點原有的活潑，就有人說了：

「這真是一個窮省分呵！」

「我也留戀了，你們看，穿的衣衫也是打補丁的。」

「馬行機會這樣窮麼？」

「我知道嗎！」

正想再說幾句，車夫已經推着上車，說是一定要在日落之前趕到××。

車繼續它那不良的行駛，一面不愉快地轉着，一面向前跑，時時伸出頭去望着散盡的里屋障，并不是殷切地想到達那個叫做××的城市，實在每個人都懇望着能再停下來，有一夜好睡眠，使頭得變了位置的內臟能恢復它正當的方位。

「翻過那座小山，我們就到××了。」

司機不知道為什麼也快活地叫出了一句，一時人都爲他這句話興奮起來了，聽着機動「助力」後的聲音，滿心的希望在開着花。敲着殘餘的一點精力，來做最後的抵禦。

車順利地向上爬行，不知怎麼一來，嘎地一聲停住了。司機努力地搬動槓柄，車起始像牛一樣地吼叫着，可是仍然沒有移動一步。於是那個司機垂頭喪氣地提着修理工具打開車門走下來，在汽車的周遭檢視着，當他鑽進車身的下面，他就沒有鑽出來。

坐在車上的人，懷着焦灼不安的心在等待着，他們也沒有人能知道汽車出了什麼障礙，一個人大聲地叫：

「喂，是不是汽車拋錨了？」

路

四

「不，總得我們什麼都不來。」

「要多少錢，可以商量。什麼時候送到文報？」

「怎麼知道，修羅哥自然就變得快。」

「這些不快意的回答，人們也說慣着氣憤。只得呆呆地坐在那裏，認清那現在現在這天這地，已經不是那樣的了。」一陣兩抹紅雲，陣陣風吹過，那掃了過去，黃昏壯麗，那七零八落的下來，看那

「這可怎麼辦，我們就等在這裡？」

「我恨不能死變着，我們看，如果不說對他的忙，我們該走！」

「是前，我也會走，警察是來走的，停着在這裡聽不見一回毒。」

「我們走不的怎麼辦？」

「那總是在這裡，這要把你們送到的。」

「一個大高聲的在，連聲下來，成了危險，補司機說這，驛站就轉着大路向前去。還是上坡路，每一步去，手扶輪多轉一些力，他們一面喊着，一面向前走。天黑下來，最前和最後的人，就亮着地

鞋，墮落腳下的路，在汗水流淌下來，他們手牽手向着山頂行走。

「我們只要到了山頂就好了。」

「也許到不了，汽車已經修理好，能追上我們。」

山路是寂靜的，沒有行人，沒有車，不知名蟲鳴着，嘶嘶呼着的也許是蛇吧，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確定。黑夜更可怕地包住了山峯和峽谷，每個人都小心地邁着脚步，生怕這一步踏了空，會跌入深不見底的峽谷裏，腿腳又漸漸沉重起來，心裏在想不如把兩隻腿抬到肩上去吧。

終於，他們爬到了上頂，倚着狹窄的公路邊的峭壁，遠望黑夜中那一團溫暖的紅光，就像遠行人望到家鄉那樣欣喜。

看那照上天宇的燈光，路途即使遙遠，也是可以計算的了。

「讓我們再走，沒有好多遠就到頭了，路當然是走的……」

一個人這樣說，別人也都高興地附和着；可是一聽到一面吼着，一面爬了上來的汽車，大家就站到道旁。強烈的燈光使他們的眼睛張不開，當車停下來，大家爭先地跨上去。

最後的，最艱險的一節山路，在第二天開行後的一小時，就把它的神姿毫無遮蓋地顯露出來了。

綿亘不斷的山，躺在面前，因為沒有樹林，正像一個兇暴的探險的漢子躺在那裏，只是胸間生着短亂的汗毛，再沒有平地，好像這條路將要引人走到天上去似的。

當著汽車喘喘着氣向上爬的時候，司機就急急地吸了兩口印在旁裏的紙煙，把剩下的煙蒂丟到窗外，向上拉了拉手套，不意地挺起身子來。

汽車就像一隻笨重的甲蟲似的，起始遲緩地向上爬，它永遠不會停止過粗笨的喘息，像一隻驢子上套了一刀的牛似的，好容易爬上一個山頭，又有第二個山頭等在那裏。

懸峭的山坡，深着藍石塊的筋絡，冷然憤憤地峭立着，有時候，汽車的努力成爲枉然的了，它自然地滑了下來。司機的人用盡平生的力量攔住，而坐在後面的人忍不住高聲喊叫起來，——再有一尺就是打了木檢的邊沿，再望下去，山下還躺着一輛生着鏽的汽車的殘殼。

當著要越過一座更高峻的山峯，汽車在走着一條小蠕蠕的路，繞在轉，轉上去又轉下來，使每個人的頭感到一點暈。

汽車用極低的速度行走，那不甘馴服的凸出的山石，使一條路只像有一半的用途。向下伸的樹枝又像一隻粗壯的手臂擋住了去路，汽車只得像一個學步的孩子一樣，謹慎遲緩地移動着。

突然，車停下來了，司機打開車門跳下來，大家都很驚訝，不知道出了些什麼事；問着司機他纔

要稍作休息一下，遙望雲霧，否則會因疲憊發覺路途遙遠。

聽到了這樣的話，他們也都跳下來，汽車恰巧停在一節比較平坦的路上，眼前還有一座更高更繞霧的山迎着去路。

「這裏的風景真好」，靜聞高興地說。她一面採着路邊的小野花，一面指着深澗的水流，「你看，潭水的顏色多麼好看」。

還沒有等到青芷回答，叭叭兩聲槍，衆山之中起了極大極長的回音。司機的趕緊跳上車，急速地催着他們：

「快上來，要出事情，趕快！」

他們也立刻慌張地跳上來，汽車立刻又開行了。

每個人都懷了一顆不安的心，不知道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跑了一程之後，也沒有什麼事，大家纔把心放下去。

這時汽車已經鑽進一個山坳裏，路邊有幾間草舍，有的破敝了沒有居民，有的還有一個老婦人，身傍繞着兩個孩子，坐在門首不知在做些什麼，那個司機就說：

「再也沒有好遠了，我們就爬到頂上，下去就方便得多，晚上可以宿××，明天一清早，再趕半天

路，我們就要到××」。

走到山的最高處，有一座頗大的堡壘，許多兵守在那裏。

在這裏看見來路和去路，是兩條無盡的曲折的帶子。浮游的雲霧時時把這條條掩住了，可是從雲霧的那一端，又向遠處伸展出去。

隨同這汽車在這裏休息的，是一羣背裏放着些大石塊的人，他們把一個木架支在負物的下面，立在那裏抽着旱烟，就算是休息着了。

「真奇怪」，靜聞先說了，「他們爲什麼背這許多大石塊到山上來？」

「真是，我也覺得怪」。

「小姐們，那不是石頭，那是鹽。誰有那麼呆氣呵，背着石頭翻一座這麼大的山？」

「鹽是這樣的！」

「因爲是非鹽，這裏離開海有千萬里的路程！」

「再遠的路也算不得什麼，總能走得到的」。

靜聞受不住別人的冷嘲熱諷，便氣沖沖地說。可是下等鹽的氣味真高潔些，汽車又一面響着「叮叮」

由於過陡的山坡，就是下山路也不得趕快墮下去。「助力」不是幫助汽車向上爬，是陪它來阻止車的溜下，惡劣的滑油氣，仍然要使人嘔出來前樣子。有的時候，望着一個下坡路，好像那車不可能順利地走下去似的，任眼睛的觀察，覺得一定汽車會翻一個身。可是當着汽車謹慎地轉過那個灣的時候，又覺得路原來也是極平坦的。

在第八天的早晨這一節長路路走到一個盡頭。這是她們已經踏上又一個省界的土地。微雨飄着，巖間樹林野草的香氣在空中瀰漫着，鳥在飛噪着，幾天來的疲頓好像都不知道飛到那里去了，沒有一個人再那麼老老實實地坐在自己的行篋上面，一齊站起來，伸長了頸子朝前望，據說十點鐘就要到××了。路是起伏着的，平坦的，汽車自如地愉快地向前行遠。這是一個富庶的省分，一眼便可以看出来。田野生滿了穀物，就是田邊也生了豆子。樹林是鬱茂的，細細的雨點中，使人直追起了可愛的江兩的田園……

終於他們到達了一條翻滾着的江邊。這條江，一直穿過全中國的心臟，她們是從那一端，走到上海來了。江已經被敵人污穢了，她們却穿行了大半的祖國的可愛的土地，如今來到它的起源。向前望，對岸雲霧中一座偉大的山城，它不是平坦的，它是向天拔起，一直插進了雲端。它雄壯地矗立着，任着兩

條江洶湧的水流沖激着，它還是不可撼地立在那里，像一個巨人般地，肩負着新的巨大的責任。
可是在兩個女孩子的心中，却滋生了新的巨大的希望。

支那傻子

荒煤

一

北方，初春寒凍的夜空彷彿無聲，逐漸稀疎的槍聲曠過空漠的原野。

「陣極度的騷亂過去了，敵人開始潰退。……他們八十多個守着離×城二十五里的小車站。在午夜十二點鐘的光景，忽然遭受了中國游擊隊的襲擊，

突如其來的襲擊，使充滿了甜夢的列車爆炸開來，在手榴彈和機關槍的兇惡聲響裏，一下子傳遍了車站的喧嘩。……敵人的屍體，在車站的周圍堆積了過去，有的屍體還在軍糧裏，有的就爬上了車頂篷，都又起槍來抵抗。

但這是徒然的絕望的抵抗，廣大的夜增多了他們的恐怖，他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向他們射擊。不到十分鐘，便慌亂地退走了……。

敵人是在冰凍的泥地上奔跑，前四五天的雪凝結成冰塊，在笨重的皮鞋擊下碎裂——但它却殘酷地向那另一些沒著鞋的人們報復着。他們一直向前跑，沒聲息。有時祇聽見一個人沉重摔倒的聲響，不知是被流彈所傷呢還是滑倒的，誰也不注意這個，時常有的是一兩顆子彈打從他們的頭上或耳畔穿過。

支那傻子

四九

這才驚醒的……夢裏，他被人槍殺了。這真像一場噩夢的經過——他們恰巧是在夢中打醒了，而且他們都是在武漢陷落以後才從國內調出來的幼年兵，不僅年青，還帶的經驗和技術也都青年。

一片平原，死寂、空曠、恐怖、天際是一片陰沉的黃色，像瀰漫着大堆捨上去的灰砂。月亮祇有一個死了似的簡陋的輪廓，空洞洞地掛在那裏。

漫長的路伸入黑暗裏像永遠沒有盡頭。

一個年幼的日本兵突然啜泣起來，舉起手拋棄了槍，精疲力竭地沖向前去，哀叫道：

「我們為什麼要戰爭！！我們全會死在中國的土地上！」

但不知從那裏閃出一道弱的短促的火光，那幼年日本兵極輕微地呻吟了一下，便倒在路上了。他死在中國了，但卻不是死在中國的槍底下。他還祇有十七歲的年紀。

二

這一聲槍，和那日本兵悲哀號使我們底糖兵吃了一驚。

我們底糖兵，同樣是十七歲的年紀，當敵人退却的時候，他穿了一件日本黃呢大衣，摺一頂大鋼盔

竊在屋沿上，低着頭，一步也不停地緊跟着敵人敗逃的隊伍。

他跟着敵人走，心裏充滿了一種奇異的平靜，好像做着一件最平常的事一樣。在他面前不到兩步遠就是敵人，狼狽地逃竄着，他們有的還赤着腳，連頭也不回地把槍揷在膝下跑，有的却空着手圍着袖子，這時候，他心裏想，拿把刀，那怕是極短的，趕上前去一步，祇要使勁向那背上一刺，那個敵人也許就會連喊叫都不來地倒下去。

但是他並不這樣做。他現在心裏祇燃燒着一個希望。今天隊上的幾個同伴，約着要跟敵人進城去「踴」一趟。用去年底好勝心，和一種農民氣質的有些愚昧的大胆和勇敢，對於這個奇特冒險的行爲，他們興奮地談論起來，一下子像被磁石吸住了；他們輕易地互相給了允諾，讓年青的血液沸騰着，笑罵着約定了在南關城牆上會合——他就是被煽動的一個。

……當前面那個幼年兵衝上前去喊叫的時候，他簡直嚇住了，以爲是被人發現了他。

現在，他又恢復了平靜，也並不再去思索剛才眼前發生的事。他繼續跟隨着敵人，那樣興奮地盯住他們，眼睛裏着炯炯的光芒，好像一個獵人追蹤那已經受驚無力跳跑的野獸一樣。他們心裏充滿着一種愉快的緊張的感覺。

很容易說出，這就是向X城南關去的大路。這時候風沙一陣緊似一陣，月色越發黯淡。但是X城牆

然發立在黑暗中，影子，已經很顯明了。

他突然放緩了脚步，開始心旌了。他回頭一望，身後再沒有一個人。前面的一羣敵人也因為昏見了城，在慢慢拖走。他想找一個同伴。他記得在敵人剛退却的時候，他才從地上拾起一件大衣披上，一個同伴打他身傍急促地跑過，還拍了他一巴掌，說道：「小狗子！真敢進城去跟我走！」他馬上就跟着跑了來，回答一下都來不及似的。可是，現在那個說話的伙伴在那裏呢？他四周望望，不免有些焦急和氣憤。

「媽的X，騙老子！」他心裏罵了起來。

城門已在眼前，不遠處響着冰上的驟急的一陣馬蹄聲，像大地在那裏崩裂了一塊。幾盞蒼白的強烈的電光，眩目地從城牆上往下照射，敵人用雜亂無力的聲音呼喚着。

每一下閃爍的電光，都會經打在他急躁的心上，使他閉住了眼睛。那陰黯的高圓的城門發在前面，像是一座古老的深沉的墳墓。敵人就在那裏和城上的交接着問答，擁擠着。進去呢？是不進去呢？……這一個思想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裏，迫逼着他自己來決定。但是，他周圍並沒有一個同伴跟來，他清清楚楚地感到自己是孤單單的一個人。

這時，那城門忽然發出沉重得非尋常的聲響來，城門已經吃力地緩緩地張開黑暗了。

他是一個傭兵，姓張，名字叫紅狗，是一個人伍還不到一年的河南少年。十七歲的年紀，但是身體發育還不完全，矮小而且有些瘦弱的樣子；一張扁平的臉，塌鼻子，薄嘴唇，有一雙亮爽的大眼睛和大粗手。

「X娘的，你是他媽鐵種！」

他底父親能把鐵打軟，可是却不能制服他的兒子，於是有一次他氣憤地叫罵了，雖然倒着實帶着一些誇獎的意味。

紅狗就是他父親煉熟了的一塊又硬又冷的鋼。他很果敢、沉靜；每遭遇着痛苦——那多半是他父親的毒打——的時候，祇是他那含淚的眼睛顯得更大更亮一些，默默地抿緊着薄的嘴唇，好像知道這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只有忍受似的。但是他父親却常因為他底沉默而暴躁地狂叫：「你不作聲？你不作聲？你一天不做聲，老子打你一天！看誰硬得過誰？」——不過，不到五分鐘，紅狗就跳了起來，先不做聲，祇把頭往他父親懷裏撞，再就說：「你打死我好了！……！」

紅狗去年還在X城和父親一塊兒打鐵。X城失陷後，倔強的父親，因為酒醉了不跟三個日本兵的支

便，被打倒了倒在椅子上，用雙紅眼睜睜地流汗。胸膛（那時候正是夏天），當一陣焦灼的難嗅的氣味瀰漫的時候，父親痛苦地額上閃着油光，一聲哀叫，連帶椅子蹣跚了過來。而担任拉風箏燒釘鐵這一個職務的，便是紅狗。

敵人還需要他們，於是父親還活着，他們還打鐵。父親不再打紅狗了，因為他自己常常遭受日本兵的毒毆。他自從那次被烙以後，變得怯懦起來，在休息的時候，他總是輕輕撫摩着創痕而呻吟。

紅狗的眼睛更大了，當他被敵人支使着上街引路、挑水、搜索廢鐵、……的時候，他看見敵人更多的凶殘的行徑；但也有一次，他看見一個便衣隊在砍着，敵人不先砍他的頭，却砍他底肩膀、胸膛……但是沒聽見那個人有一聲喊叫和呻吟。……」

四十五天，敵人撤退了。父親趕緊回到河南老家去。那天早晨，紅狗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呆呆地望着他父親收拾行李，等他父親挑上担子，他睜大眼睛決然地說：他要打日本去。跟着父親挨打，日本人來了更會挨打；還不如參加游擊隊，人家都說他們不打人，不罵人，還要打日本。

父親吃驚地瞪了他老半天，終於從身上掏出兩塊錢給了兒子；臨走，他結結巴巴地說：

「我老了，不能跟你去，家裏還有你娘！你去說去罷，不會打槍，就跟俺們中國軍隊打打鐵也好！」

紅狗就一個人留在X城，參加首先進城內河X游隊，他總想該讓打日本，不願當勤務員。通訊員，要求當戰士。但後來被派去學習吹號。他想吹號也是很神氣的，全軍隊都得聽號，於是三個多月的「突擊」，便成了一名司號員，代替了一個調走的老號兵。

然而他碰到一件很氣悶的事情，他當號兵的第七天，敵人正二次進攻X城。他儘心期望能吹一次衝鋒號，望着自己此軍隊向敵人陣營度殺過去，可是沒有，他却吹了一次退却的集合號。

以後他每天吹的是起床號、吃飯號、休息號、集合號……從不會有一次衝鋒號。因為隊伍休息了一個時期，並且沒有和敵人作過正面的較大的戰鬥。

紅狗常常勇敢地參加戰鬥，他總是背着銅號，而且掛着四顆手榴彈。

現在，他獨自跟着敵人來到了城門口，身上依然掛着四顆手榴彈和一把銅號。

四

城門剛開，一個軍官模樣的敵人，騎着一匹高而棕色馬衝了出來，他用一柄長手電筒向擁在城門口的敵兵閃射，這耀眼的光芒擾弄着他們底無神的眼睛，並且喃喃地詛咒着，顯然十分憤怒。馬是烈性的，在八號裏開轉、長嘶、揚起前蹄蹣跚。敵兵顛簸着，但終於有一個被馬撞着，不發聲地回答了軍官

底咒罵。那軍官粗聲喊叫，在人羣裏狂亂地揮動起皮鞭子來。

正是這時候，近處響起了槍聲，一粒最先的子彈恰從人羣頭上飛過，頓時人和馬互相擁擠、撞碰、嘈雜起來，一齊向半開的城門口跑進去。城牆上，一陣密集的機關槍開始了，向黑暗裏射擊，在那裏，風砂叫一堆白楊樹吶喊。

紅狗聽到響得很近的槍聲，心裏猜想那一定是自己底同伴，立即想從敵人中間抽身退出去。他想知道他底同伴到底來了幾個，並且是否還進城去。但已經不可能了，驚慌的敵人只向前推他，他剛回身，那匹驚了的馬正迎面把前蹄在空中揚了起來，幾乎躑着他底頭；而在同時，騎馬的軍官暴躁的向他亂叫着，打了他一皮鞭，他一退，便隨敵軍退到城裏去了。

敵人在街道上亂竄，飛快地直向前跑，但那邊街頭有騎兵奔馳過來，攔住他們，並且把他們趕上城牆。

城牆上機關槍越發緊密地呼號着，砲聲也起了，蓋住了城外那極弱的槍聲。

夜半的死寂的×城，一下子掉進了沸水鍋子去，悲慘的馬嘶、沉重的砲聲、受傷的哀呼……被一隻恐怖而黑暗的大手攪成了一團，把他緊壓在敵人底困苦的窒息的心頭。

紅狗爬在一堆城牆的頂上，他匍匐在那裏向城外張望。他心裏有些氣悶。城是進來了，城牆底是

他一個人。他睜大眼睛睇那曠野，黑黢黢的什麼都不見。槍聲很弱而又凌亂，却又漸漸遠了。他底伙伴人較顯然是不多，大概正準備着退回去；誰也不知道他們底小號兵被圍在城裏啊。

急射的機關槍和砲火還繼續着，砲彈落在遠處，炸開了無邊的黑暗，在曠漠的曠野上開着空處的花朵，一團紅光映照它自己一陣幻滅的濃烟，此外什麼也看不見。那從遙遠的山谷裏傳來的軟弱的回音，像沉重的失望的嘆息。

風砂漸漸停了，模糊的月光照出了那深冽的蒼空的深藍色。紅狗蹲踞在那裏，他身邊有了一個輕淡的影子。那影子顯出了孤獨，使他漸漸意識到自己在無助的包圍裏；這時候，他開始覺到敵人每一步都是向他走過來似的，而且都把眼睛盯住他。

砲聲漸漸停住，機關槍的掃射也疏散了，已經預定了大騷亂以後的淒涼的沉寂。紅狗正在思考他底處，城裏他是熟悉的，不過他祇想到他更熟悉的同伴那裏去——可是他怎麼回去呢！一會兒，敵人都要辭職去，城樓上會有不少的哨兵加緊巡邏……

紅狗這一剎那感到了躊躇的急躁，頭上微微冒着汗。他有點迷亂，被一種失望的感情苦惱着，不知要怎樣辦才好。他站起身來，簡直想憑空騰起身子在地下跳。他沉靜地走向那城牆邊的陰影裏去。有一些敵人從他面前跑過，下城牆去了。是準備集合了嗎？

五

突然地，城牆上飄蕩着一陣悠長的號聲，那聲音有些顫抖，但是那樣嘹亮。

敵人紛紛跑下城牆去，疲乏而又迷惘，一夜的警邏，使他們墮入無奈的苦悶的空虛之中，現在，他們像一羣幽靈似的在街上搖幌着身軀。但是，他們驚奇地聽出了號聲的音節底不同，這根本不是他們自己底號。

可是，即刻有一聲轟炸的巨烈的聲響在街上突發，一類，兩類，手榴彈爆裂了。幾十個敵人還來不及靜下來分辨一下，便已讓破碎的鐵片打進了他們底胸脯、背上和頭部。

敵人盲目地無望地慘叫着，奔逃着，捧着槍胡亂放射，這一個突然的襲擊使他們幾乎成了瘋狂的獸羣了。

可是這時候，城牆上又傳來一陣激昂的急促的衝鋒號聲，是中國的衝鋒號。

敵人已經昏亂了，他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會有游擊隊來城裏襲擊；他們沒有目的的射擊着，向城牆、向屋頂、向夜空，……並且向不知隱藏在那裏的游擊隊吶喊。可是悄悄沒有一點聲息，回答他們的，是第二次衝鋒號。

敵人自己底槍聲也吹了起來。於是他們不再猶豫，全絕望地恐懼地呼喚着，裝上刺刀從各自隱蔽的處所衝出來，然而仍舊沒有發現中國軍隊，迎面互相衝殺同是他們自己的人——但是，接連在他們中而又爆發了兩個手榴彈。

一個敵軍官在這時候用眼睛搜索到那個狂衝的騎兵。他是矮小而又瘦弱，但他那樣威武地張着胸脯，手舉起銅號，堅定得像一座鐵壁地站在那裏不動。他認有一個人，還不十分明朗的月光照着那張喜悅的興奮的顏面。

一陣風吹開了他底大衣，借着月光依稀可以辨出那裏面的軍裝是灰布的。

他是我們十七歲的騎兵張冠鈞。

他正在得意地吹着第三次衝鋒號。他最初想着集合號引開敵人，他便可以悄悄地找一個地跳下城去，但是當他去解下身上四顆手榴彈的時候，一個思想閃過他底腦子，他就飛快地扔下去兩顆。

一個意外的勝利使他忘記了一切，他因為那種狂喜和興奮，便下意識地吹起了衝鋒號。少年尚得意的血液在他全身愉快地交流，他底肺腑激動地開着，他好像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號聲上，吹出世界上最雄壯的聲音，激盪地飄揚着，叫無邊的空夜震盪了。

……敵軍官不再躊躇了，他一面發抖，一面發狠忿漲疼了腦子。他掏出了手槍，把怒火燃燒的眼睛

盯住那個中國騎兵，瞄準着；因爲憤怒，手有些打顫，但他到底鎮定着開始了射擊。

張紅狗被急流的血液灌滿了他底頭部。他紅張着臉，感覺身子，一切一切都墜在空中似的。但是空間碎裂了一聲，他忽然感到胸脯起了一陣巨烈的搖蕩，那鼓漲起的肺部便立即緊緊收縮起來；驍聲驟然止住了。

他還有些清醒。他感到有一些兒麻木，用手撫摩着胸口，大量的鮮血便從他手指間滲透出來。他並不覺得恐怖，因爲他剛才有了那一切、勝利、得意、喜悅、興奮、……那不是一下子會喪失的。

他還握着驍，手有些打戰，但他還想放到嘴邊去。可是，他身上又中了第二槍，頓時就什麼也不知道的從城牆上倒栽下來。

——第二天，清朗的春天的早晨，×城南端日本兵營對過的城頭上懸着一顆人頭。那是十七歲的驍兵張紅狗的頭。日軍都爲了使日軍發揚的原因，在城牆上特地寫了一張大佈告，其中對於這個中國游擊隊員底勇敢予以很高的贊頌。但是在人頭下面懸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的四個大字却是：

「支那傀儡」。

海的彼岸

舒羣

在他用槍彈暗殺了一個後仇恨的日本將軍以後，在他孤獨一身走上長途逃亡以前，他需要看見一種人。這個人當以自己的不幸揆得他的誕生——他的母親。

他帶着自己的一個暗影，沉默的站在這沉默的海邊。這時候，這宇宙靜的好像祇有他一人生存！——人類唯一的繼承人，任隨深濃的黑幕，把他裹緊，甚至被消滅於無形，他似乎忘記了身邊的夜。任隨湧來的潮水，湧近他的腳邊，任隨暴風捲來的暴雨，浸溼他的衣服以至皮肉，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所遭的苦難。

雖然，他曾是朝鮮的貴族之子，往日的昌德宮〔一〕上，也曾自由來去。雖然，他的童年，曾在黃鰲舞〔二〕和雅樂〔三〕的演奏下，歡樂得忘形。雖然，在他美麗的記憶中，曾保留過檀君〔四〕的光榮和驕傲。但是，這一切都已成爲昨夜之夢，渺茫而難尋。

現在，他那天賦的智慧和勇敢，使他常做生命的醫檢，他不惜以自己的墳墓代替南大門〔五〕的墓誌。現在，他在祖國的驅殺中，尋覓失敗了的靈魂，他不讓偉大的國運，隨着李朝〔六〕終結了。

他的家庭，隨着國運漸漸地衰落下來，現在所保存的，不過是小小土地和牆間房屋，——以往實

的繁榮而已，但這土地和房屋，在今日的朝鮮人中，也是稀有的。如果比之於一般的朝鮮人，還不失爲一個中等的家。不過，他再允許他像往日一樣的行走，或是停留。幸而還有這幾十里外的

這惡人，在日會史原來的時候，前現在不過是一個被踐踏的老女人了。她從童年到衰老，在祖國這

一段興旺和衰落中，她幾乎嚐盡了一個人生的幸和不幸。其間，恰好消磨了她六十多年的時光。在那長久的歲月里，她生過五個孩子，最後一個孩子生了不久，她便成了寡婦。那時候，還年青，但爲了給自已以清白的一生，她不願再嫁任何一個男人。她容忍着青春的痛苦，她把自己的孩子一個一個的養成人，希望他們久享幸福。她終已臨終的一刹那的安逸。誰知道她彷彿被一種惡運注定，生前她難再摸索到幸福的邊緣。在監獄、在刑場、在失蹤的路上，她已經永別了四個孩子。如今，她又將和最後一個兒子告別；別後，她便是一個孤獨的老人，除去自己的墳墓以外，無所憑依。

被損害的朝鮮人，母親和孩子常分離到孤獨爲止，常不知道什麼是骨肉的感情，什麼是家庭的歡樂。二十年以前，恥辱的北京道〔七〕上，重造了恥辱的獨立門〔八〕，從此以後，這風的人便唱起阿盟朗〔九〕了。

停留在海邊的這個人，不久便是阿盟朗的歌者之一了。

被夜色和風雨所模糊了的海邊，宛如雲霧之間一樣茫濶。天和海，祇是深淡兩種黑色。一切的景象，甚至奇蹟，完全消逝在那夜色中。所聽的，祇是雨滴像水箭一樣的射着沙灘的音響，還有那不知去向的海風，吹過時遺下的一陣陣的吼聲。他在雨下、風中，深深的感到了秋夜對於人類的惡毒的摧殘了。

他漸漸的看見了在黑暗中慢慢移動而來的一個更黑的影子。然後，他又漸漸的聽見了那影子低聲而阻怯的喚着他名字的聲音。這聲音，衝過風雨驟音之間，傳近他耳邊的時候，是多麼熟聽的而留存於童年的記憶的呵。於是，他奔跑過去，抱住來者——他的母親。

他靜默，她嗚咽。靜默和嗚咽就是他們告別的衷心的言語嗎？

他們不敢相望，祇是望着遠方。自由、幸福，以及他們一切的理想，彷彿就在所望的天和海相連的一線之外——海的彼岸。

久了，她終於說話了：

「那邊就是中國嗎？」

他默認了。她又問：

「明天，你就是往那邊去的嗎？」

「是的，我明天就是往那邊去的」。

「你真是一個人去嗎？」

「……媽……我不該帶你去，……我祇能一個人去。……媽，你知道，我的路是不易走的！」

是的。阿里朗(Alger)山崗是難行的，縱然是大理石鋪平的路。

突然一剎那間，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留在海的這邊，而她的兒子已到海的那邊，被海把她們母子隔離了。雖然，海是遙遠而闊大的，但海上何處有她們再會的地方？於是，她藏在眼角的淚水，禁不住地流落下來，開始痛哭了。這時候，她老年僅有的體力消散了，鬆軟了的老腿，再支撐不住沉重的上身，頭不自主地歪斜下去，貼在還可暫時一靠的她兒子的胸上。隨着，她從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一條手帕，拭起淚來。

「……媽，你放心吧。將來你去找我，還是我來看你？……但是，不管怎樣，我們以後總有相見的日子。……」

「我在臨死的時候，祇要再看到你一眼，那就夠了。……」

她對於自己這低微到可憐的小要求，也並沒有把握，所以她的哭聲更大了。

當這哭聲引起他一種恐怖的時候，他近於暴戾的制止她說：

「媽，別哭！媽……你的哭聲會給別人聽見？……媽……不許你哭！」

人的理性，有時約束不了感情。尤其是她——一個不幸的老人，在和最後一個孩子告別的一切都不可預言的時候。

「……不許你哭，把手絹給我！」

她從順了，把手帕給他。她不哭了，直到和他別後。

別後的第二天，她便寫了一封短信，準備得到他的返信處，然後立刻寄去的。可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那短信不會離過她的身邊；伴她，隨她而行，行過遙遙的旅程。這期間，她曾被指為「帝國叛國的母親」，而沒收了她的土地和房屋。她曾被親屬和友人認為「災星」，而拒絕收留。從此，在她看來，世界到處都是「禁地」，將逼迫她與人類斷絕一切聯繫了。從此，她開始孤行，隨便是天外，或是海底。

她在困苦的生活中，寶藏一切私有物，比如幾十年前結婚時殘留下來的金屬的裝飾品。最後，在她身邊所餘的，好像祇有那封短信。信是這樣寫的：

我兒，你走了，莫再念我。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

我仍像往日一樣想念你，在今天，在明年，在我暮前生滿荒草的時候。

我當說，我並未老，你還那般年少，我們未來的歲月，是很長的。我們難道不能再有一度的相

達嗎？達後，我情願和你永別。

我盼着你的信。告訴我，你還要告訴我的。

母親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當收信人收到這封短信的時候，信封、信紙和信上的字，都舊了。唯有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是新的筆跡，還有，信尾多了幾行新的小字：

我在病中，不便重寫，仍是把這封信寄給你了。我不怨你。你安心，母親永遠是寬恕兒子的。並且現在，我已經知道，你給過我很多信。但我因生活所迫，僅收到你諸人帶來的最後的一封信。此外，我願莫斷了信的往還。

此外，那短信仍是原有的，並未更改。更改的，祇有信的最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已。這與原有的昨日相比，中間的距離拖得太遠了，把人從青春拖到老年，從老年拖到暮邊。這時候，他的背，由直線曲成弧線。他往日的黑髮，一半已經脫落，一半變為純白，白得像他少年慣穿的衣服的顏色。但現在他白色的襯衣，却是黑的了。

他讀完信以後，不住的起伏着一些零碎的記憶，像是來自海邊的潮水，不住的湧來湧去。這時間，

他有過歡快，也有過修飾。當優感捉弄他的時候，他便是長嘆一聲而已。因為他知道，一個人愈接近自己的理想，便愈疎遠了他的親人。縱有母親，甚至情人，也難免不是孤獨者。是的，這樣的人不止他一個。

此後，他和母親常常通信；未曾有過間斷。最後他母親有一信說，她在世界上還有長久的勾留了，查曼埋地下以前，希望一見自己的最後的一個兒子。他被天賦的一種靈感所操縱，允許了她。

然而，這時候，日本的魔掌，又伸到上海每一角落了。因此，他又開始了秘密的生活。

當他母親來到上海的那天，他爲了迎接而候在碼頭上。他看見了經過海上長途的一隻海輪，駛進黃浦江；停在碼頭。他也看見了從旅客之中被擠出來的一位老婦人：白白的頭髮，無數皺紋割裂了的面孔，以手杖支撐着衰老的步子，被幻想所迷惑的興奮而幸福的神情。……他認出了這就是自己所來迎接的人。但他不能扶助她，把她引到住所，也不能向她輕輕的呼喚一聲。而且，他不能不避免她的視線接觸，而遠離了她。因爲在她的身後跟隨着日本的偵探。因爲偵探想從她的線索上，捉到一個十年不曾捉到的「殺人犯」——她的兒子。

結果，他還是跟隨着偵探，從他們的足跡上找到了他母親所住的旅館。三天以後，他以竊賊的行動，到了他母親的房間。

正是夜深的時候，屋內已經熄滅了燈火，無盡的黑暗占有着一切。床上躺着他的母親。爲了幾日來在盼待中所積起的焦慮，使她重犯了舊病。她呻吟着，已是人生絕望的說明。

他輕輕的移近床邊，祇聲的說：

「媽，我來了」。

這聲音，最初給她的感覺，是一個夢。後來她聽清了的時候，立刻掙扎起來，向黑暗中伸出兩手，顫抖的摸索着：

「……孩子……你在那兒呢……快來……這是我的手……你在那兒呢……把燈打開……讓我好好的看你一下。……」

在他看來，燈光是一切恐怖和死亡的引線。

「……那趕快……讓我劃一根火柴……」

他認爲一根火柴的小火光，也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因此，這片刻的會見，她祇聽到他幾句話聲，不會一見他的臉孔——她久來的渴望，並未得到滿足。所以在他臨去的時候，她這樣囑咐過他：

「你明天早晨再來一次……不……祇是在我的窗前走一走就夠了……我要從窗邊看一看你。……」

他聽從了她的話。第二天早晨，他特意從她的窗前走過，走過幾次，終於沒有看見她在窗邊的眼睛。

後來，他聽旅館的役者說，在那房間住的客人死了，死在黎明之前。

十年，十年不短，十年的別離更長。十年之間，他們不得一見。十年之後，一見仍是茫然。誰想到他們兩人把這十年的遺憾，一人從生前帶到死後，一人從現在帶到永遠。更難想到十年也是無限期的呵。

他定了，走到無人的頭街，不自主的哭了，又不自主的掏出手帕，拭着淚水。他忘記了那手帕曾是爲了母親的哭泣而收得的；當他記起的時候，不再用它拭淚，而當做珍貴的紀念品收起來了。因爲手帕拭不盡淚水，淚水也洗不清仇恨。

〔一〕朝鮮的故宮。

〔二〕朝鮮宮庭的舞蹈之一。

〔三〕朝鮮宮庭的音樂。

〔四〕一般朝鮮人所崇拜的開國的皇帝。

海的彼岸

〔五〕朝鮮漢城，城門之一，歷史上僅存而已，以代表朝鮮的唯一紀念物。

〔六〕朝鮮被日本併吞前，最後的一朝。

〔七〕從漢城到北平的一條大路。

〔八〕朝鮮屬於中國時，在北京道上，曾建一「歡迎」中國使臣之門，後被日本改爲「獨立門」。

〔九〕朝鮮有名的民歌，幾乎每個朝鮮人都會唱。其中充滿着流亡的悲哀，可以說是一首最痛的流亡曲。

〔一〇〕據說這是朝鮮白頭山下的一個山崗，流亡者常經此地而去流亡。阿里朗的歌子，便是因此產生的。所以這山崗，就是指流亡的路說的。

（文藝月報）

螺螄谷

端木蕻良

青山和他的伙伴們，在這兒被困已經四天，他們設法衝出重圍去。

在開初剛剛退却下來的時候，他們實在沒有辦法。這條山雖然他從小跑熟的，這回也竟爾迷失了路。他們找不到合宜的掩蔽的處所，所以也不顧部下的反對，就毅然決然的退到這個馬蹄谷裏來。

當時十七歲的孩子山柴禾馬亮，就喊：

「我們從小日本側面偷出去吧，他知道我們到這裏一定打個螺螄轉兒的，在這兒「簽志」了，不用送了。可是，我們偷出去吧，偷到他們後面，給他們轉上個洋螺螄！」

「你住口！」青山連額子筋也青了。

「我寫包票，有本事的跟我來呀！」

馬亮從一個半截木頭滾落上飛燕似的一跳，就往下跑。

頭頂上響的一聲脆響，他的大邊的草帽子的頂頂上穿了個透明洞兒。

他一回頭，看見青山正把一柄「自來德」放進腰圍子上。

他氣急敗喪的垂著頭走過來，坐在一截木頭滾子上，用刀子拍拍的砍土。

青山用眼睛四下子搜索了一下，便吩咐。

「休息下來，造飯！」

一個人跑出山口望風去了，別的伙伴都忙起來造飯。

正在用舊棉刷帚刷鍋的周大河洛，瞧着馬亮兀自在那兒生悶氣，便手裏拿着一把和他一樣沒用的刷帚頭子，走過來，對他拉聲拉語的作勸解。

「你這孩子，快聽話，別胡鬧。……你還在生誰的悶氣？嗚，你也太不知道好歹啦，……不聽他的聽你的……大家公舉的，他的頭目，那會兒你沒有舉手嗎？……」

「去你個臭河洛車的吧！」

「……他是趙子龍，身穿八卦衣，一身榮着諸葛亮！……什麼，你罵我，你這臭毛孩子，你也太……」

「呸！」

「簡直婦人女子之輩，你怎的還在吐我！」周大河洛一面用襖袖揩着臉上的淚星子，一面對着這不聽話的毛孩子來分張。

別人看着都好笑。周大河洛老羞成怒，便追着那逃走了的小夥子大聲的罵。

「這個小兔子，你倒一把山柴禾，能換得什麼？還不起一把火，別看他扎扎烘烘的，像那麼一回子事兒似的。……誰都不放在你的眼裏，簡直無法無天了，簡直的，沒有紀律！……」

他恨得牙齦癢的，直搽拳頭。

在這個生活裏，「大河落」這三個字不是一種光彩的事。他是表示一個人，反反覆覆，沒有什麼信義。其實，他個人祇吃了這個綽號的虧，他是骨子裏頂認真的人，別人都繼續在誹笑他，他却氣得幾乎發抖。

「山柴禾，經不住一把火。……」他還在罵。「有朝一日，你等着。……」

他們祇有留在這兒了，米已吃光了，衣服也不夠穿。又凍又餓，他們留在這兒已經是第四天了。

螺螄谷確實是一隻帶妖氣的葫蘆，它有進路，沒有出路。這個地方祇有一個出口，其餘的都是斷壁，高得沒法最高，爬也爬不上去。

當時，他們是被後邊追得沒辦法，所以祇好躲進來。這樣就中了敵人的設計，他們沒辦法闖出重圍去。敵人人數也不算多，所以他們也不窮追。他們知道這隊伍，在活動尚行進中都沒有帶很多的食糧，加之天氣又寒了，所以他們在前邊小村裏派出步哨，三面監視起來，將他們封鎖在谷裏。

現在危機更加迫近了，糧食已經沒有。倘若再不闖出去，他們就將失去了戰鬥能力。那時長象還要

倭餓，祇有任憑敵人的擺佈了。今天晚上他們祇能做一頓稀粥吃。

谷裏面是一渠水塘，祇有好深的一片蘆花，隨着秋風瑟瑟作響。沒有什麼好吃的，沒有蓮蓬，也沒有藕，沒有慈姑，也沒有荸薺。水有一八深，連魚的影子也看不見。

四面是柳木，在北方，水和柳木是一體生長着。熱河地帶的柳木並不好，而且常常好朽。在這些泡子邊的柳木生虫子的處最多，用手摸一摸，都有稀泥的黃粉撒下來。木質就和橡皮本是一樣的。

四周圍的柳樹都是一眼水的低而矮，細細的枝條上葉子都乾枯了，再經一場霜，就該脫盡。枝條拋擲在水裏，葉子零落在水面上。

「他媽的，柳樹也不結個葉兒！」

人在肚皮餓的時候，對於一切的饕餮心情都被食欲給便奪，看見什麼祇想吃。吳全罵了一句，便把兩手墊在腦後，兩腳翹起，仰臥起來在看天。

沒有辦法，小村子的日本兵雖然沒加多，可是拿現在這樣局勢看起來，正面去衝，犧牲太大，側面偷過，又不可能。

弟兄在議論。

青山一言不發。

有一隻燕子從老藤上倒掛下來，大家分夥兒在向牠誘惑，使牠下來。牠知道不是好意，又飛上去了。
有一個夥伴支起繩繩來，正想打，旁邊的人連忙扯住夥伴止住了他。

山樂禾馬亮一面用刀子操着土地，一面自己對自己嚷着：

「螺蚌谷，谷螺蚌。」

貨到地土死！

馬到這兒不發服，

穩到這兒不值錢，

人到這兒呀，

伊唉囉唉……

伊唉囉唉……

這一堆山樂禾，又在那兒引火了。大家也沒人理他，

有人說「悶」，忽命由天，還有一挺「輕機關」，足夠衝出去的。

馬兒在草坪上吃草，突突的打着響鼻，把尾巴舒適的左右擺動着，四五十人在吵。

沒有什麼好辦法，青山臉在發青。

「螺螄谷呀，谷螺螄，

人到這兒呀

馬到這兒呀，

.....」

這個小野東西，他還在擾亂人心，在這個緊要關頭。.....

青山心裏發狠，他眼睛看着水塘，心裏想着心事，耳裏聽着山柴禾的有心無意的胡唱。他的計劃已定定了，還是透沒說出口。他決定悶，自己一個人帶着一挺輕機關槍，將這一隊人馬「撤」出去。

「明天清早起五更，開關」。他簡單的說出了他的命令，聲音並不大，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和手勢。說完，他便拿起油布去擦抹那挺輕機關槍。

夜晚來的時候，大家就擺起火來烤火。

火線雄雄的噴吐着。如菜色的炎光照在每個困倦和憤怒交混的臉上，四面響着，每個人都覺得沒有把握。

馬羣在吃草，幽幽的嘶鳴着。人的吆喝聲，馬的噲塔噲塔的叫響聲，從樹叢裏傳出來。

林被劃為，偶爾響火光所驚起，飛竄出來，沿着火光巡視了一周，又膽小的找尋它的可以棲止的枝

叔去了。

軍中多半已經冬眠，因為霜已經降過一次了。不過有時還能聽見若斷若續的哀淒的嗚聲，彷彿是游蕩，又彷彿是金釧子。聲音是那麼岑寂，又那麼纏綿，暗淡的在宣洩着一種求生的渴望。

夜漸漸的深下去，人們把火用灰堵了，將這溫熱保持在土裏，便挨着它睡覺，驅逐寒冷。大陸性的氣候是乾燥的，雖是深秋，但在夜裏，已和盛夏一樣。

青山獨自一併，披了一件皮袍子，在山腳下一塊朽木上，坐着吸烟。在吃重的吸食時，閃出的亮光特別久一些，隨後又消失了，又深覺的閃出來。

忽然他的身畔閃出個黑影來，他下意識的一慌，手緊按在槍柄上。

定睛一看，在孩子型的臉龐上就可以看出是山柴禾。

「你想作什麼？」

果然聽馬亮的聲音。

「我來報訴你！」他還是不緊不慢的，幾乎是有幾分兒吊兒郎當的。

「什麼事？」

「兩個鬼，不能闖！」

螺 湖 谷

七七

青山完全嚇垮了。

「你給我滾回去。睡死去！小雜種！」

——這小子分明是擾亂軍心，故意和我搗蛋，假設要不看你生得小，天性頑皮，寧寧了你個小狗日的不可。

「我告訴你……」

青山把槍適在他的雞胸脯上。「你回去不？」

馬高雖然把胸挺得筆直，可是紙好向後退，兩陣口裏一絲聲兒的分辯。

「塔兒頭，塔兒頭！」

「滾滾！」

「塔兒頭，塔兒……」

青山幾乎是在撲他了，所以出聲求認辦法，祇有忍着一肚子話向後退。

「滾開！」

山整示，沒得立腳的處兒，臨好走了。

他一路走一路地皮面紅着。

「不信塔兒頭，倒尋在後頭，

塔兒不信頭，……」。

山着氣爲牙疼癢的，這小孩挑皮搗蛋，大隲長的威嚴完全給他一個人弄毀了，幸而旁邊沒人看見。

……不過，他到底有什麼話想說呢？他現在倒很想知道，這野孩子居然有什麼奇謀巧計。

親身追下他去，太長他的志氣，喊又怕驚起了夜警。可是，天亮就鬧開了。

隲長猶疑起來，自悔方才不該太火氣，弄得圈子兜轉不來。

忽然間，這小子又鑽出來了。

「不信塔兒頭，

江山一抹溜；

不信塔兒頭，

夫妻們不到頭」。

不是他，是誰。不知從那兒山柴禾又來了。

青山連忙板起面孔來，正顏厲色詰問：

「你有什麼話要說？」

馬亮伸展了一下衣襟，把身子擺得端端正正的，完全理直氣壯了，

「隊長，咱們那回，你忘記了，那回在咱們老家，咱們被困在兩棵崗子的潘拉圈兒，那回得救，咱們全仗着塔兒頭。……」

「呃，是的……。」

青山想起來了……是的，那回被困在兩棵崗子。

「塔兒頭」在北方是一種草根子的土名。這根子和棕櫚樹的棕櫚殼是一樣的，它富於韌性和彈性，對於子彈是一種特效的防禦物。這種塔兒頭便是頂頂有名的乾糖草的根株，通常生在池沼裏面，和蘆葦常常糾纏在一起。全身半浸在水裏。乾糖草被斬伐完了，牠們在水面上便露出來一個頭。

那一次，青山在東邊裏和敵人作戰的時候，便是借牠們作掩護，才沒有吃着虧。

全營的故事都被青山想起來了，那次的地勢，也和現在一樣。是一個水窪地，「是一個好風水的潘拉圈兒，不用對「羅盤」，就知道是一座好墳塋！」山柴火一走進就喊。那次他們也以爲準保安全，一定沒活命，棺材板都算好了，

可是，弟兄們藏在塔兒頭的下面，把掩護弄得比「影身草」還要好，所以他們佔了上場。……

兩槍就奪了三架，小日本完全捉了瞎，

「可這這兒也沒有草棍子呀！」

「那不打緊，咱們有陰陽木！」

由樂宗的話一出口就怪，頂着這的話，他也得把它說得神奇了。

「什麼叫陰陽木？」

「咱們這兒有多少枝楊柳樹樁把，都是虫心蝕了的。……咱們浮在水裏一漂，一個人把一根，藏在

套子裏，咱們不怕他鬼子來一千。……」

山清又狠狠的吸了一口烟，煙火照出在臉上浮出一股猙獰的徵笑，煙霧即消失了。他還在吸煙。

「你就去傳話，告訴他們就下手，發木頭。……」

吓……一個森嚴的立正。

「是，隊長！」

山清未混身是勁兒，按照規矩，兩腳跟靠攏排齊，行了個格巴多歲的敬禮（他管這種敬禮叫做咱們格巴多歲的敬禮）。然後右腳順着方向後引，用脚尖與左腳跟離開了少許之後，再將兩脚尖稍稍擡起，以腳跟作軸心，從右腳轉了個起出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身。差一些又轉回，隊長那邊去。露了雙燈明並

不會轉錯，所以腳跟雖已不穩，身子仍想擺正，弄得不由的就前後搖擺起來。於是沒等功德圓滿，便連忙拔腳跑走。

遠遠的聽着他的聲音，從樹叢裏擾亂起，山樂不宣會「起哄」：

「哎呀噲噲……不得了囉……」

塔兒頭呵，日本吃皮殼呵，

喂噲！隊長讓你起來呢，

打豬印子的來噲，喂噲！得，我浩……

不上秤架子的算是私豬（死豬）咧！起來吃，塔兒頭來了！不上秤架子的算是私豬來！」

青山把煙袋用力的一噓，大踏步向走過去。

伙伴們都起來了。又噓噓哈哈的耐着冷來攪火。

朽了的木頭，更容易着。火和火光照紅了這個險絕的山谷。

這火光被敵人凶夜哨看見了也是好的，使他們確實知道困留在這裏的他們能沒有走脫。木柴都很容易伐，不一會兒，便放倒了足夠的數目。

他們把樹幹都切成四五尺長的木段，一排一排的擡到水渠裏去。

木質是輕鬆的，所以都漂浮起來，泊動在水面，如大塊的黃色的脂油。

李志四爲了大家工作方便，把幾塊木頭編起排來，在排上又生起火來。所以整個水塘都是通明的。水塘立刻高起來了，上邊浮着木頭。

山柴禾也不怕冷，脫得光光的，在水裏游來游去。一會兒「扎猛子」（就是短時間的潛水），一會兒「打狗泡」（一種笨拙的泳姿式），把水都濺到別人頭上。

在飄出水面來，颯着青山走得遠了，便拿着腔兒。

「咱們這回叫誘敵深入！有反對的沒有？……沒有，好，咱們就是這麼辦」。

等青山指揮着旁人轉回來了，他就扎猛子，鑽到水裏。

兼塘裏都已佈置好了，於是青山宣布大家再睡一覺。還有一點米，願意喝粥的過來喝粥。

大約早起十點鐘了，探馬回來報告，說敵人都已吃完了早飯，正那在兒鬧着唱歌。不知道又從那裏弄來兩瓶酒，在輪流搶着喝。

青山站起來啞的就是槍。於是沙着喉嚨向大家說着：

「我去誘敵深入。……大家都先躲在水裏，他們進來不準放槍，聽我的槍聲。三槍爲令，我的子彈是開花的，聽清楚沒有？」

於是轉身就走。

山柴禾馬亮——又是他在那兒攔住路行敬禮。

「報告隊長，讓我去」。這孩子嚇嚇着在說。

青山不理他，在攔馬嚼子。

「報告隊長，我去，我探頭探腦的他們不在意，頭們隊長他們都認爲怕的，他們一定要動狠槍子來幹咱們！」山柴禾規矩得像個剛入學的小學生。

「你可不許誤了事——」下邊還有一句話，青山沒有說。

馬的立刻又刻蹦蹦躑躑了。

「這把火還得我來點！」

他一催跨，跨跨在青山的馬背上來。

周大河落噴着錯臉的鬚鬚，拿着一柄明晃晃的斧頭，向那孩子一邊化劃着，一邊罵：

「你要弄砸鍋，你等我來告訴你一狀的，你終歸還不起一把火！」他把斧頭張命一搖，「你這個斷腰

的小沒法沒天的！」

馬亮回轉身來，向他作個醜惡的鬼臉，一揮馬鞭，便跑進谷口去。

「你，山樂不！」——周大河洛還在垂着斧頭。

馬亮打着馬，撒開響子，一起往上蹩。

跑到半路，他翻下馬來，讓馬去吃草，他爬到樹上去隱望。

鬼子沒有什麼動靜，祇有幾個在密營底下晒太陽。

這時，驛驢谷，彷彿裝足了藥粉的一顆炮仗，專等藥捻子一點着，就爆發起。

青山把三棵子彈從槍膛裏取出，用飛快的老鏟刀頭，在鋼頂上削了一個交叉的十字，重新又上在槍

膛子裏。

太陽雖然上來了，水裏仍是涼心兒。又加四邊山峯把陽光隔住，簡直陰冷得像一座古井底。

人在水裏都一個勁的打抖擻。每個人脅下把着一根木頭。腳佔在水裏，把槍担在別人的木頭上。顧

由水草和蘆葦蓋起來，穿夾衣服的都穿衣服站，穿棉衣服的，祇好脫了站。方才是比別人暖的，現在比別人更冷，大家都在不好受，冰冷冷的接着。

驛驢圍給周大河洛放，與山樂放他沒給。

「就認他一個人出風頭了，你看我的。」

他是撒着一口氣，

青山過來告訴他。

「你卡在山谷裏，他們逼來你別放，我們逼來你也別放，打「靠」了你也別放，交驢手啦，你也別放，你等鬼子們後退了，你兜後放，聽見沒有！」

「你來着吧，沒冒！」

「這個不比你從前使那桿，這是……」

隊長跑走，去找掩蔽部去了。

這槍是「哈其爾斯式」槍。周大河哥把子彈裝好，將槍柄向後拉，隨即送回，並且把保險機緊密的關起來。因為方才青山的命令，他已聽清，任務尚早。所以他又連忙把腰中的盒子炮拿出來，檢視一番，看看有無疏忽，並且把保險機打開，準備在輕機關槍未能舉動之前，用它作來攻擊。

山柴禾上去鷄風的時候，鬼子們還在唱歌，他們毫無準備，並沒有把處在劣勢的敵人放在眼裏。

山柴禾溜下樹來，嚼馬齒在一邊，故意露出膽怯和不精練的樣兒，在向對面的屋簷下來竊視。

一聲種子響，敵人已經發覺他了。

他沒命似地騎上馬便向回頭路跑，子彈在小頭頂上嘖嘖飛鳴。他趕住了這福，把身子竭力的穩下來。敵騎已在後邊壓隊，子彈嘖嘖打下來。那馬可真好，四個腳子撐起了，它撒步向臥。腳跟不錯一個窩，脊背穩得很。山柴禾替注了駭前襟，心想要不是騎着隊長這匹馬……嗚，咱們算完了，一朵花才開，剛上陣，就落風波！「咱們……」後邊敵人壓得緊，他沒想到來勢會這樣凶，腦門全是汗，夾襖溼透了。敵人似乎用槍空門打馬腳，他真狠心。這馬要是身上中了一兩槍，還可以趕過一個『站頭』，要趕上中了槍，便什麼都完了……看見了谷口，馬兒更飛馳得快了，祇聽喀拉，喀拉……前腳和後腳的交錯聲。他進了谷門，便向裏直奔。從湖畔兜了一轉，便策策狂奔到山坳裏，躡在馬背上，他爬到樹尖去。一揮手，有訓練的大黃馬，便轉到山後一個不見了，山柴禾汗像水一樣流，坐在樹枝上，張着嘴在喘，拿着一把刀子當着扇子搧。

敵人的馬匹一直到了，有一半留在後邊不進來，另一半都起了槍機跳下馬來。分明並沒有將眼前的遭遇放在心上，所以馬還都在手裏牽着。

一看裏邊毫無準備，敵人從新躍上馬來，圍着池塘向後山追下去，他要直搗老窩，谷外的騎兵也都進來了。

山柴禾在樹上笑個倒仰，差一點從樞樑上跌下來。四面什麼也沒有，祇有山鳥幽揚的鳴聲與四周的
峽谷響應着。

敵人從四面搜索起，向當間集中。……面上抖然的現出驚慌的色來……

彷彿是敵人的大尉樣的一個小鬍子，向大家作着手勢，將兩手交叉在胸前，向左右連續的分開的揮
動着。接着又將右手高揚，向着谷外成着波動推動了三下。

馬亮在他頭頂上笑得嘴都合不攏來，祇是不好出聲。

敵騎散開了，然後向來的路進行。

山柴禾忍不住便學雀子叫。

敵人知道上當了，散開隊伍準備着，一面布置好了掩護部隊向後退却。敵人差不多有一百名。

先頭的敵人，首先向下警戒的滑行，就在葦塘子邊沿過過了。

嘎嘎……嘎……三粒開花子彈清脆的信號，扯起在天空。迴響還在迂蕩着呢，沒有散開，弟兄們早
已開了火了。

這時山谷外也響起了排槍，敵人也不敢馬上衝出去，因為到現在他還不能明白敵情，到底是如何佈
置，企圖是什麼。他很想很敏捷的從對方的動作上判斷出來。

另外檢閱了這排槍，聲音很響亮，其聲一聽有吳全一個人守在那兒，故意弄出的聲陣。誰知道他怎麼把槍來放的。

這時，敵人陣容已經混亂了。死傷一大半，後面掩護部隊，沒發受到命令已經退下來離命，他們在那兒白白的留守了半天，感覺察出有樹葉在顫動，什麼任務也沒有完成。

敵人的守官，似乎很鎮定，他不顧火力密集而痛擊，發出號令，使沒陣亡的部下馬來，取得了掩護，離開兩三百碼向塘邊擊。

這個惹動了青山，火苗在他頭上衝。敵人雖已犧牲一半，還有四五十人在頑強的抵抗。而且預料雖然是他不該派吳全在外面搗鬼放排槍，致使敵人以爲必死，所以反爾沉着射擊，並不迅速退出。這與他的原來的要求相反，外面的槍聲，還繼續在響。

敵人確實不可輕侮，非常堅定。似乎是準備衝鋒。同時那小鬍子好像還派人在搜索機關槍陣地。他以爲一定有的，因爲從前他們有過。

青山下令，暫停射擊。

敵人在適應地形，整理陣地。

青山有點兒心慌，他想挪出去肉搏，對手方一定全被殲滅，絕無問題。但這邊一定也有傷亡。……

他總希望敵人早些撤退。

周大河洛看旱池塘裏沒有人放槍了，而敵人正在整頓要大學。……他心一急，手裏「匣子」就捧出一排子彈來。他看匣子炮的能手，又加估量的是敵人的側面，所以這一下就放倒了三個。

敵人的軍官眼快，一瞥就知道這是「重機關槍陣地」。所以他又一度要求變更陣形時。青山可不放鬆這機會，一揮手臂，成行的火綫，都噴射出來到敵方的防禦線來。驟山谷攪渾了，連混底兒都翻出。

敵人並不慌，連忙分出一小隊來，猛撲他們以為是「重機關槍陣地」所在的地方。

這時對方主動地擊退了，也給了青山一個絕大的機會。於是弟兄們托虛力連袂帶帶的伸展出來，拼命向敵人壓迫，總水的池塘裏開出金花來。

一部敵人向周大河洛掩護地用「海狗式行進法」行進，拉緊着在匍匐爬行，兩腿互相交換着伸縮着胳膊。……

周大河洛又發了兩排子彈，沒有傷着人，敵人發了一聲喊，抱着槍向前滾進。

周大河洛知道匣子炮已經沒有用，敵人從四面八方來了。他連忙去把輕機關槍勾火。可是槍不響。

裏勾還響六響，他頭頂出汗。

不。已他又捧了一排子彈，提起輕機關槍就狼狽的跑走。

青山他們祇是不聽見機關槍聲響，非常着急。山柴不在樹上吱吱的吹叫子。

周大河洛慌悚的躲在個石洞裏，心裏直們罵，到底給我一桿什麼假牌呀，放也放不響，沒不是他媽日本貨吧，中看不中吃。……

敵人這回再捕上來，就是捉活的了。

只聽周遭的小日本們的一片喊……卜卜卜，機關槍狂怒的在吐雷米利的牙齒來，向下雲奮的掃放……卜卜卜……

周大河洛分出一隻手來揩汗，原來保險鈕沒打開。……

青山帶着弟兄們衝了出來。敵人軍官非常鎮定，他退走一下，又復臥到下來。青山連忙退下來，幾個隨着跳出來的又鑽在水裏。

吓……青山描準他。

官軍很沉靜的倒下去了，敵人馬上亂了。周大河洛的機關槍更加活躍了，它彷彿吞着山谷的石塊在嘯響。

弟兄們衝出來，敵人已經沒有幾個了。他們不捉活的，繼續消滅他們，當着太陽在正中了，他們得到了全部勝利。

他們記起他們被圍已經五天等一個上午，他們兩個還沒能好好吃飯了。他們現在那裏弄了，弄壞了。大的風雨過去之後，樹上沒有脫落的葉子，這一會却鬆脫了，而且枝桿破碎得已不像樣子。他們也比這樹好到那兒。誰若看見他們，一定會指出他們是剛剛吃了一連大敗仗，才退下來。但是他們知道，他們打的是多麼過癮哪。……而自己却連傷亡都沒有。

「咱們是一個傷也沒有，祇有李五哥，掛了一點彩，那不算——又是山柴禾的天下了。」咱們這個算是夠膽的了。……她媽的，那那那軍官着實吃了我一刀，我在樹樞樞上坐着打哨子，我看見他立在我身底下，我掏出刀子就是一下子，這一下我親眼看見丟的正是頭頂心，祇聽鏗鏘一下子——。」

吳全瞪着眼睛在問着，他分明那回答是什麼，這叫做「接下音兒」。

「打着了嗎？」

「沒有——他帶着一頂銅帽子」。

於是大家都笑起來，張羅到小村子那兒去挖東西去，憑他們歷次的經驗知道那兒有牛肉罐頭。

周大河洛膽已嚇落，還在那兒喘氣。

齊山扯住了他的鬍子。

「你也太膽怯了，……很好，你……好極了，他媽的，幸而吃鬆。我們今天裏稍稍穩一點兒，便罷。」

『……』

『他們不逃出來嗎？』周大河浴擦着臉上的汗。『我沒法呢，我……』

他走過對着吳全便吐舌旋。『我的保險櫃忘拉開了！』

吳全愉快的笑起來。觀熱地看着這個會一度把他們置之於死地的竊賊。谷。

受傷的李老五，跨着一隻胳膊。

『老大河浴，有你的，今天沒有你我們還得吃苦頭。』

『婆，開機關槍還不像推河灘床子（一種壓面條的工具）一個房樣！』周大河浴向吳全擠着眼說。

『家常便飯！』

晚上集合的時候，青山站起來宣布。

『……這回我們一點也沒有失利，祇是弟兄們病倒了五個，傷風的十七個。打得最好的是——老

周！』

『大河浴！』再特不……周大河浴的耳朵底下。把一頂鋼盔給他戴在頭頂上，『賞給你一頂鋼

盔子吧，萬年牢，這回你老婆可快活囉！』

『你個小狗日子！摩福！』他一手打過去。

青山的聲音突然高昂——

「敵人已經全部消光！」他們被困在驢駒谷，他們勝利在驢駒谷。山轟牢牢的在驢駒谷峯尖鎮住，彷彿永遠世不會消磨。

◎

這些落後的羣衆他們是怎樣的消滅了我們頑強的敵人，這些落後的羣衆他們散布在我們廣大的失去了的原野上，到處都是。

（抗戰文藝）

山下

蘆花

清早起，嘉陵江邊上的風是涼爽的，帶着甜味的，朝陽的光輝涼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黃的紙片似的。混着朝露向這個四面都是山中間這三個小鎮擡下來。

從重慶來的汽船，五顏六色的，好像一隻大的花花綠綠的很飽滿的包裹。慢慢吞吞的從水上就擡來了。
了。

林姑娘看到，其實她不用看，她一聽到啞啞的響聲，就喊着她母親：「媽媽，洋船來囉。……」她拍着手，她的微笑是甜蜜的，充滿着溫暖和愛撫。

她是從母親旁邊單獨的接受着母親整個所有的愛而長起來的；她沒有姊妹或兄弟。只有一個哥哥，是從別處討來的，所以不算兄弟。她的父親整年不在家，就是隨着這條江坐木船下去，多半天工夫可以到的那麼遠的一個鎮上去做營工。林姑娘偶然在過節或過年看到父親回來，還帶着羞的和見到生人似的躲到一邊去。母親嘍裏的呼喚，從來不呼喚另外的名字，一開口就是林姑娘，再一開口又是林姑娘。母親的左腿，在兒時受了毛病的，所以她走起路來，永遠要用一隻手托着膝蓋。那怕她洗了衣裳，想要在竹竿上，也要喊林姑娘。因為母親雖然有了兩隻手，其實就和一隻手一樣。一隻手雖然把竹竿子舉

的小坐似的費了一個多月。開初那是多麼驚人呀，就連跌腿的媽媽，有時也左手按着那腫了筋的膝蓋，右手抓着女兒的肩膀，也一拐一拐的往江邊上跑。陶着去看那聽說是完全載着下江人的汽船。

傳說那下江人（四川以東的，他們皆謂之下江）和他們不同，吃得好，穿得好，錢多得得，包裹和行李更多，因此這船才擠得個雨不透。又聽說下江人到那裏，先把房子刷上石灰，黑洞洞的屋子，他們一說天也不能住，若是有用人，無緣無故的，就價錢，三角五角的，一塊八角的，都不算什麼。聽說就隔着一道江的對面。……也不是有一個姓什麼的，今天給那僱來的婆婆兩角錢，說讓她買一個草帽兒戴；明天又給一吊錢，說讓她買一雙草鞋，下兩天好穿。下江人，這就是下江人哪。……站在江邊上的，無論誰，林姑娘的媽媽，或是林姑娘的鄰居，若一看到汽船來，就都一邊指着，一邊兒喊着。

潛早起林姑娘提着籃子，赤着脚走在江邊清涼的沙灘上。洋船在這麼早，一隻也不會來的，就連選河的板船也沒有幾隻。搖船的孩子睡在船板上，睡得那麼香甜，還把兩隻手從頭頂伸出垂到船外邊去，那手像要在水裏抓點什麼似的。而那每天在水裏洗得很乾淨的小脚，只在腳掌上染着點沙土，那腳在夢中偶爾擦着船板一兩下。

過河的人真不少，好久好久沒有一個，板船是左等也不開，右等也不開，有的人看着另外的一隻也上了岸，……

船都弄得人數不夠。撐船的人看看老遠的江堤上走下一個人來，他們對着那人大聲的吼起：

『沙河……過河……』

同時每個船客也都把眼睛放在江堤上。

林姑娘就在這冷清的早晨，不是到河上來担水，就是到河上來洗衣裳，她把要洗的衣裳從堤兜裏取出來，攤在清清涼涼的透明的水裏。江水冰涼的帶着甜味舐着林姑娘的小黑手。她的衣裳鼓漲得魚泡似的浮在她的手邊，她把兩隻腳也放在水裏，她尋着一塊很乾淨的石頭坐在下面。這江平得沒有一個波浪，林姑娘一低頭，水裏還有一個林姑娘。

這江靜得除了推船的人喊着過河的聲音，就連對岸這三個市鎮中最大的一個也還在睡覺呢。

打鑼的聲音沒有，修房子的聲音沒有，或者一四七起碼的鬧嚷嚷的聲音，一切都聽不到，在那江對面的大沙灘坡上，一邊平的是沙灰色，乾淨得連一個黑點或一個白點都不存在。偶爾發現那沙灘上走着一個人，那就只和小螞蟻似的渺小得十分可憐了。

好像那這四個鎮無計那一個山去，也不見得會有人家似的。又像除了這三個小鎮，而世界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

這條江經過這三鎮，是從西往東流，行過來沒有多遠，好像十丈八丈之外（其實是四五段路之外），

，這江就轉變了。

林姑娘住的這東陽鎮在三個鎮中最沒有名氣，是和××鎮對面，和×××鎮站在一條線上。

這江轉變的地方黑虎虎的是兩個山的峽縫。

林姑娘順着這江，看一看上游，又看一看下游，又低頭去洗她的衣裳。她洗衣裳時不用肥皂，也不用四川土產的皂荚。她就和玩似的把衣裳放在水裏而後用手牽着一個角，彷彿在牽着一條活活的東西似的，從左邊游到右邊，又從右邊游到左邊。母親選了頂容易洗的東西才叫她到河邊來洗，所以她很悠閒。她有意把衣裳按到水底去，滿衣都擦滿了黃齷齪的沙子，她覺得這很好玩，這多有意思啊，她又微笑着趕快把那沙子洗掉。她又把手伸到水底去，抓起一把沙子來，丟到水面上。水上立刻起了不少的圓圈。這小圓圈一個壓着一個，彼此互相的亂七八糟的切着，很快的都抖擻着破壞了，水面又歸於原來那樣平靜。她又抬起頭來向上游看看，向下游看看。

下游江水就在兩山峽縫中轉變了，而上游比較開敞，白亮亮的，一看看到很遠。但是就在她的旁邊有一串橫在江中好像大橋似的大石頭，水流到這石頭旁邊，就翻江似的攪混着。在漲水的時候，江水一流到此地就哇哇地響叫。因為是落了水了，那石頭記的水上標尺的記號，一個白圈一個白圈的，從石頭頂高處排到水裏去，在淺處的白圈白得十分漂亮，在低落處的，常常受着江水的洗滌，發灰了，看不

山

下

道了。

林姑娘還回去了，那筐子比擡來時重了好幾倍，所以她歪着身子走，她的髮辮的梢頭，一搖一搖的，跟着的筐子總是一個方向。她走過那塊大石板，筐子裏衣裳流下來的水，滴了不少水點在大石板上。石板的石縫裏是前兩天漲水帶來的小白魚，已經死在石縫當中了。她放了筐子，伸手去觸它，看看是死了的，拿起筐子，她又走了。

她已走上江堤去了，而那大石板上仍舊留着林姑娘長形提籠的印子。可見清早的風是多麼涼快，竟連個水印一時也吹掃不去。

林姑娘的腳掌，踏着冰涼的沙子走上高坡了。經過小鎮上的一段石板路，經過江岸邊一段包纓林。太陽仍舊稀薄的微弱的向這山中的小鎮照着。

林姑娘離家門很遠便喊着：

「奶媽，晒衣裳啦！」。

奶媽一拐一跌的站到門口等着她。

隔壁家鄰了頭比林姑娘高，比林姑娘大兩三歲，她招呼着她，她說她要下河去洗被單，請林姑娘隨着她一道去。她問了奶媽一聲，就跟着一道又走了。這回是那王丫頭領頭跑得快，一邊跑，一邊笑

，致使林姑娘的母親問她給下江人洗被單好多錢一張，她都沒有聽到。

河邊上有一隻板船正要下水，不少的人在推着，呼喊著，而那隻船在一陣大喊之後，向前走了一點點，等一接近著水，人們一陣狂喊之後，船就滑下水去了。連看熱鬧的人也歡喜的說：

「下水了，下水」。

林姑娘她們正在走在河邊上，她們也拍着手笑了。她們飛跑起來，沿着那前幾天才退了水被水洗劫出來的大崖坡跑去了。一邊跑著，一邊模仿著船夫用寬宏的嗓子喊起：

「過河……過河……」

王丫頭彎了腰，檢了個圓石子，拋到河心去，林姑娘也同樣拋了一個。

林姑娘悠閒的快活的，無所掛礙的江邊上用沙子洗着腳，用淡金色的陽光洗着頭髮。呼吸著含着露珠的新鮮的空氣。遠山藍綠藍綠的纏著。近處的山帶着微黃的綠色，可以看得出那一塊是種田，那一堆長的黃梅樹。

等林姑娘回到家裏，母親早在鍋裏煮好了麥巴在等著她。

林姑娘和她母親的生活，安閑、平靜、簡單。

麥巴是用整個的麥子去皮也不去磨成粉，用水攪一攪，就放在開水的鍋裏來煮，不用胡椒、花椒。

也不用葱，也不用薑，不用豬油或菜油，連鹽也不用。

林姑娘端起盤來吃了三口，吃到一種甜絲絲的香味。母親說：

「你吃飽吧，盆裏還有呢！」

母親拿了一個帶着缺口的藍花盤，放在灶邊上，一隻手按住左腿的膝蓋，一隻手拿了那已經用了好幾年的掉了尾巴的木瓢兒，舀她自己裝了一盤。她的腿拐拉拐拉的向床邊走，那手上的麥把湯順着藍花盤的缺口往下滴溜看。她剛一挨到炕沿，就告訴林姑娘。

「昨天兒王丫頭，一個半天兒就割了隴多（那樣多）柴，那山上不曉得好多呀！等一下吃了飯啦，你也背着背兜去喊王丫頭一道。……」

她們的燒柴，就燒山上的野草，買起來一吊錢二十五把，一個月燒兩角錢的柴，可是兩角錢也不能燒，都是林姑娘到山上去自己採，母親把她在門前曬乾，打好了把子藏在屋裏。她們住的是一個沒有窗子下雨天就滴水的六尺寬一丈長的黑屋子。三塊錢一年的房租。沿着壁根有一串串的老鼠的洞，地土是黑黏的，房頂蓋着藍天不知多少處，從親戚那裏借來一個大盤樹，這只盤樹老得不堪再老了，橫格子，盤架子通通掉落了，但是走過去一看這盤樹就是很結實的。現在只在櫃的底層攤着一個盛水盆子，林姑娘的母親連水缸也沒有買，水缸上也沒有蓋兒，任憑着蟲子或是蜘蛛在上邊亂爬，想用水時必得先用指

甲把浮在水上死的小虫挑出去。

當鄰居說布匹費得怎樣利害，買不得了，林姑娘的母親也說，她就因買鹽巴貴，也沒有買鹽巴。

但這都是十天以前的事了，現在林姑娘晚飯和中飯，都吃的是白米飯，肉絲炒榨菜，雞絲豌豆湯，雖然還有幾樣不認識的，但那滋味是特別香，已經有好幾天了。那跌腳的母親，也沒有在缸口搗一根柴火了，自己什麼也沒有浪費過，完全是現成的。這是多麼幸福的生活，林姑娘和母親不但沒有吃過這樣的飯，就遇見也不常見過。不但林姑娘和母親是這樣，就連鄰居們也沒看見過這樣經常吃着的繁華的飯，所以都非常驚奇。

劉二妹一早起來，毛着頭就跑來問長問短，劉二妹的母親拿起飯勺子來就在林姑娘剛剛端過來的稀飯上攪了兩下，好像要查看一下林姑娘吃的稀飯是不是米裏還夾着沙子似的。午飯，王丫頭的祖母也過來了，林姑娘的母親很客氣讓着她們，請她們吃點，反正娘兒兩個也吃不下的。說着她就把菜盤倒出來一個，就用盤插飯盆裝了一盤飯來，就往王太婆的懷裏推。王太婆起初還不肯吃，過了半天才把盤接過來，她點着頭，她又搖着頭。她老得連眼眉都白了。她說：「要得麼！」

王丫頭也在林姑娘這邊吃過飯。有的時候，飯剩下來，林姑娘就端着飯送給王丫頭去。中飯吃不完，晚飯又來了，晚飯剩了一大盤在那裏，早飯又來了。這些飯，過夜就酸了，雖然酸了，起初幾天，母

幾盞是可憐，也就把酸飯吃下去了。林姑娘和她的母親都是不常見到米糧的，大半的日子都是吃麥粨。

林姑娘到河邊也不是從前那樣悠閒的樣子了，她慌慌張張的，脚步走得比從前快，水桶時時有水翻撒出來。王丫頭在半路上叫她，她簡直不願意搭理她。王丫頭在門口買了兩個小鴨，她喊着讓林姑娘來看，林姑娘也沒有來。林姑娘並不是幫了下江人就傲慢了，誰也不理了。其實覺得她自己實在是忙得很。本來那下江人並沒有許多事情好作，只是掃一掃地，偶爾讓她到東陽鎮上去買一點如火柴、蠟油之類，再就是每天到那小鎮上去取三次飯。因為是在飯館裏邊包的伙食。再就是把要洗的衣裳拿給她媽媽洗了再送回來。再就是把餘下的飯端到案裏去。

但是過了兩個鐘頭，她就自動的來問：

『有沒有事？沒有事我回去囉！』

這生活雖然是幸福的，剛一開初還覺得不十分固定，好像不這麼生活，仍回到原來的生活也是一樣的。母親一天到晚連一根柴也不燒，還覺得沒有依靠，總覺得有些寂寞，到晚上她總是攙起火來，燒一點開水，一方面也讓林姑娘洗一洗脚，一方面也留下一點開水來喝。有的時候，她竟多餘的把端回來的蔥菜又都重煎一遍，夏天為什麼必得吃滾熱的飯呢？就是因為生活忽然想不到的就單純起來，使她反而她了一種沒有依靠的感覺。

這生活一直過了半個月，林姑娘的母親才算熬下來。

可是在林姑娘，這時候，已經開始有點懶做了。她在二羣小同伴之中，只有她一個月可以拿到四元錢。連母親也是吃她的飯。而那一羣孩子，飛三小、李二牛、劉二妹……還不是仍舊去到山上打柴去，就連那王丫頭，已經十五歲了，也不過只給下江人洗一洗衣裳，一個月還不到一元錢，還沒有飯吃。因此林姑娘受了大家的忌妒了。

她受了猶疑不能下河去担水，想我王丫頭替她担一担，王丫頭却堅決的站在房檐底下，鼓着嘴無論如何她不肯。

王丫頭白眼眉的祖母，從房檐頭取下曬衣服的杆子來嚇着擊打她。可是到底她不想，她扯衣襟起來，拾起掃的大腳踢她了。那白頭髮的老太婆急得不得了，回到房裏跟她的兒媳婦就說：

「臨格多的飯，你沒吃到！二天林婆婆送過飯來，你不張嘴吃嗎？」

王丫頭順着包圍林跑下去了，一邊跑着，還一邊回頭張着嘴大笑。

林姑娘睡在房裏，已經帶着牙痛，牙齒隨着牙齒，她喊她的奶媽，奶媽沒有聽到，只看着那連跑帶笑的王丫頭。她還想問，於是也就跟着那拐腿的膝蓋，走回屋來了。

林姑娘這一病，病了五天，她自己在床上十分上火，

她的媽媽東家去找藥，西家去問藥方。她的熱度一來時，她就在床上翻滾着，她幾乎是發昏了。但媽媽一從外邊回來，她第一聲告訴她媽媽的就是：

「媽媽，你到先生家裏去看看，……是不是喊我？」

媽媽坐在她旁邊，拿起她的手來：

「林姑娘，隨格熱喇，你喝口水，把這藥吃到，吃到就好啦！」

林姑娘把藥盤推開了。母親又端到她嘴上，她就吧藥推撒了。

「媽媽，你去看先生來，先生喊我不喊我」。

林姑娘比母親更個大人了。

而母親只有這一次對於癩疾非常忌恨，從前她總是說，打敗子，那個娃兒不打敗子呢？這不算大事。所以林姑娘一發熱發冷，母親就說，打敗子是這樣的，說完了她再不說別的了。並不說這孩子多麼可憐哪，或是體貼的在她旁邊多坐一會。冷和熱都是當然的，林姑娘有時一邊喊着媽媽一邊哭，母親聽了也並不十分感動。她覺得媽媽有什麼辦法呢？但是這一次病，與以前許多次，或是幾十次都不同了。母親忌恨這癩疾比忌恨別的一切的病都甚。她有一個觀念，她覺得非把這頑強東西給掃除不可。怎麼能呢，一點點年紀就發這個病，可得發到什麼時候為止呢？發了這病人是多麼受罪呵！這種折磨使娃兒多麼

可憐。

小唇兒變得發黑，兩個眼睛變得通紅，小手滾燙滾燙的。

母親試想用她的兩臂救助這可憐的娃兒，她東邊去找藥，西邊去找藥方。她流着汗，她的腿開初感到沉重，到後來就痛起來了，並且在膝蓋那早年跌轉了筋的地方，又開始發炎，這腿三十來年就是這樣，一累了就發炎的，一發炎就用紅花之類混着白酒塗在腿上，可是這次，她不去塗它。

她把兒女的價值抬高了，高到高過了一切，只不過下意識的把自己的腿不當做怎樣值錢了。無形中母親把林姑娘看成是最優秀的孩子了，是最不可損害的了。所以當她到別人家去討藥時，人家若問她誰吃呢？她就站在人家的門口，她開始詳細的解說，是她的娃兒害了病，打骰子打得太多可憐，嘴都燒黑了，眼睛都燒紅了呢？

她一點也不提是因為她女兒給下江人幫了工，怕是生病人家辭退了她。但在她的夢中，她夢到過兩次，都是那下江人辭了她的女兒了。

母親早晨一醒來，更着急了，於是又出去找藥，又要隨時到那下江人的門口去看。

那糊着白紗的窗子，從外邊往裏看，是什麼也看不見，她想要敲一敲門，不知為什麼又不敢動手，她裏裏外外一驚，又怕驚動了人家，於是她把眼睛擱到那紗窗上，她企圖從那細密的紗縫中間，看到裏邊

般人是睡了還是醒着。若是醒着，她就敲門進去；若睡着，好轉身回來。

她把兩隻手按着紗窗，眼睛黑洞洞的望在手掌中間。她還沒能看到裏邊，可是裏邊人好象動了。

裏邊立刻喊着：

「幹什麼的，去……」

這突然的響來，把她嚇得一閃就閃開了。

主人一看還是她，問她：

「林姑娘好下沒有？……」

聽到這裏她知道這算完了，一定要辭她的女兒了。她沒有細聽下去她，就趕忙說：

「是……是隨緣的……好了點啦，先生們要喊她，下半年就來啦。……」

過了一會她才明白了，先生說的是若沒有好，想要向××學校的醫藥處去弄兩瓶金雞納霜來。

於是她開顏的笑了：

「不好！人燒得滾燙，那個雞納霜，前次去找了兩瓶，吃到就斷到啦。先生去找，謝謝先生。」

她臨去際還說，人這不好，人這不好。……

她走在小園禾田裏，她才後悔方才不該把病得那樣利害也說出來的，可是不說又怕先生不給我那個

鬱納起來。她煩惱了一陣，又一惹，說了也就算了。

她一抬頭，看見了王丫頭飛着六脚從屋裏跑出來，那粗壯的手臂和腿子，她看了十分羨慕，林姑娘若也像王丫頭似的，就這麼說罷，王丫頭就是自己的女兒吧。……那麼一個月四塊，說不定五六塊洋錢好賺到手哩。……

王丫頭在她感覺上起了一種親切的悔惱，真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兒似的，她想喊她一聲。

但前天求她打水她不拍那帶着侮辱的狂笑，她立刻記起了。

於是她沒有喊她。就在濼禾田中，她撈拉撈拉的向她自己的房子走去了。

林姑娘病十天就好了，這次發瘧疾給她的焦急超過所有她生病的苦楚。但一好了，那特有的，新穎的感覺也是每次生病所預料不到，她看到什麼都是新鮮的。竹林裏的竹子，山上的野草，還有包穀林裏那別開冒櫻的包穀，那淺穩有回淡黃色，有的微紅，一大座粗亮的絲線似的，一個個的獨立的搖搖着。林姑娘用手指尖去摸一摸她，用嘴向着她吹了一口氣。她看見了她的小朋友，她就甜甜蜜蜜的微笑，好像她心裏頭有不知多少的快樂，這快樂是秘密的，並不說出來，只有在嘴角的微笑裏可以體會得到。覺她得走起路來，連自己的腿也有無限的輕捷，她的女主人給她買了一個大草帽，還說過三天買一件麻布衣料給她。

她天天來回的跑着，從她家到她主人的家，只有半里路的一半那麼遠。這距離的中間種着薄荷田，在她跑來跑去時，她無意的用脚尖踢着薄荷葉，偶爾也彎下腰來，撿下一枚薄荷葉咬在嘴裏，薄荷的氣味，小孩子是不大喜歡的，她趕快吐了出來，可是風一吹，嘴裏仍舊冒着涼風。她的小朋友們最初對她鄙視着敵意，到後來一看着她是不可動搖的了，於是也就常趕着和她談話。說那下江人，就是林姑娘的主人，穿的是什麼花條子衣服，那衣服林姑娘也沒有見過，也叫不上名來。那是什麼料子？也不是綢子的，也不是緞子的，當然一定也不是布的。

她們談着談着沒有結果的紛爭起來，最後還是別個纏了林姑娘，別人一聲不響的讓林姑娘自己說。開初那王丫頭每天早晨和林姑娘吵架，天剛一亮，林姑娘從先生那裏掃地回來，她們兩個就在門前連吵帶罵了。結果大半都是林姑娘哭着跑進屋去，而現在這不同了，王丫頭走到那下江人門口，正碰到她在那裏洗着那麼白的茶盃。她就問她：

「林姑娘，你的……你先生買給你的草帽怎麼不戴起？」

林姑娘說：

「我不戴，我留着遮陽戴」。

王丫頭一看她腳上穿的新草鞋，她又問她：

「潮草鞋，也是你先生買給你的嗎？」

「不是」，林姑娘鼓着嘴，全然否認的樣子，「不是，是先生給錢我自己去買的」。

林姑娘一邊說着，還一邊得意的歪着嘴。

王丫頭氣裏的繞了一個圈就走開了。

別的孩子也常常跟在後邊了，有時竟幫着起她的忙來，幫她下河去抬水，抬回來還幫她把主人的水缸洗得乾乾淨淨的。但林姑娘有時還多少加一點批判，她說：

「這樣怎可以呢？也不措淨，這沙泥多髒」。

她拿細摺布來，自己親手把缸底措了一遍。

林姑娘會講下江話了，東西打「爛」了，她隨着下江人說打「破」了；她母親給她梳頭時，拉着她的小辮髮說：

「林姑娘，你多乖，你懂得鬧爹下江話哩」。

鄰居對她，也都慢慢尊敬起來了，把她看成所有孩子中的模範。

她母親也不像從前那樣隨時隨地喊她做這樣那樣，母親喊她打水來清衣裳。她說：

「我要得空，等「下把」」。

她看着她先生家沒有存錢，她就把存摺送給她先生了，沒有通過她母親。

嚴嚴乎給家裏，這就是小主人了。

母親坐在那裏不用動，就可以吃三餐飯。她去趕場。很多東西從前沒有留心過，而現在都看在眼睛裏了，同時也問了問價目。

下個月林姑娘的四塊錢工錢，一定要給她做一件白襯衫，林姑娘好幾年就沒有做一件衣裳了。

她一打聽，實在貴，去年六分錢一尺的布，一張嘴就要一角七分。

她又問一下那大紅的頭繩好多錢一尺。

林姑娘的頭繩也賣在舊了。但聽那價錢，也沒有買。她想下個月就都一齊買算了。

四塊洋錢，給林姑娘花一塊洋錢買東西，還剩三塊呢。

那一天她趕場，雖然覺着沒有花錢，也已經花了兩三角，她買了點敬神的香紙，她說她好幾年都因為年裏沒有買香敬神了。

到家裏，艾婆婆，王婆婆都走過來看的。並且說她的姑兒會賺錢了，做奶媽的該享福了。

林姑娘向母親還好像害羞了似的，其實她受人家的讚美，心裏邊感到十分慰安哩！

轉之林姑娘的家常生活，沒有幾天就都變了，在鄰居們之中，她高貴了不知多少倍。洗衣裳不用皂

蒸了，就拿先生們洗衣裳的白洋襪來洗了。桃子或是玉米時常吃著，都是先生給她的。皮蛋、鹹鴨蛋、花生米每天早晨吃稀飯時都有。中飯和晚飯有時那菜連動也沒有動過，就整盤的端過來了。方塊肉、炸排骨、肉絲炒綠菜、肉片炒木耳、鷄塊山芋湯。……這些東西經常吃了起來。而且飯一剩得少，先生們就給她錢，讓她去買東西吃。

這錢算起來，不到幾天也有半塊多了。趕場她母親花了兩三角，就是這個錢。

還沒有等到第二次趕場，人家就把林姑娘的工錢減了。這個母親和她都想也想不到。

那下江人家裏，不到飯館去包飯了，自己在家請了個廚子，因為用不到林姑娘到鎮上去取飯。她的工錢從四元減到二元。

林婆婆一回到家裏，艾婆婆、王婆婆、劉婆婆，都說這怎麼可以呢？下江人都非常老實的，從下邊來的，都是帶着錢來的，逃難來，沒有錢行嗎？不多要兩塊，不是傻子嗎。看人家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每天大洋錢就和紙片似的往外飄。她們告訴林婆婆爲什麼眼看着四塊錢跑了呢？這可是混亂的年月，千載也遇不到的機會，就是要他五塊，他也不得給嗎？不看他剛搬來那兩天沒有水吃，五分錢一担，王丫頭不担，八分錢還不担，非要一角錢不可，他沒有法子，也就得給一角錢。下江人，他逃難到這裏，他捨錢不得花呢。

林姑娘才十一歲的娃兒，會做啥事情，她還能賺到兩塊錢。若不是這混亂的年頭，還不是在寒裏天吃她奶媽的飯嗎？城裏大轟炸，日本飛機天天來，就是官廳不也發下告示來說疏散人口。城裏只能搬出不准搬入。

王婆婆指點着一個從前邊過去的滑竿（轎子）。

「你不看到嗎？林婆婆，那不是下江人帶着眼鏡，背着東西不斷的往東陽鎮搬嗎？下江人穿的衣裳，多白，多乾淨，……多要幾個洋錢算個什麼」。

說着說着，嘉陵江裏那花花綠綠的汽船也來了，小汽船那麼飽滿，幾幾乎喘不出氣來，在江心隆隆隆隆的響，而不見的前走。載的東西太多，歪斜的揮扎着，因此那聲音特別大，很像發了警報之後日本飛機在頭上飛似的。

王丫頭喊住姑娘去看洋船。林姑娘聽了她減了工錢心裏不樂，那裏肯去。

王丫頭拉起劉二妹就跑了。王婆婆也拿着她的大芭蕉扇一撲一撲的一邊跟艾婆婆交談些什麼喂雞鴨的幾句家常事，也就走進屋去了。

只有林姑娘和她的奶媽仍坐在石頭上，坐了一工天，林姑娘才跑進去拿了一總包盤時着。她問奶媽吃不吃。

奶媽本想也吃一穗。立刻心裏一撥，也就吃不吃了。她想：是不是要向那下江人去說，非四塊錢不可。

林姑娘的母親是個很老實的鄉下人，經丈婆婆和王婆婆的勸誘，她覺得也有點道理。四塊錢一個月到冬天還好給林姑娘做起大棉袍來，棉花一塊錢一斤，一斤棉花，做一件厚點的。丈二青藍布，一尺一角四，丈二是好多錢哩！她自己算了一會沒有算明白，但她只覺得棉花這一打仗，窮人就買不起了。前年棉花是兩角五，去年夏天是六角，冬天是九角，臘月天就漲到一塊一。今年若買，就早點買，夏天買棉花便宜些。……

林姑娘把包盤在尖尖上折了一段遞在母親手裏，母親還嚇了一跳，因為她正想這事情到底怎麼解決呢？若林姑娘的爸爸在家，也好出個主意。所以那包幾咬在嘴裏並不知是什麼味道就下去了。

母親的心緒很煩亂，想要洗衣裳，懶得動，想把那件破夾襖拿來縫一縫，又懶得動。！！吃完了包殼，把包殼棒子遠遠的拋出去之後，還在石頭上呆坐了半天，才叫林姑娘把她的針線給拿過來。可是對着針線懶洋洋的，十分不想動手，她呆呆的往遠處看着，不知看的什麼，林姑娘說：「奶媽你不洗衣裳嗎？我去打水」。

奶媽點點頭，說：「是那個樣的」。

林姑娘的小水桶穿進了包穀林下河去了，母親還呆呆的在那裏想。不一會林姑娘挑水回來了，還看那小水桶好像兩個小圓胖胖的小鼓似的。

母親還是坐在石頭上想得發呆。

就是這一夜，母親一夜沒有睡覺，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兩個眼眶子就發黑了。她想兩塊錢就兩塊錢吧。一個小文兒又不會什麼事情，娘兒兩個吃人家的飯，若不是先生們好，怎能洗洗衣裳，就白白的給兩個人白飯吃呢，兩塊錢還不是白得的嗎？還去要什麼錢。

林婆婆是鄉下老實人，她覺得她難以開口了，她自己果斷的想把這事情放下去。她拿起瓦盆來，倒一點水自己洗洗臉，洗了臉之後，她想緊接着就要洗衣裳，強烈的生活的慾望和工作的喜悅，又在鼓勵着她了。於是她一拐一拐的更加跋扈的內心批判着昨天想去再要兩塊錢的不應該。

她把林姑娘喚起來，起來下河去担水。

這女孩正睡得香甜，糊裏糊塗的睜開眼睛，用很大的眼珠子看住她的母親，她說：

「媽媽，先生叫我呀？」

那孩子在夢裏覺得有人推她，有人喊她，但她就算醒不來。後來她聽是先生叫她了，她一翻身起來了。

母親說：

『先生沒喊你，你去担水，担水洗衣裳』。

她担了水來，太陽還出來不很高。這天林姑娘起得又是特別早，鄰居們都還一點聲音沒有的睡着。林姑娘担了第二担水來，王婆婆她們才起來。她們一起來看到林婆婆在那裏洗衣裳了，她們就說：

『林婆婆，隨着早洗衣裳，先生們給你好多錢！給八塊洋錢嗎？』

林婆婆剛剛忘記了這痛苦的思想，又被她們提起了。可不是嗎？

林姑娘担水又回來了，那孩子的小肩膀也露在外邊，多醜，女娃不比男娃，一天比一天大，大姑娘囉，十一歲也不小了，那孩子又長得那麼高。林婆婆看到自己的孩子，那衣服破得連肩膀都遮不住了，於是她又想到那四塊錢，四塊錢也不多嗎，錢塊錢在下江人算得什麼！爲什麼不去說一下呢？她又取了很多事實證明下江人是很容易欺侮的，她一定會成功的。

比方讓王丫頭担水那件事吧，本來一担水三分錢。給她五分錢，她不担，就給她八分錢，並且問她商量着：『八分錢你担不担呢？』她說她不担，到底給她一角錢的。

那能看錢不要呢，那不是傻子嗎？

林姑娘幫着奶媽把衣裳曬起，她就跑到先生那邊去，去了就回來了。先生給她一件白麻布的長衫，

跟她剪短了來穿。母親一看心想：下江人真是拿東西不當東西，拿錢不當錢。

這衣裳給她增加了不少的勇氣，她把自己堅定起來了，心裏非常平靜，對於這件事情，連想也不用再想了，就是那麼辦，還有什麼好想的呢？吃了中飯就去見先生。

女兒拿回來的那白麻布長衫，她沒有仔細看，顧手就壓在床角落裏了，等一下就去看先生吧，還有什麼呢！

午飯之後，她竟站在先生的門口了，門是開着的，向前邊的小花園開着的。

不管這來的一路上心緒是多麼翻攪，多麼紊亂向上透伺，多麼心跳，還好像害羞似的，耳臉都一齊發燒，怎麼開口呢？開口說什麼呢？不是連第一個字先說什麼都想好嗎？怎麼都忘了呢？

她越走越近，越近越心跳，心跳把眼睛也跳花了，什麼薄荷田，什麼豆田，都看不清楚了，只是綠茸茸的一片。

但不管在路上是怎樣的昏亂，等她一站在先生的門口，她完全清醒了，心裏開始感到過分的平靜，一刻陣間以前那旋轉的一切退去了，烟消火滅了，她把握住她自己了，得到了感情自主那誇耀的心情，使她坦蕩蕩的，大大方方的變成一個很安定的，內心十分平靜的，理直氣壯的人，居然這樣的平坦，連她自己也想想不到。

她打算開口說了，在開口之前，她把身子先靠住了門框。

「先生，我的胃不好，要我藥來吃，沒得錢，向先生借兩塊錢」。

她是這樣轉轉抹抹的把話開了頭，說完了這話，她就等着先生拿錢給她。

兩塊錢拿到手了，她翻動着手上一張藍色花的票子。一張紅色花的票子。她的內心仍舊是照樣的平靜。沒有憂慮，沒有恐懼，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那強烈的要求，成功或者失敗，全然不關重要的。

她把她仍舊要四元一個月的工錢那話說出來了。她還是拿她的腿來開頭，她說她的腿不大好，因為日本飛機來轟炸城裏，下江人都到鄉下來，她租的房子，房租也抬高了，從前是三元錢一年，現在一個月就要五角錢了。

她說了這番話，當時先生就給她添了五角算做替她出了房錢。

但是她站在那門口，她勝利的還不走，她又說林姑娘一點點年紀，下河去担水洗衣裳好不容易——若是給別人担，一担水要好多錢哩。……她說着還表示出委屈和冤枉的神氣，故意把尾音拉長，慢吞吞的非常兀肯的在講着，她那善良的厚嘴唇，故意拉得往下突出着，眼睛還把白眼珠向旁邊一抹一抹的看着，黑眼珠向旁一滾，白眼珠露出來那麼一大半。

先生說：

山 下

「你十一歲的小女孩能做什麼呢？擦張桌子都不會。一個月連房錢兩塊半，還給你們兩個人的飯吃。你想擺兩個人的飯錢要幾塊？你一個月你算算你給我做些個什麼事情，兩塊半錢行了吧？……」

她聽了這話，她覺得這是向她商量，爲什麼不嚇唬他一下，說幫不來呢？她想着想着就照樣說出來了。

「兩塊半錢幫不來的」。

她說完了，看一看下江人並不十分堅決，只是說：

「兩塊半錢不少了，幫得來了。林姑娘幫我們正好是半個月，這半個月的兩塊錢你已拿去；下半個月再來拿兩塊。因爲我和你講的是四塊，這個月就照四塊給你。下月就是兩塊半了」。

林婆婆站在那裏仍是不走，他想王丫頭担水三分不担，問她五分錢担不担，五分錢不担，問她八分錢她担不担，到底是一角錢担兩。

她一定不放過去，兩塊錢不做，兩塊半錢還不做，就是四塊錢才做。

所以她扯長串的慢慢吞吞的，她的腰說起，一直說到點燈的油也貴了，鹹鹽也貴了，連針帶線買不起。

下江人站起來截住了她：

「不用多說了，兩塊半錢，你想想，你幫來幫不來。」

「幫不來」。連想也沒有想，她是早決心這樣說的。

說時她把手上的鈔票舉得很高的，保是連這錢都不要了，她表示着很堅決的樣子。

怎麼能夠想到呢，那下江人站起來，就說：

「幫不來算了，晚飯就不讓林姑娘來拿飯你們吃了。也不要林姑娘到這邊來。半個月的錢我已給索了」。

所以過了一刻鐘之後，林姑娘仍舊站在那門口，她說：

「那個說幫不來的，幫得來的，……先生……。」

但是那一點用處也沒有，人家關了門，把爐圍在門外邊。

龍頭花和石竹子花正在正午的時候，各自單獨的向着火似的太陽開着，蝴蝶兒飛來，在那紅色的花上，在那水黃色的花上，在用水紅色的花上，從龍頭花羣飛到石竹子花羣，來回的飛着。

石竹子花不管是紅的是粉的，每一朵上都鑲着帶有鋸齒的白邊。晚香玉連一朵也沒有開，但都打了苞了。

林姑娘的母親背轉過身來，左手支着自己的膝蓋，右手握着兩塊錢的紙票，她的頸子如同絲色的蒼

肝似的，從領口一直紅到耳根。

她打算回家了，她一邁步才知道全身一點力量也沒有了，就像要癱倒的房架子似的，鬆了，軟了。她的每個骨節都像失去了的聯繫，很危險了癱倒了下來。但是她沒有倒，她相反的想法邁出兩個大步去，她恨不能夠一步邁進家裏，她想要休息，她口渴，她要喝水。她疲乏到極點，好像二三十年的勞苦在這一天才吃不消了，才抵抗不住了。但她並不是單純的疲勞，她心裏羞愧、懊悔。打算謀殺了她似的捉住了她，羞愧有意煎熬到她無處可以立足的地步。她自己做了什麼大的錯事，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但那麼深刻的損害着她的信心，這是一點也不可以消磨的，一些也不會沖淡的。永久存在的，永久不會忘記的。

羞辱是多麼殘忍的一種感情，但是已經占有了她了，它就不會蕩去了。

在混攪之中，她從新用左手按住了膝蓋。她打算走回家去。

回到家裏，女孩正領那兒看着那用來每日到先生家去拿飯的那個瓢兒。她告訴林姑娘，今夜飯不端到先生家去拿了。她說：

「林姑娘，不要到先生家拿飯了，你上山去打柴吧。」

林姑娘聽了覺得很奇怪，她正想問問，婆婆先說了：

「先生不用你幫她。……」

林姑娘聽了就愣了。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翻着眼睛。手裏洗滌的瓢兒，溜閃的閃光的抱在胸前。

母親給她背好了筐兒，還囑咐她要拾乾草，稼的草一時點不結的。

立時晚飯就沒有吃的，也沒有吃的。

林婆婆靠著門框，看着走去的女兒。她想晚飯吃什麼呢？麥子在泥罐裏，雖然有些，但因着不吃，也就沒有想把它磨成粉，白米是一粒也沒有的。就吃老玉米吧。艾婆婆種着不少玉米，拿着幾口錢去變幾棵去吧。但是錢怎麼可以用呢？從今後有去路沒來路了。

她看了自己女兒一眼，那背上的背兜兒還是先生給買的，應該送還回去才對。

女兒走得沒有影子了，她也就回到屋裏來。她看一看鍋兒，上面滿都是鏽；她翻了翻那柴堆上，還剩幾根草刺。偏偏那柴堆底下也生了毛虫，還把她嚇了一下。她想她平生沒有這麼胆小過，於是她又理智的翻了兩下，下面竟有一條蚯蚓，蹦蹦跳跳的在動。她平常本來不怕這個，可以用手拿，還可以用手把它撕成幾段。她小的時候幫着地父親在河上釣魚蟲是這樣做。但今天她也並不是害怕它，她是討厭它，這是什麼東西，無頭無尾的，難看得很。她抬腳起來去踏它，踏了好幾下沒有踏到，原來她用的是那隻殘廢的左腳，那腳游游動動的不聽她使用，等她一回身打開了那盛麥的泥罐子，那可真的把她嚇着了。

，罐子裏從手上掉下去了。她睜了眼睛，她張了嘴，這是什麼呢，灌籬長出來青青的草，這罐子究竟是裝的什麼，把她嚇忘了。她感到這是很不祥，家屋又不差壞壞，怎麼會長半尺多高的草呢！

她忍着，她極端害怕的把罐子搬到門外。因為是剛剛偏午，大家正睡午覺，所以沒有人看到她的麥子。

她把麥子掰斷了，選用一根竹棍向裏邊挖洞，才把罐子裏的東西挖出來，沒有生芽子的沒有多少了，只有罐子底上兩寸多厚是一層整粒的麥子。

罐子的東西一倒出來，滿地爬着小虫，圍繞着爬四下竄起。她用手指擽着，她用那隻還可以用的腳擽着。平時，她並不留意這類的小虫，她對於小虫是極其冷淡一個小生命似的，認它們各自的活著。可是今天她用着不可壓抑的憤怒，獻視了它們。

她把那個並排擺在灶邊的從前有一個時期曾經盛過米的空罐子，也用懷疑的眼光打開來看，那裏邊積了一罐子底水。她揚起頭來看一看房頂，就在頂上有一塊亮洞洞的白絲。這她才想起走下兩房子漏了。

把她的麥子給發了芽了。

恰巧在水盞邊上發耗子吃了一寸大的豁牙。水是從不蓋漏進去的。

她去刷鍋，鍋邊上的紅繩有馬蓮藕子那麼厚。

她才知道，這半個月來是什麼都荒廢了。

這陰林姑娘正在山坡上，背脊的汗一邊流著一邊乾了。她丟開了那小竹爬，她用手像梳子似地梳那蒼莖草，因為乾了的草都掛在綠草上。

她對於工作永遠那麼熱情，永遠沒有厭倦。她從七歲時開始担水、打柴，給哥哥送飯。哥哥和父親一樣的是一個僱工。哥哥燒磚的窯離他家三里遠，也是挨着嘉陵江邊。晚上送了飯，回來天總是黑黑的，一個人隨着江邊走時，就聽聽到江水格格格格的向下流，若是跟着別的僱工，就是哥哥的朋友一羣回來，路上會聽到他們講各種故事，所以林姑娘着和大人談起來，什麼都懂得。關於娃兒們的，關於婆婆的，關於蛇或是蚯蚓的，從大肚子的青蛙，她能夠講到和針孔一樣小的麥紋。還有野草和山上長的果子，她也都認得。她把金邊爾叫成葛蒲，她天真的用那小黑手摸著下江人種在花盆裏的一株鷄冠花，她喊着：「這大纒菜，多乖呀！……」她並認識有許多錯誤，但正因為這樣，她才是孩子。關於嘉陵江的漲水，她有不少的神話。關於父親和哥哥那等僱工們，她知道別人不能比她再多了。從七歲到十歲這中間，每天到哥哥那裏上去送三次飯。她對於那小磚窯熟習得老遠的她一看到那窯口升起了藍烟，她就感到親切，多少有點像走到家裏那種溫暖的滋味。天黑了，她單個人沿着那格格格的江水，把腳踏進沙裏裏

去，一步步的拔着回來。

林姑娘對於生活沒有不滿意過，對於工作沒有怨言，對於母親是聽從的，她赤着兩隻小腳，梳了一個一尺多長的辮子，走着路來很規矩，說起話來慢吞吞，她的笑總是甜蜜蜜的。

她在山坡上一邊抓草，一邊還喊叫的唱了些什麼。

嘉慶江的汽船來了，林姑娘一聽到那汽船的哨子，她站起來了，背上背筐就往山下跑。這正是到先生家拿錢到東陽鎮買雞蛋做點心的時候，因為一聽汽船，她就跑到那邊去，已經成爲習慣了。她下山下得那麼快，幾乎是往下滑着。已經快滑到平地，她想起來了，她不能再到先生那裏去了。她站在山坡上，她滿臉發燒，她想回頭來再上山去採柴時，她看着那高坡，覺得可怕起來，她覺得自己是上不去了，她累了，一點力量沒有了。那高了就是上也上不去了，她在半山腰又採了一陣。若沒有這柴，奶媽用什麼燒麥把，沒有麥把，晚饭吃什麼。她心裏一急，她覺得眼前一送花，口一渴。

打敗子不是嗎？

於是她更緊急的抓着，無管乾的或不乾的草。她想這怎麼可以呢？用什麼來燒麥把？不是奶媽讓我來採柴嗎？她只慌慌惚惚的記住這回事，其餘的就連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不曉得了。奶媽是在那裏，她自己的家是在那裏，她都不曉得了。

她在山坡上倒下來了。

林姑娘這一病，病了一個來月。

病後活活全像個大姑娘了。担着担子下河去担水，寂寞的走了一路，寂寞的走了一路，寂寞的走了一路，寂寞的走了一路，低着頭，眼睛只是直直的呆走。河邊上那些沙子石頭，她連一眼也不看。那次石板橋石窩落了水之後，生了小魚沒有，這幫幫還沒有注意。雖然是來到了六月天，早起仍是清涼的，但她不愛這個了。似乎顏色聲音，都得不到她的喜歡。大汽船來時，她再不像從前那樣到江邊上去看了，從前一看汽船來連喊聲叫的那記憶，若一想起，就有羞恥的情緒向她襲來。若小同伴們喊她，她用了深宏的海水的眼光向她們搖頭。上山打柴時，她改變了從前的習慣，她喜歡一個人去。奶媽怕山上有狼，讓她多約幾個同伴，她覺得狼怕什麼，狼又有什麼可怕。這性情連奶媽也覺得女兒變大了。奶媽答應給她做的白短衫，僞着安慰她生病，雖然趁下江人賺了她，但也給她做起了。問她穿不穿，她說：『穿着做啥子嘍，上山去打柴了』。紅頭繩也給抽走了，她也說她丟不轉起。

有一天六家正在乘涼，王丫頭慢力慢氣的跑來了，一邊跑，一邊喊着林姑娘，王丫頭手裏拿來一朵花，她是來喊林姑娘去看花的。走在半路上，林姑娘覺得有點不對，先生那裏從僻了她連那門口都不經過，老繞着彎過去，問王丫頭在那裏拿花。王丫頭說：『你沒看見嗎？不就是那下江人，你先生那裏嗎』

「林姑婆轉回身來就回頭走，她臉色蒼白的，淒清的，鬱鬱不樂的在她奶媽的旁邊沉默的坐到半夜。林姑娘變成小大人了，鄰居們和她當奶媽都說她。」

（正論與現實）

陳國瑞先生的一羣

黃藥眠

當陳國瑞張眼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八點二十分鐘了；但是照慣例他還躺着。根據他自己祖傳的衛生學說起來，每天早上睡醒了以後，閉着眼睛再躺二三十分鐘，是比吃鹿茸和人參還要有益於健康的。

不過今天他雖然閉着了眼睛，心裏却不無忿忿。他很懊悔，他昨天不該錯打出了一張紅中，至賒輸十十塊錢零五角給夏湘帆。其實十塊錢零五角也還沒有什麼關係，最該死的是他在和下去的時候，還敢得意的高叫着：「這就是叫做抗戰必勝。……」並且還露着滿口都是骨頭的牙齒這樣高興地笑！這完全是故意來糟蹋我！他想：『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是我在演說會上常常引用的神聖的口號，但是他公然敢在麻雀上應用起來，這的確說他是那個！都不會有什麼過分！接着，他越想起氣，後來他索性不措花費腦力去想，湊足他的十大罪狀。

當陳國瑞第二次張開眼睛來的時候，時鐘既是指着九點，他頭腦有點昏，但這已經非起床不可的時候了。他雖然不很忙，但他總得到部裏去規規矩矩簽到。『簽到』，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正足以證明陳國瑞先生的重要，簡簡單單的在簿子上劃幾筆，每個月就換來國幣二百四十，他他要養活自己的妻兒子女，他要維持自己一百八十磅的體重。

他不慌不忙，盤了盤來，最先低着頭看着自己兩隻腳的蹣跚，然後把一手托案上的鏡子拿來，仔細端詳了一下自己的面孔。

『唔，怎麼弄的，瘦了呀！……』他心裏忽然打了一個突兀，屈指一算，他的確已有一星期沒有過磅了；他是以永遠維持一百八十磅為原則的。『如果這樣繼續瘦下去呢？……』他想。這真有點使他發愁。

『凡是一種結果，必然有他的原因』，正是讀過論理學的大學生，所以他知道，他之所以瘦，自然不會沒有原因的。

他背着手在房子裏繞了幾個轉，一手抓着頭髮，心裏在排列着他已察思索出來的原因：第一，國難期間，精神過勞，如到各方面去探聽消息，躲飛機，担心老婆子女的安全等；第二，營養不足，如自從家眷回去以後，就從沒有吃過米粉肉，蹄膀，紅燒魚頭之類的東西。第三，現在每天晚上前睡也鬧得太利害了。……

他想到這裏，忽然不願意想下去了，於是他就隨聲高聲叫道：

『茶房，打洗臉水來！』

X

X

X

他帶着渴睡的眼，跑進了辦公室。

他在簽名簿上寫端正簽了一個名，然後把他頭向左歪一歪，又向右歪一歪，仔細端詳一下自己寫的字。他自己覺得十分高興，因為他自負這三個字沒有一筆不渾雜、有勁，合乎美學的原則；他常常因此覺得驕傲；——陳國瑞沒有什麼好長，就是靠這三個字吃飯、養孩子。

他剛剛要打轉身，突然覺得右手邊有人在牽動着他的手肘，他回頭一看，原來是李祿齊，他是一個矮個子，他那細小的眼睛更露着狡猾的神色。鼻孔一咪一咪的在仰望着他，他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大家微笑一下，會意地點了一個頭，然後一聲不響地一同跑出走廊。

——怎樣？你聽到有什麼消息麼？

——唔，你知道：英國大使這次來漢，是想出面調停中日的戰爭呢！

——啊，那怎麼樣？

——但領袖不贊成，……其實說一句良心話，……如果大家停了戰，我們這些人的生活，總是比較舒服的！

陳國瑞先生搖了搖頭，表示他不能同意他的高見。但是心裏却感到一種微妙的快樂，他想：『這才是確切的真理呀！』

李秘書給他頭這麼一搖，顯然有些惶惑起來。因此他趕快聲明。

——這不過是我個人的私見！……也許不對！……怎麼，你不贊成麼？

——沒有什麼。陳國瑞先生陰沉沉地答了一句，你再沒有聽到旁的消息了麼？

——沒有了，就是這麼一點。……李秘書悻悻地再搭訕了兩句閑話，於是把頭一點，揚長地去了。

陳先生今天有點感覺失望，因為這一點消息實在太不夠了。照例，他每天總要向朋友們說些大家還沒有聽見過的最新最新的消息，這樣來表示他在政府裏面地位的重要。當然，這一點消息實在還是不足以表示自己的卓越的，因此他不得不另外去想法。

他在辦公廳打了一轉。有些科員們在低頭抄寫些什麼，有些則三四個人在低聲耳語，有些則面面相覷，眼睛發呆，他對其中的某些人微微點了一點頭，略略表示一下招呼的意思。走到部長辦公廳，一聽，原來部長在會客，於是就蹣跚走進科長室裏去。

古科長正在拿着一枚筆在紙片上劃着許多阿拉伯數字，他一看見陳國瑞先生進來，馬上就用另外一張紙把這紙片掩住了。

——怎麼樣？好罷？

——還好。古科長點了一點頭。

——最近有什麼消息嗎？

——消息嗎？沒有什麼……他眼睛望着遠方。只是英大使想來調停中日事件，不過這件事恐怕你
也已經知道了，因為李秘書一定告訴了你了。

——這我已經知道了，還有旁的消息嗎？

古科長回頭看了他一眼。

——聽說九江戰事不大好，因為都是新兵，損失了不少人。……還有××飛機來釣飛機，直到現在
還沒有到。……

——啊，難怪，這幾天敵人的飛機老是來騷擾我們呀！……怎麼的，你的精神為什麼這樣差啊？歐
國瑞先生突然注意到這位古科長，眼睛老是注視到遠處，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哦，困難期間，誰不是這樣神經衰弱！古科長陰沉地笑了笑。

桌子上的電話機忽然唧唧地響了起來，歐國瑞覺得他已經多少達到了探訪的目的，如××飛機沒有
到之類。所以也就說一聲打擾，跑了出來。

在走廊裏，他遇見李秘書也談着皮包出去。他是一個高個子，上唇上留有一撮日本鬚子。走起路來

直挺挺的四面威風。但其實他也是同陳國瑞一樣的簽名吃飯的同志。而且因為他對於部裏每個人的私生活都有深切研究，所以人家與他一個『消息之總匯』的銜頭。

李世芬一看見陳國瑞先生，連忙打了幾個躬，笑吟吟地說：

——陳委員，你也回家去罷？……我們一道走。

一隻腳才踏出了大門，李世芬就向前邊左右看了一下，然後低聲對陳國瑞說：

——你知道嗎？一個很有趣味的消息呢！……

——什麼消息呀？陳國瑞很高興的，以為這一次有了什麼意外的收穫。

——你知道古科長的太太是住在香港的，……

——這我早就知道，怎麼，是關於她的消息嗎？……

——前個星期古科長接了一封古太太的航空快信，說小孩子生了病，要寄五百塊錢；星期一照樣寄去

了；但是昨天又接到一個電報要再寄五百，說古太太自己也病了，要進醫院開刀。……但是據人家說，

古太太現在正同那一個男人住在皇后酒店呢！……

——這也許是別人聽話的。……

——這事千真萬確的，我是非有確實的根據不肯隨便說呀！……

——這連古科長自己會不知道？

——唉，『大丈夫若最後知道其妻者也！……』世界上的事，常常就是如此！李世芬說到這裏似乎是十分感慨！

——現在這世界，連夫妻之間也好像做戲一樣，你騙我，我騙你！當大家要分路的時候，陳國瑞也不覺慨歎了一聲，一面肚子裏想着自己的心事。

X X X

一到家，茶房就遞來了一封信，這是他的太太寫的。關於古太太的傳說忽然在他的腦裏閃了一下。哦，一定又是那錢呀！他想。

信上是這樣寫的：

「國瑞，親愛的，

現在我們所過生活的痛苦，實在是使人難於想像的。我現在住的房子又暗又冷，連你的母親說是從前燒柴草的。你看，老母雞生蛋的地方，現在就做了我們母子兩人的狗窩。

關於飲食，這裏的井水是鹹的，河水是濁的，白天吃着蒼蠅吃膩了的菜飯，夜裏，就做了蚊蟲的犧牲品。前幾天在我牀頭發現了一隻五寸多長的蜈蚣，自此以後，我每天晚上都神經衰弱，睡不

着。小寶賣國天錢，滿頭都生着，你的母親只知求神問卜，一點也不能幫助我照顧孩子，想僱用一個老媽子，但一看見那些惹下女人，手腳腳，我就心頭作嘔。我每天都在生氣，這樣的生落真

是地獄呀！

錢早已用光了。書趕快寄錢來。你現在一月二百四十，雖然比以前減少了些，但是每月三份，分開你也得寄我母子一百六十。李太太劉太太她們才講氣呢，自己家裏不住，另外租過洋房子來住，還從外面帶回一個蛋殼。一個老媽子，你總喜歡在我面前誇嘴，但是比起她們來，我還是非常酸呢，十分寒酸呢！

海狗丸，現在夏天來了，不要再服了。燕窩的時候，打打麻將是可以的，但不要同那些無聊的朋友到外面去胡鬧呀！

快快寄錢來！小寶寶發天都在問爸爸呢！

祝你康健！

妹麗七，十五

真是該死，陳先生一面脫衣服，一面想，我有二百四十，她就要一百六十，難道她是想同我分家麼？……她在本地……那麼，我就……真是該死，只是向我要錢，一點也不來安慰我……陳先生病

在竹牀上，使勁地搖着芭蕉扇，眼睛直望着天花板，似乎是在生氣。

但是當他喝了兩杯冷茶，心裏一涼以後，他又似乎覺得一切都是可以原諒的了。真的，錢爲什么呢，他想：一向都是在城市裏住慣了的，現在要回到鄉下去受罪，沒有吃好，沒有好住，還要受母親的囉嗦，又要帶小孩子，不，她一定不會像古太太般的，你看，她對我還是多麼體貼啊！於是他又把那封信重新打開來再讀一遍，他忽然覺得這裏面每個字都充滿着愛。他舉眼張望了一下房子的四週，除了鴉停刺眼的傢私以外，他覺得你簡直給空氣和寂寞包裹着。他不自覺的在眼角裏流下了兩滴瑩瑩的淚來。

唉，現在才知道老婆之可愛呢。他自己好像恍然大悟似的了解到新的真理。

這種新的靈感，使不能不振起了疲勞了半天的精神搥起筆來寫信。

「最後，我所最親愛的：

自從你走了以後，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活。我現在公事十分忙碌，每天這會那會，總要鬧到半夜才得回家，同時還要應酬，自然錢也花得比平時多。

你走了才半個多月，我的體重已經減少了十二磅，你看這樣瘦下去，將來真不堪設想！所以會瘦的原因自然是因工作過勞，營養不良之故，所以你諒你受罪，其實我也是正在受罪的呢！

錢，我總是想法，能寄多少就寄多少，至於一定要一百六十，那恐怕很難做到。海狗鞭丸早就

不吃了。我現在很忙，絕不會去胡鬧，你儘管放心好了。

希望你好好照顧小孩子，如果生瘡還不見好，可買一點高麗參來給他吃，那一定會很有見效的。我事忙不能多寫，祝

你們母子健康！

國瑞八，八

寫完，他重新再讀一遍，他覺得一切都寫得十分忠實和委婉得體。他一向就有着這樣的美德，就是當他用謙恭的態度來說謊話的時候，他也就忘記了自己是在說謊，而說的却是道地的真理了。當然這封信在他看來也是十二分的忠實的。

他把信慎重的好，又注視一下自己指甲上的泥垢，然後，歛息一霎，才把信放進信封裏面去。等到一切事情都辦完以後，他覺得肚子裏似乎有一點空空洞洞的，於是他知道把糞排牛排填進肚子裏去的時候到了。不過西製的糞排是無論如何不及家製的米粉肉。他總是有着這樣一個離切不移的信志。

X

X

X

午飯以後，算是國瑞先生盡職可誇了。他脫掉了鞋襪，聞了一聞自己的腳臭（這算他每次盡

慶前的一頓娛樂），當他正想把整個充滿着疲乏之身體攤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房門外有人在敲起門來。

——進來呀！國瑞先生有點不耐煩地叫了一聲。

門慢慢的推開，一位身體頗長的穿西裝的青年跑了進來。

——陳先生，你在休息嗎？……他必恭必敬地鞠了一點頭，脫去了帽子，他有一頭像冰塊般那麼光亮的頭髮，從頭髮裏蒸發出一股微帶着汗臭的香氣。

這位同鄉李子詳，是一位才從大學裏畢業出來不久的學生，所以一舉一動都還帶着學生氣。不過最近真適應環境起見，他也正在向着「學習老練」這條路上走。

——啊，請坐，請坐。陳國瑞先生起來招待這位青年客人，同時却緊縮着眉頭。

——陳先生，你近來一定是很忙的？……

——哦，還好，還好，……

——真是，現在國難日亟，只要有一分力量，也是應該爲國家盡一分力量的。

——哦，哦。陳國瑞先生無精打采地點着頭。

——最近，陳先生聽見有什麼消息嗎？

陳國瑞先生的一羣

「這不是在報紙上所看見的那些。陳國瑞腦筋裏雖然藏着有一些今天所探聽得來的消息，但是他覺得在這個小孩子面前還沒有表示自己的才能的必要。」

——陳先生對於目前張鼓峯的事件，有什麼意見？

「哦，……他最初搖了搖頭，但後來一想，覺得對於這樣重要的事件，似乎是非說幾句話不足以維持自己的面子，所以他就快說着說：

「哦，其實呢……這要看它們兩國的國內情形。……還有，要看國際的情。形……我看也不會什麼的。……說到這裏，陳國瑞先生打了一個呃，洋溢的氣味一直衝上喉嚨，這使他對於這位新客的問題起了一種憎惡的心情，不願意再說下去。」

——陳小姪的意思，這次戰爭是非積大不可的。李子詳覺得這正是他發揮『偉論』的時候了。他決意把從各處聽來的一切言論搜集起來，像小學生背教科書似的一直背下去。

——現在日本的陸軍大臣，正是少壯派的板垣，而蘇聯遠東軍領袖加倫，也正是主義派的健將。還有德蘇最近蘇聯遠東軍的大將庫西可夫逃到日本去，曾供給日本軍部很多的秘密，所以這次日本突然向蘇聯進攻，也不是偶然的。再從蘇聯方面看來，現在各工人團體紛紛通電政府，採取強硬態度，這也正表示蘇聯政府有應戰的決心。……說到這裏，李子詳作了有力的一頓。

蓋國瑞先生表面雖然好像是在注意傾聽，但其實他腦筋裏只聽見嗡嗡的一聲響，眼睛裏只看見他的嘴脣一開一合，他完全不知道他聽的什麼，但現在給他這麼一頓，反而靈了醒來，他知道現在又是聽着他發表意見的時候了。因此他除了連連點頭之外，又加上一些敷衍，把聲音拉長：

——……其實呢；你的話是是對的。……

——還有從國際環境看來，西班牙的問題鬧得這樣凶，英法均無力解決，德奧合併以後，東歐形勢日緊，英法更無法東顧，所以這正給予了日本以自由活動的機會。……至於從我們中國抗戰的立場說來，日蘇衝突，正好把日本的主力牽掣在東北，而給予我們以一個反攻的機會。所以我說現在是我們中國反攻的千載一時的機會！說到這裏，他把權一拍，提高着嗓子怒吼起來。他好像覺得自己簡直是一位大演說家正面向着幾千人演講。

——哦，怎麼？……陳——突然張開了一對湯腫的眼睛，驚異地看着那青年演說家的激昂的態度。他忽然感覺得十分生氣。怎麼！這小子敢在我面前拍桌打凳，教訓起我來！叫他滾出去罷，這混蛋，他一打定了主意就踏前一步，舉手一揮，猛烈地對他說：

——李先生，我勸你還是回家去安靜一些好。我想你這樣說十分鐘的空話，倒不如我做一分鐘的工作。我昨天做工作做了一晚都沒有睡，就是你如果不要休息，那也讓我休息呀！

——唔，什麼？……休息……李子詳咕咕地說，他真好像受了一個晴天霹靂。他萬萬料不到他的「偉論」才背誦出三分之一就受到這樣的腰斬。他最先不禁十分氣忿，因為這位陳國瑞先生顯然不是他的知己。但當他一想到他這次來拜訪的目的時，他又不能不把梗上來的氣一連吞了幾吞，面孔上裝成了「一副笑容，低聲地說：

——真是對不起，太打擾了！陳先生既然這樣疲乏，那就改天再來請教罷！……不過，……他一手拿起了帽子，口唇邊咕咕着這個「不過」二字。

——你有什麼事那你就趕快說呀！……陳國瑞先生揆着優勢，把肚皮一挺，完全自覺着自己的偉大。他心裏想，怕你說話說得這樣漂亮，只要我一發威，你就發抖得像一隻雞般這麼小。

李子詳先把腰一彎，連變臉也屈了一下，然後低聲下氣的說：

——我現在已失業了三個多月，……所以……請陳先生設法替我找一個救亡的差事。……

——啊，差事？難……難……而且還要「救亡」的……陳國瑞先生歪着嘴「咄」了一聲，然後泛起了眼睛搖了搖頭。

——那就不是救亡的……也可以……

……也還是難……或在一方面機關裏受裁員，一方面……唔……許多從各地來的難民都來要差

事……何況你從學校裏出來才不久。……說罷，他就用眼尾斜睨了青年一眼，它的意思就是說：「你的資格還太淺啊！」

……但是陳先生是老前輩，只與青替小姪想法幫忙，總不至於……因為我……我現在……

——以後總可以想辦法，你現在先回去好了；有辦法時我來通知你。……陳國瑞先生因為恐怕他還要「現在」出什麼下文，如借錢之類，因此趕快送客。

——那就只好請先生費心了！……

……那曉得，那曉得。……

當李子詳戴着頂帽子轉過了一個灣以後，陳國瑞趕快把門一關，使勁地伸了一個腰。他心裏想，這個混蛋就誤了我不少睡覺的時間啊！

X

X

X

天色漸從黃昏轉成了暗夜，這時陳國瑞先生睡眠已經是十分充足，肚子裏也裝滿了八分。他刷亮了頭上的頭髮，換過了必挺的西裝，他把鏡子過身照了一照，然後用手指在襟上和袖上彈了又彈。現在已是他出門的時候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口裏念着。他全身輕鬆得像一團彈過了棉花。

他用愉快的腳步走出大門，然後使勁地一腳踏上去，用尖尖的手指朝東一指。

「到××飯店去！」他的語氣的堅硬，簡直像將軍對小兵下的命令。

當陳國瑞先生推開三百二十一號的房門去送的時候，張志明參議正伴同月英和月娥圍着一張小圓桌喝酒。張志明先生有着一副土紅色的臉孔，兩張嘴唇突出，好像一隻扁嘴鴨。一看見陳先生進來，大家都一致地站起來歡迎。張志明躬着身子，從喉嚨裏吐出了像婦人般的聲音：

——你來得這樣遲，真可把月娥等急了，我們正要叫茶房去請你呢！……

月娥笑嘻嘻地迎了上來，用手撫摩着他的西裝前上襟。

——你看，你約好了我們七點半，你却在八點鐘才來，要不是張先生先來開好房間，我們來到這裏簡直就找不着人。……說完，她就將櫻紅似的嘴唇一努，頭向右一偏，那隻頭很自然的就靠在陳國瑞先生的肩上。

陳國瑞先生一聞到她頭上的香氣，全身已經感到極漠明所以的微醉。他左手抱着月娥的渾圓的屁股，嘴唇却在月娥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真的，對不起，我遲到了十五分鐘啊！……寶貝！

陳國瑞先生剛拿起酒杯要喝第二杯酒，一位面孔生得像白板似的，滿身帶着香氣的青年，走了進來，他首先「啞」的一聲向陳先生立了一個正，然後鞠了一躬，笑吟吟地說：

——陳委員，久見，久見，……同時伸出了他的手。

——啊，我忘記了先告訴陳委員，這是第X軍團的李益霖團長，因為他……他從他認得陳委員，所以我就給介紹來了。張志明趕快起來介紹。

……啊，是的，是的，……從前在軍部……陳國瑞先生勉強招呼了一下。很心裏總是感覺得有些不快，但……只顧個下馬一溜，總未免有點這個……。

但……這……雲既然能夠做五軍的軍需，自然也有他的一手。一看見風不是向這方向吹，他就馬上來一個『順風轉舵』。喝一口酒是陳委員長，食一口菜又是陳委員長短；這樣一長一短，於是也就把陳委員說開了心。酒杯，三杯，四杯酒灌到了肚，竟也就不分彼此你我起來。什麼下酒和上司，也早就放在腦後了。

月幾照地地把夾夾到自己調羹裏，然後又把調羹送進陳國瑞先生的嘴裏；陳國瑞先生的心因此也就不由得變成了融化在春風裏的雲霓般的愉快得一塌糊塗。話匣子一打開，什麼話都好像滾滾頭裏面的水一股兒傾瀉出來。

首先，他就把今天聽來的消息生龍活虎的敘述一遍。用他的食指在空氣中不斷地在打着圈，正如一位巧妙的高司務，在燒好了菜以後，他還得加上一些作料和醬油，同樣，陳國瑞先生也不會忘記在他

的消息上面加上一些作料和醬油。他說：「……只要××飛機一到，我們的空軍馬上又要第二次遠征東京，前一次沒些傳單下去，不過是警告性質，但這一次却真的要丟炸彈下去，炸毀它兩東京，粉碎它的心臟了。……而且還有空中坦克，這東西有這樣妙處：就是飛機一碰着她，自然會成粉碎，這不久大概也就快要到來。……」末了，他還用手掌掩着口脣的右邊，用殺賊傷的神氣說明，這都是××長親口告訴他的消息，要他們千萬不要傳給別人。

張志明和李軍需於傾聽之餘，未免表示十分景仰，消息可以從××口中傳來，也是見他是一個親信。李軍需於空中坦克更是聞所未聞，不過因為他急於要說出心裏的「學問」，所以也就沒有功夫研究其中的究竟了。

——我是從前線回來的——他劈頭第一句就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我這幾個月來那一天不是限軍長在火線上！滿頭滿臉都是飛標炸彈大砲轟隆隆地亂叫，但是我們都還是照常做事，連眼睛都沒有閃過。可是在這樣的當中，還有人來講我的閒話……其實我那一件事不負責；至於金錢的事情，更是做到「涓滴歸公」，從來沒有剋扣過公家一個錢，我敢指著這個電燈說，……說到這裏，他忽然呆住了。因為他突然考慮到在這地方發這樣的牢騷是不是合乎事實的問題。停了好幾秒的功夫，好容易才把話頭轉了轉來……我從前線回來，常常看見有些青年，手裏拿着旗子，口裏高叫着什麼「抗戰到底」。但這些小

孩子從來也沒有聽見過大碗的聲音，驟在後方在那裏高叫抗戰，真是好笑！李軍需對這裏，不望別人先笑，就自己先嘻嘻地笑了起來，一發「我是從前繞回來」的勁兒，在他的臉孔上放出輝煌的羞影。

張志明先生是一個哲學家，他不十分喜歡說話。他的一雙筷子從口到碗，從碗到口却來往得十分急促。有時他滿口飽含着東西，只啞唔幾句。直到他肚子裏已裝得有數，於是他才用手巾揩去口唇上的油膩，喏然歎息一聲，一字一句的慢慢說起來。他那面孔上的莊嚴，顯然給他女人似的聲音所破壞了。

——其實，我們在後方住着的人們，也不見得怎樣快樂，這種天敵人的……的……發饑，老是來空……空襲。死還沒有什麼打緊，就是那響聲，討厭。唉，好好的一個人，一個炸彈掉……掉了下來，就什麼也沒有了。想起來人生真是有點空虛。……所以這是找尋快樂罷。……酒和女人！他舉起杯子隨即喝了一杯酒，頓了一頓，——喂，怎樣？陳委員，我們約……夏湘航又回國好不好？他噁着氣。

——啊，不，這個姓夏的……唔，是頂……頂無聊的人，賭贏了他是又回國就走，賭輸了呢，他可拉着人，非又到天堯不行。……總之，他是怪無聊的。我很不願意，……我很討厭。……

月姨覺得對於這件事情，她也得發表些意見：

——本來像我們這樣的人，無論對於誰也沒有什麼，何況還是陳委員的朋友，不過我對於這位夏先生，的確總是覺得有點什麼不。……其實我也不知道怎的。……說完她的頭向有一側，用食指和中指按

着自己的右頰，眼睛向陳委員一瞟，又微微地笑了一笑。

這時月英還是在張志明先生身旁，像一個蹲在灶頭上的小貓似的，木然地坐着。她有月亮般圓的臉孔，扁平的鼻樑向兩側，安放着一對不時閃動着細小的眼睛。她的嘴唇翹起，看起來永遠是在笑着。她的雙頰，總是在隱若現地露出兩個笑窩。張志明先生常常翹起大拇指，指着他的笑窩說：『我就愛上她的笑窩！……而且她還有像太太般那麼的溫柔……』今晚他爲了再一次提醒人們注意到她這個唯一的笑點，所以他提議：

——喲，月英，人家都說有梨渦的人會……會喝酒，今晚就替我向陳委員奉敬三杯酒罷！

月英的眼珠子，在細小的眼睛裏轉了一下，茫然地牽着站了起來，向陳委員敬了三杯酒，微微地笑了一笑，然後又無表情地打轉身，回到自己的坐位裏去。但張志明先生且又何呵大笑起來：

——啊，月英你真老實，你……你看見陳委員這樣好的酒盞，不妨再多勸兩杯呀！……

月英牽了傘，剛又要提起酒盞，但滿口都塞着肥肉的陳委員，却起快搶着手，敷衍不清的說：

——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夠再多喝了，酒對於我的健康很有妨礙。……你知道近來我的體重減輕了十幾磅，……而且我的太太寫信來再三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陳委員願止的骨節蠕蠕動着。

——哎呀，還是這麼太太長太太短的！……你既然是這麼愛着太太，那你不應該同我們往來呀

！月娥把上嘴唇的兩邊向下一壓，上唇的中央微後一翹，眉頭一繃，你說她是生氣，却不是生氣，說她是笑，又不是笑。這是她積三四年的經驗所學習得來的拿手的「嬌嗔」。她有把握知道，她這種作態一定能夠在陳委員心裏生出一個微妙的快感。

——你看，月娥在吃醋呢。……

——啊，小寶貝，你不要生氣，我總是你的啊！陳委員趕快安慰她一句。

一杯一杯的喝下去，大家的話也就越來越少，到了後來，大家都忘記了自己在說些什麼。張志明先生的右襟淋漓了一身酒，李軍需在他的手舞足蹈的時候，無意中打破了兩個盞碗。

時鐘已敲過兩點，張志明先生的手臂上給月英用指甲掐了幾下，最後才算比釀清醒過來，努着嘴，莊嚴地起身告別。因為他得回到月英家裏去了。

李軍需也跟着要告辭，他得意洋洋地伸出了右手，好像一個軍官拿着指揮刀，高聲宣言：「我今晚不到那位姨太太家裏去過夜的，就不是姓李！……」不過他雖然辭，他却沒有忘記在他臨行時對陳委員的立正，和低角度的鞠躬。

——明天見，五點鐘，……我在此地請客！……你們通通都來！他走到門邊，回頭向月娥提起笨重的舌頭叮囑了一句。

這時陳委已躺在長沙發上打起『呼盧』來了。月娥好不容易才把他扶到床上去睡。唔，這條伙真活像一個肥豬呀，她想。看了看自己時手錶，時針已指到二點二十分。她一面坐在床上脫襪，一面想：『唔，這毛虫，確有點醉了；不過也好，樂得做一晚清閒生意呢！』但是當她躺下去的時候，她又忽然想起，『唔，明天一定要他替我買一雙高跟皮鞋呀！十八塊一雙的！』

天快要亮了，但這些人才開始沉睡。

（作者附記：我這篇小說並沒有有意地去談論什麼人、不過在國難嚴重的今日，儘管有許多英勇將士在前線流血，有許多熱心青年在後方奔走，但在某些角落裏總還有一小部份的人，躲在那裏裝著過着腐爛的生活，這是事實。）

慰勞

陳白塵

珍小姐剛睜開眼就一發聲地嘆：「娘姨，娘姨！」

那江北娘姨慢吞吞地答應一聲，卻不見人進來。珍小姐一氣倒披上睡衣躺下床，自己打開衣櫃找衣裳。今兒珍小姐可不願意躺在床上等人來侍候。她爲婦女慰勞會等着她到傷兵醫院去慰勞傷兵，天沒亮她就醒過兩次了。

珍小姐一想到還在醫院裏的那些民族英雄，就會感動得連心都跳起來。她幻想着那些英雄們的姿態和氣概，聲音和容貌。她彷彿已經看見許多多拿槍發誓的人物在腦子裏跳動了。心裏一念，恨不得馬上就飛進醫院去。可是，衣裳還沒找着。

江北老娘姨不曉得什麼時候進來的，腫着兩隻眼泡楞楞地站在一邊：「小姐，要什麼衣裳？」

珍小姐一抬頭，就看見那雙紅腫的眼泡，接着又想起在她紅眼泡底下藏着的那個兒子不見了；她覺得病死了的一長串聽了討厭的故事。——這些東西幾乎把珍小姐滿腔的高興都起跑了。使氣憤地站起來，「青布旗袍呢？」

娘姨苦笑着：「小姐，青布袍子有一年多不穿了，在箱子底下哩！」

慰勞

一〇五

「在箱子底下就不穿了嗎？——拿出來！」珍小姐氣憤地命令着。「你曉得這次戰爭是——神聖的，民族戰爭，青布襖子——」

珍小姐突然住了嘴。——這真是「對症下藥」！娘姨怎麼懂得什麼神聖的民族戰爭呢？連爸爸跟媽媽都還不懂哩！那天，爸爸談到戰事延長須得搬家的事，珍小姐就說過：「還回怎麼能搬家呢？這回戰爭是神聖的，民族戰爭呀！」哼，爸爸還等她把話說完，就叫起來走了。還說不懂她的話哩！

娘姨把青布襖遞給珍小姐披上了。珍小姐對鏡子瞥一下自己的身影，便不由地問出來：「噯，你看，我有沒有『樸素的美』呀？」

娘姨一下子被問呆了，睜着一雙紅腫的眼：「啊？」

珍小姐氣呼呼地噓道：「發癡了，你在想什麼？」

娘姨的眼淚的發條給撥動了，「噯」的一聲，娘姨掩着臉哭了：「我的好小姐呀，可憐我的兒子連一封信都沒有哇？媳婦又死了一好小姐，替我寫封信罷……」

珍小姐的臉一板：「又來了！妻命！妻命！你簡直是——是神情錯亂……」

珍小姐一轉身就向外面跑，娘姨一把抓住她說：「小姐，你不要走，我求求你呀！只請你寫一封信

小姐的手一樣，向外就跑。一邊嘆息着：「哼，我還有功夫替你寫信哩！我還有那麼多『偉大』而『神聖』的工作待着去做哩！」

嫌疑嚇慌了，跟在後面追。帶着哭聲叫喊着：「小姐，你不要生氣呀！你的早飯還沒吃哩……」

「哼，這吃早飯哩！」珍小姐衝出大鐵門，把頭一擡，頓覺精神百倍，大踏步走了。

X X X X X X X

一踏進大病房，珍小姐的眼花了。整整齊齊地放着六排病床，床上都躺着傷兵。白被單是一律的，粗野而黧黑的臉是一律的，什麼都是一律的。珍小姐有點發昏：「怎麼都是一樣的呢？」尤其使珍小姐發寒而又失望的是，一個個都平靜而又疲倦地躺着，像電影裏那樣的英雄，一個也沒有！

珍小姐曾在別的小姐們前面走着，一直向裏跑。同樣的病床，被單和面孔從眼底下溜過去了，但好像什麼也沒有見似的。——珍小姐真有點茫然。

領隊的趙小姐講話了，珍小姐便也站住腳。趙小姐的面孔漲得飛紅，很激昂地演講着：「……諸位！你們都是民族英雄！……整個中華民族的軍人就是個整體的民族英雄！……」

……珍小姐的心一動：對了，這個時代沒有什麼獨特的英雄了。——好像什麼名人說過的：羣衆才是英

……

趙小姐還在聽着，珍小姐便向身旁那隻病床上瞟了一眼。——那個傷兵正睜着一雙眼，聚精會神地在聽講演哩。這時候珍小姐心下又是一動：看罷，那粗獷而愁直的面孔，天真而笨拙的神色，一看就知道是個無名英雄！

趙小姐的話說完了，各位小姐都向各個病床上去分別慰問了，珍小姐也就縫紉坐到身旁那張床上去。

「怎麼姓？」珍小姐的聲音有點顫抖。

那個傷兵慌忙擡起身，一邊紅了臉說：「我……我……」

珍小姐馬上按下他，叫不要客氣。接着，也就感情激動地開了口：「哦，這位同志，這趟辛苦了！但是我們這次戰爭，是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不管它犧牲若何的代價，……」

那個傷兵好像沒注意她的說話，也不管她說沒說完，便很客氣地點着頭：「是的，是的，不要客氣。」

珍小姐也只顧接下去說：「……在這次革命戰爭的『過程』裏，我們跟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戰爭，不斷地衝突，不斷地『摩擦』，不斷地……」

那個傷兵好像就沒注意她的話，也在很客氣地說着：「是的，是的。國家義兵子弟，用在一時，什麼罪，打仗是我們軍人的職份！」

這一來，珍小姐更感到這無名英雄的直率可愛，而覺得無話可說了。「這樣堅決英勇的軍人，那裏用着再去激勵呢？」珍小姐的念頭一轉，馬上換了題目：

「你還需要什麼東西麼？」

傷兵很簡單地搖搖頭：「不要」。

「好軍人！」珍小姐在心裏讚歎了一句。便又問：「你要寫信麼？」她馬上掏出記事簿子和自來水筆。

傷兵輕微地笑一笑，說：「用不着，沒有什麼話講」。

珍小姐被他這種爲國忘家的精神感動得快要流淚了，一定要替他寫封信回去。

他又笑了一笑，「對不住，那就請你寫封信給我媽罷」。

她興奮得要跳起來，「寫什麼話呢？」

那傷兵仰着臉說：「就說我掛了彩，不要緊。兩天就好。好了馬上上前線，叫她放心」。

她記下了，又停筆等了牠半響。「還有呢？」

「沒有了。——完啦！」他說。

「啊？」她可吃了一驚。但馬上又欣然地對自己說：「這真是英雄本色？沒有一點兒女之情！」

珍小姐記下他的收信人地址之後，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便問道：「您的老太太在鄉下嗎？」

「唔，本來在鄉下的。」

她更熱心地追問：「她老人家准許您來當兵作戰嗎？」

他好像苦笑着說：「有什麼不准呢？」

哦，這給了珍小姐一個不小的刺激。她想起自己的媽阻止她來做獻身的事，就更覺得這位無名英雄母親真是一位賢良的母親了！——馬上，一個入影——一個白髮蒼蒼，端正安詳，慈愛可親的年老婦人的影子出現她的腦子裏。

在那人影的背後，好像還有一道光輪。

「哦！——她又讚歎着：『這真是一位『崇高的母性』呀！』」

X

X

X

X

X

晚上，珍小姐在自己臥室裏替那傷兵胡玉標寫家信。這封信很難措辭：如果依他自己說的話寫給，生怕傷了一個年老的母親的心，如果替他多說一點安慰的家常話呢，又怕損壞一個英雄的尊嚴。一共她撕碎十張信箋了，連一個頭子都沒有草起。

她在想，想用一套英雄而又婉轉的文字來表達那兩句話。——可是十一點鐘了，還沒有想起。

忽然，房門打開，江北老媳姨掩了進來。

小姐老面不高興：「你來幹麼？」

娘姨的眼腫得更高，淚水又掛下來了。「小姐，您今早沒有生氣嗎？……」

「沒有生氣，沒有生氣！去罷！去罷！」

娘姨却又走近來，苦着新副乾橋皮似的臉，拖着眼淚鼻涕，衝向珍小姐：「小姐，還請您幫幫忙，替我寫封信罷！」

珍小姐把自來水筆一捧，「嘆：真要命！真要命！」這確實是件討厭的事。珍小姐剛想的一點頭緒，讓勸這一來，什麼都變跑了。

「你要命囉！人家在前線拚命抵抗敵人幾乎犧牲了性命，這一封信還沒寫回去，你那倒壽的信有什麼要緊？——我那有功夫管你的那些閑事？去去去！……」

娘姨站在一邊發癡。但看到小姐不再罵她，又去抓根筆頭寫字，以為息了氣了，便又巴巴地走過去，低聲地哀告她：「小姐，你可憐可憐我罷！我兒子兩個多月沒有信啦！曉得是死是活呢？」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破爛了的舊信封，又伸過去。「小姐，您看看，這是他兩個月前寫回家來的信，……請你……」

「怎麼叫小姐不生氣？……那亂亂說謊的信封直擲小姐面前送。珍小姐左手打掉那封信封，右手把自來水筆一擲：「瞪我滾出去！……」」

可是珍小姐一句話沒有罵完，已經發現那自來水筆——派克牌的真空管筆，是珍小姐的情人文少爺送的哩！——的筆管壞破了。

珍小姐這一氣，直蹦了三尺高，連推帶噪，把個老娘姨直擄到門外去。一邊招呼那丫頭：「去告訴膳房裏，明早叫她滾蛋！我不能用這個神經病！」

珍小姐使勁地關上門，倒在床上。呆呆地看看那枝筆，眼淚落下了。但忽然一轉念，興奮地跳起來，自己對自己叫喊着：「這是流淚的時候嗎？——我把工作忘記了嗎？」

珍小姐抓起一枝毛筆又去寫信了。

x

x

x

x

x

第二天睡到十二點鐘，珍小姐一睜眼，就又大嚷着：「娘姨！娘姨！」

可是娘姨沒有來，丫頭却進來了：「小姐，娘姨已經回掉生意，走了」。

「哦！」小姐這才想起昨晚的事。

「什麼事，小姐？」

小姐還想再看一遍昨晚寫的信，向桌上一指，「信拿給我」。

丫頭却拿了那個骯髒的破爛信封遞過來。小姐接到手裏，就要捧掉。但忽然注意到信封上地址，不由叫了一聲：「哎呀！」

當珍小姐再抓過昨晚寫的那封信一看，兩隻手都顫了。全身都洩了氣似的癱倒在床上。不能相信地低聲問着自己：「他是她的兒子？……」

珍小姐腦子裏的東西都幻滅了。兩個同樣地址的信封跌落在地板上。

（抗戰文藝）

橫 渡

羅 烽

「車上來吧」。

二等兵田青茂遠遠地睨了政治員一眼，心裏咒罵道：「哼，沒心肝的，讓你那些營養的親親熱熱的講到死吧！看，你快要跟他們親嘴咧」。而後他把本來該黃土覆滿的兩腳，氣憤地向半尺來深的黃土道上踢了兩下，土飛起來揚到他自己的臉上。

牛車繼續向黃河渡口緩緩地行進，左右搖擺着蠢笨的車身，越發增長田青茂的煩躁。他心裏想：照這樣走，甚麼時候才能走到渡口呢？

他開始咒罵這個差使，咒罵派遣他的隊長，和咒罵沒心肝的政治員了。那迎頭飄來的政治員的乾脆的笑聲，在田青茂聽來，彷彿不經意吞食了蒼蠅一樣，總是發着要嘔吐的感覺。但那種討厭的聲音，偏偏不斷地鑽進他的耳裏。

風，由灼熱變爲清涼了，現在竟在發狂了。在光禿的遠山身後，湧騰着像烽煙般的烏雲。田青茂慮融到暴風雨快要來了。於是他咆哮地命令着車夫：

『打你的笨種！打！……天氣變咧，我們不能在這邊兒過夜呢』。

車夫似乎聽見了田青茂的喊叫，他高高地舉起木棒，然而卻輕輕地落在老黃牛的尾骨上，因此，那

敢使田青茂煩躁的，左右搖擺蓋架的車身，現在更加蓋架地左右搖擺起來了。

政治員第二次招呼着田青茂：

「嗚喂，風大了，車子來吧！」

可是同第一次一樣，田青茂毫不領謝他的盛情。

「簡直是個混蛋！」田青茂一邊瞪着坐在牛車上的政治員，一邊小聲地罵着：「你要我在捕到手的老虎口裏逃生？」說到這，他想起指在背上的三八式來，他好像不憑信牠還在背樑上，於是聳聳肩顛了顛。繼續來應着：「我這支槍離那三匹狼一二十米遠以外還有用的，若是靠了狼的身邊兒，哼，那……他媽的，……你懂得甚麼？……優待俘虜，……我們都是被壓迫的。……一串屁話！」

自從部隊出發，田青茂便拒絕坐車子。在過去的五十里外的路程，他始終跟隨在牛車後面，而且始終保持着十米遠至二十米遠的距離。素來厚厚的田青茂，現在忽然變成像狐狸那樣多疑，他每走一步，都在監視着那三個俘虜的動作。這種過分的謹慎，恰恰和那位政治員相反。也就是因為這點不同，田青茂才對政治員越看越不順眼。

迎頭風，陷腳的土路，蓋架的牛車，都漸漸使他的感覺與體力疲困起來，但他仍不上車。由於疲困，引起了他的無想，仇視那三個俘虜的心情，益發深了。田青茂對於隊長以及政治員們關於優待俘虜等

的訓話，非常厭惡。尤其當他們與兇狠的敵人交鋒時，當他看見敵人用各種殘忍的方接摧殘百姓的生命時，那種鐵的律條，立刻就使他熊膽的怒火溶燬無餘。

無論隊長與政治員們怎樣講，田青茂對於敵人沒有絲毫同情。可是他主張報復；在他的行動却從來沒有違反過那種律條，他是好戰鬥員。

一面不信任，一面又絕對服從，這是使田青茂最感到苦惱的事。他知道他的主張也許永遠沒有消除自己苦惱的一天了。

於是，他認爲這種屈服，和屈服在浮塵的面前一樣，對於田青茂是莫大的恥辱。

牛車彷彿永遠沒有達到目的地的時日往前挪移着。……

但是，田青茂所厭惡的烏雲，却比甚麼都走得快。那慘白的如同蒸氣般的雲頭，已命徒似的奔跑着。狂風在彈着使人恐怖的旋律。

政治員乾脆的笑聲，被這驟亂的氣象打斷了。在不着邊際的大地上，沉雷隆隆地滾來滾去。……

「哦哈，好大的浪呢！」

田青茂聽出來這是車夫的聲音。他高興起來，當他伸着脖子往前探視的時候，一條黃澄澄的河流，

轟隆隆地橫在他的面前了。

田青茂與一個人到渡口去交涉渡船。

田青茂守着三個俘虜留在離渡口約有半里遠近的山斜坡下。

牛車已經隨上駛過，他們該換船走了。

田青茂孤另另地看守三個俘虜，心裏有點損酸；他並不象政治員那樣怕他們跳河自殺，而是怕他們用甚麼意想不到的方法謀害了自己。

他在三個俘虜十幾步以外，端着實彈的槍，聚精會神的戒備着。他開始注意到三個中間有一個身量較大的傢伙，睜縫着鬼鬼祟祟的小眼睛，好像在計劃着甚麼圖謀不軌的事。於是田青茂故意作出特別顯明的戒備狀態，來警告那個富有冒險性的敵人。

他用力鬆弄着鎗機柄，使他發現嘎嘎嗚嗚的聲響。同時他以銳利的目光觀察着他這種動作，究竟激起了對方甚麼樣的反應？

一種沉默的嘲笑，粉碎了田青茂的自尊心，他忿怒起來，他決定要給這狂妄的敵人一番嚴厲的懲戒；可是，一時他却想不出懲戒的方法來。

「……問十個俘虜，就有九個必說他們長官告訴他說中國人怎樣兇狠，怎樣專要殺日本入……我們這裏要優待俘虜！……同時，我們要知道這些俘虜來的日本兵，實質上並不是我們的直接敵人；他們

這是日本軍閥手中的有生命的武器罷了。因此，我們應該痛恨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瞭解真正殺害日本人的，絕不是中國人，而是他們的自家人——殘酷無比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這些彷彿耳語般的話，在田青茂的耳邊絮絮叨叨地訴說着。這一回，他要堅決執行他的主張，以打擊那種不中聽的教訓了。

「可是怎樣處置才好呢？」

他這樣的自己質問着自己，而且眉宇間浮現出躊躇不定的神情。經過很長一個時間，田青茂的窮思所繫，是一些空虛、失望以及一些沒頭沒尾的懊惱。

他的眼睛不離神地盯着一個俘虜，三個敵人的輪廓逐漸在他的面前擴大起來，而之間那嘲笑的笑臉兒，也越見明朗。田青茂現在察覺到那種嘲笑，正是在嘲笑着自己的愚蠢！

突然他不加考慮地吼了一聲：

「鬼，給我跪下！」

這命令對於對方，僅似一個不聲閃電的巨雷，除了感覺一陣震駭之外，並沒有發生生命命令的效果。雖然那種嘲笑，確是不見了，但是，三個傲慢的輪廓，依然鎮在他的眼裏。

「跪下！」

三個俘虜互以恐懼的眼神相望，並且喃喃地私語着。那些話，田青茂一句也聽不懂。他入神地觀察着他們的舉動，現在這三個兇狠的敵人，在田青茂看來，像三隻的怯懦的老鼠在竊聽着什麼。那些黃色的眼窩裏，上下左右亂翻的六個小黑球，田青茂覺得實在好笑。

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怯生生的敵人；他所想像的和所親眼看到的，都類似猙獰的餓狼。可是這三個却出乎他的意外，田青茂幾乎懷疑這三個並不是他的敵人了。

這還懷疑是無謂的。田青茂雖是也知道那是無謂的勾當，但在不知不覺中，他却減輕了對於他們的仇恨，而且，他那惇厚的心裏，漸漸地浮游着憐憫的情緒。

爲了對方一點安慰，他那張厚重的臉，特意湧出一堆慈笑來，立刻，他又受到自己的警告，將那堆慈笑收拾回去。

「呸！該多蠢！」

他責罵着自己。他竭力恢復到嚴肅的狀態，藉圖遮掩遠才的難堪。同時更端平了鎗，他繼續以死的恐怖作弄他的敵人。

然而，他的企圖被政治員的呼喊打斷了。

「喂，田同志！上船來罷！」

黃 藍

巨雷打擊着霧般的雨點，傾瀉到混濁的黃流上。河身彷彿一條急馳的大蛇，繼續不定地弓起牠高高的腰來，向着茫茫的，不知止境的南方奔去。……

一隻木船在激怒的激流中掙扎，牠的船頭雖然老是顛簸不穩地駛向逆流，但是牠的目的地不過是遙遙在望的北岸罷了。

大浪花像一隻鬼手，突然把木船高高地舉起，突然又把牠重重地摔下去。槳手們拚命地扳着長槳。老艄工用盡四肢的全力和水的猛擊抗爭着。乘客們全是畏縮地蹲伏在船底，兩手抓着蠢笨的貨物，處適宜的抓手以制止身子的搖擺，他們在憑雨和水的沖刷，他們臉上都呈着慘白的，可怕的顏色，呆呆地像一羣僵硬的屍體。

可惡的風波對於這隻不幸的木船的命運，一點憐憫的意思都沒有，它以不斷的壓力摧折着牠——黃色的水從船底高漲起來。船外的水快要平沒了船舷。

槳手們，老艄工都已經精疲力竭了，但是那隻木船却仍停滯在原處。船底的積水竟超過那船的載重。於是老艄工喊叫起來：

「不行了，你們快往外滾水呀！」

風浪嘩着……

田青茂先從那羣遊艇屍體裏跳起來，他爲了防止意外，把發燈兩盞下來懸在衣袋裏，然後把發燈懸在一個木箱子上面，就開始用兩隻手向船外揚着水。除了三個俘虜，政治員與其餘的乘客們也隨着手忙腳亂動作起來了。……

但是，這是無濟於事的，四十多隻手費了半天力量，僅僅一個浪花打來，船底的水便又隱復原位。田青茂向北岸望了望，好像反比方才的距離更遠了些。他停下手，對着老艙工失望地問道：

「這就算完了嗎？沒救了嗎？」

「惡命吧！」老艙工咬着牙根回答着，續而又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要命，……可別要財，要財，就當不了人財兩空！……嗚嗚，那是誰的貨？趕忙扔下河呀！」

田青茂用發瘋的眼睛搜索着那些貨物的主人，可是好久以後，也沒有人肯承認那些貨物是自己的。於是，老艙工繼續喊道：

「不要命嗎？……水火不留情啊！」

不待貨物的主人同意，田青茂已經指揮三四個人將那些笨重的貨包往河裏丟去，船舷果然漸漸上升了。長繫在船子上的手裏也漸漸輕鬆起來了。

然而，當全體乘客恐慌的心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時候，一個猛烈的浪花又向船舷打來，立刻整個

船身又陷入大漩渦中了。大約在半分鐘以後，田青茂才看見前面水平線。

老舵工與槳手們都竭其力之所能繼續這艱險的航行。無奈無備的風浪，越來越猛了，雲眼之間，混黃的水又漲滿船底。

三個俘虜始終擁擠在一塊，浪花打擊着他們，水浸溼了衣褲，他們都漠不關心。他們彷彿祇關心着一個唯一的命運——假如僥倖不被華軍所殺，也很難僥倖渡過這險惡的風浪的。

一種絕望、常會把一個人變成坦然無事的樣子，現在三個俘虜就是顯露着那樣的表情。在先前，田青茂並未注意這點；他的一切系念，差不多全傾注在努力搶救這隻船的身上了。當他最大努力，終歸于無效的時候，由于顧惜自己的生命，引起他痛恨三個俘虜的心。他想：若不是解送這三個要命鬼到後方的話，他就沒有機會渡黃河，也就絕不會遭到如今的凶險。總之，他把這不幸的遭遇，完全歸罪于三個俘虜身上。

他被過度的盛怒弄呆了，木立在被激盪着的船上，瞪着眼睛觀望別人向船外澆水，而心中却洋溢着報復的念頭。

疲倦的老舵工凸出絕望的眼睛，望着鐵錘底般的天空。擡着皺紋的嘴角，無節奏地顫動着——他是在默默地講着什麼……

一排排立起的巨浪，卷着悽慘的吼叫，彷彿衝鋒的大軍似的迎頭撲來。田青茂心裏急：「穩固算完了！可是他相信那富於經驗的老舵工也許還有解救的方法，于是他企圖提醒他：

『沒救了嗎？』

『還有東西嗎？』老舵工喘息不定地反問。

田青茂向船中搜查了一眼，趕忙回答：

『除了人，甚麼全沒有了！』

老舵工皺一皺眉頭，聲嘶力竭的罵着艇手：

『伙計們，把喫奶的力拿出來呀！……扳！……扳！……又是一關哪！』

艇手們從疲憊中重新振作起來；他們恢復了從前有力的吆喝聲；但是，每人手裏的長槳仍是零亂無力地落進水裏。那一排排立的巨浪已經迫近這不幸的木船了！

乘客們歇了手，都在束手無策地等待着死的來臨。而田青茂却不能那樣做；他認為這隻船上還有三百多斤的鐵重應當丟進河里……就是那三個不聲不響的俘虜。

他就是如此決定了，他覺得事到如今，再不容許有絲毫的猶豫了。

『我不能陪該死的人下葬！』

田青茂發瘋似向喊了一下之後，他就突然用一種蠻力攙起一個俘虜，向艙外推去。

「田青茂！」政治員拉住田青茂的胳膊，變了顏色嚇令道：「你要違反命令嗎？你發瘋！……鬆開手！」

「誰都不能管我！」他用臂肘打着政治員：「我不陪該死的人下葬！」

當他倆爭持不下的時候，有三四個乘客向田青茂的意見，而且向政治員激烈的抨擊：

「你爲甚麼這樣護庇日本兵？你是漢奸！」

「諸位，要冷靜一點兒，我講！」

要講的話還沒有講出口，他已經被一羣拳頭攔倒了，而且那些人來勢包圍住他，企圖從地皮肉上得到些臨死時的報酬。

在騷亂中田青茂將俘虜又按到艙底。他急忙拿起那支沒有槍機柄的三八式，對準暴動的一羣威脅着

「誰敢動手？發瘋的王八！」

「坐穩哪，老爺們，別——」

那撲來的巨浪，卻全船一切的騷亂，一切的企圖全擊得粉碎。站立的倒下了，田青茂也倒下了，他

的頭部正撞在一塊板上，當有力的浪花從他臉側翻過的時候，他知道甚麼全完了！

于是，他失去了知覺。

他像一個小孩子從搖籃裏醒轉來。一片摺疊着的黃土層已經快要接近他的身邊，他夢一般地站起來，用驚奇而愉快的嗓子喊道：

「這是夢嗎？看哪，……那不遠岸呵？」

老舵工、艇手、乘客、政治員，以及三個俘虜，……齊坐著望他哄笑起來。其中一個俘虜指點著他的腦袋，一邊笑，一邊囁哩咕嚕地亂說一陣。

田青茂困惑地摸摸自己發痛的頭，他察覺他前一條褲腿不知怎樣鬆開後掛到頭上來了。他不禁對著那個俘虜嘆的一笑說：

「媽拉的，都是爲的你們哪！……」

誠實的小俘虜

章明

我到東塘村的時候，恰巧是××師從敵人手裏把牠奪回來的第五天。

這兒是四五里寬闊的平地，屋宇像一羣害怕寒冷的小雞似地緊緊擠作一團。居民們把他們底產業、穀子、荷蘭豆，紅薯和繁茂的樹木種植在山脚和半山腰，構築了一道綠色的圍牆把這住上了千把人口的村子圍起來。牠彷彿是一隻鹹水裏面生長的長腳蟹，那許多往各重要市鎮去的狹長的山徑，就是那些向牠底細小的身段集中的足爪。牠東邊可以通從化縣西南邊的太平場，南方直落鍾落潭，西邊不很遠便是龍岡墟；此外，東北隣着荷田村，東南可往西湖，只有西北方是一條死路，那兒距東塘二十三里橫亘着一條叫終老河的淤塞的山溪，山溪後面斜斜地躺着一排犴狗山的石頭山，鄉下人喜歡把自己已故的親族，安葬在這塊冷靜的地方。要是一個陌生人走進這多爪動物底腹地，羣山便手牽着手圍困住他，使他迷失了道路。廣州沒有失陷的時候，××團曾經派了一營人駐守這個地方。

村民們睜着不安定的目光，陸續回到自己的生長地來了。大家像拓荒者似地，異常賣力地在洗刷給敵和小偷搗亂了的房子、祠堂，並在屋角和街邊去找尋敵人遺棄下來戰利品，他們警惕面與奮地活着。不久，他們也就把驚慌鎮壓下去，換過一種感激的神情，互相說着這一場凶險的經歷；劫後的人們，比

在母親懷裏，長比往日更聰明，孩子呢，就纏在街市上、田野上；他體弱體虛不疲倦，總發覺彼此交接新鮮的見識。很快，我便從許多各種各樣的人底口裏聽到關於十一歲孤兒跛七和二百多個日本兵相遇那一段故事。跛七底右腿是殘廢了的，還保存着三四歲時那樣的長短，沒有肌肉，一層黃而薄的皮包着短粗的腿骨。左腿站直的時候，他便懸空了，和地面有三四寸的距離；他走路起來，好像落了一樣什麼沉重的東西，順着右邊彎下腰去檢拾似地，左肩用勁地搖動了一下，然後才把半邊身子拔起來，他這樣一步一步走着，看樣子就知道他行動得異常困難。他有驚人的忍耐力和靈敏，無論同伴們跑到什麼地方和玩什麼遊戲，他都得一拐一拐地努力趕上去，如果大家玩「水鬼翻洞」，他便永遠輪着做水鬼，在四個角落中間紅着臉大叫着跳來跳去，總佔不着一個角落。

跛七底父母在他四歲的時候相繼死去了，這孤兒一向寄養在一個族叔小地主陳繼業家裏，奴隸似地活着，做着比一個女僕還更多的事情。他每天牽牛放草，砍柴燒飯，長劍上戴頭箍，此外還要帶小孩子，接受叔婦底擁護和同伴們底調笑。

每個人向我介紹跛七的時候，不論他從什麼不同的觀點去敘述他，但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他很會扯謊」，「這個說謊的孩子」，「他專愛說謊話」，「他底謊話連日本人也相信」——人們這樣下斷語下；但說到他怎樣用急智騙了二百多個日本兵陷於絕境的時候，他們却又含糊說得不清不楚，好像

他們不願意給一個不幸的孩子以肯定的稱讚；或者，人們根本就沒有把他徹底聰敏的行爲擺在腦海裏。

對於這個神話裏的孩子似的孤兒，我深深地感到了興趣。

「爲什麼人家都說你是個認錯的孩子呢？」有一次的對話裏，我這樣問那殘廢的孩子。

跛七閃着鬼子似的圓而靈活的小眼睛，貪婪地向我望着，歇了好一會，狡猾地笑了：

「我怎麼知道？我沒有說過謊」。他說完便走開。

他底孤苦的遭遇和別人底漠視使他懂得了世故，這和他底年齡很不相配；他從來不肯向別人承認過一件錯事，但也從來不和人家正面爭辯。因爲這都是無益的，沒有效果的。對於一個生疎的人，或者是不關心他的人，他竭力使他自己保持着距離，和一個成年人相處，他是感覺得異常困難的。當我第二次在社壇旁邊碰着他，用同樣的話問他的時候，他却輕輕敲一下眉，沉思了一陣，低低反問我說：

「是服務隊裏那個隨姑娘告訴你的嗎？可是我從來不愛說謊話的」。他也沒有再說什麼，便熱心地背起他矮矮的女兒，一跛一拐地追逐他底同伴去了。

給夕陽斜照着的京塘，特別顯得柔媚，它披上了一層淺金色，人在這樣的顛眩之下會感到新鮮和愉快，孩子們捧着他們底瓦製的飯碗，到處去找談話的對象，下田的女人們好像歸巢的飛雀，吱吱唧唧地在門口，伸開兩條粗大的瘦瘦的大腿咬牙切齒，一連串地在欺着日本人底罪狀，和自己這一次的新失

。她手裏纏着步槍鏢子，纏得像個不平穩的舞臺舞廳舞足跡。在河邊一棵靈潭樹下，我和×××解脫軍服殘女隊員陪佩坤坐在由粗率的人工砌成，而現在已給敵人底盲目的炮彈搗毀了的石欄杆上。她本來在×××團，敵人沒有佔據京塘的時候，便在這裏幹民衆工作的；這裏的情形她很熟悉。她坦白地對我承認：上次敵人到來之前，京塘能夠做到堅壁清野，後來又那樣快給×××師克復，那大部份是因為他們服務隊在民衆中間打下了基礎的原故。

「說到克復，又不能不把功勞也給那跛孩子阿七算一份」。她很恬靜，說話自信地用力點着頭，而講話的調子又很緩慢和很冗贅。

「可憐，可憐，他是一個可憐的孩子」。隨佩坤朝遠遠地在祠堂門口玩耍的跛七指一指，不住搖頭，可憐兩個字好像是她口袋裏的錢，隨便她使用似地反覆說着。

「說到抗戰，那麼，難道這個可憐的跛孩子不能算是一個民族英雄嗎？是的，比方謝晉元、郝夢齡這些人無異地是民族英雄，他們拿他們底熱血，他們底聰明，和他們底生命獻給國家——即是說，他們是意識地去抗戰的，而跛七，也許是下意識，或者簡直由於他底說謊的天性，造成他那次的行動，使敵人受到損害。……我們工作隊對於這件事，議決做一個報告，報告上頭。我覺得，這樣的行爲是值得褒獎一下的，雖然他以前有過很壞的名譽。——這難道愛他自己完全負責嗎？他不幸是個孤兒，又不幸跛

了一條腿，更不幸生在這貧瘠的，沒教育的鄉村！我又發覺，他底生活應該改善一下，由鄉公所保送他到別的縣城去念書。……」她說到這裏，停住了，頓了我一下，叫我在祠堂門口那裏望望；她又低聲地歎息了。

遠遠的那邊，一個矮小的婦人正拿着一條棍子，衝進孩子羣裏，把那跛腿小孩拖了出來。跛小孩驚快回家裏臥，他走得很慢，婦人跟在他後面，走一步又停一下，雙手插在腰間，或拿繩子恐嚇他，活像驅逐一頭牲口似的叱罵着朝小巷裏走去。

人們有些看着好笑，有些在交頭接耳地談論着什麼。我心裏奇怪着：對於這樣一個聰明的小孩，他能夠憑他底聰慧使二百多個日本兵陷入死路，難道人們對他底功績竟那樣漠視而不給他一點關心嗎？但隨佩坤回答我，這以前，人們對他更壞，現在，他底婚婦公然在衆人前毆打他的次數減少下許多了。

那殘廢的孩子漸漸和我厭惡起來了。他很傲，因為慣於提防別人給他的侵略和侮辱，他底靈敏性提得很高；並且喜歡用陰險的笑預先避免一切不利於自己的事情；而他底神態，極力摹仿大人，聲音尖銳得有點像滿山亂跑的小山羊。和我獨自的時候，他便小心地從底衫底口袋裏掏出張日本軍官賄賂他的日本鈔票，鄭重地放在我手中，惋惜地說：「本來有兩張的，我剛纔搶去了一張，但他什麼也不懂得。……後來我弄了一天一夜哩！」

「你常常哭嗎？」我玩弄着他的票，低聲問他。

他搖了搖頭，跟住說：「爲什麼要哭呢？」

他總不愛直接回答別人，老是用反問或相反的意見或者難倒對方。

有一次我要求他帶我到他家裏去玩，但他拒絕了，他幼稚地笑着說：「阿燈不高興」，歇一陣他摸着我的耳朵輕輕解釋道：「你要去也可以，等我先回去洗個臉，換上那套新衣服再來帶你一道回去。那一次陸姑娘到過我家裏之後，阿燈吩咐我還懶做的」。

陳繼業底妻子看來只有三十六七歲，小個子，竭力摹仿鄉村上等婦女底虛偽的禮貌。她用滿腔的笑容歡迎我，捧着水煙袋硬要我抽，跟着端了兩碟龍眼乾和甘草橄欖出來，抱歉地聲明這是頂爾隨約款待，因爲日本人嚇走了他們，並且把他們屋裏所有的東西都搶光了。

「好了，好了，菩薩保佑我們，保佑我們京塘人都回家安居樂業，再不會有兵災了」。

她自信得體地說着，舉起手來打算揮塵站在她身旁的殘廢的稚兒低頭，但被七一看見他舉手，便神經過敏地一顛一簸地跳到我這邊來了。對於軍隊裏訪問她們的人，潘德對着稚兒柔聲說話，並故意褒獎被七。

「我們阿七，聰明却有點聰明，只是嘴巴不好，愛說空話，誰信了，一下子也就敢不過來，真要精

你們先生們多多包涵他。……」

離開了家，離開了阿雄，跛七之父活潑潑地走着，愉快地和我說話。他對我說，除了睡覺的時候，他頂討厭看見自己的家的。

分手的時候，我和他開玩笑說：

「我看你底阿嬌很喜歡你呢！」

他對我做了一個最頑皮的臉臉，便用勁地拔着身子往那塊菜園已經給敵草底壓得爛得爛缺了的禾田上滾。

一個陰冷的下午，我在那邊鄉人們叫他做六畝地的草坪上碰見了跛七。天空塗上了亞鉛色，輪廓不分明，初冬的雲塊，遲緩地互相擁擠着；凹凸不平的山地，鋪着一層綠與褐黃混雜的麻駁的絨氈。跛七和兩頭牛在一半已經枯黃的草地上好像是三顆灰色的小點，跛七是最小的一顆。他正在愉愉地用沾滿了塵垢的手指摸着那張半新的鈔票。我走近他的時候，他吃驚地把腦袋扭作一團，一會兒爬了起來，看見是我，才不好意思地笑了，放軟身子又重新騎在稻草上，背底拉長，繞着女人底膝邊的殘破的短棉襖，一條一條的纏繞似他捲蓋着他細小的身段。

「我該誰又來搶我這玩意兒」，他學着大人那種聲嘶力竭姿態說。

我也坐下來，按着他的光頭安慰他道：「這個是你的勝利品，是你聰明的結晶，別八婆權稱佔有權的。如果有人給你這個，你把我這些話對他說就得了。你是一個好孩子，可是大家都說你愛扯謊。」

他被激怒了，張開嘴巴凝視着我，半天講不出話來。好久，他才記起了什麼那樣的輕聲笑着：

「唔，是了。你看我可對你說過句謊說沒有，吳先生？」他很隨便的說着，聲音純真而且悅耳。「我講的話，他們都不相信，真不曉得這是什麼道理。比方每頓飯將要吃完的時候，阿嬌照例問我吃饱了沒有，我給一下頭說沒有，她便立刻罵道：你扯謊」。他坐了起來，詭計叢生，右手抓起一些小泥塊，向半底緊張的肚皮擲去，擲中了，發起肩膀醜陋地笑一笑。

「你看見過天門開嗎？」事實上他不等我回答已經繼續說下去：「我見過了，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晚上，我就看見天門開了。了不得，開口都掛了燦眼的珍珠，還有許多發亮的紅色，綠色和金色的寶物，大約吸兩口煙的工夫，我母親就出來了，她的左邊站着金童，右邊站着玉女，後面便有拉絃索薄仙家在奏樂，母親老是緊鎖着眉笑臉笑着，她斜斜地倚着珍珠柱向我招手。於是，我滿頭汗，滿身汗的在天井中間跑來跑去。——」他低下頭去沉思了一陣，便又抬起頭來做出醜陋的樣子笑一笑。「真掃興，就在這時候我底阿嬌不知怎樣的躲在我後面，大聲喊我：『傻子，還不睡覺，明天亮了起不得床，』——」上的母親不高興，把長褲子一拂便走進去了，天門也跟着關上了和往日一樣，什麼形跡都沒有。他家是聽

不得惡人底聲音的。」——

他顯然說得高興，曲着健全的右腿站了起來，右腳底是壓壓在地面上。

「我把這些情形都告訴了阿嬌，她發瘋了似地大笑。她說：你阿叔在鄉下造橋修路，做了多少善事，積了多少陰功，還沒有看見過天門開，你這鬼會看得見嗎？就算你阿媽，她有什麼道行，死了就會成仙？——我也把這些對帶字花的劉三嬌。發癡的五姑和觀音廟的廟祝蘇伯說了，他們沒有一個相信的，沒有一個因為我看得見天門開而看重我，反而都說我扯謊哩！他們認為像我這樣的孩子永遠看不見天門開的，——廟祝蘇伯說：所有的京塘人，只有我一個看見過天門開，因為天神知道我底虔誠，但是你，你一輩子也不來上一炷香。老實告訴你，要說謊話的人，死後閻羅王還要勾他的舌根的！……他們全在說謊呢，吳先生」。

他說話很動聽，話老高亢而且有力，彷彿在敘述一些美麗的故事。我一方面注視他面部靈活的器官，一方面還得思索屬於他的有趣的豐富的想像。和他與村裏一切人的關係。我們在靜穆的曠野上繼續着沉默的時候，他又高叫起來。

「我們快跑遠點，牛要拉屎了」。

他發瘋地，可是困難地一步一跌地在跳着，那被刺穿的棉襖，象一隻笨拙的飛蛾底翅膀。他把我

牆子倒下，種子倒下，還留著幾塊的樹叢，把我們頂上敲得陰陰的，我們繞了兩塊光滑的石塊繞下來。

在我面前的簡直不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而是給無情的冷酷，和農村裏的卑鄙貪污所損害了的不幸的少年。他有理想，他有充足的生命力；那貧苦，冷淡，爲衆人所鄙棄的環境裏，他沒有時一刻不須要熱鬧，沒有一時一刻不須要別人給他的雖然是一點點的熱心和注意。對於這樣的孩子，應該怎樣教育他呢？用科學的解釋，破除他臆筋裏的迷信，我覺得這不是第一重要；什麼條件都不附加，教他不要扯謊嗎？那會給他以精神上的傷害。——我自己困腦地想着，老望着他，結果倒還逼要求他：

「真的，那一回你是怎樣獲得那兩張日本銀紙的？你把這有趣的故事從頭到尾給我說一遍吧。」

他跳了起來，給那頭吃光了自己眼前的草的母牛換了一個拉籠，便又走回來，這一回他站在一顆柚子樹下，伸出右手抓着那粗大的樹枝，開始了：

「日本人還沒來到，我的叔叔和嫂嫂早就逃到瑤山去了，他們把房子交給我，叫我無論怎樣也不能離開。唔，可惜日本軍隊打到京塘來的時候，他們沒有看見京塘變成個什麼樣！」

「所有的人都走光了，連叫化子麻婆二也不知躲存什麼地方去；我們的軍隊小心地，一蹑一蹑地向豬兒崗背後退去。只留小部份人逗引那些鬼子放槍。京塘有的只是滿天飛來飛去的砲彈和槍彈。我就在村北的二道田那邊，躲在稻草堆裏一動也不動。槍聲剛剛停了一陣，大概我們的軍隊把日本兵打退了吧。」

，於惡運們昏出頭來，打掃望一望村子裏怎麼樣，我們燒房子燒掉了沒有。」「喂，鬼子天聽得，像從地下鑽出來的魔王一樣，十幾個騎着馬的日本兵就在我前面的那條田基路上向我走來。我底眼睛來不及閃上，就讓他們看見了」。

他故意頑皮地住了嘴，眼睛閃着狡滑的光輝，望住我底過分注意的臉，後來他又一拐一拐地走了幾步，換一個方位，才又快樂地，精神更充足地繼續說下去：

「那幾個賊着塗上一層紅漆的鋼盔的日本兵把我拖出來的時候，我就只好淒淒慘慘地哭起來了。那時我心裏打着，如果他們打我，不會比阿嬌更兇一點，如果他們要殺我呢，看見我哭，一定得先問問我爲什麼哭的。果然，他們真的中了我底計，幾個人圍住我噙噙哈哈，有些裝着兇樣子嚇我，用槍托碰我底肩膀，有些在笑。後面的日本兵越來越多了，看見他們那時才有趣呢，說的不是人話也不是鬼話，就活像一班黃獠毛子，有一個矮個子真的把槍對正我眉心了，但是另外一個莊稼人似的腳色，把那槍口撥開，濕濕和和地不知對我裏些什麼。後來一個軍官不耐煩的樣子，圓瞞着瞞走到我眼前，「完了，這一回一定完了，我趕快抬起頭來望望天空，看我母親是不是在打開天門來迎接我。」

「那個軍官問我：『軍隊往那一條路走？』老實告訴我，不說我要殺死你，『嚇，想不到那傢伙也學會了『鬼話』。』真是『鬼話』，那個人我覺得他委實是『我爲什麼哭』老實告訴他，他聽了『我爲什麼哭』

次，又替我抹乾眼淚；也好，請他寫去探探我老親家吧，」我還是苦惱後來哭着，用二指頭在北邊那塊鬼也不到的犄角崗指一指。他們還嘻嘻哈哈地問我中國軍隊一共有多少。後來又迫我帶路，這一回難到我了。要是我把他們帶到終老河去，他們一定生氣得要殺死我的；於是我又哭起來說：不行，我把你們帶到那邊去，他們看見我一定要剝我底皮的，你們自己去吧。

「真有越，就在那時，那個軍官便伸手進口袋裏掏了兩張銀紙，塞在我手裏裏，答應在距離目的地三里便把我放回。那傢伙比我們京塘的著名無賴漢痞痞還要粗魯，他抱起我放在馬背上的時候，我膝桿都給他拱得作痛，嗯，那些鬼東西看見我是跛腿的。便哈哈地大笑起來了。他們笑得很醜怪，手按着腰桿好似肚子痛的樣子；有越極了。我騎的那匹馬是棕色毛的，很是油潤，肚子很大，我那條短的右腿，簡直擱在馬背上。跟在我後面約有三三百的日本兵，他們有騎馬的，也有走路的，數目比在我母親後面的樂隊還多十幾八倍。

「這裏到終老河去一共有二十四里，騎在馬上，一會工夫就到了，我跟住那條彎曲的山路，一直帶他們走了二十里才停住了，用很低微的聲音叫那軍官怎樣的跟住那條單邊石路，什麼彎都不要轉，再走三四里，過了那條松林，中國軍隊就在河崗上。那軍官說：不錯，我那小孩倒很誠實。但是你這跛腿，我放了你；你也活不成！到底請你這鬼東西裏噴出來，總算死了。我正想下地，後面一個日本兵用

手一推，便馬背上推我摔下來，我聽見他們笑了。他們是笑我嗎？哈，哈！我知道如果那時不趕快走，等他們發現的那條終老河的時候，我就骨頭也不會剩一根的了。——我拿那那張落在地上的銀紙，忍住痛，趕快連爬帶跌的朝東越過迷魂崗，因這迷魂崗有很多高樹，人們走進去往往不會出來，這些日本鬼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找着我的了。

「穿過迷魂崗的許多許多樹林，慢要走進焦浦的時候，我酸軟的坐在石頭上了；心裏想着那二百多個日本兵快要看見那條水汪汪的終老河，和隔河望見子狗崗那些廟裏的十八個羅漢似的又笨又大的石頭，獨個兒忍不住哈哈地笑，笑得肚子也痛了。從石頭上翻到地上，又從地上爬上石頭。說也奇怪，大笑一陣之後，剛才從馬上掉下來的痛楚和沒命地趕路的酸軟，這時一點都不覺得了。——

「吳先生，你來評判一下吧，像那個時候，我算不算對日本人扯了謊呢？」事實上，他的心內在非常的熱着和自信，

他說完了，悠閒地搖擺着自己那條殘廢的右腿。彷彿他還坐在那匹棕色的馬背上的樣子，圓而小的眼睛閃爍着，歡快地；却又狡滑地笑着。

看了這般似地，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着困惑地望住了這個聰明的，善良的，然而不幸的小孩。

荒村之火

王平陵

××城還在燃燒中，來不及逃避的老百姓，都圍圍在焚焚的屋子裏，慘痛地喊叫。有的，希望從高樓的窗眼裏，竄到尚未燃燒的屋脊上；但剛露出了頭，就從鬼子的槍口飛出一顆子彈，擊中了腦壳，哇的一聲，仍舊消跌在火堆裏。燒熟的屍體，發出奇臭，像舉行大規模的火葬。

大火過後，城內是一片廢墟，焦枯的屋梁，橫梗廣闊的市街，全城已沒有完整的屋宇，祇有破作爲賊寇司令部的縣衙門，還孤零零地存在着。

深夜，一股陰森的鬼氣，散佈在這死城的每一個角落，悽風徹骨，揚起破瓦的積雪，地上的血跡，斫斷了顛顛的殘屍，因爲失去慈母的愛，在極度恐懼中凍死的嬰兒。……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雪光裏。城內唯一的大建築物，僅僅是西門一座電燈廠，但在賊寇入城之前，就被寇機炸燬，電桿傾圮，電線像無規則的蜘蛛網，從這個屋角拋到那個屋角，上面棲息着許多無家可歸的烏鴉。

鬼子兵三三兩兩，常常出現在半燒燬的街巷，賊頭賊腦地亮着手電，尋覓躲避。婦女，如同飢餓的野獸，慌張而又急切地企圖攝取充飢的食物。他們走進一條陋巷，跑出一間破爛的屋宇，異常的忙碌。有的在路邊女屍的腳上，脫下一隻皮鞋，當作珍寶似的捧在手掌裏，鼻子嗅着，眼睛骨碌碌地轉動着。

他的幻想電流似地從皮鞋到女人的脚、腿、女人的一切，輕鬆地躍起舞肩，發出放蕩的笑聲，有的：不知在什麼隱蔽的地方，檢到一件粉紅色的襯衣，歡喜得發狂，就像一個舞台上的小丑，拚命裏在自己身上，聊以自慰。

『這隻又誰，倒很像你妻子穿的呢！』有一個鬼子兵見了不服氣，又不勝羨慕的樣子，用着調侃的語腔，譏刺他的同伴，作爲一種無可奈何的報復。

另一個鬼子兵扭扭眼睛，突然荷荷地哭起來，他見了那件粉紅色的襯衣，便想到結婚不到三個月的妻，出征的前夜，兩行傷心的熱淚，從妻的眼睛裏滾出來。他不明白爲什麼要打中國？更不知道那一天才可以回去？再會見自己的妻？

一羣鬼子兵看見他的可憐相，都在拍掌大笑，冷一句熱一句地說：

『馬鹿！想自己的老婆了！』

在××城駐留了將近一個多月的鬼子兵，耳所聞，目所見，是焦枯的屍層，蕭條的惡風，每天據來搬去，祇有一羣看熟了的面孔，生活的單調與寂寞。如同把自己的一段活屍，活埋在淒涼的墳墓裏一樣。就算是找不到女人，假使還有幾句活的話，可以給他們隨着自己的意，拿起槍枝，總總眼法，或者打打一陣，活動活動筋骨，也是聊發於無的一種發洩；可是，這死城裏除了幾隻吃人的肥狗，在飽餐以

後，悠悠地散步之外，什麼都沒有的。這使他們不免心灰意懶，感覺到萬分的無聊。

有一天，敵酋村杉大佐因為天寒大雪，沒有外出，在司令部裏烤一點火，喝酒納悶。當他率領着一聯隊鬼子兵，和英勇的華軍交綏作戰的時候，長官告訴他，祇要攻下××城，就可以調防回國了。他相信長官的話，堅決地執行自己的任務。誰知道攻下××城已經一個多月了，一點音信都沒有。他是三十開外的青年，陸大出身，學校裏的教官都誇獎他，自以爲是有前途的人；英俊的身材，圓臉，短鬚，眼珠閃爍有光，東京歌劇院的明星，出入於交際場中的貴婦人們，曾向他拋過眼鋒，愛慕他是一個風流的火佐。而現在把青春的火燄，活躍的生命關閉在空曠所有的死城裏，在他真是無可補償的浪費。

就在這時候，維持會長葛雲和來會見村杉大佐。村杉從火爐旁走起來，和他親切地握手，一面說：「你來得很好，我正好有話和你說」。

「聽司令的吩咐！」葛雲低聲和氣地回答。

村杉不立即說下去，眼睛斜視葛雲和的臉，左手檢着短鬚，表示會心的微笑。

外面的雪花，打窗眼裏飄進來，逼着他們又移動到火爐的旁邊。村杉坐下來，收起笑容，擰着面龐，眼睛對着熊熊的火燄，像非常不高興的神氣，意思是要葛雲和有所感悟，明白他的苦衷，解決他的苦悶；但葛雲和始終不知道他究竟是懷了什麼鬼胎，又疑心自己做錯了事，聲音抖抖地說：

「司令！××城的善後，我……實在……實在維持不下去了！」

「爲什麼？」村杉沉着臉，氣沖沖地問。

「我……我……不……不……便說」，葛雲和低着頭，聲音顫得厲害，一面伸手向褲袋裏摸出一頁昏面報告，走上一步，一個敬禮，雙手獻上去，誠惶誠恐地說：

「司令，這是一張報告！」

村杉接過去，匆匆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

「她！有這樣的事嗎？誰是證人？」

葛雲和立刻搶上去說：「司令！是我！是我！」

「皇軍會強姦中國的女人嗎？」

「司令！有兩個二等兵，在近城的村莊上，捉到一雙少婦，他們姦了，不其，還把她們活活地刺死……」葛雲和的喉管裏打了一個噎，輕輕咳嗽，正想繼續說下去。村杉雄獅似地咆哮起來，撕燬報告，丟在烈火裏燃燒，魯莽地衝上去，伸出魔鬼似的巨掌，一記嘴巴，兩記嘴巴，葛雲和牙齒縫裏的血直噴出來。但是，他不敢表示一點兒的哀戚，恐怕惹起想不到的懲罰；偷偷地側轉身提起衣角抹拭嘴邊的血，眼睛的淚，還得勉強把哭聲變作笑聲。

隔一個，杜杉喝了一杯酒，嘆了口氣，臉色俱厲說了一大套，意思為：敗壞皇軍名譽，該殺！請持槍

對他仔細，維持軍團長如果負責，傳至於要他儘自己到村莊上去捕捉……

幕雲和陳德地按壓一下有些浮腫的嘴巴，語語連聲，不敢有絲毫的異議。

鄉村隨手交給他十個命令，限他三天以內，把××城的『隱勞院』組織起來。不，就以梅翠皇軍的罪狀，宣佈他的死刑……

陳德和快快樂樂主子那裏走過來，一肚皮的心事，想不出適當的主意；而限期又是那麼短促，三天

限期有三天。外面，舉了許多……

村莊裏，杜杉的不斷尋覓到一個女兒的，他知道。就是沿城四週圍的鄉村，也是一樣的空虛。鬼子兵

早知道壞人，都移住四鄉。所以，他們當清晨，常在近城四鄉搜尋着，搜索他們急須要搜

索的對象。……

壽雲和壽雲要考慮自己的性命，便決定到自己的故鄉去。

壽雲村的村民，聽到了消息，便準備酒、香煙、糖果，先以盛大的敬禮，擁護這一伙從城裏下鄉的人。

早幾天，他們就在壽雲的宗祠裏，聚集各族的紳耆開了一次會，決定把年青的婦女設法藏匿，壯丁隊攔持武器，潛伏在村四週，把守着要道和橋樑，必要時，并聯絡鄰村的壯丁隊，助長他們的聲勢。

當壽雲和率領了一排鄉子弟來到壽雲村時，村上有鬍子的老人，都穿了一整齊的棉手袖褂，攙着隊，打起壽雲宗祠的旗幟，挑着燈籠，出村恭迎，吹鼓手的，走在最前面，吶吶噠噠，短竹喧嘩，響亮的隆隆，像風時伏臘，舉行敬神酬鬼的盛典。

先是兩陣空炮聲的槍聲，接着是殺馬的長嘶，村狗狂吠。

六會兒們從壽雲村的側路裏走過來。歡迎的老人們發覺到揚武耀威的敵兵，比從前的長毛還神氣，一陣驚慌，心臟像起了一回收縮，睜開矇矓的眼睛，用力仔細瞧，看見一個年青的小伙子，鬍鬚，腰壯大的，在晚風夕陽裏，揚着鞭子，搖頭擺腦，像在馬上描摹詩稿的樣子，他們的眼睛在說明這個人，那就是壽雲村的新貴人——甚至於又城的新貴人，壽雲和。

難道不是衣錦還鄉呢？當然更不是中工狀元，回家掃墓啦！——許多老頭子莫明其妙似地在默默

苦想。

歡迎的隊伍，慢慢地移動脚步迎接從城裏下鄉的隊伍。

葛實和首先跨下馬來，滿口父老叔伯，打了一陣招呼，許多老頭子急於要知道他這一次下鄉的用意。但是，他不便說明：「這一次下鄉，並不是拜父老叔伯，而是來搜集諸姊妹的」。他不勝好笑，肢語其辭，連聲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鬼子兵故意上起大刀，裝滿子彈做出如臨大敵的樣子。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跪伏在路旁。鬼子兵不明白他們的用意，便用槍柄痛打他們枯柴似的腿部，痛打他們瘦削的頭骨，算是給其餘的老頭子一個警告，要他們站起來聽鬼子兵說明下鄉的目的。老頭子們聽不懂他們的鬼話，葛實和便翻譯給他們聽：

「大日本帝國向皇軍，不要你們拍馬屁」。他們說：「這村子裏有幾位姑娘，趕快跌出來，要不然，休想有一條生命，休想有一座完整的屋宇」。說到這裏，葛實和故意低聲音，像知道意外的災變就要到來。對領隊的一位老者表示非常關切的神氣說：「老伯伯，我離村十多年了。一向是住那城裏的，村子上門情形，一點都不知道，你應該作一點主，保全合村的平安。老實對你們說，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最優待我們中國的女人，尤其是年青的，漂亮的；年輕女人肯聽話，他們比優待自己的父母還要孝

荒村之火

一九三

意。葛雲和邊說，邊回過頭來，向鬼子兵做一個鬼臉說了幾句鬼話，那些鬼子兵都異口同聲地回答了一陣鬼話。

葛雲和點點頭，又接着聲音說下去：「哦……哦……你們懂沒有？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在對你們發誓呢！但希望得着幾個漂亮而又年青的姑娘，決計出全力保護葛家村的平安」。

站在路邊的許多老頭子都眼瞪口呆，面無人色，不知道怎樣回答。其中有一個老頭子忽然記起自己是他父親的朋友，靠近一步，掠開老花的眼睛，看了又看，喜沖沖地喚喊他的乳名，音聲沙沙的說：

「葛老四！你認了我嗎，我認識你的。你到東洋去唸書，我曾經賣了兩担白米，湊足二十塊錢，送你的行。你父親和我最投機，可惜他死了」。老頭子又勝今昔之感，遲遲地嘆息。

葛雲和聽到有人喚喊他的乳名，提起他從前的舊事，驟吃一驚，他已茫然於現在所接受的使命，是一件頂不光榮的任務。洩沒了的良心，被一聲親切的喚喊，突然甦醒，感覺說不出的羞慚，偷偷閃閃地躲到鬼子兵的後面去。鬼子兵不知道老人家說些什麼，聽着他解釋，他不好意思的亂說了半陣：

「這村子裏的人都跑光了，要找出一個老太婆都沒有」。

鬼子兵非常不高興，舉起槍桿，憤憤地打擊那老人，那老人腦髓噴濺，血流如注，像開了一朵紅花似的，忍不住痛楚，立刻暈絕在地上。

邊時候，有幾個愁眉苦臉的老人，曾在長毛時代經歷過的，他們知道這事情要用款工夫去應付，便好聲好氣地對萬雲和說：『先生你是萬家村的出產，我們一筆寫不出兩個萬字，無論如何要你看祖宗面上多多說情，多多的幫忙了』。

『是嘛！老伯伯！我當然要盡我的力量，保全萬家村。不過，司令部的命令，我們千萬不能違拗，你們如果有年青的媳婦、女兒、孫女兒，立刻給我帶進城去吧！我趕担保，決不損害你們一根毫毛』。萬雲和依然不肯放棄預定的主張。

萬家村的宗祠裏，已預備了豐富的晚餐。交涉雖然不得要領，不能不暫告一段落，引導他們到宗祠裏進晚餐。

他們下鄉的目的，以及老頭子被打死的信息，霎那間就傳播到四鄉。

深冬的黃昏，厚雲低垂，冷風飄洒天空的雲子，田野裏殘留着枯死的桑樹。

憤恨點燃了荒村的烽火，鋼鐵一般，隊伍都高舉翠旗，握緊槍根，穿着草鞋，怒潮似地從田野裏向萬家村集中。他們有計劃的守住要口，破壞交通，埋伏在宗祠的左右前後，聽候宗祠裏的動靜。

那些陪酒的老頭子，都已下了決心，不以爲自己是年老力衰，反正是要死，至少也要咬鬼子們一口肉。

荒村之火

「鬼子們也是人，不是天上降下來的天兵，爲什麼要怕他們」。他們都這樣想。

像是有誰在發命令似地，許多老頭子都以同一的舉動抽出坐着的長凳，死命地向鬼子們的頭頂斫下去，宗祠裏立刻發生激烈的騷動。鬼子們放着槍，企圖衝出宗祠的大門。但門外已佈置了堅固的陣地，抵抗鬼子兵的衝擊。他們都奮不顧身的衝上去，踏着血路衝上去，廣闊的原野，沸騰着殺鬼子的聲音。

鬼子們都集攏在一起，保護着葛雲和妄想衝出重重河包圍；但是，荒村的隊伍，愈逼愈緊，弟弟打死了，哥哥衝上去，堅決要報仇；父親打死了，兒子衝上去，堅決要報仇；丈夫打死了，妻子衝上去，堅決要報仇。他們不僅是爲了國家，而是爲了自己，堅決要團結，堅決要殺盡鬼子兵。鬼子兵終於在無數草鞋的腳底，踏成了泥漿。

喘息稍平，他們趕辦這一件事的善後。裏家村出了這樣一個敗子，無論男女老少，都深切的痛恨，立即斫下葛雲和的頭，懸掛在宗祠門前的旗桿上。

當着他們想到明天鬼子兵還要再來，將用什麼方法償付時，他們都忍不住大哭起來，知道裏家村已不是他們的，他們不能久住下去了。

「事情要立刻決定，不能等到明天的」。有一個人哭喪着臉說。

「我們到鄰縣去吧！鄰縣還是掛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呢！」另有一個人在那裏地建議。

大家立即攢乾了眼淚，拍掌歡呼，贊同他的建議。但他們由於自己一生的心血所置成的家業，決不肯留給鬼子們的。能夠攜帶的，都儘可能的帶走；帶不動的，決定在同一個時間一齊放火。

葛家村在燃燒中。

冰冷的夜風，颯動曠野，枯樹葉，沙沙作響，結了冰的死河流，像停止呼吸的幽靈動也不動。一羣流亡人扶老攜幼，在白色的路道上，一步一回頭，瞭望荒村的火，充滿着留戀惜別的情緒。他們決不願在人家的旗幟下做順民，我們寧可在青天白日的旗子下做一個無家可歸的難民。

他們此刻是向着青天白日的旗子下，拚命的夜奔。

天要亮了，離家漸漸地遠了，他們在回頭看，濃霧似的黑煙隱隱地籠罩着江南的天邊，葛家村還在燃燒中。

（女難民們）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抗戰文藝叢選（二）

每冊實價國幣十八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選者 辛 輝 英

發行人 盧 德 安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重慶分社

重慶民生路一〇九號

印刷所 國立四川造紙印刷職業學校

沙坪壩對河廟溪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